指文®战史系列 028

冬季风暴

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

杨佳豪 王轩 著

决定三十万德军命运的生死一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

中国长安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指文® 战史系列 028

冬季风暴

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

杨佳豪 王轩 著

决定三十万德军命运的生死一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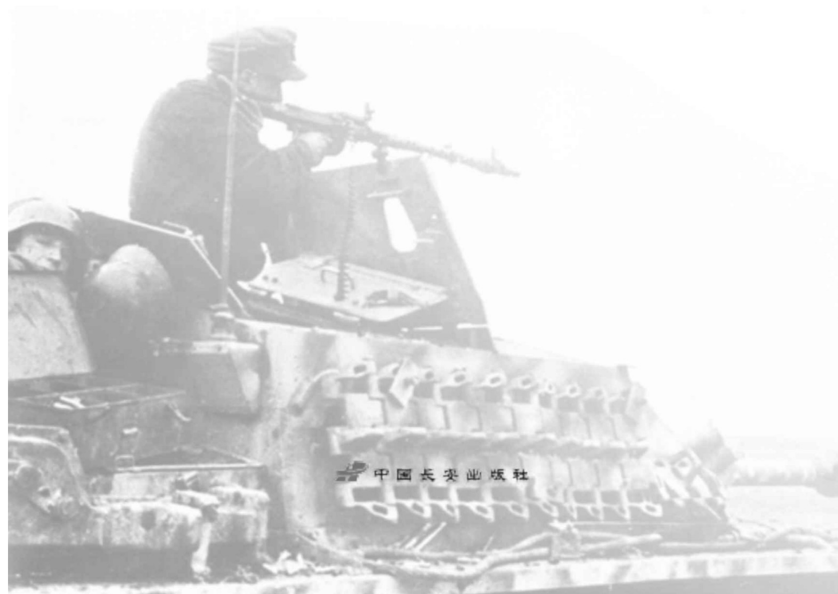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战史系列 028

冬季风暴

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

杨佳豪 王轩 著



目录

前言

序曲 沸腾的顿河

“天王星”行动

顿河集团军群的建立

包围还是歼灭

第一章 风暴涌起

苏军指挥官

轴心国指挥官

参战苏军部队

参战德军部队

参战双方比较

第二章 风雨前夕

重返东线

11月27日——首战科捷利尼科沃

阿克塞河南岸的形势

12月3日——骑兵第4军的突破

12月4日——第11装甲团的反击

试探与准备

双方计划

第三章 从阿克塞到阿克塞

12月12日——从阿克塞河出击

12月13日——第一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12月14日——小村鏖战

12月14-15日——保卫桥头堡

12月15日——第一次丢失上库姆斯基

第四章 鏖战上库姆斯基

12月16日——平静的一日

12月17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一次失败攻击

12月18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二次失败攻击

12月19日——第二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第五章 千钧一发

12月20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第一日

12月21日——扩展桥头堡

12月22日——巩固桥头堡

12月23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最后一日

第六章 清算时刻

12月24日——灾难的开始

12月25日——寒冷的圣诞节

12月26日——肃清阿克塞河

12月27日——越过阿克塞河

12月28日——从开始处结束

第七章 尾声

叶廖缅科二三事

最后的疯狂——解救第6集团军的后续计划

回忆与思考

番外篇 斯大林格勒空战

冲向斯大林格勒

城区争夺战

空中桥梁

空运行动的破产

总结

附录

附录一 参战部队序列

附录二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报告

附录三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命令

附录四 1942年12月24日曼施泰因呈交给总参谋部的报告

附录五 1942年12月28日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号战役命令

附录六 1942年12月31日第2号命令补充条件

附录七 德军技术装备变动情况（日终数据）

附录八 第23装甲师每日战果统计

主要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季风暴: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杨佳豪，王轩著.--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07-0910-4

I.①冬… II.①杨…②王… III.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1943）-史料　IV.①E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111号

冬季风暴：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

杨佳豪　王轩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18

字数：385千字

版本：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910-4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在发生一场充满悲剧的事件，其历史意义的确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条不出名小河的两岸所发生的交战，是第三帝国命运中的转折点，是希特勒建立帝国梦想破灭、导致德国覆灭的一系列事件中的重要一环。

——冯·梅林津　第48装甲军参谋长

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役后期，苏军动用3个方面军发起“天王星”战役，将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6集团军合围，为了拯救这支部队，德军最高统帅部（OKW）立即着手制定和实施旨在解救被围部队的“冬季风暴”（Wintergewitter）计划。1942年12月12日，解围战役正式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各师在一星期内向前推进了120公里，走完了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四分之三的路程。12月19日，第6装甲师攻抵至梅什科瓦河一线后前进受阻，此时解围部队距离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仅48公里。但第6集团军指挥官保卢斯上将未遵从冯·曼施泰因的命令向西南突围，而是坐等直到最后的机会丧失，12月24日，苏军发起全线反攻，“冬季风暴”行动宣告失败。

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围绕第6集团军能不能突围、该不该突围的争论，在深度、广度与规模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发生在曼施泰因、蔡茨勒与希特勒之间的争论，这样的争论至今仍旧存在，并且注定将成为军事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片段之一。而在整体态势恶化、兵力匮乏，侧翼和后方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顿河集团军群使用有限增援部队发起的“冬季风暴”行动更堪称是冯·曼施泰因戎马生涯中的一场豪赌，如同他本人所言——“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第6集团军！但是，解围行动不仅危及着顿河集团军群，而且也危及着A集团军群的生存”。

笔者结合二十本中外书籍，加以比较、整理，尽可能地还原了1942年11月下旬至1942年底德军为解救第6集团军而展开的“冬季风暴”行动及其后续作战。苏军方面参考了叶廖缅科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萨尔基祖撰写的《第51集团军战史》、萨姆索诺夫所著的《200天大血战》、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伊萨耶夫的《斯大林格勒》。德军方面，除了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以外，还参考了时任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6连指挥官的霍斯特·沙伊贝特著于战后的《斯大林格勒——48公里》中所提供的珍贵的第11装甲团作战日志、作战报告和当事人回忆。时任第11装甲团副官的赫尔穆特·李根特撰写的《第6装甲师1937-45》与汉斯·维尔斯撰写的《冬季风暴：斯大林格勒之战与解救第6集团军的行动》也提供了多名老兵的个人回忆。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的回忆录《失去的胜利》和第6装甲师师长埃哈德·劳斯将军的回忆录《装甲行动》向来是研究“冬季风暴”的

重要参考资料，冯·森格尔·埃特林也在自己的回忆录《无望无惧》中记录了第17装甲师的作战行动，第23装甲师指挥官冯·福尔曼·博内伊堡中将没有留下回忆录，但是该师医官所著的官方战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同时笔者还对照了该师1942年12月份的作战日志。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部分内容未能标明出处，部分文献未能标明页数或版次，请读者海涵，如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联系笔者。

按照同类战史通常的做法，除论述和特指的部分外，德军步兵均写作掷弹兵，相应地，装甲师下辖的装甲步兵团写作装甲掷弹兵团。德军坦克部队，除苏军转述部分按照原文处理外，均写作装甲部队，例如装甲师、装甲团、装甲连等。苏军部队名称均将兵种放在前，例如步兵第302师、骑兵第4军、坦克第85旅等。

最后一个问题关乎“冬季风暴”行动范围的界定。事实上，这份解围计划最初包含两个方向的协同作战，即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在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的突击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的突击，然而由于战场态势变化、解围兵力不足和地形条件限制等因素，最终只在后一个方向上进行了实质性的解围行动，尽管曼施泰因称“只要有可能，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也要进行策应”，但实际上在解围期间，该部一直在奇尔河一线应对坦克第5集团军的进攻，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作战行动上。

在本书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许多好友给予了慷慨的帮助。张大卫为本书搜集了诸多资料和珍贵的地图，Geyer和纳比斯汀方舟提供了许多笔者难以获得的资料，抛锚的鱼、黑色郁金香和Ephemeria则在写作中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鼓励，还有出版社的排版、校订人员和更多帮助过我的朋友，恕不能在此一一致谢。

拙作付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愿牺牲于阿克塞河两岸的苏联红军战士能够安息，没有他们昔日的浴血奋战，今天的和平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

序曲

沸腾的顿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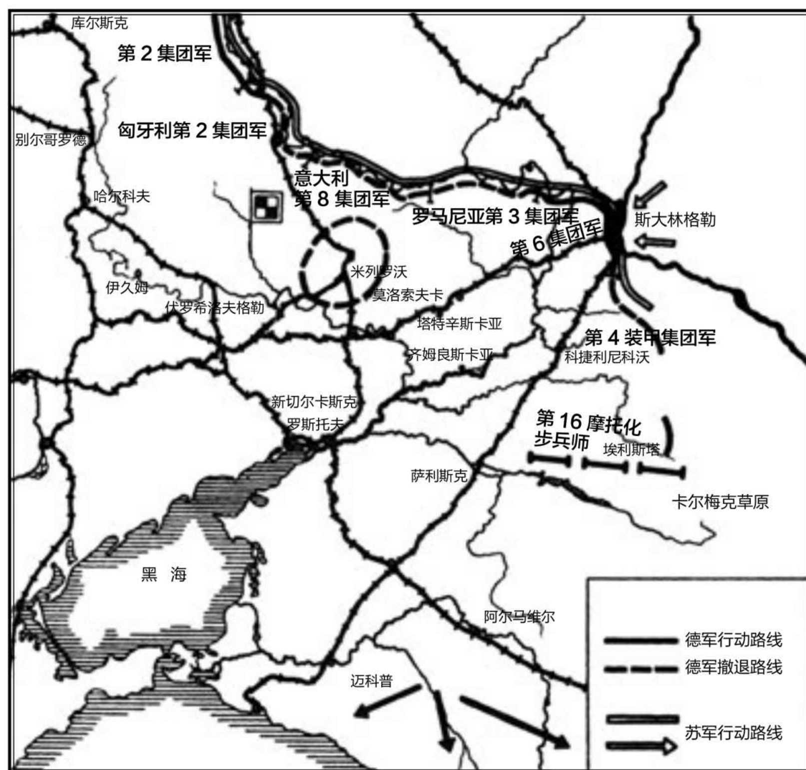
>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了，亚当先生，但是我们离这一天遥遥无期。[1]

——第6集团军指挥官弗雷德里希·保卢斯

“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当地时间7点20分，德国时间5点20分，收到密语“海中”的苏军炮兵开始装弹，10分钟之后，3500门火炮发射出的弹雨铺天盖地地砸向了罗军阵地，炮击总共持续了80分钟，包括1小时的破坏射击和20分钟的压制射击，就连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都听到了100多公里外传来的炮火声。加急电报雪花般飞到了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司令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所有罗马尼亚阵地遭到猛烈炮轰。伴随着猛烈的炮火，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两个地段上同时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坦克第5集团军在谢拉菲莫维奇（Serafimovich）西南的登陆场发起的突击以及第21集团军在克列茨卡亚（Klyotskaya）附近的登陆场发起的突击正式拉开了“天王星”行动的帷幕。

诚如曼施泰因所言：“罗马尼亚军队一直算是我们联军中最好的部队，不过他们的表现可以从克里木战役中窥见一斑。至于意大利部队就根本不要抱任何幻想。” [2] 的确，相对于在“小土星”攻势中一触即溃的意大利部队，罗马尼亚官兵的作战确实可以说是相当勇敢。在部分地段上，苏军的前两轮进攻均被击退，在克里木半岛有着出色表现的拉斯卡将军率领第1骑兵师和第6步兵师牢牢地守住了阵地。但是绝大部分罗军的反坦克武器都非常落后，虽然在部分地段上进行了顽强抵抗，薄弱的防线终于还是全盘崩溃了。19日午时，罗马尼亚第9、第13和第14步兵师相继崩溃，坦克第4军及近卫第3骑兵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之后坦克第5集团军在第8骑兵军的伴随下又突破了罗马尼亚第2军的防线。



“天王星”行动开始前东线南部的双方态势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攻势迟至11月20日早上10时才开始，方式与前一天如出一辙，先用步兵师打开突破口，然后投入强有力的坦克部队切入轴心国防线纵深。特鲁法诺夫少将指挥的第51集团军以步兵第126师、302师为主力，在机械化第4军坦克第158团、独立坦克第55团的伴随下开始向普洛多维托耶（Plodovitoye）方向进攻，随后转向阿布加涅罗沃（Abganerovo）；托尔布欣少将指挥的第57集团军以步兵第422师、第169师为主力，向卡拉奇（Kalach）方向进攻；舒米洛夫中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以其左翼的近卫步兵第36师、步兵第204师和第38师为主力，从伊万诺夫卡（Ivanovo）地域向加夫里洛夫卡（Gavrilovka）、瓦尔瓦罗夫卡（Varvarovka）方向实施突击。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当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只有5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反坦克炮不超过28门[3]，在钢铁洪流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第51集团军在1小时内率先突破罗军第18和第20步兵师的防线，推进至伏尔加河沿岸农庄、科什和瓦西里耶夫斯基（Vasilevka）一线。当天

下午，3个突击集团被投入突破口，沙普金（Shapkin）中将指挥的骑兵第4军在第64集团军地段上进入突破口，当日即推进至阿布加涅罗沃车站；沃利斯基（Volsky）少将的机械化第4军在第51集团军地段上进入突破口，直抵普洛多维托耶；塔纳希申（Tanaschishin）少将指挥的坦克第13军则在第57集团军行动地带内进入突破口，但在布林尼科夫和纳里曼地区遭到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阻击，停滞不前，这一情况又拖累了机械化第4军的攻势，在叶廖缅科的反复催促下，直到威胁解除后攻势才得到恢复。两天内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就遭受重创，位于第57集团军当面的第1、2、18步兵师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格罗莫斯拉夫卡（Gromoslawka）和瓦西里耶夫斯基等少数据点仍在抵抗，第20步兵师也损失惨重，位置相对靠南的第4步兵师、第5和第8骑兵师则暂时幸免于难。

“天王星”攻势开始后的第四天，机械化第4军36旅和坦克第4军69、45旅于卡拉奇会师，就这样，第6集团军大部及第4装甲集团军之一部[4]，共计21个德国师、2个罗马尼亚师和1个克罗地亚团被合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顿河集团军群的建立

1942年11月21日，尚在维捷布斯克的曼施泰因元帅和他的第11集团军指挥部接到了改编为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的命令，原属于B集团军群的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被划入到曼施泰因的麾下。此前B集团军群下辖多达7个集团军，这个数字理论上应为3到5个。雪上加霜的是，在这7个集团军中有4个是所谓的“盟军”部队，德军仅能对其中2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行使完全的指挥权，总而言之，该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对此深感不安的并不只有德军中的有识之士，早在数月前，罗马尼亚首相安东内斯库元帅就发出了组建顿河集团军群的呼声，他虽然在国内呼风唤雨，却并不能对前线指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直至第6集团军深陷斯大林格勒之后，陆军总司令部方才亡羊补牢。

顿河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是重建顿河曲部支离破碎的战线，接下来是斯大林格勒的守军解围，与此同时还要守住从上奇尔河到埃利斯塔的漫长战线。这不仅仅是掩护解围部队的需要，更是掩护A集团军群的唯一退路——罗斯托夫所必须做的。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能够支配的兵力却少得可怜，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对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要塞部队”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最高统帅部或者说希特勒本人的手中，这是通过驻扎在保卢斯指挥部的空军联络分队实

现的，他们可以在数小时内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动向发往位于巴伐利亚的元首别墅。第4装甲集团军目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集团军，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独立成军后，霍特手中仅剩2个步兵师（第297和第371步兵师）和2个摩托化步兵师（第16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共有坦克104辆。[5] 在“天王星”行动中，第4军及其所属的2个步兵师与第29摩托化步兵师一道被推入包围圈，而驻扎在埃利斯塔的第16摩托化步兵师又很难调动[6] ，这样一来霍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罗马尼亚的2个集团军共计22个师中已经有9个被击溃，9个失去了战斗力，只有4个师尚可一战。[7]

德军尚能调集的部队有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下辖的第62、294、306步兵师，第48装甲军、第3山地师，第7和第8空军野战师。即将抵达战场的有从法国赶来的第6装甲师和从高加索赶来的第57装甲军，共计4个装甲师、4个步兵师、1个山地师和3个空军野战师。[8] 但是以上部队的集结都遭遇了极大困难，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的行动受限于铁路线运力不足，第57装甲军由于高加索地区突然解冻而不得不依靠铁路运输，只有第6装甲师在师长劳斯将军的出色指挥下可以按时赶赴战场。

几乎所有的步兵师都被用于加固仆从国军队的防线，第62和第294步兵师被用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长达120公里的战线上。第3山地师被一分为二，一半预计调往高加索，后来为了应付“小土星”攻势而加入了皮科集团军级支队，剩下的一半曼施泰因也没拿到手，被分给了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投入战斗的第7、8空军野战师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而第15空军野战师直至12月14日即解围行动开始第三天仍未组建完毕，虽然已经拥有4个400人至600人不等的空军猎兵营，但是机动能力仅有32%。[9] 这样一来，可供使用的就只有第48装甲军下辖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第57装甲军下辖的第6和第23装甲师，这些兵力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进一步增强解围部队的实力，途径有二：或者要求陆军总司令部进一步增派部队——例如第17装甲师和第306步兵师；或者就近从高加索抽调部队，最好能拿到第3装甲军及其麾下的第13装甲师和武装党卫军维京摩托化步兵师，尽管该军总兵力尚不及第6装甲师的一半，但总还算得上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劲旅。曼施泰因在两个方向上都做了不懈的努力，第17装甲师从奥缪尔地域赶来，先是被放置在罗马尼亚集团军背后以应对苏军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而后被更晚赶到的第306步兵师换下，匆匆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A集团军群则像铁公鸡一般一毛不拔，因为该集团军群的兵力也已经压缩到了极限，除非放弃现有的突出部，否则是断不可能放出一兵一卒的。

更何况，如果苏联高加索方面军感觉到当面的压力减轻而趁机发起反击，那么这一调动就有可能受到更多拖延。

如果以上两条道路都行不通，找一个团来将驻防在埃利斯塔的第16摩托化步兵师解放出来也是极有帮助的，虽然该师仅辖有1个不满编的装甲营，装备坦克约30辆，不过2个摩托化步兵团还是可以有效扩充解围部队的步兵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个师距离战场最近，只要能够作出决定，很快就能投入战斗。而且，正如曼施泰因所说的那样，如果苏军真的想要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发动攻势，那么仅以该师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刚刚在伏尔加河流域被敌军左右包抄的经历已经给德军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削弱侧翼的做法很难得到支持。

这些挫折似乎都动摇不了坚定的曼施泰因："为了加强我的电话对蔡茨勒的影响力，我不得不隔三差五利用电报给他，同时也直接给希特勒发送情况报告，以便蔡茨勒在天天与希特勒的唇枪舌剑中提供炮弹。"但最后的结果仍然很不理想，第11装甲师、第7空军野战师和第336步兵师被用在了奇尔河，第8空军野战师、第304步兵师和第306步兵师还在运输途中，第3山地师和第17装甲师被派往他处，只有第6和第23装甲师被用于解围的主要方向。



第6集团军指挥官弗雷德里希·保卢斯上将

11月24日，曼施泰因在他55岁生日这天抵达了位于旧别利斯克的B集团军群大本营并初步了解了战况。在动身去他的新指挥部之前，曼施泰因给保卢斯发了一份无线电报，向他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部队脱险，随后便踏上了前往新切尔卡斯克的道路。十年前他也是走的这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参加红军在高加索的一次演习，那次演习给这位元帅留下了“许多有趣的印象”，而今天，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包围还是歼灭

11月23日下午4时，由日德科夫上校指挥的隶属于坦克第4军的坦克第45旅抵达苏维埃斯基，并与机械化第4军所属的由罗季昂诺夫中校指挥的机械化第36旅会合，对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在这一天结束以前，在拉斯卡将军的带领下顽强抵抗的罗马尼亚第4军和第5军也放下了武器，走进了战俘营。此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形成的包围圈宽度在20至80公里之间，对外正面总长度为450多公里，其中只有276公里（一说265公里）有部队掩护，最薄弱的两点是苏维埃斯基至下奇尔斯卡亚一线以及苏维埃斯基至阿克塞一线，包围圈厚度只有15至20公里。[10] 这就要求合围圈上的苏军一方面要尽快歼灭第6集团军，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对外正面，并将这一正面尽量向西推移，以便可靠地孤立包围圈内的守军。

大本营对此早有准备，原属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被调入西南方面军，反攻开始后，近卫第1集团军左翼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右翼将实施辅助突击，形成合围圈的对外正面。截至11月21日，以上部队将前出至上奇尔斯卡亚，在扩展包围圈的同时预防德军可能发起的任何解围行动。不过，围绕如何彻底消灭保卢斯的部队的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意见，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一位著名的将军提议对它不必认真对待，因为他认为这个集团已是'一只被困起来的兔子'。他建议苏军的主要力量应调往罗斯托夫去截断北高加索撤退下来的希特勒匪军的后路。"[11]

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是很有诱惑力的，并且歼灭A集团军群也的确也是这次反攻的最终目标之一。尽管轴心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战线已经灰飞烟灭，但是德军从外部解围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消除，苏军需要在压缩及巩固包围圈的同时，积极扩展包围圈的对外正面。三个方面军需要承担如此之多的繁重任务，再抽调部队南下不是明智之举。正如红军总参谋长本人所言："这只困兽（第6集团军）仍是有力量的，仍然能够打一场硬仗。如果我们对它的封锁稍加放松，它就会给我们造成惨痛的后果。"[12]

11月24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向各方面军司令员说明了其各自应当承担的任务：经过加强的第21集团军自西向东进攻，第24、65、66集团军自北向南推进，第62和第57集团军从东向西压缩包围圈。激战声再次回响在斯大林格勒西部的平原上，套在第6集团军脖子上的绞索开始收紧了。不过，苏军初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他们大大低估了被围德军的数量，这个数字不是原先认为的8万5千至9万，而是约

25万，德军重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数量也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测。

第6集团军在11月24日至30日的战斗中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截至11月底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面积已经被压缩了一半，但是3个方面军合力也未能分割被合围的德军，在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沃（Kotelnikowo）地区的德军部队增强后，又不得不抽调一些部队到对外正面，导致包围圈对内正面的兵力进一步被削弱。12月初，苏军再次尝试分割包围圈内的德军部队，仍旧未能取得显著战果。在经历“天王星”行动和第一次收缩包围圈的作战后，3个方面军下属的各集团军都已人困马乏。这样一来，给包围圈注入一支生力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12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上报了顿河集团军群的组建和动向，决定从大本营预备队中调出包括近卫第2集团军在内的诸多兵力。18时，该集团军装载于165列火车上，开始向顿河方面军输送，预计12月18日完成集结。[13]

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的进攻不久之后也止步不前，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叶廖缅科获得了新组建的突击第5集团军，下辖坦克第7军、机械化第4军和5个步兵师，波波夫中将任集团军司令。此外，为了应对德军随时可能的解围行动，第51集团军的部分单位已经从包围圈上抽调出来。沙普金将军的骑兵第4军下属的2个骑兵师在得到坦克第85旅的加强之后，与步兵第302师、第126师由东北方向沿铁路线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

---

[1]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405

[2]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70

[3] Dana V. Sadarananda.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1990

[4] 第4军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

[5] Dana V. Sadarananda.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1990

[6]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386

[7]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33

[8]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91

[9] 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10]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469

[11]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14

[12]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14

[13] 当时每昼夜的平均运力略多于18列。见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01

第一章

风暴涌起

> 这位新任的司令官所能支配的，仅仅是他崇高的威望、出类拔萃的才能和一个司令部班子，而不是新锐的师。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苏军指挥官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苏军高级将领们的成长经历都惊人地类似：出生于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的某个贫农或工人家庭，在白桦林或闹市的工坊中度过童年岁月。未及成年便加入军队，作为士兵或下层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革命的浪潮中加入红军队伍，内战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和平时期接受各类指挥官培训并躲过了历次大清洗的浪潮，最后在卫国战争中脱颖而出。

红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Mikhaylovich Vasilevsky）1895年9月30日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宗教家庭里。华西列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优异，21岁即被提升为步兵营长。1919年4月加入红军，1931年秋被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开始司令部机关工作。1935年被选派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深造，接受了系统化正规高级军事教育。毕业后，以上校军衔被任命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迅速恶化的战局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来适应新职位，在莫斯科战役中这名才华横溢的参谋开始在斯大林面前崭露头角，作为对其工作的肯定，1942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被晋升为上将，两个月后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



最高统帅部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将军

随着德军不断向顿河曲部推进，负责斯大林格勒防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正面不断被扩宽，至1942年8月初已达800公里，大本营随即决定将原有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新成立的东南方面军司令是叶廖缅科，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扎哈罗夫任参谋长，该方面军不久又改称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了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斯大林派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前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在苏军指挥层中，最高统帅部代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监督最高统帅部命令的执行，维持着各方面军、集团军同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协调各集团军之间的行动。对于方面军司令员来说，最高统帅部代表即是大本营派来的监督者、联络者，也是协助者。虽然华西列夫斯基长期在参谋岗位上任职，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没有那些战地指挥官丰富，但是他具有清晰而冷静的头脑、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有效地整合手头的力量积极组织防御，同时也能够利用自己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份向斯大林争取必要的增援，在挫败德军解围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了，苏军总参谋部也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位干将而手忙脚乱了好一阵。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Еременк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列兵，后加入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先后在高级骑兵学校、指挥人员进修班等进修，当然，还有列宁格勒骑兵高级指挥员训练班，叶廖缅科在这里结识了后来身居高位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等同学。在卫国战争初期，叶廖缅科以其高昂的斗志深得斯大林信任，1941年8月，在基辅战役前夕，时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的叶廖缅科曾向最高统帅表示“在最近几天内将有绝对把握”粉碎古德里安的进攻，这种坚定的态度也博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评价——“这正是在复杂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人”。但是基辅战役和布良斯克战役都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让斯大林有所警醒。战争初期的惨败也给了叶廖缅科沉痛深刻的教训，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再次被起用为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在东南方面军一分为二后，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接手斯大林格勒的城防工作。客观来讲，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表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时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曾高度评价叶廖缅科：“他在组织部队抗击敌人时表现得坚定果敢。从设在察里津河岸上的坑道中的指挥所里，他巧妙地机动坦克和炮兵部队、航空兵和预备队。这些我曾多次报告给大本营。”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6集团军行将覆灭的最后时刻，斯大林下令将包围圈上的6个集团军交给了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指挥。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面军，转向罗斯托夫推进，这就等于是剥夺了叶廖缅科胜利的荣誉，即使有老同学朱可夫为他说情也没用。得知这个“噩耗”后，叶廖缅科竟然伤心地哭了出来（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斯大林称叶廖缅科为“守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认识是十分准确的，南方面军没能夺取罗斯托夫，反而让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从这个狭窄的走廊全身而退，更为讽刺的是，顶替他的马利诺夫斯基几乎是立刻就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



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

叶廖缅科脾气暴躁，热衷于对部下进行“拳脚教育”，其下属不止一次向斯大林举报他粗暴无礼的恶行，不过，至少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恶行无疑就是斯大林授意的——“扎哈罗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参谋长）和叶廖缅科都遵循斯大林的‘指示’，爱用拳头揍别人的鼻子”。叶廖缅科战后笔耕不辍，著有《骑兵第1集团军作战札记》、《在西方向上》、《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伪造者》、《斯大林格勒》、《战争初期》、《惩罚的年代（1943-1945）》、《莫忘这场战争》等书。

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

1898年11月23日，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出生于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犹太人和私生子的身份让他注定要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磨难。母亲改嫁后，13岁的马利诺夫斯基被放逐到社会上自生自灭。在经历了两年佃农和跑腿店员的艰辛生活后，年仅15岁的他在逃难途中被强征入军队，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往前线同德军作战。1915年，因坚守岗位并击退来袭德军，马利诺夫斯基获颁四级圣乔治十字勋章，不久之后中弹负重伤，在医院躺了几个月才康复。1916年，马利诺夫斯基作为苏罗斯参战远征军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在布里昂港（Brion）附近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左臂负伤后几乎落下伤残。十月革命爆发后，法国不得已遣返俄军回国，少数优秀的俄国军人被挽留在“法国外籍兵团”助战，马利诺夫斯基因此在法国迎来了战争的结束。战后，马利诺夫斯基从海参崴返回俄国，穿过高尔察克控制的西伯利亚，加入了红军队伍。1926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次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利诺夫斯基再次以志愿军身份到西班牙为西班牙政府助战，两年后回国，获颁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尽管在苏德战争初期就以优异的军事才能和不菲的战绩获得迅速提升，但是由于一战时期与法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内战时期穿越白军控制区的经历以及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中罗斯托夫失守等“污点”，这位将才一度被斯大林冷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马利诺夫斯基率领仓促成军的第66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东北部，在他有力的指挥下，该集团军成功阻止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合围。在此基础上，马利诺夫斯基进一步派兵深入城内支援友军。“天王星”行动后，第66集团军也自然地成为了包围圈的一部分。“冬季风暴”行动无疑是马利诺夫斯基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领精锐的近卫第2集团军挽救了危局。作为嘉奖，斯大林立即将其晋升为上将，并给了他应得的荣誉——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不久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就接替了失意的叶廖缅科，接任南方面军（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并且在接下来发生在乌克兰的一连串战役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1945年起马利诺夫斯基出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战后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著有《警惕地保卫和平》、《胜利的伟大意义》和《俄国士兵》。

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енович Бирюзов）1904年生于梁赞州斯科平市，7岁的时候成了孤儿，13岁时就开始独立劳动生活，当过农业工人和伐木工人。1922年志愿参加苏军，负责列宁

办公室的警卫，先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学校（1926）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7）学习。1937年，比留佐夫被任命为哈尔科夫军区步兵师参谋长，1939年任步兵第132师师长。卫国战争初期，比留佐夫率领步兵第132师在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下作战，并指挥该师成功突围。1942年5月比留佐夫任布良斯克方面军第48集团军参谋长，同年12月被任命为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4月，比留佐夫升任南方面军（10月起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参谋长，辅佐乌克兰战线的另一支柱——托尔布欣。

1944年10月，比留佐夫在贝尔格莱德战役胜利结束后升任第37集团军司令员。战后他飞黄腾达，历任滨海军区司令、中部军队集群总司令、国土防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军总司令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要职，在组建和发展国土防空军与战略火箭军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1964年10月19日死于空难。比留佐夫是一个要求严格、有时甚至过于严厉的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也不喜欢坐在屋子里，而是将更多时间花在部队中。无论如何，他在选拔和组织所领导的参谋人员方面成绩斐然，在参谋工作中总能作出表率。



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比留佐夫

第51集团军司令员伊万诺维奇·特鲁法诺夫少将

伊万诺维奇·特鲁法诺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Труфанов）出生于1900年5月15日，1939年至1941年任第4步兵师参谋长，随后曾短暂代理第23步兵军军长，战争爆发时任第28机械化军参谋长，1941年7月25日至1942年4月任第47军参谋长，同年5月30日晋升为少将。1942年7月特鲁法诺夫接手第51集团军并晋升为中将，在苏军短暂夺回哈尔科夫期间曾担任该城城防部队司令员，战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指挥第69集团军。在战后的5年多时间里，特鲁法诺夫曾先后担任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州军管区的指挥官，而后被调往远东军区任职达6年之久，1955年8月8日晋升为上将。1957—1960年在中国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回国后退役，1982年2月去世。


第51集团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


机械化第4军军长沃利斯基

第4机械化军军长瓦西里·沃利斯基坦克兵少将

瓦西里·沃利斯基（Васи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Вольский），1897年3月10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Tula），1939—1941年任苏联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院长，后任机械化第4军军长。沃利斯基并不看好“天王星”行动，就在反攻即将开始之际，他突然寄信给斯大林，信中写道，鉴于进攻开始前敌我兵力兵器的对比情况，拟议中的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他认为，必将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因此，作为一个忠实的党员，并代表参加这次进攻的其他负责干部，他请求国防委员会立即仔细审查这一战役决定是否现实，请求推迟或者完全取消这次战役。这封信首先影响到了时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11月18日，进攻开始的前一天，他被召到国防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斯大林几乎立即就接见了他，话题当然离不开沃利斯基的这封信。华西列夫斯基在倍感惊讶的同时，表示“不论取消已准备就绪的这次战役，还是变更发动战役的时间，我认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

斯大林的反应耐人寻味，他当面接通了沃利斯基的电话，并与他进行了简短的、“并不是很严厉的”谈话，后者于是收回了自己的信件。放下电话后，斯大林一方面宽慰华西列夫斯基不要重视这封信，一方面

又要求他将写信的人留在军队里，因为“他刚刚还提出过坚决完成交给这个军的任务的保证”。至于他是否继续担任军长的问题，则视其表现而定，对于这个军在今后几天的表现，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提交专门报告。

对于斯大林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安东尼·比弗评论道：“一个不容排除的可能性是，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一旦‘天王星’行动计划失败，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处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了。”而艾伯特·西顿甚至暗示这封信可能并非出自沃利斯基之手。诚然，这些推测都不无道理，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事实上，诚如斯大林的老战友、后来担任驻独立滨海集团军大本营代表的伏罗希洛夫所言：“过去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大概战争教会了他许多东西。看来他已经懂得，他也可能犯错误，他的决定也并不总是最好的，别人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有益的。年岁对斯大林也有影响，战前他年轻些，也更自信些……”[2] 这可能促使斯大林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声音，当然，他也十分了解沃利斯基的上级，以粗暴对待下属而闻名的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事实上，当机械化第4军面对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反击而迟疑不决时，叶廖缅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虽然沃利斯基的这次直言进谏给总参谋部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却也并没有难为他：“我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战役的顺利进展，也汇报了沃利斯基的机械化第4军的卓越行动。这个军在战役的头一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击溃了敌人的抵抗，向前推进了20公里。”加之该军在上库姆斯基的出色表现，沃利斯基的晋升之路还算顺利，1944年晋升为中将，同年8月接替罗特米斯特洛夫担任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同年10月26日晋升为坦克兵上将。1945年3月，沃利斯基因肺结核入院治疗，次年2月22日病逝于莫斯科。

坦克第**13**军（机械化第**13**军）军长特罗菲姆·伊万诺维奇·塔纳希申坦克兵少将

特罗菲姆·伊万诺维奇·塔纳希申（Трофим Иванович Танасчишин）出生于1903年1月31日，1941年3月至1941年8月任坦克第60团团长，1941年8月至1941年12月30日任摩托化第36团团长，1941年12月任坦克第36旅旅长并晋升为坦克兵少将，同年7月15日出任坦克第13军军长，1943年1月9日任近卫机械化第4军军长，同年8月30日晋升为坦克兵中将，1944年3月31日阵亡。



坦克第13军军长塔纳希申少将



骑兵第4军军长沙普金中将



步兵第91师师长加里宁少将

骑兵第4军军长提莫菲尔·提莫芬维奇·沙普金中将

提莫菲尔·提莫芬维奇·沙普金（Тимофе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Шапкин）出生于1885年2月21日，三年内战时期曾指挥骑兵第82团、骑兵第20旅、骑兵第14师和第2师。苏联时期曾任山地骑兵第7、第3和第20师师长，1941年1月17日出任骑兵第4军军长，1943年3月22日病逝。

步兵第91师师长尼古拉·瓦西列维奇·加里宁少将

尼古拉·瓦西列维奇·加里宁（Nikolay Vasilevich Kalinin）出生于1897年，战前曾任第59骑兵团团长，1939年8月14日出任骑兵第16师代理师长，1940年任步兵第131师师长，战争爆发后曾短暂指挥步兵第31军，1942年任骑兵第6军副军长，随后因病入院。病愈后，加里宁于1942年7月22日接手步兵第91师，1943年7月4日负伤，1944年6月20日至战争结束指挥步兵第159师，1970年3月逝世。

步兵第302师师长叶菲姆·费多谢耶维奇·马卡尔丘克上校

叶菲姆·费多谢耶维奇·马卡尔丘克早在内战时期就参加了苏联红军，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8月份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战斗中，第51集团军补给线上的济莫夫尼基（Zimovniki）受到德军威胁，为了掩护步兵第302师和第91师后撤至科捷利尼科沃一线，马卡尔丘克

临危受命，率领一支分队固守该城达6天之久。据称，他的部队缴获的武器装备编成了1个炮兵营和2个迫击炮营，还实现了摩托化，随后在阻击第16摩托化步兵师的战斗中还俘虏过该师师长的副官。8月下旬，马卡尔丘克上校的分队深入德军战线10—15公里，四处制造混乱，最后德军不得不出动罗马尼亚第4师来对付他。马卡尔丘克由于表现出色，在“天王星”行动结束后即被授予红旗勋章，并接替患病的祖博科夫将军担任步兵第302师师长。

步兵第**1378**团团长、“苏联英雄”荣誉称号获得者米哈伊尔·**S**·季阿萨米泽上校

米哈伊尔·S·季阿萨米泽（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Диасамидзе），1912年出生于格鲁吉亚，1929年加入红军，1933年从巴库军事步兵学校毕业，193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2年12月，因为坚守上库姆斯基以南的阵地长达6天，季阿萨米泽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战争结束后继续在军队服役。1952年季阿萨米泽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担任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委员；1962年退役后居住在库尔斯克，1992年6月3日去世，库尔斯克市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步兵第1378团团长季阿萨米泽上校



竖立于伏尔加格勒的季阿萨米泽纪念碑



季阿萨米泽在库尔斯克市的高尔基大街故居上的铭牌

独立坦克第55团团长、“苏联英雄”荣誉称号获得者哈兹·阿斯拉诺夫中校

哈兹·阿斯拉诺夫（Hazi Aslanov），1910年出生于阿塞拜疆，1931年从列宁格勒骑兵学校毕业后在第3比萨拉比亚骑兵师第15骑兵团任排长，而后又在第12坦克装甲车师（Tank-Automotive Division）完成了装甲兵进修课程，1933年6月开始指挥第2步兵师独立坦克连的一个排并晋升为中尉。阿斯拉诺夫在苏芬战争中随机械化第4军参加了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的战斗。卫国战争初期，他先后在基辅、罗姆尼、波哥杜可夫和哈尔科夫等地作战。这些战斗结束后，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坦克兵指挥官之一，阿斯拉诺夫被送到后方，率独立坦克第55旅在“斯大林”攻势中进入刻赤半岛，后在曼施泰因发动的猛烈反击中大部被歼，少量幸存者撤入了塔曼半岛。同年7月，坦克旅第55旅作为坦克第28军的一部分在斯大林格勒重建，随后在卡拉奇附近再次投入战斗。激战中坦克第28军很快便名存实亡，残余部分被并入新组建的机械化第4军，在坦克第55旅残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独立坦克第55团，阿斯拉诺夫任团长。在“天王星”行动中，独立坦克第55团和季阿萨米泽上校的1378团互相配合，数小时内便击毁4辆坦克、5门迫击炮、10门轻/重型加农炮、10门反坦克炮、18个地堡，击毙数百名罗军，俘虏700名罗马尼亚官兵。

12月，为了阻击曼施泰因的解围部队，阿斯拉诺夫的团前往上库姆斯基，在至少6天的时间里该村反复易手。阿斯拉诺夫的座车于12月19日被击毁，军中一度传言说他在率部突围的过程中已经阵亡，不过事

实上阿斯拉诺夫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在机枪连中继续参加战斗，并随该部于12月19日夜间成功突围。叶廖缅科回忆道：“各部队战斗都异常英勇，尤其是1378团和独立坦克第55团。”作为对其英勇作战的肯定，苏维埃主席团在12月22日作出决定，授予阿斯拉诺夫“苏联英雄”的称号，随后任命其为近卫坦克第35旅旅长。乌克兰战役结束后阿斯拉诺夫晋升为少将。1944年，阿斯拉诺夫因在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杰出表现而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近卫坦克第35旅也获得“希奥利埃”（Siauliai）旅的荣誉称号。1945年1月24日，阿斯拉诺夫在拉脱维亚的普列库莱（Priekule）进行侦察时负重伤，5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年仅35岁。

轴心国指挥官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Fritz Erich von Manstein），1887年11月24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被公认为二战德国陆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生父是冯·莱温斯基，官拜普鲁士炮兵上将，祖父在普法战争中任第2军团第9军军长。作为普鲁士军事传统的集大成者，曼施泰因的履历相当完整，18岁便进入军队服役，以中尉军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战斗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包括总参谋部作训处处长和副总参谋长在内的各种参谋职务，1938—1944年间历任第18步兵师师长、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第38军军长、第56摩托化军军长、第11集团军指挥官、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是以参谋的身份参加波兰战役的，之后由于提出了那个日后令其声名大噪的“曼施泰因”计划而被发配到一个步兵军，直至法国战役后期才参与了追击残敌的行动。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元帅

曼施泰因真正在指挥官这个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从苏德战争开始的，尽管兵力相对较弱的北方集团军群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未能围歼任何苏军重兵集团，但他指挥下的第56摩托化军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开战100小时后，该军就攻克了坐落于边境线300公里后的迪纳堡，不到一个月就饮马伊尔门湖畔。在南下接任第11集团军指挥官后，曼施泰因着手攻占克里木半岛，在历时半年的战斗之后最终征服了赛瓦施蒂弗波尔要赛，全歼了克里木方面军，并借此战功加封元帅。在罗马尼亚休养一段时间后，这位志得意满的战场新星和他的集团军北上夺取列宁格勒，然而苏军捷足先登的反击却打乱了他的计划，尽管他在拉多加湖反击战中再次取得辉煌胜利，但是列宁格勒却变得更加遥远了。在这座城下，曼施泰因还失去了当时正在第18步兵师第51装甲掷弹兵团服役的长子埃罗·冯·曼施泰因。战争没有给他更多时间来哀悼自己的儿子，在遥远的南方，那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正在

颤栗，这座城市将会把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位元帅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赫尔曼·霍特

1885年4月12日，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出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军医家庭里，1904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军校学习，战争爆发后以上尉军衔担任首席参谋。志愿上前线后，他先后担任连长和营长，甚至还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过一段时间，战争结束时已经官拜师参谋长。大战结束之后，表现杰出的霍特毫不意外地留在了魏玛国防军中。纳粹上台后，他凭借出色的表现，从少将一路晋升为上将。1939年9月，霍特指挥第15摩托化军参加了波兰战役，凭借此役中的杰出表现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在法国战役中，该军势如破竹，突破缪斯河防线。在“巴巴罗萨”行动中，他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后更名为第3装甲集团军）参加了明斯克和基辅两次歼灭战，将苏联西部边境的重兵集团扫荡一空。

从1942年6月1日开始，直至1942年9月中旬，霍特指挥第4装甲集团军跨越了半个乌克兰，从哈尔科夫推进至高加索地域。随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受挫，霍特奉命北上驰援保卢斯，第4装甲集团军途经科捷利尼科沃，直指斯大林格勒城区，但是这一攻势伴随着德军巨大的伤亡和苏军日益猛烈的抵抗而陷入了停顿。最终，实力已大为衰退的第4装甲集团军非但未能协助第6集团军攻克斯大林格勒，其部分单位还在苏军的反击中被苏军一并装进了口袋。

第57装甲军军长弗雷德里希·基希纳

弗雷德里希·基希纳（Friedrich Kirchner），1885年3月26日出生于莱比锡，1906年2月进入“约翰·格奥尔格国王”步兵团（皇家萨克森第8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西线和东线的多支部队里服役，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营指挥官。战后基希纳加入骑兵部队，先后在多支骑兵部队任职。1934年晋升为上校，1938年晋升为少将，带领第1摩托化步兵旅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年末，基希纳接任第1装甲师师长一职，在法国战役开始前被授予中将军衔，1940年5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负伤退出战斗，同年11月15日回到前线接管了第57装甲军，直到战争结束时仍执掌着这支军队。



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赫尔曼·霍特上将



第57装甲军军长弗雷德里希·基希纳

1942年2月1日，基希纳晋升为装甲兵将军。在同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中，第57装甲军作为A集团军群的一部分，从乌克兰推进至库班。顿河曲部的形势急剧恶化后，该军在第一时间北上驰援斯大林格勒，但受地形和气候所累，迟至12月10日前后才陆续抵达目的地。该军辖有第23装甲师、第651战斗工兵营和战斗工兵教导营，很快第6装甲师和第17装甲师也将划入其中。基希纳是德军最杰出的装甲指挥官之一，除1944年2月和1945年1月先后获得橡叶饰和双剑饰外，还两次获得国防军公报提名，但是在晋升为装甲军指挥官后未能再进一步，这部分是因为他行事低调，部分是因为这一位置已经充分发掘了其潜力。战争结束后基希纳被美军拘押，1947年被释放。1960年4月6日基希纳去世于德国的福尔达（Fulda）。

第6装甲师师长埃哈德·劳斯

埃哈德·劳斯（Ehard Raus）1989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沃尔夫拉米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1支摩托化轻步兵营。大战结束后，他常年在不同的参谋岗位上任职。德奥合并后，劳斯进入国防军服役，波兰战役爆发时驻扎在西线。1940年6月法国战役接近尾声时，劳斯接任243步兵团团长一职，随后调入第6装甲师，指挥第4摩托化步兵团，1941年5月升任第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1942年4月29日，劳斯被正式任命为该师的第四任师长。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劳斯先后获得

二级、一级铁十字勋章，同年10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结束后加挂了橡叶饰。劳斯历任第11步兵军、第47装甲军军长和第1、3、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1945年3月由于意见与希特勒相左而被解职。

身为前奥地利军官，最后跻身装甲指挥官之列，这在德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装甲部队的中高级军官中，奥地利军官只有11人，所占比例仅为4.1%，劳斯的最终军衔为大将，而整个国防军中做到中将的前奥地利军官也仅有3人，另外两人是亚历山大·罗尔（Alexander Rolle）和洛塔尔·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尽管奥地利没有普鲁士那样优良的军事传统，但劳斯的表现并不输给那些出身传统普鲁士军官家庭的同行，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其堪与巴尔克相比肩的晋升速度上，他的上级、同僚乃至对手也对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古德里安称其“在漫长的战争中一直表现卓越……是德军最好的装甲兵将军之一”。战后，部分德军指挥官参加了李德·哈特组织的战史研究项目，其中劳斯的报告被认为是最具见地的。劳斯语言天赋秉异，不仅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捷克斯洛伐克语也说得非常好，还会一点法语。



第6装甲师师长劳斯少将。“冬季风暴”行动结束后劳斯暂时离开了装甲部队，接手了刚刚重建的第11军



照片中左起第三人为埃哈德·劳斯，摄于**1941**年夏季

第23装甲师师长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

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Hans Freiherr von Boineburg-Lengsfeld），1889年6月9日出生于德国中部城市埃森纳赫，1910年10月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多支骑兵部队中服役，曾五次负伤。战后在多支步兵、骑兵和山地部队任职，战前在陆军总司令部作训处任职时曾与曼施泰因共事，两人私交甚好。1940年6月至10月博伊内堡曾指挥第4装甲师参加法国战役，同年7月从曼施泰因手中接过了骑士十字勋章。博伊内堡从1941年9月第23装甲师建立时起就出任该师师长一职，指挥该师从哈尔科夫直入高加索，顿河流域的战局急转直下后又奉命挥师北上，驰援第4装甲集团军。不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落下的旧伤复发，博伊内堡交出了指挥权，1943年4月恢复健康后调至法国，接手巴黎地区的守卫部队，此后再未返回东线。

在隆美尔的影响下，博伊内堡也卷入了密谋组织的活动。7月初，他曾从参谋长冯·翁格尔那里获悉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即将展开。“7·20”事件当天，巴黎地区的德军迅速解除了1200多名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部队士兵的武装。不过随着形势被扭转，博伊内堡也不得不转变态度，同羁押中的党卫队领袖奥伯格（Oberg）达成了谅解，这才算逃过一劫。而同样在巴黎起事的冯·霍法克、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1945年5月8日，博伊内堡被俘，次年5月底即被释放，1980年11月20日逝于费尔斯堡-阿尔滕堡。



青年时代的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



第23装甲师师长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中将

第17装甲师师长弗莱德林·冯·森格尔·埃特林

弗莱德林·冯·森格尔·埃特林（Fridolin Rudolf Theodor Ritter und Edler von Senger und Etterlin），1891年9月4日出生于怀德胡特的一个罗马天主教贵族家庭里，1910年作为志愿兵加入军队，随后获得罗德奖学金 [3] ，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大战爆发后埃特林长期为预备役，1917年方才参战，并于战后留在了魏玛国防军。埃特林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纳粹的统治非常反感，同时还是古德里安的众

多反对者之一，这些都给他的军事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未能参加波兰战役，在法国战役中则指挥一个第2骑兵团担纲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摩托化旅，并于停战后担任法意停战委员会德国代表。



第17装甲师师长埃特林将军

1942年10月10日，在短暂担任骑兵总监的职位后，埃特林接手了位于苏联南部的第17装甲师，在“堡垒”行动前夕（1943年6月）被调到西西里，8月又被调到萨丁和科西嘉，负责指挥当地德军的撤退行动。1943年10月23日，埃特林接手第14装甲军，直至战争结束。在蒙特卡西诺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令盟军在5个月里寸步难行，但是

由于其反纳粹立场，战后埃特林坐牢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即被释放。20世纪60年代，埃特林出版了回忆录《欧洲的战争》（*Krieg in Europa* ），英文译本名为《无望无惧》（*Neither Fear nor Hope* ）。埃特林还参加过BBC广播关于卡西诺山战役的访谈和其他一些广播节目，1963年1月4日在弗赖堡（Freiburg）去世。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埃特林战时曾在第24装甲师的侦察营服役，战后参加联邦德国国防军，1984年以中欧联合部队总指挥官的身份退休。

第**11**装甲团团长瓦尔特·冯·许纳斯多夫

瓦尔特·冯·许纳斯多夫（Walther von Hünersdorff），1898年出生于埃及开罗，1915年参军，战后成为十万魏玛国防军中的一员，战争爆发时是253步兵师的首席参谋，之后历任第15摩托化军和第3装甲集群参谋长，是霍特将军的老部下。1942年7月1日晋升为上校并接手第11装甲团，同年11月随第6装甲师开赴顿河前线。在解围行动中，该师组建了以第11装甲团为核心的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并以该战斗群为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推进。



第11装甲团团长冯·许纳斯多夫上校

行动之初，德军轻松突破了阿克塞河一线，但随即在上库姆斯基与强大的苏军坦克集团相遇，在持续数日的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战事进入胶着状态。12月19日夜间，许纳斯多夫亲率战斗群强行军向瓦西里耶夫斯基方向突破，这一冒险行动大获成功，德军遂于梅什科瓦河北岸建立桥头堡，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双方再次围绕该桥头堡展开激战。德军在补给匮乏的条件下坚守多日，在得到必要的增援后，更试

图进一步扩展桥头堡，但是没有成功。12月22日，在“冬季风暴”行动即将结束时，许纳斯多夫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许纳斯多夫接任第6装甲师师长。库尔茨克战役中，他和一干参谋在前线遭到己方轰炸机的误击，受伤的参谋都被送往了野战医院，许纳斯多夫负伤不下火线，没过多久就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虽然钢盔挡住了子弹，但是飞溅的碎片击碎了他的头骨，最终于7月17日不治身亡，德军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均有出席。

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马丁·乌尔莱茵

马丁·乌尔莱茵（Martin Unrein），1901年1月1日出生于德国魏玛，1918年3月18日加入陆军，服役于第71步兵团，同年9月在战斗中负伤被俘。1920年被释放后加入了魏玛国防军第21步兵团，随后又被调入第2骑兵团，其后职务又经过多次变动。入侵波兰期间，乌尔莱茵在第11军参谋部任职，1940年初又调任第268步兵师第268侦察营营长，同年9月调入OKW轮值。1941年9月15日进入第6装甲师，任第6摩托化营营长，在惨烈的莫斯科战役中该营几乎全军覆没，为此乌尔莱茵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不过法庭驳回一切指控并为其恢复了名誉。1942年2月28日，乌尔莱茵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同年4月1日接手第4摩托化步兵团并晋升为上校，在许纳斯多夫阵亡于库尔茨克后短暂代理过师长一职。1943年11月5日乌尔莱茵出任第14装甲师师长，同年9月10日因在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中有功而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次年6月26日加挂橡叶饰。1944年9月，乌尔莱茵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去职，1945年2月11日至3月5日期间还曾接手武装党卫军第3装甲军，同年4月4日任克劳赛维茨装甲师师长。



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马丁·乌尔莱茵中校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赫尔穆特·佐伦科夫

赫尔穆特·佐伦科夫（Helmut Zollenkopf）1896年5月19日出生于希尔德斯海姆。1914年8月参军，1920年3月退役，1934年7月重新加入第16步兵团，二战爆发时为少校营长，此后陆续参加了波兰、法国和苏德战争，1942年2月升任第114步兵团（后改编为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同年4月1日晋升上校。库尔斯克战役后他一度离开前线在后方任教，1945年1月25日至2月12日短暂指挥过第21装甲师，之后又于3月调入第9装甲师任师长，直至1945年4月26日被俘。



第114装甲值弹兵团团长赫尔穆特·佐伦科夫中校



第39装甲团团长奥托·布辛上校

第39装甲团团长奥托·布辛

奥托·布辛（Otto Buesing），1896年8月22日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基尔，1915年1月27日进入第二帝国军队服役，曾长期服役于骑兵部队，1938年作为师部副官被调入第5轻装师，1939年底又被任命为第8侦察营营长，投入一线作战。1940年10月离开部队接受装甲兵培训，次年1月15日正式升任第39装甲团团长，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辛都没能到任，而是被调到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部任副官，直至1942年2月1日再次接管第39装甲团，同年11月21日荣获骑士十字勋章。

在“冬季风暴”行动中，他的团虽然实力衰微且姗姗来迟，但是在投入战斗后立即改变了战场态势，有力地支援了第6装甲师夺取上库姆斯基的作战。1943年1月5日布辛从火线上被紧急调离，出任第26装甲师第26装甲团团长，1943年10月10日前往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就任大德意志装甲团团长。1944年2月布辛升任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师长，3月8日阵亡，由于任期极短，他可能是这个闻名遐迩的王牌师的历任指挥官中最不知名的一个。

第**11**装甲团**2**营营长弗朗茨·贝克少校

弗朗茨·贝克（Franz Bake），1898年2月25日出生于辛塔尔（Sinntal）。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和千千万万军官一样，在大裁军的浪潮中离开了军队，之后重返学校学习牙外科，1923年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也正是这段特别的经历让他在日后获得了“装甲牙医”的绰号。1939年他返回军队后在第6装甲师第65反坦克营任排长，1940年1月晋升为连长。1941年5月1日，贝克上尉升任第6装甲师第11团参谋长，1941年8月1日晋升为少校。



第**11**装甲团**2**营营长弗里茨·贝克少校



第**11**装甲团**6**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

1942年7月1日，贝克正式成为第11装甲团2营营长，1943年11月接手第11装甲团。在次年2月的切尔卡瑟战役中，贝克指挥以他名字命名的重装甲团再一次参加解围攻势，宣称击毁苏军坦克267辆。被调到西线后，贝克指挥第106装甲旅。1945年1月，贝克正式由预备役军人转入职业军官，在接受了师指挥官的培训后接任重建的第13装甲师（原部队已经在布达佩斯战役中被歼灭）师长，5月8日被俘，1947年初被释放，1978年在哈根死于交通事故。

第**11**装甲团**2**营**6**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中尉

霍斯特·沙伊贝特（Horst Scheibert）出生于1918年9月29日，战争爆发前曾在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服役，后调至第11装甲团，该团在波兰

战役中配属给第1轻装师也就是后来的第6装甲师作战。沙伊贝特随该部队参加了西线战役、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并从排长晋升为连长。他也是第11装甲团唯一一名从“冬季风暴”行动中幸存下来的连长，1943年2月9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在战争后期晋升为营长。战后沙伊贝特加入德国国防军，1970—1977年出任第13装甲掷弹旅旅长，以准将军衔退役，2010年3月8日去世。沙伊贝特战后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有关德军装甲部队的书籍，本书多处引用了他的个人回忆。

第4航空队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元帅

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西里西亚，其堂兄就是著名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1913年春里希特霍芬加入皇家普鲁士陆军骑兵部队，1917年开始接受飞行训练，1918年4月加入堂兄指挥的第1战斗机联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落8架敌机。战争结束后里希特霍芬留在了魏玛共和国骑兵部队，1920年2月29日退役后进入汉诺威工程大学就读，1923年毕业后再次返回陆军，1925年秘密加入德国陆军飞行部队（德国空军的前身），1933年正式脱离骑兵部队，在空军参谋部负责飞机设计和试飞。



第4航空队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

1937年，里希特霍芬前往西班牙担任秃鹰军团参谋长，1938年起担任秃鹰军团指挥官。波兰战役中里希特霍芬指挥特别航空指挥部（Fliegerführer z.b.V.），1939年11月10日特别航空指挥部更名为第8航空军，苏德战争中该军负责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返回国内休整后，第8航空军被分配至东线战场南部，与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相互配合，顺利完成了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任务。1942年7月，里希特霍芬升任第4航空队司令，1943年2月16日晋升为元帅，1943年6月调任位于意大利的第2航空队。1944年10月27日，里希特霍芬因患脑癌退入后备役，1945年7月12日在奥地利巴德

伊舍因病去世。

第8航空军指挥官马丁·菲比希

马丁·菲比希（Martin Fiebig），1891年5月7日出生在上西里西亚，1910年3月3日加入德国陆军第18步兵团，1915年接受飞行训练后在第3轰炸机联队任中队长。1918年6月20日晋升上尉，数周后被任命为第9轰炸机联队长，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2月退役。1926年至1934年间，菲比希在汉莎航空公司担任飞行教官。1934年5月1日菲比希加入成立不久的德国空军并获得少校军衔，担任格赖夫斯瓦尔德空军基地指挥官，1938年6月1日晋升上校，1938年7月至1940年5月间担任第253轰炸机联队（1939年5月1日更名为第4轰炸机联队）指挥官。他的联队在波兰战役和挪威战役中均表现优异，他本人也在1940年5月8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西欧战役首日，菲比希就在荷兰上空被击落成为俘虏，5月16日获释后他开始在多个航空军指挥部从事指挥工作。1941年4月12日，菲比希担任东线中部地区刚成立的第1航空师的师长，1942年7月1日接手里希特霍芬留下的第8航空军。

第6集团军被包围后，菲比希指挥第8航空军负责为包围圈内的德军提供空中补给，1942年12月23日获得橡叶饰。虽然空运行动最终失败，他还是因付出的巨大努力而在1943年3月1日被提升为航空兵上将。1943年5月22日菲比希被任命为第10航空军指挥官，同时兼管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德国空军东南指挥部（Lufwafenkommando Südost）。1944年9月1日，菲比希进入德国空军后备指挥部（Führerreserve OKL），1945年2月1日担任第2航空军指挥官。1945年4月12日，第2航空军被改组为德国空军东北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Nordost），菲比希在这里等到了战争的结束。德国投降后他被英军俘虏，1946年2月6日被移交给南斯拉夫，在那里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10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执行绞刑。



第8航空军指挥官马丁·菲比希

第4航空军指挥官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

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Kurt Pflugbeil）1890年5月9日出生于柯尼希施泰因，1910年4月1日加入德国皇家撒克逊军第134步兵团，以排长身份随该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普夫卢格拜尔申请转入空军，随后接受战斗机飞行员和观测员训练。1918年4月23日，普夫卢格拜尔在一次空战中被击落负伤，以中尉军衔迎来一战的结束。战后他在陆军继续服役，直到1928年3月31日“退役”（实际上是被秘密派

往苏联、瑞典和意大利等国接受各种飞行员课程学习）。1931年4月1日普夫卢格拜尔以上尉军衔重返陆军，1933年6月30日再次退役，随即加入尚未公开露面的德国空军。二战爆发前其先后在航校、教导部队和多个军区指挥部任职，开战时军衔已至少将。1940年8月20日出任第4航空军军长。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普夫卢格拜尔指挥的第4航空军在南部战场表现优异，普夫卢格拜尔本人也在1941年10月5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1942年2月1日，普夫卢格拜尔晋升航空兵上将，之后第4航空军又作为东线南部德国空军的主力参加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高加索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重要战役，表现不俗。1943年8月24日普夫卢格拜尔担任第1航空队指挥官，指挥了一系列成功的防御作战，因此在1944年8月27日获得橡叶饰。1945年4月17日，损失惨重的第1航空队被降级为德国空军库尔兰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Kurland），普夫卢格拜尔随库尔兰集团军群战斗到最后一刻。1945年5月8日普夫卢格拜尔被苏军俘虏，1950年6月8日在莫斯科被判处25年劳役。由于严重的疾病，他在1954年1月4日被释放，1955年5月31日在德国哥廷根去世。

第9高射炮师师长沃尔夫冈·皮克特

沃尔夫冈·皮克特（Wolfgang Pickert），1897年2月3日出生于波森，以炮兵军官身份参加一战并荣获二级、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加入魏玛国防军，1932年10月前往南高加索参加了为期6周的红军军事演习，并在当年年底通过了熟练掌握俄语的认证，1934年作为教官被调入高射炮部队，次年正式以上尉军衔从陆军转入新成立的空军，1935年10月1日成为空军高炮部队的巡视员，1936年元旦晋升少校，1937年10月1日调到第49高炮团担任营长，1938年7月再次被调入指挥机关从事参谋工作，并于1938年底晋升中校，1940年晋升上校，1940年9月27日升任第1高射炮军参谋长，1942年6月25日接手第9高射炮师师长一职，10月1日晋升少将，1942年12月17日因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出色表现而荣获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1943年1月11日在部队覆灭前夕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

第4航空军指挥官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



第4航空军指挥官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



第9高炮师师长沃尔夫冈·皮克特

离开斯大林格勒战场后，皮克特率部在克里米亚休整作战，1943年11月1日晋升为中将，1944年5月28日出任第3高射炮军军长，镇守诺曼底前线。皮克特只将下属的4个高射炮团中的1个部署到了诺曼底地区，另外3个部署在了内陆的亚眠地域。他与隆美尔相处得并不愉快，因为他只听从第3航空队指挥部的命令，而后者直接由空军总部指挥。1944年6月5日，皮克特获颁第489号橡叶饰。在第二天开始的

诺曼底登陆战中，第3高射炮军的表现很一般，该军宣称在两个月的激战中击毁了80辆盟军坦克，这远远谈不上令人满意。1945年3月1日，皮克特晋升为高射炮兵上将，同月20日成为高射炮兵总监，战争结束时被盟军俘虏，1948年出狱，1984年7月在魏因海姆去世。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Constantin Constantinescu-Claps）1884年2月20日出生于贝切尼（Beceni），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11月9日被任命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天王星”行动结束后，他的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因此在“冬季风暴”行动中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1943年2月10日即被康斯坦丁·萨内提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替代，同年克拉普斯的军事生涯也宣告终结。1951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是4年后就被免罪释放，1961年在巴克乌（Bacău）去世。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

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师长拉图·科尔尼上校

在“天王星”战役中遭到苏军痛击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第3集团军伤亡殆尽，第4集团军残部则被再次并入第4装甲集团军，在“冬季风暴”中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尽管如此，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总共有4名罗马尼亚军人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其中就包括科尔尼独立摩托化分队指挥官、被誉为“骑兵的骄傲”的科尔尼少

将。

1895年12月23日，拉图·科尔尼（Radu Korne）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贵族家庭，1913年进入罗马尼亚骑兵军官学校，1915年从该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衔。随后科尔尼被分配到第9龙骑兵团，一年后又被调入第4“玛利亚女王”龙骑兵团并随该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晋升中尉。在1917年8月13日对塔拉潘（Tarapan）高地的进攻中，科尔尼指挥703高地上的一支机枪分队，尽管差点就被一发150毫米炮弹扬起的尘土掩埋，他依然坚持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因在此役中作战英勇而获得了三级米哈伊尔勋章（Mihai Viteazul Order 3rd class），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马尼亚将军之中，很少有人获得这种只有亲临一线才能获得的勋章。1919年10月，科尔尼晋升为上尉，战后先后进入军事学院和位于法国索米尔（Saumur）的骑兵学校深造，此后多年一直在骑兵部队服役。1941年6月22日至次年11月4日服役于罗马尼亚第5骑兵旅第6机械化龙骑兵团。



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师长拉图·科尔尼



拉图·科尔尼上校获得的勋章

苏德开战之初，科尔尼上校麾下的第3骑兵中队席卷博贝卡（Bobeica）高地的战斗给德军第239步兵师师长费迪南德·诺伊林（Ferdinand Neuling）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在安东内斯库面前盛赞其军事才能。1941年7月14日，第5骑兵旅接连渡过普鲁特河（Prut）和德涅斯特河（Dniester），开始洞穿斯大林防线，8月初推进至布格河（Bug），月底抵近第聂伯河（Dnieper）一线。9月下旬，罗马尼亚骑兵已经饮马亚速海北岸。也就是在这时候，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开始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在阿卡摩维亚（Akymovka）地域，第6摩托化龙骑兵团开始止步不前，而第5骑兵旅的其他部队甚至开始退却。这场危机在持续数日后被德军和罗军的反击所化解，两个苏联集团军都遭到包围并被歼灭。鉴于在此期间的优秀表现，科尔尼获颁二级米哈伊尔勋章（Mihai Viteazul Order 2nd class）。随后，这支罗军随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进入克里木半岛，由于武装党卫军警卫旗队师被调走，该集团军失去了唯一一支机械化

部队，作为替代品，科尔尼上校的机械化分队、第6和第10机械化龙骑兵团、第54机械化重炮营、1个反坦克营和1个摩托化连被合并成一支新的机械化部队，在攻克赛瓦施蒂弗波尔要赛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2年10月7日，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开赴斯大林格勒，科尔尼则被调入当时隶属于波佩斯库将军的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指挥该师度过了1942年的最后两个月，因功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并晋升为陆军准将。1943年，第8骑兵师被改编为机械化师。科尔尼从1944年4月开始指挥罗马尼亚战斗力最强的第1装甲师，同年9月20日罗马尼亚退出轴心国阵营并将德军赶走后，科尔尼曾要求留在前线指挥部队，却被打发到战时政府部门任职。1944年10月21日科尔尼被逮捕，直到次年2月才被释放。在1945—1946年间科尔尼又遭到“人民法庭”的调查，最后并没有被找到什么罪行。1948年3月24日科尔尼又因为“密谋破坏国家安全”而被逮捕并囚禁在基拉韦亚（Jilava）。1949年4月18日，科尔尼因健康恶化而被送到瓦卡利斯特第一中心医院，4月28日下午1时去世，享年5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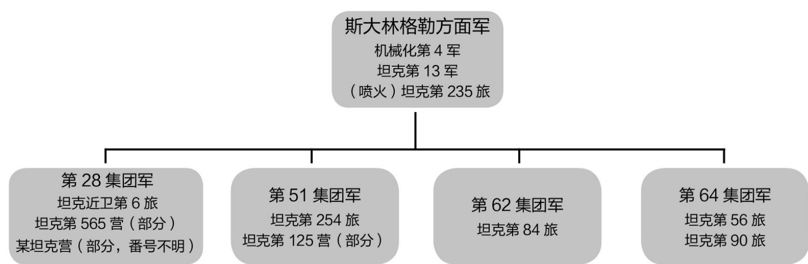
参战苏军部队

第4装甲集团军的当面之敌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针对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形成时，该方面军下辖第28、51、57、62、64集团军，其中第62、64、57集团军组成了内层包围圈的东南一侧，第51集团军则构成了面向西南薄弱的外层包围圈，而实力较弱的第28集团军则在卡尔梅克草原后方维持着同高加索方面军之间的联系。1942年12月，该方面军又吸收了突击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2集团军，实力有所增强。在“冬季风暴”行动中，德军首先遭遇到的是第51集团军沿铁路线向西南推进之一部，主要是步兵第302师、第126师、第91师及骑兵第4军下辖的骑兵第61师和第81师，而后在上库姆斯基地域遭遇到了机械化第4军、坦克第235旅，12月18日起，德军据守的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遭到了近卫第2集团军的先遣队——近卫步兵第1军的反击，截至12月22日，近卫第2集团军下辖各军均加入了战斗。

第51集团军

1941年8月组建于克里米亚，在1941年底开始的“斯大林”攻势中，该集团军协同第44集团军从德军第46步兵师手中成功收复了刻赤半岛，不过苏军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战线僵持下来。曼施泰因遂于次年5月8日发起“猎鸠”行动，将半岛上的两个苏联集团军大部歼灭。1942

年5月，第51集团军的残余部队于库班地区编入北高加索方面军，1942年7月下旬开赴斯大林格勒，在激烈的防御战中损失惨重，截至7月底，该集团军兵力已经下降至3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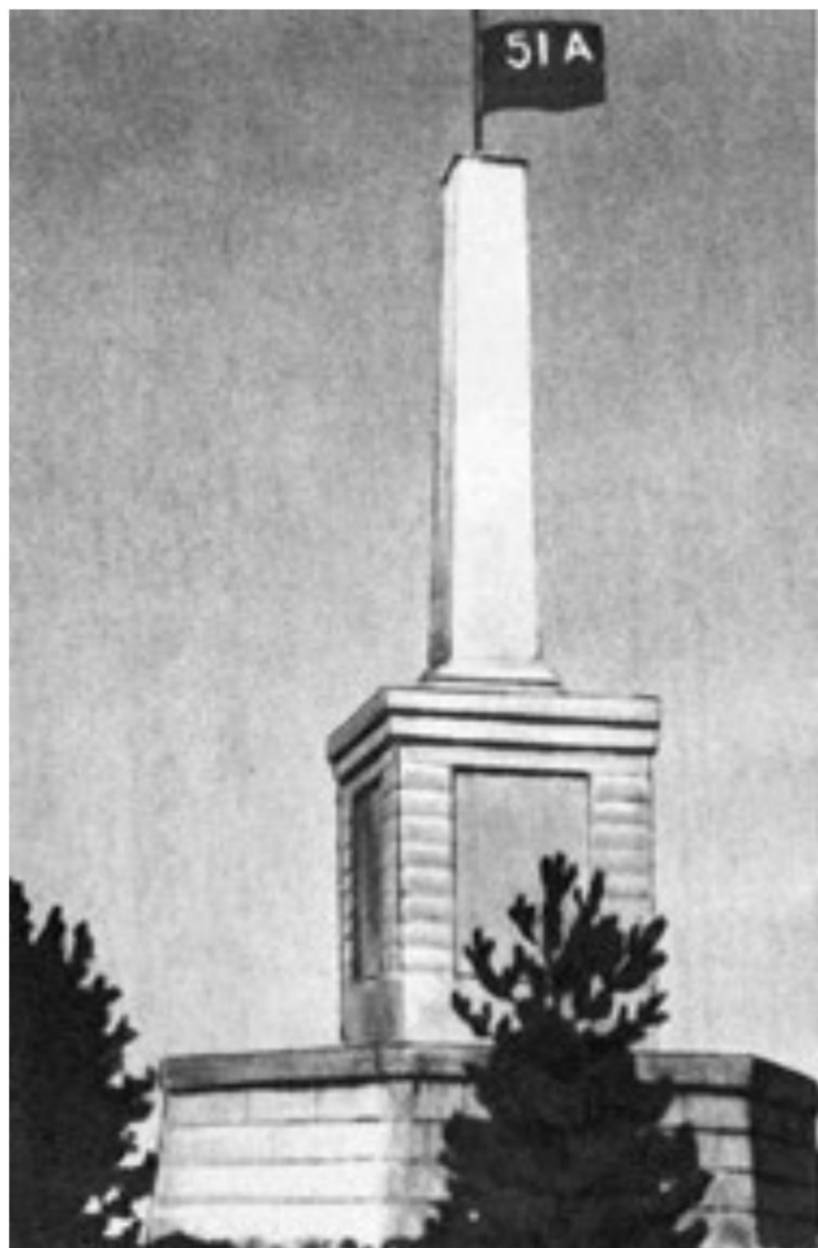


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坦克部队构成

在“天王星”行动中，第51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约为110公里，在坦克第13军的支援下顺利地在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打开了缺口，在10天的战斗中该集团军消灭轴心国官兵1.5万名，俘虏敌军7000名，缴获飞机10架、坦克200辆、装甲运兵车18辆、汽车615辆、拖拉机8辆、摩托车189辆、各种口径火炮272门、机枪208挺、步枪3938支、马1115匹。12月初第51集团军成为包围圈对外正面的一部分，在挫败“冬季风暴”行动之后被划入南方面军（1943年10月起改称乌克兰第4方面军），参加了罗斯托夫、顿涅茨、梅利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战斗。1944年5月，第51集团军加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进入拉脱维亚境内作战，在切断北方集团军群（后改称库尔兰集团军群）退路后先后参加了6次战役，但进展非常有限。1953年，第51集团军司令部被部署到远东的库页岛，随后被解散。1969年，在远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的基础上重建了第51（混成）集团军，1993年改编为第68集团军。



第51集团军的纪念碑实景



第51集团军纪念碑

近卫第2集团军

近卫第2集团军于1942年9月在原后备第1集团军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组建地是坦波夫，部分兵员来自各海军舰队，例如步兵第78师的士兵来自太平洋舰队，部分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残部，如在顿河曲部受重创的步兵第18师、从斯大林格勒撤下来的步兵第98师和近卫步兵第33师。由于编成内大多为带有“近卫”称号的部队，所以它从组建时起就自动成为近卫集团军。而该军的实力也无愧于这一称号，编有米桑（I.I.Missan）少将的近卫步兵第1军（辖近卫步兵第24、33师和步兵第98师）、昌奇巴泽的近卫步兵第13军（辖近卫步兵第3、49师和步兵第387师）和斯维里多夫少将的近卫机械化第2军。用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大本营用在坦波夫、拉年堡、米丘林斯克地域的精锐兵团组成这个集团军。又任命在这次战争中曾担任过步兵第48军军长、第6集团军司令、南方面军司令、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和第66集团军司令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首长为该集团军司令，表明对其在粉碎南翼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计划中寄托着特殊的希望”。

近卫第2集团军原计划在“土星”行动中投入使用，后因围歼斯大林格勒守军的作战受阻，12月3日奉命转入顿河方面军，12月10日陆续抵达包围圈北部。“冬季风暴”开始时，仅有60列厢车完成了卸载，包括集团军司令部和近卫步兵第1军。该部立即冒着严寒从卸载地点急行200—280公里（平均一昼夜行军40—50公里）赶到集结地域，同时还得到了坦克第7军和机械化第6军的加强。12月18日，近卫步兵第1军在梅什科瓦河畔加入战斗，同日，骑兵第4军、机械化第4军和步兵第87师、第300师也被划拨给了该集团军指挥，至此近卫第2集团军实际上接管了阻击第57装甲军的主要战斗。

骑兵第4军

骑兵第4军下辖骑兵第61和第81师，卫国战争初期组建于阿富汗边境。11月初调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兵员10284人，装备火炮56门，迫击炮180门（其中50毫米迫击炮118门），机枪264挺。但该军人员素质堪忧，“由于指挥员极不负责任的态度”，14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没有军装的骑兵被冻死：“骑马先行的军官们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而冻僵的士兵们从马上摔下来，眼看着就要死去。面对这些人军士长不知所措，只是把他们扔到马车上直到彻底冻死”。马匹的情况更糟，“仅一个骑兵连就损失了35匹马”。[4] 在“天王星”行动中，骑兵第4军仅在辅助方向担当追击溃军的任务，包围圈形成后，该军在坦克第85旅的支援下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西南推进，在“冬季风暴”行动中首当其冲成为第57装甲军的牺牲品，其残部退过阿克塞河，撤回后方休整。苏联战史称，该军在11

月19日至12月18日共歼敌3000人，击毁火炮148门。骑兵第61师于1942年底撤销番号，骑兵第81师也于次年被撤销。

机械化第4军

机械化第4军前身是1942年7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的坦克第28军。该军命运与坦克第13军相仿，在匆匆组建之后便投入到了灾难性的夏季攻势中，很快就损失殆尽。组建之初的4个坦克旅和机械化旅不到一个月就缩减到了2个（坦克第39和55旅），1942年9月1日调入后方整补，同月18日被改编为机械化第4军。同时期的6个机械化军中存在三种编制，其中机械化第4军与机械化第6军编制相同，即没有坦克旅，而是下辖2个独立坦克团，满编时有13559人，火炮和迫击炮90门，火箭炮8门，坦克204辆。[5]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王星”行动中，叶廖缅科为了提高进攻速度，从机械化军和坦克军中抽调了1个坦克旅和3个坦克团（其中1个来自坦克第13军，2个来自机械化第4军）加强给各步兵师，使得坦克密度由之前的每公里5—6辆提高至10—14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坦克第13军再也没能拿回自己的坦克团，而机械化第4军虽然拿回了自己的坦克团，但是实力已经大大折扣。

机械化第4军在顺利完成合围第6集团军的任务后转入坦克第5集团军，在强攻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的过程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尽管如此，该军的77辆坦克还是在12月15日夺回了上库姆斯基。为了表彰其英勇表现，12月18日，机械化第4军荣升为近卫机械化第3军。四天后该军撤出战场，编入方面军预备队进行补充，而后与坦克第13军一同被编入第51集团军。1943年7月该军作为草原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库尔茨克战役，1944年6月作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格拉季昂”攻势，1945年又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战后该军先后改编为近卫机械化步兵第3师和近卫摩托化步兵第47师，1959年在远东解散。

坦克第13军

这支短命的坦克军1942年4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成立之初，该军下辖坦克第65、85、88旅和机械化步兵第20旅，其中第65旅装备有42辆KV-1型坦克，其余两个旅则装备T-34坦克和T-60、T-70一类的轻型坦克。在惨烈的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中，其下辖的3个坦克旅很快便损失殆尽，相继被其他部队换下。7月21日，坦克第13军的构成已经变为坦克第163、166、169旅和机械化步兵第20旅。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该军再次受到重创，8月4日，所有部队都被替换为近卫坦克第6

旅、坦克第13和第254旅、机械化步兵第38旅。9月2日，坦克第56旅作为增援部队加入该军；9月7日，近卫坦克第6旅被坦克第39旅换下。截至11月1日，该军仅剩坦克第13旅未被更换，另辖机械化第17、62旅。虽然该军从编制上来讲已经完全是机械化军的水平，但是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绝大部分官方文件和后来苏军将领的回忆录中仍称之为坦克第13军（因此笔者也沿用了“坦克第13军”的称呼）。1943年1月9日，坦克第13军被改编为近卫机械化第4军。战后改编为近卫机械化第4师、第4近卫摩托化步兵师。

坦克第**7**军

坦克第7军组建于1942年5月，7月5日编入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了沃罗涅日一带的反击战，月底撤回布良斯克方面军后方地域整编。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该军又参加了数次成效不大的反击战，此时仍下辖近卫坦克第3旅，坦克第62、87旅和摩托化步兵第7旅。11月末至12月中旬，坦克第7军作为突击第5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奇尔河一线的战斗，在近卫第2集团军开赴前线时被编入该集团军，在近卫步兵第1军的协同下参加了对科捷利尼科沃和罗斯托夫方向的总攻，12月29日因战功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军并获得了“科捷利尼科沃军”荣誉称号。

步兵第**91**师

步兵第91师1939年成立于西伯利亚军区的阿钦斯克（Achinsk），战争爆发时隶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4集团军步兵第52军，1941年7月转入西方面军的第19集团军，同年10月在维亚济马包围圈覆灭并于年底正式解散；1941年12月5日重建，隶属于北高加索方面军第51集团军，1942年7月转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1943年2月转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6月划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1945年4月成为库尔兰集群的一部分，1943年10月获得“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的荣誉称号。

步兵第**38**师

步兵第38师1919年成立于北高加索军区的罗斯托夫，战争爆发时隶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19集团军，部署于基辅特别军区。1941年7月转入第16集团军，同年9月部署在亚尔采沃（Yartsevo），次月被划入第20集团军，随后在维亚济马口袋彻底覆灭，年底正式解散。1942年1月该军在中亚军区重建，1943年1月3日在斯大林格勒军区重编为近卫步兵第73师，1943年9月配属给第40集团军，随后转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27集团军。1944年2月又转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5年2月成为该方面军下辖的独立师，获得“顿河”荣誉称号。“冬季风

暴”行动期间该师的指挥官是波克诺维奇·萨菲乌林（Ganiy Bekonovich Safiulin）上校。

步兵第**126**师

步兵第126师1941年9月1日组建于远东军区的沃洛希尔维（Voroschilv）。1942年7月26日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64集团军，1942年12月划入第51集团军，1943年4月转入突击第5集团军，1943年9月编入第51集团军旗下的步兵第54军。1944年1月该军划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5月被分配给近卫第2集团军，同月转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1944年8月进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1945年1月加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旗下的第43集团军。

步兵第**302**师

步兵第302师1942年3月31日由克里米亚方面军第44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302师改编而成。1942年5月该军被划入北高加索方面军，1942年7月加入第51集团军，1943年7月加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两个月后被分配至近卫第2集团军，1943年10月20日被编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1月加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第47集团军，1944年3月转入第60集团军，战争结束前夕成为该集团军的独立师。战争期间，该师先后获得“捷尔诺波尔”（Tarnopol）、“利沃夫”（Lvov）、“登比察”（Debica）和“克拉克夫”（Krakow）荣誉称号。

步兵第**87**师

步兵第87师1944年6月22日组建于基辅特别军区，被划入第5集团军，1941年8月转入第57集团军，1941年9月18日在基辅包围圈覆灭。1941年11月4日在库尔斯克地区重建，前身是第3空降军，随后被划分至西南方面军的第40集团军，1942年1月19日被改编为近卫步兵第13师。1942年3月8日在远东方面军重建，1942年8月被先后配属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和第62集团军。1942年12月8日该师被划入突击第5集团军，随后调入第51集团军，下辖的步兵第1378团被派往上库姆斯基驻守，完成阻击任务后该师返回了突击第5集团军。1943年9月该师被收作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次月再次配属至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1944年4月划入近卫第2集团军，1944年6月加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最后在库尔兰半岛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坦克第**85**旅

坦克第85旅1942年2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最初下辖坦克第95、19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85营，同年4月配属给坦克第13军，在夏季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后和坦克第13军残部一道撤入伏尔加军区整补，重建工作从1942年7月持续到11月，随后参加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该旅在12月上旬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后被调入坦克第13军，月底调入预备队整补，次年1月改编为独立坦克第85团。

独立坦克第**55**团

1942年9月，苏军开始建立独立坦克团，每个团下辖2个中型坦克连和1个轻型坦克连，共装备T-34坦克23辆、T-70坦克16辆，全团人员339人。坦克第55团前身是1942年5月在克里米亚半岛全军覆没的坦克第55旅，同年5—6月该旅在斯大林格勒重建，7月配属给坦克第28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以西的防御战，9月下旬残部撤入伏尔加军区，1942年10月重建为坦克第55团，阿斯拉诺夫中校任团长。

坦克第**158**团

坦克第158团1942年4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成立时下辖坦克第348、34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58营。同年6月中旬调往西南战线，配属给坦克第13军。7月初，该旅重新装备了40辆KV-1型坦克，成为独立坦克旅配属给坦克第1军。7月至9月间又被多次配属给坦克第22军。直到9月底，坦克已消耗殆尽的坦克第158旅才被调入伏尔加军区，重建为坦克第158团并配属给机械化第4军。

坦克第**13**旅

坦克第13旅1942年7月下旬重建于斯大林格勒，最初下辖坦克第88营、8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3旅。同年9月配属给坦克第13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1月从该军调离。2月荣获“近卫”称号，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2旅。

喷火坦克第**235**旅

作为红军在二战期间组建的唯一一支喷火坦克部队，喷火坦克第235旅于1942年9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组建之初辖有第506、508、509三个喷火坦克营（每营装备坦克21辆）和摩托化步兵第235营。组建完毕后于10月下旬被送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在战斗中各营常被分配到不同的步兵部队执行任务，直至1942年底仍部分装备KV-1坦克。1943年1月，该旅参加了粉碎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随后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1旅。

坦克第254旅

坦克第254旅1942年7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最初下辖坦克第655、656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94营。成军后立即投入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短暂配属给坦克第2和第13军。在1942年秋天和初冬的大部时间里，该旅都被单独配属给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各军支援步兵战斗。1943年的头两个月，坦克第254旅参加了粉碎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战斗，同年4月调回伏尔加军区，从那时起至1944年11月，该旅辗转各军区承担训练任务，最后在莫斯科军区解散。

独立坦克第21团

独立坦克第21团1942年3月在莫斯科军区重建，最初下辖坦克第12营、第21营和摩托化步兵第21营，同年6月至11月在加里宁方面军和第41集团军地域内作战。1942年11月解散，基干部分被用来组建独立坦克第21团，配属给近卫机械化第2军。

参战德军部队

第6装甲师

第6装甲师是“天王星”行动后首支赶到顿河前线的部队，也是国防军中的老牌部队，1939年10月18日由第1轻装师 [6] 改编而来。该师成立于德国西北部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人是古萨克森人的后代，在公元775年曾顽强抵抗查理大帝的入侵，民族风气历来崇兵尚武，鲁尔地区的人则结合了莱茵人的敏捷和技术天分，这些地区为该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其历任师长中亦不乏名将，其中就有后来的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普纳、第8集团军指挥官维尔纳·肯普夫（Werner Kempff）、第16军军长弗兰茨·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非洲军军长冯·托马（von Thoma）和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埃哈德·劳斯。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该师隶属于第4装甲集群下属的第41摩托化军，在突破斯大林防线后推进至列宁格勒城下。1941年10月，该师被配属给第3装甲集群下属的第56装甲军，在“台风”行动及随后苏军的冬季反攻中遭到了巨大损失，直至1942年5月，山穷水尽的第6装甲师才被调至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休整。经历过苏联的寒冬，官兵们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所有人都得到了休假，一些官兵选择去大西洋或海峡沿岸度假，另一些则赶回家中以了相思之情。

师部
埃哈德·劳斯少将

第6装甲侦察营
昆廷少校

第57装甲工兵营
沃尔夫少校

第41坦克歼击营
内克瑙尔上尉

第76装甲炮兵团
格伦德赫尔上校

第1轻型榴弹炮营
休斯少校

第2轻型榴弹炮营
布莱赫上尉

第3中型榴弹炮营
格拉夫少校

第96防空炮营
未知

第82装甲通信营
绍尔少校

第11装甲团
许纳斯多夫上校

第4装甲掷弹兵团
马丁·乌尔莱茵中校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
佐伦科夫上校

第1营（4连制）
洛维少校

第2营（4连制）
贝克（博士）少校

第1营（摩托化）
雷姆林格上尉

第2营（摩托化）
克莱斯上尉

第1营（摩托化）
豪席尔德上尉

第2营（机械化）
库佩尔上尉



德军第6装甲师编制，1942年10月

连部
2辆Ⅲ号坦克
（50mm L/60）

装甲排
5辆Ⅲ号坦克
（50mm L/60）

装甲排
5辆Ⅲ号坦克
（50mm L/60）

装甲排
5辆Ⅲ号坦克
（50mm L/60）

轻型坦克排
5辆Ⅱ号坦克



1942—1943年第11装甲团轻型坦克连编制示意图

连部
2辆Ⅳ号坦克

装甲排
4辆Ⅳ号坦克

装甲排
4辆Ⅳ号坦克

装甲排
4辆Ⅳ号坦克

轻型坦克排
5辆Ⅱ号坦克



1938—1943年第11装甲团中型装甲连编制示意图



第11装甲团前任团长利希哈尔德·科尔上校



装甲侦察营装备的**Sdkfz 233**装甲车

在法国完成整编后，第6装甲师的装备远比此时在东线的大部分装甲师好，且师长及以下所有团、营级指挥官皆出自本师。从1941年9月起就代理师长一职的劳斯少将于4月底转正，原师长隆多夫则升任第16军军长。长期在参谋岗位上工作的冯·许纳斯多夫上校从广受尊敬的科尔上校手中接过了第11装甲团，弗朗茨·贝克则在4月份从1营营长的位置上平调至2营并于8月晋升为少校，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仍为2月份上任的一战老兵赫尔穆特·佐伦科夫上校，在东线接手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的马丁·乌尔莱茵也留任原职并于7月晋升上校。亚历山大·冯·格伦德赫尔·祖·阿尔滕斯坦-魏耶尔豪斯（Alexander von Grundherr zu Altenthan und Weyerhaus）从1940年12月起就出任第76装甲炮兵团团长，他于1943年2月11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在补充人员装备的同时，根据1942型装甲师的标准编制，第6装甲师与同样刚从前线撤下来的第7和第10装甲师一同接受改编。第11装甲团的改编工作依据战争时期武装部队编制的序列表第1103号作战兵力指导（K.St. N.1103; Kriegsstark Nachanweisung 1103）进行。该团由三营制改为两营制，每营下辖1个中型坦克连和3个轻型坦克连，中型坦克连（第4和第8连）装备IV号F2型和G型坦克，轻型坦克连装备III号J型、N型坦克，每个连都将增加1个装备II号坦克的轻型坦克排。 [7]



第6装甲师在法国训练时的留影



在法国训练的照片，第11装甲团在此换装了60倍径主炮的III号坦克



第23装甲师的军官，注意装甲上隐约可见该师的师徽——埃菲尔铁塔

其他的变动有：第6步兵旅被撤销，下属的2个步兵团被重编为装甲掷弹兵团，只有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装备了半履带装甲运兵车；第6摩托化营与第57侦察营合并为第6装甲侦察营[8]。第78炮兵团第1营、第41坦克歼击营第1连、第57工兵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连同第11装甲团一起，构成了第6装甲师的核心力量，这也是日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雏形。在图上推演和法国土地上的演习中，以上单位构成的战斗群均是该师的核心。

截至10月底，第11装甲团拥有75辆装备着50毫米42倍口径KwK 38火炮或50毫米60倍口径KwK 39火炮的III号J型坦克，32—35辆（另有一说为30辆）III号N型坦克（也叫III号突击坦克，与以往改型思路不同，N型退出了主战坦克的舞台，转作支援步兵火力的步兵坦克）装有早期IV号坦克换装长身管75毫米炮后留下的短身管75毫米24倍口径KwK 37坦克炮，可发射高速破甲弹和高爆弹。第6装甲师接收到的IV号坦克主要为F2型，苏德战争初期德军急于为IV号坦克换装75毫米KwK 40 L/43型火炮，而专门为装备该型火炮而研制的G型车体又未能赶上研发进度，于是便利用F型车体进行改装。这个变型共生产了175辆，加上改装的25辆，总共200辆，它也是第一种能在东线战场上与T-34匹敌的苏军的德国坦克。总体来说，德军坦克在火力上仍然没有占到优势，III号坦克50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只有在800米的距离上才能击穿T-34的装甲，而后者却可以在1500米内击穿任意一款德军坦

克。因此在坦克战时德军常常采用倒三角队形：两个装备III号坦克的装甲连冲在前，一个装备IV号坦克的中型装甲连在后面做远程火力掩护。



第76装甲炮兵团团长格伦德赫尔上校



III号J型坦克，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生产，戴姆勒-奔驰、亨舍尔、阿尔卡特和维格曼等工厂共生产了2616辆该型坦克，是III号坦克产量最大的改型



III号N型是III号坦克系列的收尾之作，除装备各个装甲师外，还被装备到重装甲营，以避免虎式坦克遭苏军步兵反坦克手的袭击；此外III号N型坦克还被分配到机械化步兵师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IV号G型坦克与F2型的后期型类似，正面加装了30毫米厚的附加装甲，主炮炮口也换装新式的复孔式制退器。到了1943年3月，车体的侧面及炮塔都额外加装50—80毫米厚的裙甲以抵抗反坦克步枪的进攻；后期型换装7.5cm KWK40 L48型坦克炮，威力更强



第6装甲师侦察营的标准装备，**Sdkfz 250**装甲运输车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急于为Ⅳ号坦克换装**7.5cm KWK40 L43**型火炮，而专门为装备该型火炮所研制的**G**型车体又未能赶上研发的进度，于是便利用**F**型车体进行改装，并称之为**F2**型。这个变型的生产从**1942**年**3**月持续到**7**月，共生产了**175**辆，加上改装的**25**辆，总共生产了**200**辆。它也是第一种能在东线战场上与**T-34**匹敌的苏军的德国坦克



150毫米口径自行火炮，每个装甲掷弹兵团装备有6门



第6装甲师的纪念碑，最上面一层可以看见第11装甲团的字样，最下层可以看见骑兵的标志，这揭示出了第6装甲师和骑兵部队的渊源

新补充进来的4200辆卡车状态也非常一般，官兵们迫切希望得到大量越野车辆，但是最后大多数仍以民用车辆替代。后者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军队的需要，不仅操作复杂，发动机功率小，传动轴强度也有问题。随后的作战表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密布的干河床和沟壑足以令这些车辆止步不前。此外，用来牵引火炮和坦克的履带牵引车辆也未能补齐。在火炮方面，每个装甲掷弹兵团都得到了一个装备6门150毫米重步兵炮的步兵炮连，以取代先前的75毫米步兵炮。其中两个营各下辖3个装备4门le.F.H型105毫米野战榴弹炮的炮兵连，第三个营下辖3个装备4门K 18型150毫米加农炮的炮兵连。第41坦克歼击营的一个连装备了以II号坦克底盘改装的反坦克歼击车（即“黄鼠狼”坦克歼击车），其余连队装备48倍径的Pak 40型75毫米牵引式反坦克炮。[9]

根据时间表，第6装甲师将于8月1日做好战斗准备。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9个月地狱般的战斗，该师士官和军官的损失仍在可以恢复的范围之内，甚至还于1942年7月10日被抽调出第11装甲团2营的一部分骨干军官和士官去组建第202装甲团第3营，后来他们随着该团一起被编入了第26装甲师。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个小插曲，一是8月19日盟军在迪耶普展开的登陆战，不过这场战役未及动用该师就结束了；二是装甲兵在等待他们新装备到来期间，对法国的“索姆”S-35型坦克（全重20吨，装备47毫米主炮）和“霍奇斯基”H-35/39型坦克（全重12吨，装备37毫米主炮）进行了临时性试验，意在测试两种武器在防御战中的价值，在此之前，这些缴获的法制坦克曾被用于后成立的几个装甲师——例如第23装甲师——的训练活动。 [10]

第17装甲师

第17装甲师的前身是1936年10月在巴伐利亚州成立的第27步兵师。为准备计划于次年春季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11月1日，该师在接收了来自第2装甲师的部分官兵后被正式改编为装甲师。第17装甲师是国防军少数几个从始至终都在东线作战的装甲部队。1941年6月22日，该师作为第47摩托化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师长冯·阿尼姆将军就在战斗中负伤，他的继任者冯·韦伯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阵亡，随后德军装甲部队的元老级人物冯·托马接手该师直至阿尼姆伤愈归队。

第17装甲师在穿越苏联边境后，横越布格河直抵明斯克以南，曾在单日战斗中击毁100多辆苏军坦克。在“台风”战役中，该师经奥缪尔向图拉推进，意图包围该城，最终止步于莫斯科东南120公里处。1942年初夏，第17装甲师在前线后进行休整，补充了50辆III号和IV号坦克，9月在奥缪尔地域参加了一些次要方向上的战斗，随后在博尔霍夫地域充当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拥有45—50辆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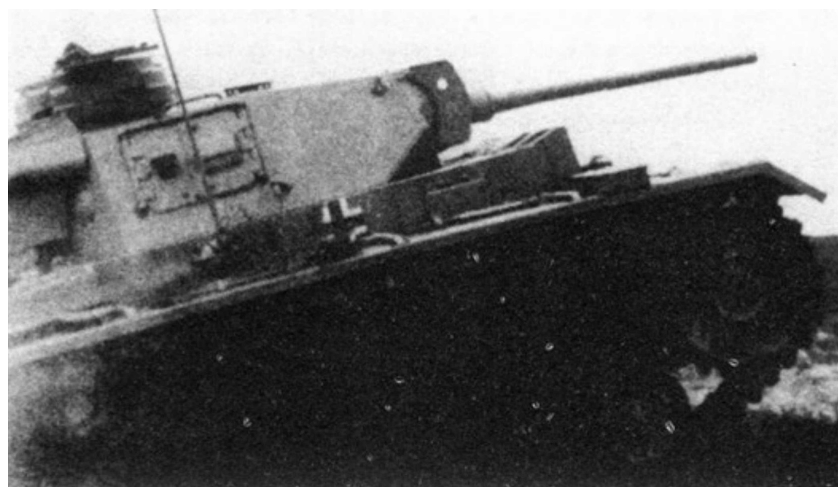
第23装甲师

第23装甲师已经在高加索地带进行了数月激烈且损失惨重的战斗，只有30辆坦克并且士兵非常疲惫。该师1941年9月21日组建于法国巴黎，是战争后期德军战果最为辉煌的装甲师之一。由于成立较晚，这个师并未赶上“巴巴罗萨”行动及其后的几次重要战役，直至1942年4月才作为第40装甲军的一部分参加了“蓝色”攻势。该师顺着德军的攻势经由哈尔科夫、库班一路推进到今天格鲁吉亚的格罗兹尼。随后，为了参加“冬季风暴”行动，该师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剥离出来，在进行部分补充后加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12月24日该师启程前往顿河。根据第57装甲军发布的第1号命令，第23装甲师将在萨尔河后方，阿

特曼斯卡亚至雷蒙特纳亚之间的地域集结，并与已经部署于此地的空军第7高炮团协同作战。与第6装甲师不同，该师装甲团仍保留着三营制，只是在撤出高加索时对部分单位进行了裁撤合并：

第23装甲侦察营被解散，1连（SPW连）被加强给了第128装甲通信营，3、4连重整为一个新的摩托化步兵连，作为独立单位加强给了第128装甲掷弹兵团，格拉夫·芬肯斯泰茵（Graf Finkenstein）中尉出任连长。该营的剩余部分被几个步兵营平分，营长冯·库诺沃（von Kunow）上尉被调入师部。

第23装甲掷弹兵旅旅部被解散，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的2个营合并为新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斯特林（Stetting）上尉任营长。第126装甲掷弹兵团被暂时解散，2营重整为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为德林（Doring）上尉，装备装甲运输车的1营成为师直属部队，团长布鲁赫纳（Bruchner）上校被调离该师，团部仍被保留。[11]



演习中的长管III号坦克，第**6**装甲师有该型坦克**75**辆



演习中的75毫米长管IV号坦克，第6装甲师有该型坦克24辆

第15空军野战师

1942年11月25日，该师与第6装甲师第一次出现在最高统帅部的地图上，组成人员大部分来自第4航空队。在“冬季风暴”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这支部队仍在科捷利尼科沃以南进行组建，部分单位作为支援单位赶赴前线。该师还未完全建成就卷入了战斗并遭受了巨大损失，1943年3月在第7、8空军野战师残部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在塔甘罗格（Taganrog）再次遭受重创后被解散，余部并入第336步兵师。和其他大部分空军野战师一样，第15空军野战师战斗力极弱，自始至终都没发挥什么作用。

参战双方比较

关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就苏方观点而言，以德波林主编的苏联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的叙述最为典型：“反突击开始前，这个突击集团共拥有三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五个步兵师、两个空军野战师、两个骑兵师，以及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的分队和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虎式’坦克营……德军为解救斯大林格勒守军共出动12.4万人，坦克650辆、火炮852门、飞机500架。”[12] 这个数字很明

显是按照苏军一贯的思路计算出来的，在评估当面德军实力时，先根据编制表算出满编时的兵力，再结合战况和侦察结果进行加工，其结果往往远高于实际情况。

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第57装甲军、罗马尼亚第6和第7军，包括3个德军装甲师、1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正在组建的空军野战师、4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2个罗马尼亚骑兵师。齐装满员的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在完成整补后装备有II号坦克21辆、III号坦克105辆、IV号坦克24辆，指挥坦克9辆，共计159辆 [13] ；第41坦克歼击营有马德尔III坦克歼击车6辆 [14] 。在经历12月3日至4日的前哨战之后，可用坦克下降至115辆，坦克歼击车下降至5辆。随着故障和战损坦克陆续得到修复，12月7日的可用坦克数又恢复到139辆（21辆II号、66辆长管III号、26辆III号N、23辆IV号和3辆指挥坦克） [15] 。该师配属有1个突击炮营，装备有42辆III号突击炮，但到达时间较晚。其他单位实力基本完好，波赫勒宾一役中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及其配属的炮兵和反坦克部队受到一定损失，但是显然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相较之下第23装甲师就要寒酸多了，第201装甲团11月18日从高加索撤出时还剩下多少坦克已经不得而知，被广泛采信的顿河集团军群12月5日的记录是69辆（11辆II号、32辆III号、26辆IV号） [16] 。艾伯特·西顿给出的数字也差不多（63辆），也有一说为40辆（5辆II号、27辆III号、8辆IV号），格兰茨则采用了最少的数字——30辆（4辆II号、17辆III号和9辆IV号）。北上途中蒂尔曼（Tilmann）上尉的第201装甲团2营在萨利斯克（Salsk）获得了22辆装备48倍径75毫米主炮的IV号坦克，坦克团重组之后，其下属的三个营每个都装备有36辆可投入作战的坦克，总计保有量应当在108辆左右。 [17] 保罗·卡雷尔给出的数字则是93辆 [18] 。各装甲掷弹兵营在高加索的损失一时难以补充，有的营作战兵力已经降到了200人以下，实力较强的也不超过400人。SPW营有装甲运兵车60辆，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交还了3门75毫米牵引反坦克炮，接收了12门相同口径的自行反坦克炮。

1942年11月18日，第17装甲师装备有9辆II号坦克、30辆III号坦克、18辆IV号坦克和3辆指挥坦克，总数为60辆。另有一说为坦克54辆，装甲掷弹兵2300名 [19] 。不过据师长埃特林将军回忆，他的师南下赶赴斯大林格勒时只有30辆坦克，没有装甲车，只有1—2辆侦察车，由于30%—40%的卡车正在大修，每个营都必须有一个连步行行军，这些倒霉的连只得凑成一个新营跟在全师后方，一个维修连甚至把维修车间都留在了奥缪尔。 [20] 第17装甲师有一些“稀罕货”，包括5门罕见的Pak 41型反坦克炮，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锥膛设计，发射的钨芯穿甲弹可以在1000米距离上以30度角击穿94毫米的装甲。该师还有5

门缴获的苏制76.2毫米F22型反坦克炮，其正式编号为Pak 38（r）[21]。战争期间德军曾大量起用两种苏式火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苏联的1936年式76.2毫米野战炮，这种火炮在开战之初曾被大量缴获，德国人进行改装之后即将其重新投入苏德战场作为反坦克火炮使用，这种火炮性能不算太好，却相当适用，配上德国人设计的改进型弹丸并将药室加大以后，它的性能变得非常可靠；另一种是1939年式76.2毫米野战炮，它是前者的改型。



1941年**5**月准备参与巴巴罗萨作战的第**6**装甲师下属第**65**装甲营的IV号坦克。由于第**6**装甲师是由轻型师改编而来的，因此其所装备的坦克在质量上不如早期成立的装甲师（如第**1**、第**2**和第**3**装甲师）。注意坦克正面醒目的白色**“XX”**标记，这是第**6**装甲师的标志

综上所述，发动进攻的两个装甲师共计装备有坦克约232辆（另一说III号109辆、IV号32辆），加上在解围开始一星期后才投入战斗的第17装甲师，第57装甲军共有坦克292辆、轻型野战炮27门、重型野战炮21门、75毫米及相似口径的反坦克炮40门、57毫米口径炮21门、37毫米口径炮6门。

在解围行动开始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已经部分恢复了战斗力，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有39000人，但作战部队只有12000人。也有资料指出罗马尼亚第6军兵力约为3000人，编入波佩斯库战斗群（Dumitru Popescu）的骑兵第5和第8师约4500人。罗马尼亚第7军下辖实力保存相对较好的第4步兵师、克里斯塔集群和由第1、第2步兵师残部整编的新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3支部队的作战人员共计8600人，拥有反坦克炮35门。[22] 如果不考虑其中大部分都是口径为37毫米或47毫米的德军淘汰货的话，这也许算得上是一支可观的力量。此外，还有

一个混合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潘维茨战斗群，根据12月22日的统计，该战斗群包括第29摩托步兵师战地补充营、雷蒙特纳亚警戒队、1个装甲连、2个罗马尼亚摩托化步兵连和2个突击炮连，共有8辆突击炮。

在苏联出版的各类文献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重型坦克是否参加了解围作战的问题。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中，都有德军在解围作战中使用虎式重型坦克的记载。在萨姆索诺夫的著作中有这样的片段："12月16日，敌人在上库姆斯基地区、近卫第2集团军占领的地段上以及第51集团军正面上的第一舒托夫 [23] 地区内集结了主要力量。敌人仍不放弃解除对第6集团军封锁的企图，鏖战在上库姆斯基进行着，装备有新型虎式重型坦克的第65营支援第6装甲师的进攻。" [24] 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也煞有其事地写道："这种虎式坦克的装甲厚达100毫米，并装备有火力强大的88毫米火炮，这种坦克在苏的战场上还是首次使用。" [25] 这一说法也被第51集团军战史所采用，文字几乎如出一辙。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德军将领的回忆中竟然也出现了虎式坦克。在《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一书中，蔡茨勒说道："（解围行动的）总指挥官是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将军。归他指挥的有三个多少算是满员的装甲师，一支实力薄弱的步兵部队担任侧翼掩护，以及一些包括虎式坦克营在内的总司令部直属部队。" [26] 两方说法互相印证，也就难怪虎式坦克参加解围作战的误传一发不可收拾了，即便是在近几年关于德军重型坦克研发使用情况的研究比较深入之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关于"冬季风暴"行动的文章在不断引用这一说法。 [27] 事实上，正如许多资料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虎式坦克在东线的首次登台是在列宁格勒地域，而第一次出现在东线南段的虎式重型坦克来自第503重装甲营，该营前两个连于1942年12月21日装车东进，次年1月5日才投入战斗，这一点可以为第503重装甲营成员弗朗茨-威廉·洛赫曼博士的回忆所证实："……我们碰到了很多从东面撤下来的部队，比如第17和23装甲师、第16摩托化步兵师和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从1943年1月5日开始，我们就投入到了持续不断的战斗中……" [28] 可见根本不存在重装甲营参加解围作战的可能。



冯·里希特霍芬（右）。他的第4航空队负责为东线南部的德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那么这个1942年12月出现在阿克塞河两岸的“重型坦克营”源自何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标明的资料引用来源是“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220，卷宗类目445，卷11，第447张”。这份资料的真正面目很可能是机械化第4军12月16日的作战记录。文中提及的第65装甲营是德军早期建立的装甲部队之一，1937年10月12日成立于德国森讷拉格（Sennelager）地区，被配属给第1轻装师也就是第6装甲师的前身。因此第65装甲营极有可能是苏军使用旧有情报判断当面之敌造成的混淆，也不排除是宣传机构或被俘德军官兵为混淆苏军视听而有意为之的。而前线官兵所目击到的虎式坦克，有人推测是当天刚刚赶到的突击炮，但两者外形相去甚远，真相恐怕是永远无从知晓了。

为解围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4航空队，它的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上

将在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战斗中与曼施泰因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负责支援第57装甲军的是菲比希的第8航空军和普夫卢格拜尔的第4航空军，战斗机部队包括JG 3联队和JG 52第2大队，装备Bf 109G2/4/6，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部队为StG 2、SG 1和ZG 1联队。菲比希将军还从执行空运任务的KG 55和KG 27两个联队抽调了一部分He 111去执行近距离对地支援任务，他认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这些轰炸机的支援下取得的战术胜利远比多往包围圈中送几吨物资更有价值。12月9日，第4航空队下达命令，一旦第57装甲军开始进攻，第4航空军就将所有可用力量总计179架飞机（不包括侦察机）投入战斗，以确保装甲师能够冲到泽蒂（Zety）和上赞里钦斯基（Werchne Zarizinskij）附近的高地。而在第48装甲军开始进攻后，空中支援的重心就移往奇尔河方向，这一地域目前正由第8航空军负责。

“天王星”攻势发动时，JG 3联队部、第1和第2大队正驻扎在包围圈内的皮托姆尼克和古姆拉克机场，其中一支小队直到1943年1月7日方才撤离。第3大队在解围期间先后驻扎在莫洛索夫卡和塔特辛斯卡亚（Tatzinskaja）机场。12月15日，JG 3在包围圈内的大部分飞机转往莫洛索夫卡和塔特辛斯卡亚机场与友军汇合，随后投入到了解围攻势中。

苏军宣称双方力量对比大致如下：我方34000人，敌人76000人；坦克是我方77辆，敌人500辆；76毫米和口径更大的火炮和迫击炮我方是147门，敌人340门。[29] 第51集团军宣称火炮数有所差别，己方为319门火炮和迫击炮，轴心国部队为510门。萨姆索诺夫据此断言“（德军）人数和火炮是苏军的两倍，坦克则是六倍以上”。平心而论，第51集团军实力的确相当薄弱，在140公里长的战线上仅有步兵第302、126、91师和骑兵第4军，装备各型火炮和迫击炮总计419门。平均下来，每个师兵员近4000人，分摊的防御正面宽达28公里，每个连兵员仅有30—50人，而每公里只有坦克0.5辆，火炮和迫击炮3门。[30] 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苏军习惯于将战斗力较强的装甲和炮兵部队留作预备队，战时再“按需分配”。正如霍特所言：“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前线苏军的实力，但我们总是低估他们的预备队。”前面给出的数字很明显只算上了第51集团军自己的坦克部队，而忽略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预备队，例如坦克第234团的39辆坦克、喷火坦克第235旅的KV-8喷火坦克以及机械化第4军的坦克。根据12月1日的统计，机械化第4军有官兵11703名，T-34和T-70坦克79辆，BA-64装甲车97辆，卡车1244辆。[31] 而他们在计算德军兵力时，不仅涵盖了近40000名罗马尼亚官兵，还算上了第15空军野战师的10000名闲卒。

近卫第2集团军更是1942年12月东线最为完整的部队之一，共有官兵90564人。其中近卫步兵第1军有35764人，近卫步兵第13军有37664人，近卫机械化第2军有17136人，坦克有200辆。[32] 在从坦克第5集团军抽调的坦克第7军（KV-1型20辆、T-34型41辆、T-70型31辆，共92辆）和最高统帅部直接调拨的机械化第6军赶到之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很快就在兵力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苏军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兵力不足，补给问题自反攻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们。直至11月底，受伏尔加河流冰的影响，突击第5集团军、第51集团军以及坦克第7军的物质保障都很不足，弹药和燃料特别短缺，这势必会影响部队的作战效能。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德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漫长而暴露的补给线不仅受到泥泞道路的拖累，还时常受到苏军对地攻击机和轰炸机的威胁。

---

[1]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11

[2]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486

[3] 罗德奖学金，1902年由赛西尔·罗德创立，是英国大学历史最长、声誉最高的奖学金，每年都在13个国家选取85名优秀大学生去英国牛津攻读，获得者将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学习两到三年。

[4] 安东尼·比弗．保卫斯大林格勒．何旋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204-205

[5] 奥·阿·洛西克．苏军坦克兵作战经验1941-1945．刘名于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54

[6] 轻装师是装甲兵和骑兵竞争的产物，德军先后组建了5个轻装师，后来分别改编为第6—10和第21装甲师。

[7] 某些资料中称这些排并没有实际配备，但是在“冬季风暴”行动中确实有装备II号坦克的轻型坦克排执行过侦察任务。

[8] 该营由装备装甲侦察车的侦察兵和装备半履带装甲车的装甲掷弹兵组成，故而有时也被简称为SPW营。

[9]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1

[10] 配属给第6装甲师的还有以下单位：“比肯贝尔”（Biekenbiehl）警戒分队（由辎重部队编组而成，装备有1辆装甲车）、“普罗斯科沃斯基”（Prosskowski）警戒分队（由1个卫生连、车辆修理单位和德国空军建设营的人员编组而成，配属有若干突击炮）、“博卡”（Bocca）营（罗马尼亚部队，大约有450名步兵，配属有若干辆突击炮）。

[11] 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3

[12]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2

[13]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8

[14] Robert Forczyk. Tank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Schwerpunkt.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2014

[15] 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16] Dana V. Sadarananda.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1990

[17] 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5

[18] 保罗·卡雷尔．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下卷）．小小冰人译．北京：北京艺术与电子科学出版社，2013．554

[19]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20]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63

[21] “r”代表缴获。

[22] Army Group Don Records，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23] “第一舒托夫”在本书中译为“舒托夫1号”。

[24]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25]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6] 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申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 2009年出版的《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上的胜利》一书曾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见该书第140页。

[28] 弗兰茨-威廉·洛赫曼等编著．第503重装甲营全史．陈星波、林立群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84

[29]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04

[30]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31]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32]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第二章

风雨前夕

干得漂亮！第6装甲师！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　赫尔曼·霍特

重返东线

经历半年的休整后，第6装甲师开始为重返前线做准备，11月5日，前往东线的调令正式下达，各部开始接收冬季作战所需的人员和车辆装备。就在此时，急转直下的北非战事差点改变了该师的命运。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陆军总司令部曾一度决定将该师运至法国南部，但随后命令再次更改，后出发的部队直接绕过巴黎前往东线，而已经运抵法国南部的部队也于11月14日更换机车头后转而东进。就这样，齐装满员的第6装甲师乘着78辆军列踏上了重返东线的旅途。军列绕过巴黎，穿过德国西部，在奥得河畔迎来了第一场雪。此时“天王星”行动还未展开，该师的目的地暂定为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米列罗沃（Millerowo）一带，任务是在仆从国军队绵长的战线后方集结，充当B集团军群的预备队。



被颠覆的德军列车。游击队给运输状态下的德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运输途中的第11装甲团6连，1942年11月12日摄于戈梅尔

劳斯预见到，此次运输第6装甲师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防范游击队的破坏活动，二是做好在前线甚至是火线卸车的准备。

从布列塔尼到顿河，运输全程长达4000公里，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军队调动不可能完全避人耳目，尤其是游击队的耳目。军列经由巴拉诺维奇开进了游击队的天堂——白俄罗斯，广袤的森林一直延伸到戈

梅尔（Gomel）地域。在普里皮亚季[1]广阔的森林沼泽地带，平均每列搭载50部车辆的火车极易成为游击队的盘中餐。望着散布在铁路两旁的损毁的火车头和骡马拖车，官兵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关于游击队员们在这一时期的活跃表现，可以从朱可夫的回忆录中了解一二："当时，德军极端缺乏预备队。能够拼凑到的部队在漫长的交通线上极其缓慢地前进着。而在苏军后的我方游击队，了解德军为什么匆忙向南方调动，因而竭尽全力阻止德军前进。我国英勇的爱国者，不顾法西斯极其残暴的恐怖，不顾敌人所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颠覆了几十列运送希特勒匪军的列车。"



时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朱可夫元帅

漫长而又缺乏保护的铁路线是游击队最易下手的目标，他们或是炸毁铁轨，或是在铁轨上放置障碍物使列车脱轨，更有甚者直接放置地雷炸毁列车。解决的办法是在列车前面加装“除障堆”——有时候是两到三节空车厢，不过更多时候是盛满沙子的马车，后者无疑要经济一些；像火炮和坦克这样的重型装备是游击队最为青睐的目标，运载它们的平板列车缺乏保护，德军一般仅仅使用帆布对火炮和坦克进行简

单的遮蔽，这样做不仅收效甚微，还给驾驶员们增添了额外的工作（为防止游击队夜袭，每个晚上坦克队成员们都要再次揭去帆布以便让坦克做好战斗准备）。在短促的交火中，坦克装甲车辆很少有出场机会，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布置在各处的移动滑道快速卸载，在抵达科捷利尼科沃西南后，由于沿线各车站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无法容纳更多列车停靠，第11装甲团的几个连也是采用此方法直接在野外完成卸载的。装甲车上装备的20毫米口径机关炮发射的曳光弹原本被用于矫正弹道，但是它对人体恐怖的杀伤力也可以对游击队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



搭载在平板列车上的装甲部队。图中的坦克属于第19装甲师



运送装甲部队的平板列车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在准备运输的过程中，劳斯不顾民政铁路部门的反对，坚持进行武装押运。人员物资不再像往常那样尽可能紧密地装载，而是按照作战需要以一定比例混合装车，每列火车上的人员装备均可以单独投入战斗。这样一旦遭遇游击队的大规模袭击或是在下车时遭遇正规军的攻击，单独一列火车上运载的部队就可以独立组建战斗群，支撑到援军抵达。车厢两侧遍布值班的士兵，时刻监视着铁路线两侧的风吹草动。刹车员的位置上都布置了机枪，列车上甚至还加装了为夜间作战所准备的探照灯。官兵们不断演练反游击战术，在遭遇袭击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行动、集结、防御。列车出现故障时，伴随部队行动的铁路职工会进行维修，必要的时候工兵部队也会搭把手，其余的官兵则就地警戒，同时组织巡逻队对附近进行搜索以确保安全。

事实证明，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游击队对部队调运的影响可以大大降低。在一次奇袭中，游击队连续破坏了多段铁路并发起猛烈攻击，第76装甲炮兵团因此损失了一名营长和若干士兵，但连同遭袭军列在内，整个运输过程中所有装备均未遭受损失，列车也几乎没有晚点。这些措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确保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集结地域能够向前延伸至阿克塞河，缩短了与斯大林格勒的距离，节约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运输状态下的坦克用防控网等进行了遮盖，但是这一招对游击队并不怎么有效

被隆隆的大西洋海浪冲刷着的布列塔尼海岸、映射着秋日阳光的凡尔登草原、金光灿烂的教堂和尖顶高耸的城堡，所有这一切美景，都已成为即将奔赴战场的第6装甲师官兵心中一个遥远的梦。现在，从斯大林格勒传来的消息主掌着所有的谈话内容，尽管车厢中的士兵们对于整体局势并无清楚的认识，但是那条爆炸性的消息却不难理解：11月21日，一支颇具规模的德军部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并且苏军还在试图向亚速海推进，以截断A集团军群的退路。军官们心下已定，第6装甲师迟早将在这一地区投入战斗。短短十几个昼夜之后，列车就穿过了德国东部边境，穿过了广袤的森林和草原，穿过了一望无际的平原与丘陵，穿过了缓缓流淌的小溪与河流，在哈尔科夫渡过顿涅茨河后开进了米列罗沃地域，接着又在罗斯托夫渡过了顿河，最后所有军列都在萨利斯克（Salsk）转向东北方。现在，此行的目的地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斯大林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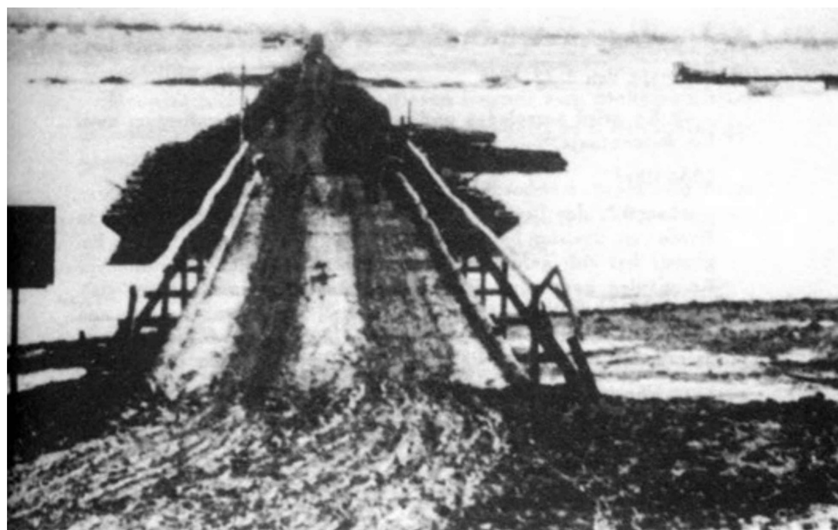
劳斯将军和参谋们在一起，手中拿着一份大比例尺地图

11月24日，劳斯少将奉命前往停靠在哈尔科夫车站的曼施泰因专列，后者“用一种忧郁的语气来描述着当前的战局”，然后通知他第6装甲师正式划归第57装甲军指挥，在米列罗沃下车的命令已被取消，该师新的目的地是科捷利尼科沃东南。随后，劳斯就搭乘着曼施泰因的专列前往罗斯托夫。11月26日晚，先头军列经过第4装甲集团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济莫夫尼基，疾驰的火车跳过了所有车站，有人注意到，沿途铁路线上的叉轨支线都被用火车头封死了。

每次停车时，好奇的官兵们都迫不及待地打听“可能的终点站”是哪里，最靠谱的答案是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将军给出的，他告诉劳斯“至少今天早上还是科捷列尼科沃”。在德军高级指挥官中，唯有霍特从去年夏季起就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苦战。就在苏军南北两路大军在卡拉奇会师的前一天，霍特还与保卢斯在塔特辛斯卡亚讨论战局。

他介绍的态势比曼施泰因给劳斯留下的印象还要糟糕：得到坦克加强的骑兵第4军已经突入到顿河以南，其先头部队几乎已经穿过了阿克塞河南岸，两个隶属于第51集团军的步兵师正沿铁路线两侧向科捷特尼科沃缓慢推进。另有情报指出两个坦克军正在阿克塞河北岸集结，可能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稳定后发起进一步攻势。第4装甲集团军根本无力阻挡任何攻势，顿河南岸“只有几个刚刚从高加索撤下来的空军高射炮连”和“罗马尼亚第6军军部连同警卫连共计30人”。在更加遥远的草原深处，罗马尼亚第5和第8骑兵师残部共计约1200人正在后撤。

前线早已不复存在，事实上，在整个地域内没有一个独立的德军单位能进行哪怕是短暂的抵抗来阻止苏军的前进。罗马尼亚师散布在卡尔梅克大草原边缘一条非常宽广的战线上，它们的反坦克能力向来令人绝望，因此苏军坦克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他们的防线，甚至连霍特的指挥部都险些遭殃。劳斯还得知，第23装甲师正在赶来，两天前该师的第一批部队离开德苏里卡乌（Dsuarikau）一带的作战地域，前往普利奇波斯卡亚（Prischibskaja）、颇里奇蒂尼（Prochladnyi）和纳尔奇克（Naltschik）登车。但这只能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该师“只有两个虚弱的团，而且只有火炮没有坦克”[2]，再次投入战斗之前将不得不先在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以南的萨尔河后方休整。



第6装甲师正在通过顿河上的浮桥

第6装甲师的官兵们对此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正在放缓的车速和各车

次保持目视距离开进的做法，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们战斗不再遥远。火车尖叫着快速前进，从布列塔尼出发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士兵们在冰冷的车厢内没法洗漱，连伸直躺平都成问题，如此持续450小时之久，恐怕也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运输恐惧症”（Transportkoller）了。此时此刻，全体官兵无不渴望尽快下车。

11月27日——首战科捷利尼科沃

围绕解围行动所展开的战斗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年11月27日至1942年12月11日，第6装甲师和骑兵第4军争夺科捷利尼科沃地域的战斗；第二阶段，1942年12月12日至12月29日，许纳斯多夫和第51集团军争夺上库姆斯基的战斗；第三阶段，1942年12月20日至1942年12月23日，苏德双方围绕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所进行的攻防战。在第一阶段，即从11月27日第6装甲师抵达科捷利尼科沃到12月11日进攻准备最终完成之间近半个月的时间里，第6装甲师和骑兵第4军在阿克塞河南岸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争夺解围行动的出发阵地，战斗以德军的暂时胜利告终。

11月27日黎明时分，先头列车已经爬上萨尔河与阿克塞河谷之间的最后一个山丘，在到达科捷列尼科沃前的最后一站——塞姆特齐尼亚（Ssemitschnaja）[3] 时，咖啡的香味从野战厨房传来。车厢中慢慢醒来的士兵们高兴地看到吱吱作响、颠簸不止的车厢生活就要结束了，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铁路运输后，他们无不希望在卸车的小镇上好好休息一番。在塞姆特齐尼亚车站，先头军列与一长列反向开来的列车相遇，伴随着吱吱的刹车声，两列火车缓缓地停了下来，第6装甲师的官兵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询问科捷列尼科沃的近况，答复似乎还是令人放心的：“两列准备撤退的火车正在等待你们的到达，它们将是最后离开这个城镇的列车。除了偶尔飞过几架敌机外，我们没有看到其他苏军。城里再没有别的德国士兵了，只有一些老人看守着车站。小群的、没有武器的罗马尼亚人像绵羊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城郊的俄国人看见我们撤出村子既惊讶又遗憾，这些人一向彬彬有礼，时刻准备着提供帮助，他们将会很高兴地看见你们的到来。”[4]

火车再次开动了。很快，坐落在阿克塞河谷中的美丽小城科捷利尼科沃就映入了官兵们的眼帘。该镇坐落于阿克塞河沿岸的洼地中，河流从东南方流经该地后折向正北方注入顿河。河两岸是垂直于铁路线的绵亘高地群，城镇西侧则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高地，海拔140米左右。两天前这里还是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指挥部，城镇边缘竖立

着一座凯旋门，用来装饰的花环已经枯萎。远远地可以望见门上用罗马尼亚文雕刻的巨幅标语——“欢迎你们到来！”。极富戏剧色彩的是，几个月前通过该门的罗马尼亚军队现在已经被包围在了距此190公里外的斯大林格勒，正等待德军施以援手。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又有人在科捷利尼科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就在列车上的士兵们还在猜测门上那行罗马尼亚标语的含义时，列车已经隆隆地驶入车站。突然间，雨点般落下的炮弹撕碎了这里的宁静，大地颤抖起来，四面八方都是被爆炸抛向空中的黑色土壤，仿佛凭空出现的炮弹在几分钟内就给德军带来了第一批伤亡。与此同时，徒步作战的苏军骑兵高喊着“乌拉”，涌出车站两侧的建筑物，直奔火车而来。见此情景，掷弹兵们纷纷从车厢上跳下，机枪和半自动步枪鸣响起来，在车厢顶部向从两侧靠近的棕色身影倾泻火力。

在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乌尔莱茵上校的带领下，步兵的刺刀伴随着手榴弹一起冲向苏军，残忍的肉搏战随即展开，不到一小时的功夫，第6装甲师的掷弹兵们便从骑兵的手中夺下了这座车站，继而开始扫荡火车车厢、建筑物和该地区其他铁路设施内的残敌。苏军炮兵早已将车站出入口的射击诸元标定，现在弹着点正向着火车站的中心转移，试图摧毁停在那里的满载物资的列车。身着便衣的炮兵观察员隐藏在车站周围，总能将由两或三个炮兵连投送的火力以难以置信的精准度引导至最为重要的目标。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炮火戛然而止，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担心这只不过是苏军炮兵在挑选新的目标，然而炮火就这样沉寂了下去。突如其来的火力急袭给德军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第4装甲掷弹兵团下属的工兵排随即进行抢修，民政铁路人员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以后也立刻投入到了修复工作中去。

劫后余生的官兵们很快就知道了炮火突然沉寂的原因。原来，战斗爆发时赫尔穆特·冯·潘维茨（Helmuth von Pannwitz）上校碰巧在科捷列尼科沃东边的一个坦克维修点中，意识到车站和村子内的友军面临着巨大威胁，他急忙征用了维修站里包括6辆坦克在内的所有可用车辆，由维修站内的勤务人员驾驶着赶往苏军火炮阵地。这支临时拼凑的战斗群沿着铁路路基两侧的树篱悄悄前进，突然出现于敌军之后。苏军炮手的惊讶之情不亚于科捷利尼科沃车站内的德军掷弹兵，战斗群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毁坏的火炮残骸、弹药和火炮牵引车现在被倒毙在地的炮手们环绕着，他们为发动这次火力急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潘维茨战斗群毫发无损地返回了维修点，他们的英勇行为挽救了科捷列尼科沃的友军，对此劳斯将军深情地回忆道：“这一天，在这一事件中，这些维修人员已经证明了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捶打、装配、钻孔和驾驶，还知道如何去战斗，第6装甲师的

官兵们至今仍然难以忘记这些维修工。英勇的冯·潘维茨和他的战士们受到了他们完全应得的勋章，他们立即成为了第4装甲掷弹兵团士兵们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战士们生死与共的兄弟，是他们帮助士兵们脱离险境。”[5]



派尼维茨战斗群指挥官赫尔穆特·冯·派尼维茨上校，他在哥萨克人中颇具声望

接下来，劳斯要求后续军列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车站，小小的车站很快就停满了陆续开来的列车，塞姆特齐尼亚和雷蒙特纳亚车站也是如此，几座小型车站根本无法容纳多达78列火车同时停靠装卸。如果按

照惯例让所有列车在科捷利尼科沃卸车，以目前的进度要等到12月6—7日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为了保证部队按时集结，劳斯下令立即停止这一地区的其他铁路运输，还未进站的坦克装甲车辆利用紧急滑道就地卸车，然后夜间行军赶往战区。虽然这些做法都与野战条例背道而驰，但是确实提高了集结速度。出乎意料的是，卸载工作没有遭到任何干扰，那些在野外卸载的部队从未遭受过空袭，尽管空中连德军战斗机的影子都没有。夜幕降临时，第6装甲师师部、第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第57工兵营的1个连、1个高炮战斗群以及刚刚成立的潘维茨战斗群已经在科捷利尼科沃建立起了防御。

11月27日的战斗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但是苏军实际上并不知道第6装甲师的到来，落在车站的炮弹也只不过是进攻前的例行炮火准备。由于德军兵力极为匮乏，这些骑兵绕过该城外稀松的警戒哨偷偷溜了进去，才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早已意识到科捷利尼科沃将成为第4装甲集团军（苏军称之为霍特集群）的重要防区，因此计划从三个方向上同时向该处发起进攻：骑兵第81师从格罗莫斯拉夫卡向南推进，步兵第126师沿铁路线向西南推进，骑兵第61师则迂回至该镇以东。为了抢在德军布防之前赶到战场，骑兵第4军在12月26日一天之内急行90—95公里。骑兵第61师在舒托夫附近遭到了激烈抵抗，随后戈罗别茨（П.С.Горобец）的团成功将敌军逐退至乌曼泽沃（Umantsevo），步兵第126师在克鲁格亚佐夫和舒托夫1号附近卷入了激烈的战斗，12月26日至27日都未能脱身。只有骑兵第81师在鲍姆施泰因（Baumshtein）上校的指挥下于12月27日从西侧和西北侧进入科捷利尼科沃，接下来就发生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6]

这一天结束时，作为“冬季风暴”行动出发阵地的科捷利尼科沃已经被德军牢牢掌握。第51集团军宣称这次行动给德军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并将战斗失利归咎于街巷阻滞了骑兵的机动，使得德军有机会在当天下午动用包括坦克在内的人员装备发动反击，并切入骑兵左翼后方。华西列夫斯基这样回忆道：“……按照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的决定，曾想夺取科捷利尼科沃。这次作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通过它却查明了敌人向这里调集了大批坦克部队，其中包括火速从法国调来的坦克第6师……”第6装甲师在科捷列尼科沃的出现惊动了苏军最高统帅部，当天夜里，斯大林拨通了朱可夫的电话，问他是否了解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最新情况，后者作了肯定的答复。

朱可夫在11月28日发给最高统帅部的电报中称：“被合围的德军如无敌人由下奇尔斯卡亚、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实施的辅助突击，是不会冒险突围的……在最短期间内在下奇尔斯卡亚、科捷利尼科沃地域集结

突击集群，在卡尔波夫卡总方向上突破我军防线，从而在我军防线上打开缺口，形成向其被合围部队供应各种补给品的走廊，尔后再利用这条走廊突出合围……”这一推断的依据可能是发生在1942年冬春之际的杰米扬斯克战役，应当说是相当准确的，只不过第48装甲军在奇尔河畔担当起了“消防队员”的尴尬角色，未能实施计划中的突击。

阿克塞河南岸的形势

“天王星”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攻占卡拉奇，合围第6集团军，因此参战的3个方面军都在突破防线后将主力调转直扑顿河桥，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他方向的攻势。德军从最初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以后，也着力在奇尔河和科捷利尼科沃地区组织防御，这两块地区构成了接下来的解围行动的基础。尽管第48装甲军自身实力已经极度衰弱，但是该军尚存的奥伯伦战斗群依然有力地遏制着苏军不算太强烈的进攻。新上任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参谋长温克上校尽其所能地搜罗这一地区甚至是途经这一地区的人员装备来御敌。随着第336步兵师和第11装甲师相继赶到，奇尔河防线暂时稳定下来。德军仍掌握着距离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最近的出发地，生死攸关的罗斯托夫也得到了有效的掩护。与此同时，奇尔河上的桥头堡牵制了包括坦克第5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在内的14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2个机械化步兵师、8个坦克旅、3个机械化旅和1个坦克团，极大地缩减了第4装甲集团军当面的阻力。 [7]

12月2日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51集团军在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对峙

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中上游地区图

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德军防御虽然空虚，但由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忙于巩固包围圈，该地段情况暂时还比较稳定。第51集团军穿过卡尔梅克草原继续前进，其任务是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建立一个坚固可靠的包围圈对外正面，以保护正在努力歼灭第6集团军的顿河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再向南，格拉西缅科（Gerasimenko）将军的第28集团军保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与此同时力争将第16摩托化步兵师从埃利斯塔（Elista）赶出去。不过该军在埃亚什库（Iashkul）受挫后一蹶不振。

随着歼灭第6集团军的战斗进入拖延阶段，第51集团军的处境也开始恶化，天王星攻势成功后，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命令特鲁法诺夫率部向南穿越阿克塞河，并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建立对外防线，除此之外没有更加详细的指示。结果，一头扎进辽阔的大草原后各部队无法进行精确定位，甚至在接收到很多指示之后依旧如此。该地区除了阿克塞河以外缺乏天然屏障，即使是阿克塞河本身也不适合用来依托防御，这条河太长了，苏军无法沿整条河流建立坚固的防线，如果硬要沿河据守，就只能让阿克塞镇以东到巴塔哈迈拉湖（Batyr-Khmala）之间的地段不设防，以便节约兵力。

150公里宽的正面让特鲁法诺夫感到力不从心，虽然目前他的实力足以对付埃利斯塔至顿河之间的轴心国部队，包括科尔内留·迪加尔纳（Corneliu Dragalina）将军的罗马尼亚第6军、佛罗雷亚·米特斯库（Florea Mitranescu）将军的第7军、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和第8骑兵师，当然还有自身难保的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部。但随着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不断抽离坦克部队，这个集团军的实力已经大幅下降。11月底，沃利斯基将军的第4机械化军被配属给第57集团军。该军先是被派去消灭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然后投入到下奇尔斯卡亚以东的顿河东岸。现在第51集团军只剩下2个骑兵师、5个步兵师、2个坦克旅和1个筑垒地域，所有这些部队在过去10天内均经历了连续行军和战斗，战斗力已经十分有限。随着补给线越拉越长，后勤压力也与日俱增，各单位的推进速度已经非常缓慢。11月27日夺取科捷利尼科沃的尝试又一次失败后，第51集团军向北撤回了雅布洛奇尼亚—阿克塞河一线，特鲁法诺夫发现自己现在实际上已处于防御状态，他下令继续尝试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但是务必要小心行事。

霍特的压力同样十分沉重，由后勤人员组成的、装备着从维修站拼凑而来的坦克装甲车辆的潘维茨战斗群和米克修（Mikosch）战斗群等几支小战斗群以及罗马尼亚骑兵师是该地区唯一还具有战斗力的轴心国部队。随着阿克塞河北岸战线的不断南移，他与保卢斯的距离越来越远，重要据点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梅什科瓦河一线只坚守了几天，

11月27日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又弃守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防线，两天后齐勒科夫（Tschilekoff）、克鲁格亚佐夫（Krugljakoff）和舍斯塔科夫（Schestakoff）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也丢失了。随着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下游落入苏军之手，科捷利尼科沃也朝不保夕。



米克修战斗群指挥官汉斯·米克修上校（**Hans Mikosch**

1898.1.7-1993.1.18）

在第6装甲师完成集结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已经利用手头的残兵败将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11月25日他们在科尔尼上校指挥的罗马尼亚骑兵的配合下，在沙尔努特（Sarnutovsky）一带挫败了骑兵第61师，而后在达尔加诺夫（Dorganof）和沙尔努特地域重新建立防线并坚守至12月4日。

苏军最高统帅部预见到了解救第6集团军的行动可能会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展开，但是由于第6集团军的顽强抵抗，叶廖缅科难以从包围圈上抽调兵力对特鲁法诺夫进行增援。截至12月1日，第51集团军仍然占据着长达140公里的战线，平均下来每个师级作战单位要据守23公里长的防线。它们能够应付5个残缺不全的罗马尼亚师，却无力招架齐装满员的德军部队，而这正是特鲁法诺夫可能将要面对的——装甲兵将军弗雷德里希·基希纳指挥的第57装甲军和来自法国的第6装甲师已经抵达科捷利尼科沃，此外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有的空中力量都被用于打击包围圈南部的德军，12月9日之后又被用于支援雷奇科沃斯基（Rychkovskii）地域的突击第5集团军，所以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第51集团军都不太可能占到便宜。

为了加强这一地段，12月4日，塔纳希申少将的坦克第13军向南行进100公里后在阿克塞及其以南8公里的佩列格鲁兹内（Peregruznoe）集结。该军只有第17和第62机械化旅及其原有的两个坦克团（坦克第44和第163团）赶到了目的地，机械化第61旅以及独立坦克第166、第35团则留在拉科诺（Rakotino）继续战斗。[8] 同日调拨的其他增援部队包括独立坦克第234团、喷火坦克第235旅和反坦克第20旅，这些兵力直至12月9日才抵达第51集团军。最高统帅部原本打算于12月初将沃利斯基的机械化第4军从第57集团军调到第51集团军，后来又决定将其调入突击第5集团军，不过并未付诸实施。沃利斯基的军一直待在第57集团军的编成内，直到12月12日才被调到第51集团军。

“冬季风暴”行动的发起时间最初定为12月3日，但是参战部队未能按时完成集结。第6装甲师是最早赶到的，其集结区位于科捷利尼科沃以西，顿河以南。佐伦科夫上校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和部分轻型火炮单位于11月28日到达，这些部队已经于前天在塔特辛斯卡亚地区卸车，然后经由位于齐姆良斯卡亚（Tsymlyanskaya）的顿河大桥前往科捷列尼科沃。12月2日，第6装甲师已经展开的部队防守着钦刚（Zygan）—波赫勒宾（Pokhlebin）—马约尔斯基地域，准备迎接苏军的进攻，为在后方集结的第11装甲团及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SPW营）随后发起的反击创造条件。截至12月3日，第1、2、5、8

装甲连和第2装甲营营部都已经在科捷利尼科沃西南30公里处的雷蒙特纳亚（Remontnaja）完成卸载，第6、7装甲连和第1装甲营营部也于当天下午在佳松（Gaschun）卸车，第41装甲歼击营下车地点则是更靠西一些的莫洛索夫卡。

11月30日23时，第41装甲歼击营1连的京特·赫夫肯（Gunter Hoffken）少尉结束了长达16天的旅程，却没想到刚下车就受到了“公路秃鹰”——苏军轻型轰炸机的袭扰。队列在轻微霜冻但是已完全干透的道路上行军，穿过了位于齐姆良斯卡亚的顿河大桥，在一个托特组织的营地度过了在东线的第一夜。12月1日清晨，第41装甲歼击营继续沿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雷蒙特纳亚铁路线前进，通过泥泞的公路时颇费了一番周折，特别麻烦的是两轮弹药拖车，它被挂在自行运输车上，做任何转向动作都很困难，尤其是转弯和后退，简直就不可能完成。经过一天的行军，先头部队已经来到科捷利尼科沃东侧，在营副官的指示下，他们很快就找到了6公里外位于塞姆特齐尼亚的宿营地。后续单位也在逐渐降临的夜色和四处飞溅的泥浆中陆续赶到了马约尔斯基（Majorowskij）。然后去听1连连长杜尔班（Durban）中尉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参谋所作的简报。12月2日天亮后，第41装甲歼击营接管位于小村东南部的防区，开始准备工作，设置哨兵，前送必要的技术装备并尽量弥补泥泞所带来的车辆损失。拜糟糕的道路所赐，司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

第23装甲师面临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高加索地区突然升温，地面解冻后大部分坦克和轮式车辆被迫重新装载于列车上运输，此时主力仍在北上的途中。该师的集结地位于铁路线以东的萨尔河两岸，在罗马尼亚第6军的后方。打头的第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SPW营）于12月1日首先抵达雷蒙特纳亚，在此稍作休整之后，根据需要部分在科捷利尼科沃布防，部分留在阿特曼斯卡亚—舍巴林的罗马尼亚第6军后方充当预备队。第201装甲团2营在萨利斯克领到22辆长管Ⅳ号坦克，随后在新营长蒂尔曼上尉的指挥下，在雷蒙特纳亚以南的乌尔卡诺沃斯基（Ulkanowski）占据了阵地；第128装甲歼击营的部分单位也已抵达预定地域并开始构建防线。第126装甲炮兵团2营营长森格尔（Sanger）少校和第201装甲团3营营长伊利希（Illig）少校指挥的两个战斗群掩护着集结地域，同时维持着萨尔河渡口的畅通。

劳斯并不清楚特鲁法诺夫的困境，因此对于苏军未能保持攻势深表疑惑，不过他已经无暇为对手操心了，用他的话来说，曼施泰因元帅和霍特上将策划的解围行动“实质上是将被削弱的部队送到了狮子口中”。此外劳斯还拒绝了基希纳提出的沿阿克塞河南岸设置防线的提议，他深知眼下自己的师兵力还十分薄弱，如果以现有的部队沿河岸

左右展开，不仅空虚的左翼没有保障，在右翼上，尚未完成战备的第23装甲师也未必能帮上忙，而罗马尼亚部队更是极不可靠的战友。可以这样说，只要苏军愿意，随时都可以对尚未展开的第6装甲师左右包抄，因此该师的侧翼必须依靠自己防守。

在攻防战中，进攻一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自由地集中兵力于敌方防线一点，在局部形成优势以获得突破。因此劳斯并没有将手中的有限兵力投入到绵亘防线中，而是利用本地区现有的村落组成一个防御网，这张网覆盖着一块以科捷利尼科沃为中心的方圆10—12公里的地域。这张网的各个据点上都驻扎着步炮混合战斗群，各群之间可以互相支援，第6装甲师侦察营在这些据点之间巡逻。这样，不论苏军从哪个方向逼近科捷利尼科沃，只要钻进了这张由各据点火力编织成的防御网，就会遭受交叉火力打击而止步不前。而在后方待命的装甲部队将阻止苏军突破防区与顿河之间的缺口或从科捷利尼科沃以东进行大规模迂回。以此思想为指导，第6装甲师在阿克塞河南岸地域的部署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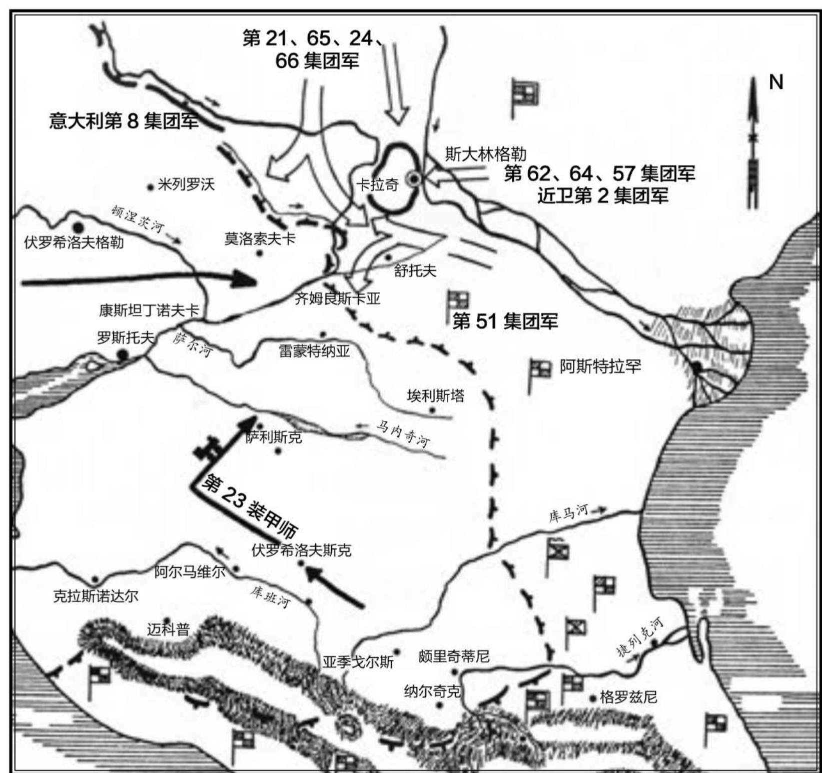


第23装甲师的坦克正在装车北上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欠第2营即SPW营）由防空连（装备88毫米和20毫米高炮）加强，在第76炮兵团一部的协同下，在钦刚—波赫勒宾—马约尔斯基一线担任警戒任务；

马约尔斯基：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连以及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1

连一部，88毫米高炮排1个，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9连1排（自行重步兵炮排）；



第23装甲师北上前往斯大林格勒示意图

师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及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1营营部；

波赫勒宾：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和第9连1个轻步兵炮排，第41装甲歼击营2连的1个摩托化反坦克炮排，配有前进炮兵观察组；

钦刚：第114装甲掷弹兵团余部。

这样非常规的部署甚至让性格相对温和的基希纳中将也极为不满，此事还惊动了霍特上将。不过，在激烈地为自己的方案辩护后，劳斯还是获准将其付诸实行。

12月初，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的苏军表现得异常活跃。12月2日，拥兵70000人，拥有180辆坦克和8个炮兵团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得到2个骑

兵师的加强后，在第21集团军步兵的伴随下发起进攻。这次攻势在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的竭力抵抗下受挫，华西列夫斯基对此深感忧虑：“在西南方面军的左翼，尽管坦克第5集团军做了种种努力，仍未拔掉敌人在顿河左岸下奇尔河附近的屯兵场，也未能消灭奇尔河东岸的屯兵场。这种情况继续使我们感到不安……”尽管接下来半个月的战斗将继续证明这支部队的进攻不仅低效而且代价高昂，但是之后的战事进程，特别是“小土星”作战展开后的局势变化，将最终证明保持对奇尔河一线的压力是多么地意义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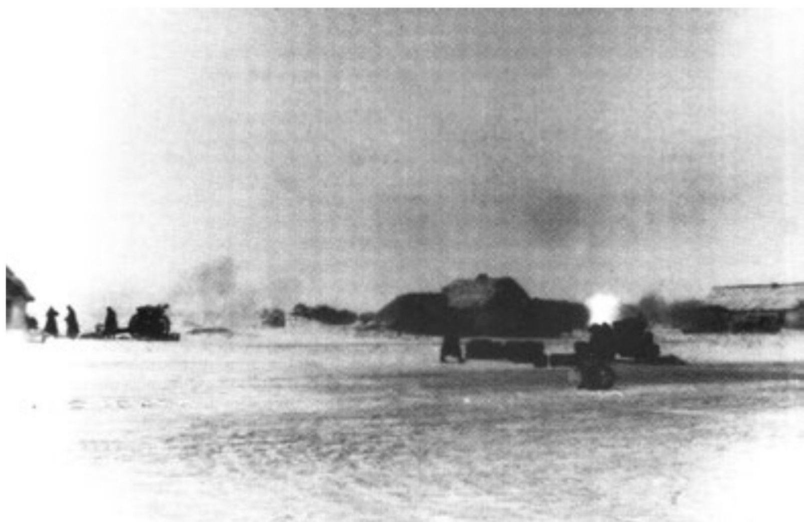
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则相对平静，骑兵第4军在12月27日的战斗结束之后就停止了推进，这在德军看来真是咄咄怪事。骑兵第81师和坦克第85旅有坦克60余辆，兵员5000人以上，还可以得到这一地段上步兵第302师的支援。而科捷利尼科沃以北的德军，直至12月3日也仅有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装甲炮兵团大部而已。第6装甲师可能在大口径火炮方面拥有微弱优势，在步兵数量上却处于明显劣势，更不要说装甲部队了。劳斯的观点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十天的时间里，苏军就这么漠然地注视着我们在这个小村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不是在他们还拥有数量优势的时候继续进攻。我永远没能解开这个谜题……如果苏军更加富有进取心的话，就可以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将集结地设在后方50公里处的萨尔河（Sal）南岸。这将从根本上减少解围成功的可能性。” [9]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眼下没有多少现成的预备队，这恰恰是继续扩展包围圈对外正面所急需的。从兵力已经相当吃紧的包围圈内侧抽调部队阻力也不小，11月底，第21和第65集团军的几个步兵师已经调往奇尔河，第51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几个步兵师也调了出去。机械化第4军已经赶到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以北、顿河东岸。叶廖缅科还下令将坦克第13军和几个独立的坦克团、炮兵团划归第51集团军。在这些部队到位之前，第51集团军只能以小规模佯动和突袭干扰德军的进攻准备工作。

苏军已经开始着手应对可能到来的进攻，骑兵第4军和步兵第302师在它们的每段防线上建立了4个反坦克据点，其他单位在每段防线上建了2个。各部队建立移动火炮弹药储备点，反坦克武器逐级下发，每个排领到1支反坦克步枪，每个小队分发了3—5枚反坦克手雷。指挥官们开始针对官兵中间普遍存在的“坦克恐慌”现象在各级单位展开实战演练。经验丰富的基层军官被派往各个据点，狙击手被分配到前线各单位。特鲁法诺夫显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军装甲部队的惨烈战斗将在所难免。



部署在阿克塞河南岸的第128装甲炮兵团2营的105毫米榴弹炮



第128装甲炮兵团的105毫米火炮正在开火

11月30日夜间，第51集团军自西向东的部署如下：骑兵第4军分布在上库莫亚斯基、萨夫罗诺夫（Safronov）、下雅布洛奇尼和上雅布洛奇尼地区；步兵第302师据守着铁路线两侧17千米宽的正面，在维利坎（Velikan）河谷、格里姆亚奇、克鲁托（Krutoi）和克鲁塔亚（Krutaia）河谷一带修筑阵地；再向东是沿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上

游推进的步兵第126和第91师，步兵第126师正面宽20千米，在涅贝科夫（Nebykowskij）—141—172高地之间修筑阵地，步兵第91师正面宽13千米，防御着从156.4高地到162.9高地和150.7高地之间的地区，在其后方加强有坦克第254旅；骑兵第61师则在罗马尼亚第7军当面布防，正面宽10千米；第51集团军防线最东端是第76筑垒地域[10]，据守巴拉诺夫（Balanov）—科赫比瓦（Kochubeeva）—普洛多姆尼克（Plodopitomnik）—巴塔哈迈拉湖一线，宽约30千米。



第**6**装甲侦察营营长弗雷德里希·昆廷少校，**1943**年**2**月**2**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第6装甲侦察营与摩托车和装甲运输车

与此同时，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也在紧急休整之中，坦克第21团在11月底才撤出战斗，上级为他们的维修工作规定了最严格的期限，眼下坦克手们正在为抢修坦克而不懈努力着。虽然苏军坦克里可供老鼠去咬的电线并没有德军坦克多，不过在寒风刺骨的草原上维修坦克依然是件麻烦事。坦克手们在地下挖了好几个斜面车道，上面盖上防水布，加上防寒设备，再安上炉子，在里面拆修、更换坦克的发动机，更换变速器和修理主炮。

就在第6装甲师紧张地投入卸载工作的同时，第6装甲侦察营的20辆Sdkfz 233八轮装甲车在弗雷德里希·昆廷（Friedrich Quentin）少校的指挥下对这片陌生的土地展开了侦察活动。尽管阿克塞河两岸已经集结了大军，但是除了偶尔被狗叫声打破外，村落乡野依旧十分安静，只有遥远的东方偶尔会隆隆作响。等到晨雾消散后，第1装甲歼击连连长杜尔班中尉带着部下到马约尔斯基东北勘察地形。他们发现起伏和缓的丘陵虽然海拔只有100米左右，却足以遮挡向北和向东的视野。在山脉和76.6高地前可以辨别出那些或深或浅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河谷。四名德国军官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爬，直到能够将这一带尤其是北面的情况尽收眼底为止，赫夫肯后来这样回忆道："在这个距离上，可以辨别出村落的轮廓。村落之间是长满了及膝高的枯草和及腰高的灌木丛的、薄雪覆盖的土地，四周交错分布着丘陵与洼地。地势从我们站的地方缓缓地向一个从波赫勒宾村东部向西南延伸的洼地下沉。从那里，可以看见一条小路通向马约尔斯基村的东北角。向东边则什么也看不见。在8点钟返回后，杜尔班中尉相信他的连就会布

置在该地，面向北部署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傍晚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部了解到的当前战况来说也是如此，随后自行火炮的乘员们也听了相关简报并商讨对策。”

走下列车的官兵们高兴地发现，相较于莫斯科城下的酷寒，顿河上的冬天要温和许多，虽然还无法和同纬度海洋性气候的巴黎、维也纳和温哥华相提并论，但是12月的草原上仅有数厘米厚的积雪，这对于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不过，薄雪昼间在太阳的照耀下很快融化，夜晚结成薄薄的一层冰，车辆在倾斜的地形上行驶时，这层薄冰会带来不少麻烦，即便用上专门为冬季作战而准备的雪地链条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很多时候，德军只能通过对地面进行爆破或者在地上铺上草席才能够排除困难。在其他战区，用以改良道路通行状况的成捆木柴早就成为德军的“标准配备”了，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卡尔梅克大草原上，德军士兵连一个树枝也找不到。俄罗斯冬季的严寒原本能让大大小小的河流天堑变通途，而顿河流域的暖冬让这个为数不多的便利也化为了泡影。如果没有辅助措施，师内的车辆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驶过危险的冰面的，而像跨越阿克塞河这样的行动，就必须要配属给第57装甲军的两个舟桥分队来出面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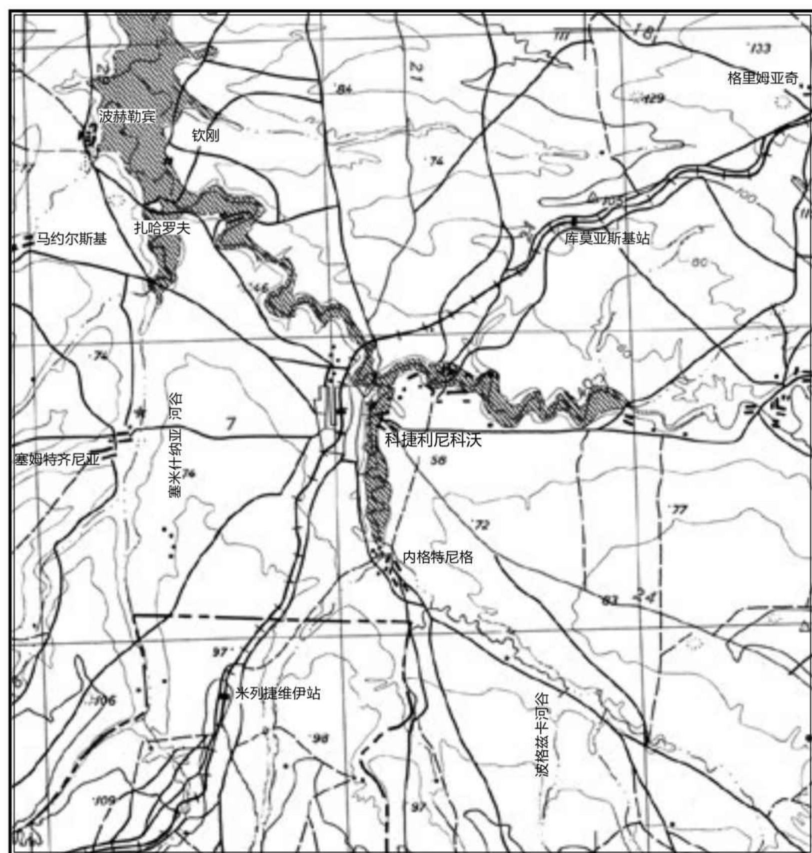


骑兵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如鱼得水，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军仍保留有骑兵部队

顿河流域有两条阿克塞河，分别是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

（Jessaulpwskij-Akssaj）和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Kurmojarskij-Akssaj），两者几乎是平行着自西向东注入顿河。两条河的流域正处于卡尔梅克草原的东部边界，当地居民多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稀疏的村落之间是10—20千米宽的草原，春天将会变成一望无际的花海，冬季则是一片被枯草所覆盖的荒地，而树木只有在顿河河谷才能见到。广袤的平原上零星散布着集体农场，贫瘠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农作物能够很好地生长，所以该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几座低矮的高地分布在顿河的几条支流之间，天气好的时候，能见度可达十公里。

对于装甲部队来说，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的战场，美中不足的是，该地分布着大量河谷，深度在10米到20米之间，具体位置每年都会变动，毫无规律可循，即便是在大比例尺地图上也难以标定。因此，范围在10公里以上的迂回行动都会因河谷的阻碍而告吹，这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一些不速之客也享受着这种地形带来的便利，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侦察分队和炮兵前进观察员在距顿河15公里处观察到了骑着草原矮种马的苏军侦察兵，后者常出现在波赫勒宾村和马约尔斯基以北的丘陵地区，借助阿克塞河峡谷的掩护进行活动，一见到德军就立即消隐无踪。这通常是大规模进攻的前兆，这次也不例外。



科捷利尼科沃地区

12月3日——骑兵第4军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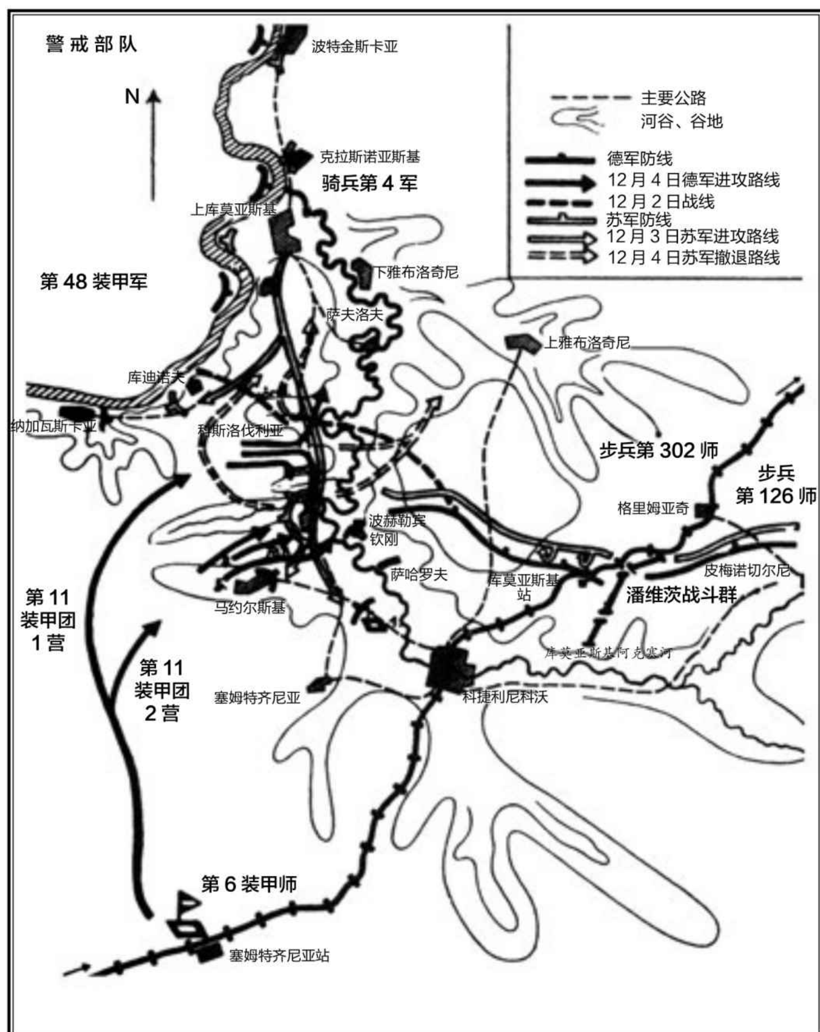
11月27日至12月初，第51集团军除了加固防线以外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叶廖缅科当然不会坐视部下无所作为，在他的一再敦促下，特鲁法诺夫制定了夺取科捷利尼科沃的进攻方案。按计划，除机动能力较差的第76筑垒地域外，第51集团军各部全线出击。骑兵第81师、坦克第85旅和骑兵第61师、坦克第254旅沿着阿克塞河推进，分别从正北和东南方向夹击科捷利尼科沃，步兵第126师派出步兵支援后者的攻势，步兵第302师则沿铁路线正面推进。刚刚由鲍姆施泰因上校接手的骑兵第81师约有5500人，伊杰洛夫（N.V.Ezhelov）中校的坦克第85旅约有60辆坦克，此外骑兵第4军还能得到1个火箭炮营的支

援。12月2日凌晨3时，特鲁法诺夫下达命令：骑兵第4军（缺骑兵第61师）和坦克第85旅在警戒顿河方向的同时，于12月2日11时之前到达马约尔斯基和扎哈罗夫（Zakharov）一线并在12月2日结束时占领科捷利尼科沃西部；以1个加强团的兵力占领米列捷维伊车站 [11] ；占领科捷利尼科沃之后沿通往杜博夫斯科耶（Dubovskoe） [12] 的铁路线继续进攻；在左翼，步兵第302师要在12月2日结束时夺取科捷利尼科沃东部。 [13]

由于燃油补给未能及时跟上，特鲁法诺夫不得不将进攻推迟了24个小时。这一拖延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此期间第11装甲团第1连、第5连和第2连先后在雷蒙特纳亚卸车，随后前往该站西侧的宿营地。这批舟车劳顿的官兵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机会好好休息了，而之后几个卸车的装甲连几乎是一下车就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12月3日清晨，步兵第302师开始从东北方向沿铁路线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在该处警戒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的步兵炮立即怒吼起来阻止了他们的步伐。但是从上库莫亚斯基（Werchne-Kurmojarskij）涌出的骑兵第4军却在坦克的支援下势如破竹地向南突破，很快就从德军手中夺取了顿河东岸的两个据点，还分出一部进攻顿河畔的库迪诺村。部署在塞姆特齐尼（Ssemitschnij）的第76装甲炮兵团3营见状立即展开炮击，很快整个炮兵团都加入了进来，然而苏军坦克仍保持着进攻队形继续推进，对于雨点般落下的炮弹视若无睹。徒步作战的骑兵部队立刻消失在了阿克塞河的河漫滩上，他们进入科捷利尼科沃西北的斯波拉齐亚（Sibirechnaia）河谷和塞米什纳亚（Semichnaia）河谷，后来出现在波赫勒宾村以北，在坦克伴随下不顾猛烈的炮火再次展开进攻。

波赫勒宾位于塞米什纳亚河谷和斯波拉齐亚河谷之间的低矮山脊上，驻守该据点的是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附有反坦克炮排和轻步兵炮排各一。布置于该村的反坦克炮，一说为4门50毫米Pak 38，一说为2门75毫米Pak 40，劳斯则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是3门。按照德军装甲歼击营的编制，每个反坦克炮排应装备有反坦克炮4门，但根据反坦克营老兵的说法，当为2门无误。京特·赫夫肯回忆道：“这个村子向北5公里就是波赫勒宾，它已经被第114装甲掷弹兵团3连和9连（轻步兵炮连）的一个排所占据，外加第41装甲歼击营2连的两门75毫米Pak40反坦克炮。再往北到顿河一带（纳加瓦斯卡亚、库迪诺夫）是罗马尼亚部队，增援他们的是第41装甲歼击营2连的另外两门反坦克炮。”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配属给罗马尼亚部队的2门反坦克炮在战斗爆发后被分别派往波赫勒宾和扎哈罗夫，这可能就是劳斯见到3门反坦克炮的原因所在。



12月3—4日骑兵第4军的进攻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反攻

12月3日8时30分[14]，连长普勒滕贝格（Plettenberg）（伯爵）少尉刚刚在波赫勒宾以南3公里处的马约尔斯基接过了指挥权，与此同时若干骑兵侦察部队从北面接近了波赫勒宾，布里安（Burian）指挥的重机枪排待苏军进入射程后便开火将其大部消灭。听到枪炮声后，普勒滕贝格少尉迅速赶回自己的连队，命令魏德勒（Weidler）上士和里德尔（Riedel）军士长进行侦察，连长本人也组织了一支侦察队上前。前出数百米后，他们在波赫勒宾北部的洼地中发现一群载有步兵

的T-34坦克和一些满载士兵的卡车正准备对波赫勒宾发起进攻。侦察小组立即撤回，各排随后占领了小村边缘的预设阵地。

10时30分，苏军骑兵在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第一次4辆，第二次12辆，位于魏德勒和里德尔排之间的反坦克炮放任这些坦克接近后突然开火，击毁了其中2辆。其余坦克立即掉头，消失在了洼地之中，之后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也以失败而告终。不久之后，苏军以迫击炮火向波赫勒宾村边缘阵地展开射击，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度发起新一轮攻势。顽强的骑兵在大约20辆T-34的伴随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突破了波赫勒宾北缘，大群T-34坦克满载着步兵，冲过反坦克炮，进入村内。第114装甲掷弹兵团3连各排放任苏军坦克开过，然后以轻重机枪射击尾随坦克前进的满载步兵的卡车，步兵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被迫在村外跳车。

坦克虽然已经和步兵分离，但仍继续向村内突破。在坦克推进的同时，村边缘正爆发着惨烈的肉搏战。战斗进行得如此激烈，以至于机枪排排长布里安在冲锋枪子弹射完后竟手持一根木棍向苏军击去。反坦克排数次击退苏军坦克进攻，然而守军的战斗力逐渐衰减，最终苏军坦克攻入了村子。此时3连仍然据守在村子的南部，而团部与该连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指挥官只能通过观测判断战事进程。最后，当两辆坦克攻抵村中心时，苏军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但这两辆坦克很快就被德军仅存的一门反坦克炮摧毁了。守军的伤亡也相当惨重，连长普勒滕贝格少尉和轻步兵炮排排长莫尔勒（Moller）少尉阵亡，包括塔尔纳（Tarner）少尉、魏德勒上士和里德尔士官长在内的连内各排长均在战斗中负伤，三分之二的守军伤亡。[15] 战斗结束之后德军未能控制战场清点战果，据劳斯少将本人的观察，守军可能击毁了6辆或更多坦克。[16]

波赫勒宾被攻破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从马约尔斯基赶来支援。与此同时苏军继续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10时15分，首席参谋在无线电中通报了军情，之后师部立即下令已经完成卸载的各装甲连迅速向前推进以便恢复战场态势。第1、5、8装甲连就近划归第2装甲营营长贝克博士指挥，他的营直接接受师部的指挥。第2装甲营营部连、第2和第8装甲连向塞姆特齐尼进发，在前一天率先完成卸载的第1、5连则被用于科捷利尼科沃方向。



第41装甲歼击营营长内克瑙尔上尉、许纳斯多夫上校、罗伊特曼少尉、贝克少校

柯西上尉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6连也被赶出了波赫勒宾，随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坚守阿克塞河东岸的扎哈罗夫（柯西是该团5连连长，5连和6连都隶属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可能是在卸载的过程中按照就近原则重新划分了指挥体系，被划到了1营的指挥下）。苏军坦克穿过斯波拉齐亚河谷后正向该地推进，这些坦克既不顾及后方的激战，也不顾及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反坦克炮造成的损失，而是顽强地穿过了塞米什纳亚河。由于积雪不久之前刚刚融化，致使水位上涨，渡河变得非常困难。在艰难的推进过程中已经有数辆坦克毁于破甲弹，突入村子后头车又被磁性空心装药反坦克手雷摧毁，其余的坦克向西退出村子后仍试图向科捷利尼科沃方向前进，结果陷入了6门反坦克炮（可能属于第41坦克歼击营）的交叉火力之中，曳光的炮弹从2—4公里外的两侧飞来将它们撕成碎片，试图逃跑的坦克则陷入了沼泽地之中。苏军的攻势显得盲目而低效，但他们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就在两天前，原坦克第85旅旅长米哈伊洛夫（I.P.Mikhailov）中校已经因为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受挫而被解职。

坦克第85旅和徒步作战的土耳其斯坦骑兵团并没有交到好运，它们一头撞上了正在赶往马约尔斯基的德军坦克和自行反坦克炮。数目不断增加的苏军骑兵试图躲开北上的德军坦克，穿过阿克塞河向东推进，而后折向南方，从北面进攻科捷利尼科沃。但他们的尝试很快就被德军的多重火力挫败，驻扎在周围据点中的德军从南、西、东三个方向

对向南疾进的苏军骑兵进行向心打击，有效地削弱了后者的进攻势头。大约在上午11时，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豪席尔德（Hauschild）少校派遣了一支侦察队从马约尔斯基前往波赫勒宾。不久就传来报告说波赫勒宾以南有坦克往来行驶，而在西侧的洼地上有两个营的步兵和若干辆坦克正在为发起进攻而集结。机不可失，没有时间派遣观测组前往了，佐伦科夫当即决定以侦察队的士官引导炮兵向这个集结地投送火力。第76装甲炮兵团1营营长舒尔茨（Schultz）少校当时正好位于作战指挥部内，他命令侦察队士官以几发空爆榴弹标定射击诸元，这一尝试成功了。第76装甲炮兵团第1营和1个重炮连的榴弹炮怒吼起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9连的重机枪火力也加入进来，很快就消灭了准备对马约尔斯基发起进攻的部队。京特·赫夫肯少尉也目睹了这一幕："激战声突然从北面传来，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大约三十分钟后，枪炮声再次响起并且变得更加激烈，声源慢慢地进入到村子里。连长命令每个人都进入到作战岗位去，然后跳上一辆BMW摩托车赶往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在那里他了解到部署在波赫勒宾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3连受到了由骑兵、摩托化步兵和T-34构成的一股强大苏军的攻击，激战之后被赶出了村子，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前进观察员报告说大量苏军步兵、卡车、骑兵和坦克正在波赫勒宾以南的洼地内聚集。团部估计苏军可能会立即从北面进攻马约尔斯基。第76装甲炮兵团1营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9连（步兵炮连，连长瓦尔布拉赫特中尉）立即以集中炮火破坏了苏军的集结。"



马德尔III型坦克歼击车的乘员室

12时30分前后，位于波赫勒宾的侦察队又传来消息，说该村内外仍有坦克和步兵在活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佐伦科夫上校要求派遣坦克和反坦克炮进行增援，师部将两个可直接投入战斗的装甲连派往波赫勒宾，而后又将第41装甲歼击营1连（自行反坦克炮连）送往该处。连长杜尔班中尉随后返回他的阵地，为防止波赫勒宾受到来自南方的攻击，第1装甲歼击连展开成宽约1.5公里的作战队形，2排在左，1排在中间，3排在右，准备向北推进。

就在此时，营长内克瑙尔（Neckenauer）上尉从塞姆特齐尼亚赶来，下令将弹药牵引车和地雷都挂在自行反坦克炮后面的一个毫无防护的架子上。杜尔班中尉徒劳地进行抗议，而跟在他身后的三名排长就只有苦笑的份了——第41坦克歼击营1连装备的马德尔III型自行反坦克炮备弹量只有30发，因此作战时常常需要弹药牵引车伴随前进。但赫夫肯少尉他们装备的SdKfz 139型侧后部是没有任何装甲防护的，一旦挂载的弹药被引爆，势必威胁乘员的生命。不过命令就是命令，就在各车拖着弹药拖车准备前进时，从波赫勒宾方向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来自马约尔斯基的反坦克炮、坦克炮、重型迫击炮和轻型步兵炮开始怒吼起来，前线阵地上闪烁着红色的火光，而后渐渐变成紫罗兰色。这仿佛是进攻开始的信号，驾驶员踩下油门，9辆自行反坦克炮开始在自己的进攻地域内缓缓向前推进，京特·赫夫肯回忆道：

> “随着遮挡我们视线的地形慢慢地下降，前进中的第3连爬上山顶。作为排指挥官，我坐在横向的那个椅子上，所以能获得更好的视野，因此用双筒望远镜我可以看到在波赫勒宾以南有许多正在移动的物体。为了更好地观察左边的地形，我又下令向前移动了几米。就在这时一阵暴风雪从东北方向袭来，在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暴雪就像一堵墙一样，从两个方向上对一公里外的波赫勒宾进行任何观察都不可能了。就在左前方，雪墙前面，我看到了一阵闪光，片刻后，驾驶员和我都感觉到了一股热浪袭来，在我们身后发生了响亮的爆炸。什么东西从我们中间穿过，打飞了放在131号车左后边的反坦克地雷。车身左部撕裂开来，车体和弹药牵引车之间的连杆和左轮也被击毁。当该车突然倒车时，我关掉了发动机。爆炸带来的眩晕还未全消，我和驾驶员就走向受损的座车去关照两名伤员和其他成员（驾驶员和无线电操作员），在查看了威廉·皮仑（William Pilun）的伤情后，我们明

白他没救了。

“突然，拖车已经遗失并且严重受损的131号车开始向前朝苏军移动，轻轻地摇摆着，一会快，一会慢，一会又走起了之字形。开始我们都感到很害怕，我冲司机喊道：‘托尼，跟在他们后面！’当牵引车驶来，我跳了进去，在自行火炮停下之前我们又向前行驶了600米，然后跳进车去把驾驶员和无线电操作员从积满弹壳的座位上拉了出来，两个人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受伤。我和我的驾驶员都对他们的好运气表示祝贺，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作战行动。而后驾驶员尝试重新发动发动机。在经过快速检查之后发现火炮、观瞄设备和车前机枪都完好无损，但是车载无线电被打坏了，我将牵引车送回连长那去报告。暴风雪突然停止了，和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能见度的提高导致自行反坦克炮再次陷于苏军炮火之下，攻击主要来自西北方向上的一辆T-34，它停在沟里，只露出炮塔。我们刚才真应该趁着暴风雪遮蔽一切的时候驶回马约尔斯基，我命令驾驶员转向这辆T-34，自己接管了火炮的操作，无线电操作员则坐在了装填手的座位上。

“在我们左边大约450米远的地方，正在接近的133号车正在对这辆T-34开火，但是就在此时，它也受到来自某处的火力袭击，好在没有被击中。在这辆自行反坦克炮又前进了几米后，我们尝试集中火力击毁这辆T-34，后者已经离开了它的阵地并驶出了洼地，132号车也赶到我们的右边，向着和那辆T-34差不多相同距离上的一门苏军反坦克炮开火，后者现在已经停止了射击。几辆自行火炮仍停在马约尔斯基—波赫勒宾—科捷利尼科沃的岔路口上，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大约3.8公里），无法打击那些缓慢推进的（苏军）步兵和坦克，后者常常静止不动，任由德军精准的火力肆虐。”[17]

那门反坦克炮出现在T-34附近很可能并非偶然，而是苏军在这一时期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术：向敌军战线发起进攻的坦克拖曳着反坦克炮，炮组成员则攀附于坦克之上，接敌后就地部署火炮，与坦克协同作战。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战术，德军装甲兵们在随后的战斗中对此叫苦不迭。在击毁那辆T-34和反坦克炮之后，133、131和132号车继续

遭到来自乡间公路以及76.6高地附近洼地的炮火袭击。骑兵和其他部队取道此洼地继续向前推进，德军自行火炮不断开火打击那些能够辨识的目标，直至弹药耗尽。洼地内战斗的嘈杂声渐渐离去之后，自行反坦克炮连驶回马约尔斯基加油补弹，132和133号车在村东北边占据了阵地，而第131号车则驶往战地维修车间。

尽管德军已经对波赫勒宾及其以南的洼地进行过炮击，但是大量坦克、反坦克炮和摩托化步兵还是借助暴风雪的掩护继续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另外一支由数辆坦克，反坦克炮、卡车、摩托化步兵和大约1000匹骆驼与马组成的混合战斗群则向塞姆特齐尼亚缓缓靠近。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的防线上，轻重机枪、迫击炮和装甲运兵车上的车载武器合奏着死亡之乐，第41装甲歼击营1连1、2排也前往助战。6辆自行反坦克炮和2辆牵引车冒着敌军炮火，一面高速冲入丘陵地带，一面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地做规避机动，尽可能地上前提供支援。德军先是在600米处开火，后来接近至200米处，主炮和车首机枪不断射杀洼地内从后方赶来支援的骑兵，暴露在自行火炮射界内的步兵、卡车、反坦克炮、迫击炮和带有护盾的马克辛机枪也未能幸免，洼地内顿时乱成一片。苏军也进行了还击，交战之初，1辆自行火炮被反坦克炮直接命中，驾驶员阵亡，排长和炮手受伤。

当这些自行反坦克炮换上穿甲爆破弹和带有0.15秒延迟引信的榴弹之后，洼地内变得更加沸腾。榴弹打到地面上，反弹到8—10米的空中爆炸，制造了一片片绵密的碎片雨。在几发用以标定射击诸元的空爆弹爆炸后，第76装甲炮兵团的密集炮火也加入进来。洼地内的骑兵溃不成军，幸存者向波赫勒宾仓皇撤退，几辆射程能够触及洼地深处的半履带车和121号自行火炮一刻也没有停止射击。炮手们先前并没有认真执行内克瑙尔上尉的命令，出发后没多久，他们就将这6辆弹药拖车两两一组留在了某个能找到的地方，对那些反坦克地雷也做了类似的处理。激战中弹药很快就不敷使用，几辆带挎斗的“宝马”摩托车和半履带车很快就客串起了运输车辆，两辆牵引车也赶来帮忙。它们穿梭于前线和后方之间，高爆弹和穿甲弹一箱接一箱地送来。战斗结束后，5辆自行火炮拖着空空如也的弹药拖车返回了马约尔斯基，杜尔班中尉向炮手们表示感谢，并祝贺他们取得胜利。失去战友的悲伤很快就被成功的喜悦冲淡，炮手们为自己挫败苏军的进攻而得意洋洋。

下午3时左右，波赫勒宾完全落入苏军手中，苏军坦克继续向西南推进，抵近了马约尔斯基，被德军部署在此处的反坦克部队所阻。继第11装甲团1、5连之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SPW营）也将被投入该处。第6装甲师早先的作战安排还未实施就已过时，现在该师必

须动用一切力量守住科捷利尼科沃周边的集结地域。卸车工作加紧展开。已经卸车的各连接到命令尽快向东推进。现在第4骑兵军在坦克的支援下已经突破了波赫勒宾设置的警戒线并试图迂回科捷利尼科沃，如果德军无法在短时间内阻止苏军突破，不仅第6装甲师接下来的部队集结将成为问题，甚至计划中的解围行动能否发起也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虽然形势尚不明朗，但是苏军的意图却是相当明显的。德军随后在战斗中缴获了骑兵第4军的作战命令，更加明确了苏军的动向。上亚布洛尼奇，1942年12月2日21时40分

地图：1:20万

1. 德军两个步兵团在40—50辆坦克的伴随下占据了科捷利尼科沃地域的阵地，该村西边有坚固的水泥掩体，尤其是仓库区和塞姆特齐尼地区，已经被建造成为据点，在钦刚—扎哈罗夫（Zyngan-Ssacharoff）建有堑壕系统。

2. 骑兵第4军（缺骑兵第61师）必须在1942年12月3日以前占领科捷利尼科沃，同时以1个团的兵力向莫拉提维吉（Moloratiwrnij）[18] 推进。步兵第320师向科捷利尼科沃车站方向展开成宽阔正面推进，占领科捷利尼科沃东部地区，不包括第142高地（位于齐勒科夫以东[19] ）和格林加特斯基（Grenjatschij）西北8公里的公路交叉点——科捷利尼科沃铁路车站。

3. 骑兵第4军第一波进攻部队为第85坦克旅，于1942年12月3日11时前占领马约尔斯基、扎哈罗夫、波赫勒宾，并从西方向科捷利尼科沃西部进攻，同时沿着铁路线向杜博沃斯卡亚（Dubowskaja）[20] 追击败退之敌军。

4. 先头营（坦克第1连、摩托化步兵第1连）肃清库迪诺夫、104.5高地、马约尔斯基、扎哈罗夫、波赫勒宾一线右侧之敌军，并从西向科捷利尼科沃西部推进。

5. 坦克第85旅于12月3日10时30分抵达马约尔斯基地域，于马约尔斯基东北的洼地集结，向纳加瓦斯卡亚方向实施侦察，并于波特金斯卡亚和罗马斯格基维奇（Romathgkiwki）[21] 设置警戒哨。该旅的摩托化营（欠一个步兵连），将与骑兵第81师的一个骑兵团一起，于12月3日13时向塞姆特齐尼推进。攻占塞姆特齐尼之后，该旅所属的摩托化营继续投入战斗以占领科捷利尼科沃。主力则于12月3日7时越过韦肖雷（Wesjolij）出发点。

6. 骑兵第81师与第149反坦克旅的2个连，先以1个排的兵力于上库莫亚斯基（Werchne Kurmojaskij）占领前哨阵地，集结于波赫勒宾地区以及该地区以南的洼地，将赋予以下任务，以两个团和坦克第85旅协同发起进攻占领科捷利尼科沃西缘。进攻的发起阵地为60高地以东3公里的岔路，以及高地以西的独立房屋。攻势的展开将以特别编组进行。主力应当于7时30分通过韦肖雷的出发点。

7. 骑兵第1团与坦克第85旅的1个摩托化营（缺步兵连1个）将于12月3日11时30分在科捷利尼科沃—波赫勒宾—马约尔斯基岔路以西完成集结，负责夺取塞姆特齐尼。攻势发起定于13时，将以1个坦克连进行支援。该进攻群的指挥官是施瓦沃尔沃（Schavowarow）少校，他代行骑兵第81师师长的职权。

8. 近卫多管火箭炮第149营随时待命，该营应当完成准备，以精确密集的火力压制塞姆特齐尼地域和科捷利尼科沃西缘的德军防御体系，该营将在骑兵第81师之后跟进。

9. 第4教导营（缺一个连）和反坦克第14团2连担任预备队，指挥官为戈杰沃（Genjew）上尉，将于12月3日11时在骑兵第81师之后，于韦肖雷东南的第76高地集结。

10. 教导营的2个中队与2个反坦克连，驻留在上雅布洛奇尼（Werche Jablotschnij）地域，防御德军向北突破的任何尝试。

11. 第4骑兵军军部在11时设于第76高地（韦肖雷东南），继而转为马约尔斯基、塞姆特齐尼、科捷利尼科沃西南。

12. 部队发送报告的时间点为：任务交接时；到达进攻准备位置（马约尔斯基—波赫勒宾）后；各营进入进攻预备阵地后；进攻发起时；占领科捷利尼科沃后。

签署：

骑兵第4军军长

梅什金（Meschkin）中将 [22]

参谋长

希维特希克（Schwewtschuk）中校

看过这份命令的德国军官无不摇头，若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这份军级命令恐怕是完全不合格的，文中“涉及过多细节，却很少提及最终目标之所在”。这份命令一口气列了12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在介绍科捷利尼科沃地区的德军防御情况和明确进攻总目标后，不耐其烦地阐述从军到连各级单位的作战任务，末尾两条则分别规定了军部的驻址和汇报战况的时间。行文缺乏最基本的简洁明快以及灵活应变的余地，连级甚至排级的作战行动在军一级的命令中就已经规定好了，因此在战斗中师、团和营级的指挥官几乎没有指挥的余地。司令部的驻址和汇报任务的时机完全没有考虑到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特别讽刺的一点是，那些司令部的预备地点实际上一个都没有落入苏军手中。

16时，刚刚卸载完毕的第6和第7装甲连被就近划归到第1营，向塞姆特齐尼西北的科罗尔沃（Korolew）推进。随后装甲团团长许纳斯多夫上校携团部到师部报道，准备接管下属的两个装甲营。在逐渐暗淡的天色中，第1和第5装甲连继续向北推进，不久在波赫勒宾以南遭遇苏军坦克，后者耐心地在反斜面上等待猎物靠近后突然发起攻击。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1辆德军坦克被击中后起火燃烧，乘员1死1伤，苏军亦损失1辆坦克。德军坦克首次遭遇河谷的阻碍，既不能前进也无法迂回，只得鸣金收兵。[23]

战斗的喧嚣随着夜幕降临而渐渐平息，此时此刻这场战斗似乎胜负已分。苏军的攻势无论是时机还是力度都超乎德军想象，以至于波赫勒宾完全无法坚守。但是布置在附近据点的炮兵充分发挥了作用，骑兵第4军对于科捷利尼科沃的威胁已经微乎其微，只要第11装甲团和第114掷弹兵团2营能够及时抵达战场，德军在次日的战斗中便胜券在握。



第**11**装甲团团长许纳斯多夫上校正从指挥坦克内探出身子向部下交代事宜，照片拍摄于**1942**年底或**1943**年初

12月4日——第11装甲团的反击

1942年12月5日国防军公报：

> ……
>
> 12月4日，强大的苏军坦克部队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发动的进攻被击败，75辆坦克被击毁，13辆退出战斗，人员装备也蒙受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我方装甲部队发动猛烈进攻，摧毁敌军的坦克和骑兵部队，约2000名战俘和14门火炮落入我军手中。
>
> ……

从战俘口中得知当面为德军第6装甲师后，骑兵第4军军长沙普金将军请求特鲁法诺夫允许他的部队脱离战斗以避免被德军包围。后者立即回绝，并且直截了当地要求他“在日出前夺取马约尔斯基、扎哈罗夫和塞姆特齐尼以后完成先前分配的任务。在12月4日7时开始进攻” [24] 。12月3日夜间，第11装甲团团部和第6装甲师师部都驻扎在塞姆特齐尼亚，侦察机在波赫勒宾发现了大量部队，侦察兵也报告说该方向有坦克声响传来。德军判断波赫勒宾村的守军正在接受增援，为了恢复科捷利尼科沃北面的态势，劳斯急令第11装甲团于次日（12月4日）发起进攻，肃清波赫勒宾之敌。最晚赶到的第4装甲连在塞姆特齐尼亚站下车后夜间行军赶往塞姆特齐尼，但是卸车工作遇到了困难，所以该连直到6时45分才赶到目的地。

钟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时45分，军官们大都彻夜未眠。许纳斯多夫上校在从劳斯那里“领到一个简报、一幅地图和一个任务目标”后立即率部下赶赴前线，弗雷德里希·昆廷少校的SdKfz 233装甲侦察车在夜色中为其指引路线。冬季的俄罗斯天亮得很晚，许纳斯多夫上校对两位营长下达相应指示后，立即在夜色中驱车前往佐伦科夫上校那里了解情况。由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侦察不周，准备工作发生了延误。时间不等人，他决定立即发起进攻。12月4日8时30分，命令从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的指挥所传来：“各连进入进攻发起阵地！”一小时后，进攻命令正式下达：

> 第11装甲团从西方及西北方向波赫勒宾村发起攻击，攻占该村并消灭村内守军。进攻终止于波赫勒宾

以北至阿克塞河一线，然后肃清波赫勒宾周边的残敌。

右翼部署第11装甲团第1连和第41坦克歼击营第1连，其任务是拖住敌人，阻止其从南面逃脱。第11装甲团第2营主力和右翼的兵力应该越过马约尔斯基，越过76.6高地向波赫勒宾发起进攻，主要兵力置于左翼。

第11装甲团第1营将重点放在左翼，从94.4高地经由波赫勒宾以北2公里的科斯洛伐利亚（Koslowaja）洼地向东北方向推进。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这两个营之间跟进，以便当苏军向北退却时，预先截断波赫勒宾至韦肖雷的公路。第76装甲炮兵团1营以2个炮兵连支援攻势，在对波赫勒宾发起进攻之前和进攻初期，将波赫勒宾附近的高地直接置于火力覆盖之下，迫使苏军移动暴露自己。位于科捷利尼科沃的重型高射炮将在无线电引导下对波赫勒宾进行火力覆盖，支援第11装甲团的进攻。

参与进攻的部队有：

第11装甲团：

第2营（贝克营）：2营营部连，第1、2、5、8连

第1营（洛维营）：1营营部连，第3、4、6、7连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SPW营）

第41坦克歼击营第1连

第76装甲炮兵团1营（轻重炮连各一）

第2装甲营的进攻队形如下：第8连位于第一梯队左翼，第5连位于第一梯队右翼，第2连位于第二梯队左翼。第1装甲营的两个轻型坦克连成倒三角形展开，第6连位于第一梯队右翼，第7连位于第一梯队左翼，第4装甲连位于第二梯队右翼，该连IV号坦克的75毫米坦克炮负责掩护轻型坦克的进攻。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跟随第1装甲营进攻。

几乎就在德军进攻号角吹响的同时，苏军也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波赫勒宾的守军试图向北后撤，却和从西北方向赶来的第11装甲团1营遭遇，于是只好掉过头来继续抵抗。由于进攻开始时守军就显示出动摇的迹象，正面强攻的第2装甲营接到团部命令加速向北推进，这一行动起初十分顺利。10时45分，在炮火支援下第1营推进至波赫勒宾以南的高地。就在通过这片高地时，反坦克炮弹从东面飞来，左翼的两个装甲连立即还击并摧毁了若干门反坦克炮。第8连摧毁了5辆向北逃跑的T-34坦克，不过自己也损失了4辆坦克。第2连损失了2辆坦克，另有几辆受损，连长座车的油箱被击中后起火燃烧，哈根迈斯特（Hagenmeister）上尉弃车后负重伤，该连随即丧失战斗力。



第11装甲团2营营长弗里茨·贝克少校

第1装甲营进攻发起的时刻稍有延误，大约在10时，沙伊贝特的耳机中才传来命令："黄金雨[25]，前进！"该营本应从94.4高地出发，从西北方向朝波赫勒宾推进，但是他们向北走得太远了。雪上加霜的是，该营预定任务为切断向北撤退的敌军退路，结果战斗一打响苏军便试图北撤，于是洛维的营也跟着向北方漂移。许纳斯多夫急忙通过无线电命令1营向波赫勒宾靠拢，以便尽快支援停滞不前的第2营。第6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小心翼翼地指挥着他的两个先头排前进，通过一座高地后，波赫勒宾以北的阿克塞河地区全景映入了他的眼帘：大约在1500米外，一条从北面通入波赫勒宾的公路上停满了试图撤退的车辆；向左去是一条直通阿克塞河的道路，上面同样停满了车辆，向右就能看到笼罩在炮兵火力之下的波赫勒宾。战斗立即展开，尽管处于劣势，苏军仍毫不犹豫地还击，河谷中闪烁着反坦克炮和坦克射击的橘黄色火光。营长洛维少校命令第6和第7连立即向公路前进，第4连作火力支援。现在到处都是可以射击的目标，所有的炮管都在喷出火舌。德军坦克以雷霆之势冲向苏军队伍，后者竭尽全力进行抵抗，但很快就败下阵来。劳斯少将这样描述德军坦克编成多个楔形编队穿过积雪覆盖的丘陵向着小村徐徐前进的壮观场景：



近处是第11装甲团团部的坦克，远处可见第1营的坦克，摄于12月12日



波赫勒宾以西的茫茫草原。这种地形遍布斯大林格勒西南地区

“惊恐万分的苏军士兵突然看到，2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辆从山上冲下来突袭他们的纵队，200多门坦克、火炮和装甲车上的枪炮在近距离上喷吐火舌。黑色的烟柱从被击毁的坦克上冒出来升入天空，中弹的卡车侧翻并开始燃烧。300门机枪在骑手和马匹之间制造了骇人的伤亡，从这个地狱里逃脱的苏军试图穿过冰封的河流，但是薄薄的冰层破碎了，人员、坦克和装备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在纵队末尾的人以为他们向相反的方向逃离也许能够逃脱相同的命运，但这样的尝试是徒劳的，20辆Sdkfz 233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机枪封锁了他们逃跑的路线，这些人只好返回波赫勒宾村那个正在通过向心进攻而被迅速收紧的口袋。

“上午10时，第4骑兵军的骑兵们宿命已定，尽管德军的包围圈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来粉碎他们的抵抗。苏军坦克和反坦克炮试图对从山坡上冲下来的第11装甲团各连进行反击，但是越来越多的炮弹从山上飞来，下面的炮口的闪光却越来越少。齐射的炮弹从重炮群一波接着一波地飞向波赫勒宾村，激起黑色的土柱，城镇开始燃烧，令人毛骨悚然的火海和烟雾遮挡了村子，当德军先头的装甲部队进入波赫勒宾村时，

仍然有个别苏军火炮在开火。苏军步兵在每一栋房屋和每一个角落里负隅顽抗，跟随坦克的掷弹兵们不得不用手榴弹来瓦解最后一条防线，阵亡的士兵成打地躺在被摧毁的反坦克炮周围，只有一小部分幸存者逃入沼泽地和灌木丛。到了中午时分，波赫勒宾的敌军已经被肃清。”[26]

随后，格里克（Gericke）上尉的第7连向北追击败退之敌，导致第6连的侧后暴露无遗，该连一面向东警戒，一面转向南面朝波赫勒宾驶去。官兵们很快就看到了受困于波赫勒宾以南高地上的第2装甲营以及该营几辆起火燃烧的坦克。从望远镜中望去还可以看到在燃烧的坦克中间有一些移动的黑点，那是被击毁的坦克乘员正在徒步作战。在阿克塞河对面，大批苏军步兵徒步爬上山坡逃跑，他们立即被坦克机枪子弹和高爆榴弹打垮。这时连长沙伊贝特上尉发现前方约1公里处有一道宽阔的壕沟横断公路，他猜测这不太可能是苏军在夜间挖掘出来的，应该是夏季攻势时所留下的工事。这道反坦克壕位于科斯洛伐利亚洼地以南，苏军已经在此处布防，很快坦克与反坦克炮之间的炮战就开始了。由于只有一条道路越过这道壕沟且两旁布置有反坦克炮，使用坦克强攻显然不划算。沙伊贝特立即用无线电请求支援，很快炮火就开始向这条狭窄的道路转移。第6连穿过道路两侧遗弃的车辆和游荡嘶鸣的牲畜全速前进，在炮火的掩护下不断变换进攻方向，向壕沟交互跃进，毫发无损地越过了反坦克壕。

连长座车首先驶过小路，被击毁的苏军反坦克炮和阵亡的炮组成员到处都是，在过去两个小时里，这些炮手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德军拼死战斗，真正做到了战至最后一人。堪称奇迹的是，第6连在夺取波赫勒宾的过程中没有遭受任何损失。12时05分，第2装甲营收到无线电消息，得知沙伊贝特的连已经推进至波赫勒宾以北800米处，于是该营继续朝波赫勒宾推进，像演习一样，炮兵为装甲兵开路，集中火力向村内轰击。德军坦克突入村内，很快就消灭了手持反坦克步枪和反坦克手雷的苏军步兵。历经两天激战，村内一片狼藉，枪支、车辆、弹药和各种装备翻倒在地，中间堆放着士兵和马匹的尸体。道路和草地被坦克履带碾压得凌乱不堪，冒着青烟的木板和倒塌的掩体堵塞了小村内的街道，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

在洛维的命令下，第5装甲连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扫荡战场上的残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伴随前进。苏军士兵利用该地区常见的洼地、低地及河谷地形，先放德军坦克通过，然后使用反坦克步枪在极近距离内打击坦克侧后装甲薄弱的部分。波赫勒宾和马约尔斯基之间的洼地抵抗尤为强烈，负责清扫该地区的第5装甲连在两个SPW连的

支援下，于傍晚将洼地内负隅顽抗的残敌肃清，并抓获了352名俘虏。接下来的几天，掉队的苏军骑兵在他们藏身的干河床中陆续被发现，德军向这些饥饿的俘虏和马匹提供了食物。天黑之前，第11装甲团重新在波赫勒宾南部入口处集结，至此战斗彻底结束。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两个连和配属给他们的第7装甲连被布置到波赫勒宾，第1装甲营驻扎在马约尔斯基，第2装甲营（缺1连）位于塞姆特齐尼。



12月**4**日的战斗结束之后德军在波赫勒宾村前集结



在波赫勒宾被俘的苏军官兵

在12月4日的战斗中，第41坦克歼击营1连负责封锁波赫勒宾以南的地域，防止苏军从这个方向逃脱。由于这一方向上的战斗并不激烈，赫夫肯少尉得以一览战场全景：

> “12月4日，第41装甲歼击营1连部署在波赫勒宾以南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洼地中间，确保敌军不会向南逃脱由第11装甲团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编织的口

> 袋。苏军的这一尝试被班、排一级的机枪和7.5毫米反坦克炮的火力挫败了。从我们的阵地上，可以看到敌军队伍的靠近，在76.6高地上备战的部队，以及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第11装甲团的进攻。后者在穿过从波赫勒宾延伸的坡地的同时，与设置于村边的苏军反坦克炮激烈交火。
>
> “很明显苏军坦克想要使用向北的公路逃脱。四五辆坦克被最左方的第8装甲连击毁，与此同时5连缓缓地向洼地（即波赫勒宾南部那个西北—东南走向的洼地）前进。几辆德军坦克被击中后燃起了大火。1营的坦克从西北更远方的94.4高地穿过村后的洼地和位于科斯洛伐利亚洼地的反坦克阵地后，2营的攻势也取得了进展，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不幸的是，射入我们阵地的一梭子机枪子弹打死了两个医务官。”

波赫勒宾周边高地大约在12时被攻陷，但是第1装甲营过度向北延伸，致使第11装甲团的两个营之间产生缺口，相当一部分骑兵得以逃出生天。部分苏军坦克试图穿过阿克塞河逃跑，但成功者寥寥无几。还有一些试图强行穿过德军据点，结果被交叉火力牢牢困住。一大股骑兵试图借着浓烟的掩护，沿着斯波拉齐亚河谷和塞米什纳亚河谷向西逃跑。当他们出现在河谷之间的高地上，准备突袭马约尔斯基时，德军才吃惊地发现那是一个骆驼战斗群。朗钦格（Ranzinger）中尉的第11装甲团第8连和内克瑙尔上尉的第41装甲歼击营用猛烈的炮火迎接了这些可爱的骆驼和它们的骑手，第一波骑兵很快溃不成军，后面的也跟着溃散了。然而装甲兵们的追击也以失败告终，松软的地面难以支撑坦克装甲车的重量，骆驼宽大的脚掌比德军坦克狭窄的履带更便于机动。骆驼战斗群最终赢得了这场生死攸关的赛跑，再次涉水越过阿克塞河。

骑兵第4军军长梅什金中将幸免于难，但是骑兵第81师师长鲍姆施泰因上校、参谋长特列克金（Terekhin）中校和政委捷列宾（Turbin）无一幸免。12月4日，罗曼诺夫（V.S.Romanov）上校替代库罗帕腾科（D.S.Kuropatenko）上校出任步兵第126师师长。12月11日，坦克第85旅旅长伊杰洛夫上校负伤，列别捷夫（N.M.Lebedev）中校出任旅长。12月14日，原骑兵第115师师长斯科罗霍德（A.F.Skorokhod）上校填补了鲍姆施泰因上校留下的空缺。

德军当日的损失为：1辆装甲救护车、1辆装甲运兵车和1辆76.2毫米自行火炮受损，8人阵亡，28人负伤。坦克的损失状况，按照劳斯的说法，共有16辆在波赫勒宾村一战中受损，情况较好的短时间内即可

修复，剩下的就只能用后续抵达的坦克替代。另据第11装甲团作战日志记载，12月2日至12月4日，共5辆坦克彻底损毁，12辆无法参加作战 [27] 。其中第2装甲营的损失为：第8装甲连4辆IV号坦克损毁，其中3辆彻底损失；第2装甲连3辆坦克退出战斗；第5装甲连1辆坦克炮管损毁；营部1辆救援用的装甲运兵车被击毁。3辆IV号坦克的损失让装甲兵们颇为心疼，它们的长管火炮射程和穿透力完全可以与T-34坦克媲美，在战斗中IV号坦克担任火力掩护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弥补了III号坦克火力上的不足。另一重大损失是第2连连长哈根迈斯特上尉，他负伤数日后死于野战医院。



好奇的掷弹兵们正在查看在村庄内被击毁的**T-34**坦克，坦克主炮仍然指着德军来袭的方向

第11装甲团击毁苏军坦克10辆 [28] ，缴获反坦克炮14门，俘虏约1200人。包括战斗结束后SPW营在波赫勒宾接收的500名战俘在内，总计俘获官兵2000名。在村内及周边公路上清点出了坦克第85旅的56辆坦克残骸。 [29] 而苏方给出的损失数如下：骑兵第81师损失1897名官兵、1860匹马、14门76.2毫米火炮、4门45毫米火炮、4门107毫米迫击炮、8门37毫米火炮。 [30] 骑兵第4军的全部损失在3500人左右。 [31]



左前方是沙利文斯基，旷野中矗立着一头骆驼

第6装甲师在12月4日取得的胜利主要归功于该师在作战指挥以及各兵种协同运用上所展示出来的高超技巧。德军官兵的士气也一如既往地高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8连连长朗钦格中尉，他在座车被命中3次后又登上另一辆坦克继续指挥战斗。第4骑兵军在各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根据俘虏的供词，德军得知，该军组建于阿富汗边境地区，直到反攻前夕才调往斯大林格勒，由于常年被部署在边境地区，他们仅承担过巡逻任务，从未见识过真枪实弹的战斗。他们的指挥官似乎也不够专业，劳斯这样评价道："第4骑兵军的指挥官连最基本的警戒条例都不懂，没有派一个人、一辆坦克爬到高地上侦察或提供掩护，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不会没注意到德军装甲部队在夜间的调动。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占据这片高地对于进攻科捷利尼科沃的决定性意义，否则早就这样做了。结果他们很快就蒙受了灭顶之灾。"[32]

当然德军也犯下了一些错误，科捷利尼科沃附近很多地区并不适合装甲运输车通行，在距离较近的情况下，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本应徒步去填补进攻产生的缺口，而不是跟在第1装甲营身后无所作为。结果苏军向西溃逃时，该营因为距离北面的科斯洛伐利亚洼地过远而无法及时封闭缺口，致使大量骑兵逃脱。在第51集团军的作战日志中，关于12月4日的战斗只有寥寥几笔："骑兵第4军的骑兵第81师（缺骑兵第61师）和坦克第85旅从13时30分开始应对敌机的进攻，且战且退，当天结束时沿上库莫亚斯基、上雅布洛奇尼和下雅布洛奇尼建立了防线。"

从根本上来说，骑兵第4军的攻势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进行的一次透彻同时也代价高昂的火力侦察。这次行动显然算不上特别成功，特鲁法诺夫失去了半数的骑兵和坦克单位，但也不能说是彻底失败。此前

奇尔河下游一度被苏军大本营当作包围圈上最危险的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两天中，科捷利尼科沃以北的惨烈战斗成为叶廖缅科关于德军主要解围方向判断的有力论据，第57装甲军进攻的突然性荡然无存。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当天的作战日志中明确写道："科捷利尼科沃敌军集群有可能与托莫申斯基（Tormosinskoy）集群协同发动攻势。"[33]由此可见，第6装甲师取得的仅仅是一场战术上的胜利，并不具有战略意义上的价值。

波赫勒宾村一战后，部队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命令，但是第23装甲师此刻还在萨尔河后方重组，第17装甲师还在从奥缪尔赶来的途中，而第15空军野战师仍未组建完毕——该师后来被证明完全是个笑话，它组建完毕并投入战斗后没几天便土崩瓦解。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冬季风暴"的发起日期从12月3日推迟至12月12日，第6装甲师则借此机会进行休整，士兵们享受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许多从骑兵部队调到装甲掷弹兵团的人骑着缴获的草原矮种马，先前的战斗中有数百匹这样的马落入到了我们手中。皮帽子扣在头上，骑兵刀跨在腰间，他们疾驶过这片土地。长腿几乎碰到了地面。波赫勒宾村的街道充满了马匹而非坦克，可以想象如果是土耳其斯坦骑兵而不是德军的装甲兵赢得了这场战斗，那将会是怎样的场景。"[34] [35]



第**6**装甲师新成立的“骑兵团”，看得出来他们兴致很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第6装甲师在此役中战利品颇丰，不仅收获了大量像反坦克步枪、轻重机枪这样的武器装备，还获得了800匹（一说2000匹）草原矮种马。[36] 这些无主的马匹在随后几天中闹了不少笑话。第6装甲师的前身是第1轻装师，轻装师是装甲兵部队与骑兵部队竞争妥协后的产物，因此师里有不少骑兵出身的老士官和军官，他们对此当然是极感兴趣。这个“骑兵团”最后在师部的直接命令下才宣告解散。



1942年12月5日双方态势图。德军防线上的缺口清晰可见

试探与准备

在骑兵第4军进攻科捷利尼科沃的同时，第51集团军的其他单位也有所行动，但战果很不理想，该集团军战史记录道："在几天的时间里，敌军沿库莫亚斯基、皮梅诺切尔尼和沙尔努特一线挡住了我们的攻势，开始时是以小队坦克（5—10辆），从12月4日开始，在将一个新赶到的装甲师带上来后，以每队45—50辆坦克投入战斗。骑兵第4军、坦克第85旅、高射炮第1113团、坦克歼击第492和1246团、步兵第302和126师的人员装备受到一定损失。"[37]

12月5日起，第6装甲师完成了战备工作，装甲掷弹兵和炮兵部队驻扎在从顿河延伸至科捷利尼科沃以东15公里处的弧形防线上，装甲部队在塞姆特齐尼待命。就在同一天，德国空军的侦察机和昆廷少校的侦察兵发现一支混成战斗群正试图从科捷利尼科沃东南迂回德军防线。这个战斗群由一个骑兵营打头阵，后面远远跟随着两个有数辆坦克伴随的步兵营。这些骑兵来自斯文科夫（Stavenkov）上校的骑兵第61师，步兵属于步兵第126师，坦克则是喷火坦克第254旅提供的。它们在特鲁法诺夫的命令下继续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将德军的注意力从第51集团军的主防线上调走。

这次佯动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德军指挥官们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有可能让大量苏军坦克跟随这支侦察部队向科捷

利尼科沃推进。第6装甲师的首席参谋凯瑟尔（Kessel）少校对此早有预案，他计划利用遍布科捷利尼科沃地区的河谷作“瓮”。苏军越过阿克塞河上游的高地，进入科捷列尼科沃附近的村庄后，将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正位于两条绵延数千米的河谷之间。这些流水冲刷而成的沟壑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论是坦克还是步兵、马匹，没有架桥设备的帮助都无法通过。德军只需等待对手穿越阿克塞河后派坦克迂回其后方，这只“鳖”就无路可逃了。

12月4日，就在科捷利尼科沃西北激战正酣之时，铁路线东侧的罗马尼亚部队却放弃了阿克塞河上游的卡年加（Krainjaja）河谷、布达卡（Budarka）河谷和卡里尼（Kalinin）河谷，收缩至铁路线附近，向当面的步兵第126和第91师1敞开了大门。劳斯非常渴望让两个机械化军（他估计共有300—400辆坦克）也跟在这支侦察部队后面进入陷阱，为此工兵营甚至还特意为“俄国朋友”在河谷上搭建了一座适合坦克通过的桥梁。

12月5日，这股苏军越过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推进至卡年加河谷后停了下来。次日他们穿过了布达卡，抵近波格兹卡（Pogozhka），部署在该地的所有Sdkfz 233装甲侦察车及其他警戒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现在正在从伪装良好的隐蔽处观察苏军的调动。苏军发现位于卡里尼和雷尼（Lenin）的农场空无一人后顿时局促不安起来。骑兵们目睹了奇怪的一幕，军列从仅3公里外的地方滚滚驶过，铁轨西侧的公路上也有许多卡车。在前往内格特尼格（Negotnig）的路上骑兵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景，德军仿佛丝毫没有察觉到敌人的逼近，仍然在自顾自地调集部队。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设伏的士兵已经布满该地域。装甲掷弹兵紧握着武器，蹲在农场木屋的地板上；机枪组隐蔽在角落里，等待着信号的发出；侦察兵则在天窗上近距离观察苏军的动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有公鸡在村子里散步，狗狂吠着提醒有陌生人接近。一些侦察兵匍匐前进到距村子外围房屋不到100米的地方，还是没能察觉出任何异样。两个步兵营之前谨慎地在布达卡以西的丘陵地带构筑了阵地，现在也跟进至波格兹卡。他们在村庄以北再次掘壕固守，与少量坦克一道掩护着侦察部队的侧翼和后方。

在12月5日至6日两天时间里，虽然德军并没有进行哪怕是最为轻微的抵抗，但德国空军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坦克部队跟进的迹象。劳斯决定允许苏军的侦察部队继续深入，直至形势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苏军接受了这份“好意”，又将两个步兵营向内格特尼格方向推进了8公里。与此同时，卡里尼的骑兵得到了增援，其前哨部队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几乎已经深入到科捷利尼科沃以南20公里的塞姆特齐尼

亚车站，鱼已经触到网底了。此时第11装甲团就在塞姆特齐尼亚车站附近，而第6装甲侦察营则在科捷利尼科沃以南4公里的内格特尼格附近。看到机械化军迟迟没有出现，劳斯决定见好就收。就在德军官兵将要扣下手中的扳机时，苏军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赶在夜幕降临之前急速撤退了。



12月7日骑兵第61师侦察部队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的侦察行动

劳斯后来将苏军撤退的原因归结为波赫勒宾村的惨败所起的震慑作用，以及这次试探性行动过于顺利反倒引起了苏军指挥官的警觉。实际上特鲁法诺夫根本就没有打算继续进攻科捷利尼科沃，这支侦察部队的目的仅仅是转移德军注意力罢了。

12月7日，JG 52第2大队转场至科捷利尼科沃附近的前线机场。伴随着空中支援的到位，地面部队的调动也在加紧重新编组。第201装甲团2营转移至锡罗茨基（Ssirotskij），装甲炮兵团团长接管了从吉里杰沃斯卡亚（Gurejewskaja）到库迪诺夫的防区，第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向波佩列奇内—卡年加河谷（Poperetschnyj-Krainjaja）方向展开侦察。积雪和冰封的地面严重阻碍了行军，为了在安德烈耶夫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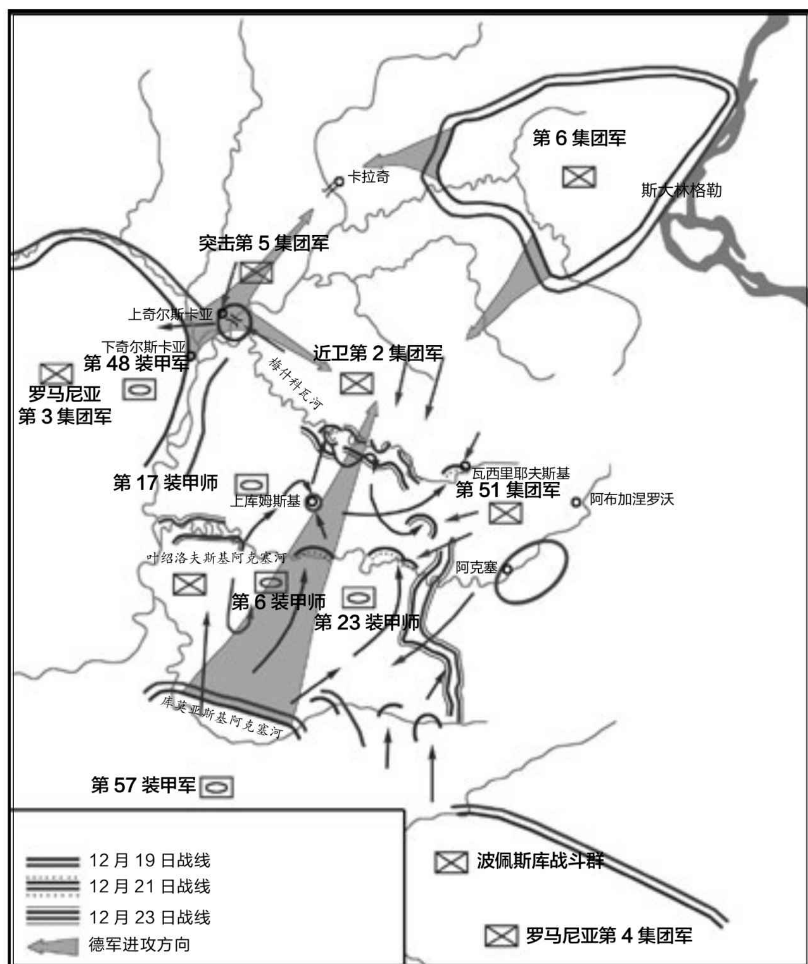
亚（Andrejewskaja）穿过萨尔河，第23装甲师的坦克不得不向西迂回了20公里。

12月8日，步兵第302师一部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西南推进，它对德军防线的渗透并不深。但是另外一支摩托化部队在坦克的伴随下从舍巴林出发，推进至罗马尼亚第6军的当面并占领了波赫勒宾以北5公里处的科斯洛伐利亚洼地。此举引起了劳斯少将的密切关注，当天第6装甲师的所有团长都被召集到师部，德军根据之前的战况判断这些部队可能试图走骑兵第4军的老路包抄科捷利尼科沃。如果真是这样，第6装甲师将实施“北风”行动，在马约尔斯基一带歼灭进犯之敌。[38] 不过这股苏军最终并没有进攻这一带的德军或罗军战线，只是尝试与坦克第85旅的残部取得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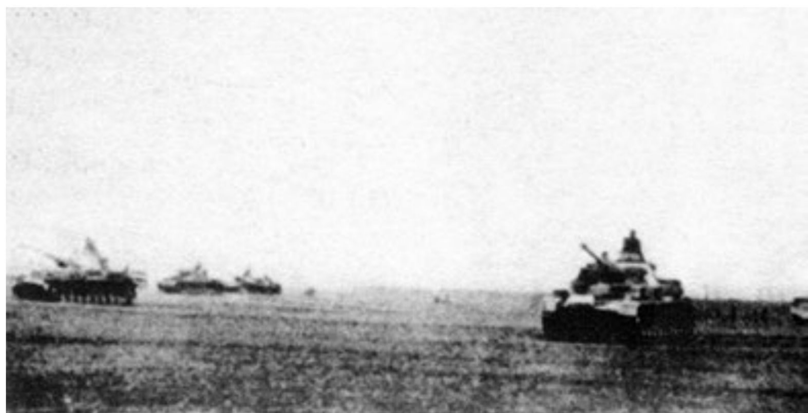
虽然处于包围圈内侧的第57集团军所受威胁尚小，托尔布欣少将还是做了一定准备。步兵第422师师长H.K.莫罗佐夫这样回忆道：“集团军指挥所移到了上察里津田庄。我们对齐宾科、罗科季诺、巴萨尔基诺车站地域的敌军兵力进行了详细侦察。同时，加固了我们西南方向的阵地，以防希特勒匪军企图救援被包围的保卢斯集团。果然如此，12月12日，德军曼施泰因和霍特的顿河集团军群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转入进攻，力图与被围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会合。”

双方计划

在斯大林格勒南北发起反击，合围并歼灭第6集团军，仅仅是苏军大反攻的第一阶段。在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中，最高统帅部将使用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向顿河中游发起一次巨大的攻势，挥师南下，扫荡顿河以西的残余德军，而后夺取罗斯托夫，切断仍停留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的退路，此即“土星”行动。在这份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近卫第1集团军下属的3个坦克军将在6个步兵师的配合下突破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战线，而后继续向南抵近米列罗沃。与此同时，近卫第3集团军下属的1个机械化军也将在5个步兵师的伴随下正面强攻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在突破该部之敌后于米列罗沃同北面来的友军会师。一旦这一阶段的行动告成，4个坦克军、机械化军将兵锋合一，沿着沃罗涅日—米列罗沃—罗斯托夫铁路线一路向南，直取顿河上的罗斯托夫。



解围行动的早期构想。即第57装甲军从科捷利尼科沃出击，第48装甲军从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出击，在进攻卡拉奇的同时分出部分力量支援前者的攻势，第6集团军在进攻开始后的某个时刻向以上两个方向突围而出



第23装甲师的坦克，摄于12月9日

“土星”行动如若成功，一方面将控制沃罗涅日至罗斯托夫铁路线全线，完全孤立南部战线的德军部队并切断其所有补给线；另一方面，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的北翼将从顿河南岸被赶到塔特辛斯卡亚—莫洛索夫斯基—斯大林格勒铁路一线。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将使用新近得到的坦克第5集团军沿顿河向下游突击。届时，在顿河下游北岸将形成另外一个“斯大林格勒式的”包围圈，而罗斯托夫的失陷也将意味着“高加索阳台”上的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被切断退路。这一系列事件，连同第6集团军的覆灭，将最终发展为德军在南部战线的总崩溃。为了顺利实施这些复杂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连日奔波于各集团军之间，他回忆道：“12月9日清晨，我前往第5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以便准确了解情况，深入研究突击第5集团军进入上述2个集团军的结合部问题。傍晚，我来到设在上察里津斯科耶的托尔布欣的第57集团军指挥所。按照总参谋部的命令，这里建立了一个可靠的通信枢纽，所以我能够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通话了……我还同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波波夫）、坦克第7军军长（罗特米斯特洛夫）和近卫骑兵第3军军长通了电话。”“12月10日，我视察了第51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以及坦克第5集团军的左翼，直接了解前线的情况，并同集团军司令和兵团首长谈了话。”[39]

11日，华西列夫斯基又和突击第5集团军的几个指挥员敲定了雷奇科沃和上奇尔地域的行动计划，意图消除第48装甲军和第57装甲军会师（即德军的“多拉”方案）的一切可能。和所有的苏军高级指挥官一样，他现在被太多的问题困扰着：围歼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战斗，下奇尔斯卡亚的德军桥头堡，还有孕育中的“土星”行动。因此，尽管叶

廖缅科声嘶力竭地强调第51集团军的孱弱，对于科捷利尼科沃方向的注意力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分散了。叶廖缅科自己也颇有些自顾不暇，眼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正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为两个相反的任务做着准备，包围圈内层的第62、64、57集团军正在91公里长的内层包围圈上集结，准备继续歼灭保卢斯集团军的攻势；包围圈外层的坦克第5集团军、第51和第28集团军则战战兢兢地在埃利斯塔到阿斯特拉罕365公里长的战线上加固阵地，准备抵御德军随时可能发起的解围攻势。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12月4日，坦克第13军从第57集团军中剥离出来，在阿克塞地区花了数天时间完成集结、补充、整训和战备工作。叶廖缅科也从方面军预备队中调出步兵第300师和第87师给特鲁法诺夫，这两个师的先遣部队将于12月12日进入布津诺夫卡、泽特和上察里津几个地区，以加强第51集团军的左右两翼。喷火坦克第235旅、独立坦克第234团和反坦克第20旅在维帕斯诺伊地域集结。[40]为了提高第51集团军的指挥效率，叶廖缅科还临时派遣了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格罗科霍夫（Sergei Fedorovich Gorokhov）上校帮助特鲁法诺夫。格罗科霍夫在担任步兵第124旅司令员时成功守住了斯大林格勒工厂区北部的桥头堡，堪称防御战方面的专家。

11月26日，曼施泰因到达了位于新切尔卡斯克的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次日正式接管了指挥权。就在同一天，包围圈内的保卢斯委派军官捎来了亲笔信，信中隐隐透露出向西南方向突围的意愿。末尾，这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恳求“尊贵的元帅先生”：“我每天都被未来将如何的询问所纠缠，因此如果能提供更多情况，用以提振部队信心，我将不胜感激。”[41]曼施泰因当然知道保卢斯口中的“更多情况”是指什么，但他希望进一步搞清第6集团军的近况，为此还曾一度萌生了飞赴包围圈内的愿望，但遭到了部下的坚决反对。作为替代，顿河集团军群参谋长舒尔茨将军和作训处长布赛少校先后飞赴包围圈内调查实际情况。两名军官在经过实地勘测后均认为，在保证补给量的前提下，第6集团军仍然具有一定战斗力。

德军准备了三个解围方案，即“多拉”方案、“威廉”方案和“奥托”方案。在“威廉”方案中，许纳斯多夫战斗群[42]将沿着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东北前进，强行突破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奥托”方案与“威廉”方案比较相似。对于这两个方案的可行性，曼施泰因深表怀疑。相比之下，他更青睐“多拉”方案，这也是当时看来可能性最高的一个方案。按计划，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将于12月9日4时30分从科捷利尼科沃展开进攻，依次夺取格雷姆亚齐、上雅布洛奇尼、下雅布洛奇尼，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攻占上库莫亚斯基，然后继续向格

纳洛夫斯基（Generalowskij）推进，继而挥师北上，与从奇尔河桥头堡出击的第48装甲军夹击坦克第5集团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合兵一处的顿河集团军群只需再向东推进60公里便可与第6集团军建立联系。

12月1日，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正式下达了“冬季风暴”行动的作战命令，内容如下：

> “第4装甲集团军以其主力在一个尚未确定的日子（最早为12月8日），由顿河以东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出击。其任务是在突击敌人掩护兵力阵地之后，从背后或翼侧攻击和占领斯大林格勒南部或西部的合围阵地。
>
> “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应以其第48装甲军从顿河—奇尔河桥头堡阵地出击，对苏军掩护兵力的背后实施攻击。如果发起攻击之前，位于科捷利尼科沃北部的第4装甲集团军当面的苏军得到极大的加强，或者担负第4装甲集团军东部侧翼纵深安全任务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再次面临危机，将采取下列补救措施：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突然从顿河西岸向北部的顿河—奇尔河的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阵地推进，并由此发起主要攻击。此外另一个较弱的突击群由顿河西岸—奇尔河桥头堡阵地出发，向卡拉奇出击，以切断此处苏军的联系，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大桥。”

对于第6集团军而言，集团军群的命令规定，第4装甲集团军发起攻击后，第6集团军将按集团军群的命令在某一天首先从西南防线向顿斯卡耶察里扎方向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建立联系，并参与突破苏军南部和西部合围圈以夺占卡拉奇附近的顿河桥头阵地的战斗。[43]

进攻日期最初定于12月3日，后来又拖延至12月9日，最后定为12日。这首先是因为与第6集团军的协同还没有达成，其次是由于第23装甲师尚未到达，左邻的第48装甲军也还没有在奇尔河口完成展开。12月2日，曼施泰因前往霍特的指挥部讨论解围计划，后者请求将解围攻势的主要方向放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没有坚持己见，很快第4装甲集团军就拿出自己的方案并获得了批准。

霍特的这条进攻路线与科捷利尼科沃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大致平行，第57装甲军需要沿此路线向东北推进150公里，越过包括萨尔河、阿克塞河和梅什科瓦河在内的多条河流。这条路线看似舍近求

远，实则不然。按照曼施泰因的说法，苏军在第4装甲集团军当面布置了5个师，在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对面则布置了12个。[44] 第57装甲军在此打开突破口，可以在局部形成一定兵力优势，也可以大大减轻霍利德右翼上的压力。从地形条件上来看，下奇尔斯卡亚到卡拉奇之间地形崎岖、河流纵横，不利于装甲部队快速前进，最重要的是该路线很可能需要强渡顿河——这是一个相当艰难而又冒险的行动。相比之下，科捷利尼科沃到包围圈之间的地形起伏和缓，阿克塞河、梅什科瓦河并不难克服，除了河谷会造成一定困难外，其他条件都是十分有利于装甲部队运动的。

12月7日苏军突破了第7空军野战师的防线，雷奇科沃斯基桥头堡已经岌岌可危，顿河集团军群一度考虑终止“冬季风暴”行动，抽调第57装甲军的部队来稳定奇尔河一带的战局，不过最终并未付诸实行。

12月8日21时30分，鉴于奇尔河防线无法稳定下来，与第48装甲军协同出击已不可能，“多拉”方案正式取消。急剧恶化的形势否决了其他所有选项，现在只剩沿着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两侧进行正面进攻一个方案了。尽管没人能够说得清以两个装甲师推进150公里并打穿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有多大胜算，尽管第17装甲师在一星期后才能投入战斗，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顿河集团军群将得不到任何增援，但是解围行动的发起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拖延了。在下奇尔斯卡亚和顿河北岸，数个苏军重兵集团正在重新集结，一旦他们对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那么对斯大林格勒的解围行动就将胎死腹中。顿河集团军群希望这一突击能够迫使包围圈南部和下奇尔斯卡亚当面的苏军掉过头来应付解围部队，从而为第6集团军自行突围创造机会，同时减轻第48装甲军的压力。只要条件许可，该军仍然可以向卡拉奇发动进攻，夺取顿河大桥。

霍特曾于1942年8月1日指挥第4装甲集团军沿路线向东北方向推进，当天便突破了第51集团军的防线并占领了雷蒙特纳亚，8月3日攻占了科捷利尼科沃，接着又于5日突破了苏第64集团军的防御，前出到阿布加涅罗沃地域，攻势直到8月9日才随着苏军抵抗的增强而放缓。因此霍特对于这条进攻路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四个多月后，相同的集团军在相同的地点再次对决，这次胜利的天平又会向哪一方倾斜呢？

---

[1] 该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乌克兰北部、白俄罗斯南部。

[2] 可能是指该师的装甲团尚未到达。

[3] 此处的塞姆特齐尼亚与后文的塞姆特齐尼并非一地。

[4]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41

[5]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43-144

[6]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492

[7] Dana V. Sadarananda.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1990

[8]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89

[9]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44-145

[10] 这是一种特殊配备的单位，装备有大量自动武器，火力极强但机动性较差，是专门用于防御的部队。

[11] 位于科捷利尼科沃以南10公里处。

[12] 位于科捷利尼科沃西南偏南38公里处。

[13]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91-92

[14] 文中若无特殊说明均使用中欧时间，比当地时间晚2个小时。

[15] 值得一提的是，劳斯将军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普勒滕贝格少尉的事迹，但其职务变成了“反坦克排长”，估计是将其与同样在此役中阵亡的第41坦克歼击营2连某个排长的名字混淆了。

[16]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47

[17] Hans Wijers. Winter Storm: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and the Operation to Rescue Sixth Army.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2012. 177-179

[18] 德军地图上无此地名，可能位于科捷利尼科沃以南的米列捷维伊（Meliorativnyy）。

[19] 实际上142高地位于齐勒科夫以西。

[20] 德军地图上无此地名，可能是杜博夫斯克耶。

[21] 德军地图上无此地名，可能位于雷蒙特纳亚以南。

[22] 原文如此。

[23] 这次战斗也有一说发生在当天下午1时。见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31

[24]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93

[25] 第6装甲连的代号。

[26]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50-151

[27] 在彻底损失的5辆坦克中有1辆损失于12月2日，12辆无法参战的坦克中有5辆坦克在投入战斗之前就出现了故障。

[28] 一种说法认为德军以彻底损失5辆坦克和1辆坦克歼击车的代价击毁了7辆苏军坦克，但是双方损失的坦克多数来自反坦克炮，简单的计算交换比是不准确的。见Robert Forczyk. Tank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Schwerpunkt.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2014

[29]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51-152

[30]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94

[31] 劳斯声称在波赫勒宾被歼灭的除骑兵第81师之外，还有骑兵第115师，该师确实曾隶属于第51集团军，不过已经在1942年10月19日撤消了番号，部分单位后来并入了骑兵第81师。同样出自其回忆录中的坦克第65旅，疑似为坦克第85旅的笔误。同样的错误可见Robert Forczyk. Tank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Schwerpunkt.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2014

[32]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50

[33]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34]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52，154

[35] 实际上骑兵第4军的兵员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

[36]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94

[37]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95

[38]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48

[39]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25

[40]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03

[41]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539

[42]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包括第11装甲团、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第76装甲炮兵团3营第6连和第9连、高射炮教导团第8连和第10连、第61高射炮团第3连。

[43]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

出版社，2006．294-295

[44]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94

第三章

从阿克塞到阿克塞

> 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士兵们！
>
> 进攻的时刻已经来到，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已经坚守阵地达数周之久，现在正受到红军的围困，等待着我们前去救援，而我们将不会让他们失望。德军坦克将再次为掷弹兵和步兵打开一条深入敌军后方的道路，挡我们去路者——无论是谁——都将被攻击和消灭。当重担落在你们身上时，不能有丝毫犹豫，他们坚信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并且能够打开包围圈。
>
> 向着胜利，前进！

（签字）霍特 [1]

12月12日——从阿克塞河出击

骑兵第4军对科捷利尼科沃的攻势受挫后，第51集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被大幅削弱，不得不停止推进，转而在库莫亚斯基—齐勒科夫—涅贝科夫一线驻防。从顿河到铁路线之间的地区由骑兵第4军及坦克第85旅残部封锁，铁路线至皮梅诺切尔尼之间是步兵第302师的阵地，步兵第126师沿阿克塞河上游布防，最东端则是加里宁少将的步兵第91师。第6装甲师的任务，就是在科捷利尼科沃东北20公里处的格里姆亚奇（Gremiachii）完成突破，而后沿铁路线迅速向东北推进，力求在12日结束前攻抵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

问题是，兵力捉襟见肘的霍特并没有给第6装甲师的左翼安排什么值

得信赖的部队，劳斯无法忽视那些正在上雅布洛奇尼（Verkhniy-Yablochniy）集结和接受增援的第4骑兵军残部，该部虽然自12月4日败退之后一直饱受德军炮火袭扰和小范围追击的折磨，但是在14辆坦克的支援下仍可对德军的补给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按照惯例，抽调1个步兵营以及相应的火炮、坦克单独组建战斗群来掩护左翼，就必然会削弱主要方向上的突击力量，考虑到这一情况，劳斯决定在攻击发起当天就动用师主力，也就是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将骑兵第4军彻底歼灭，一劳永逸确保左翼的安全，哪怕耽误一些时间也不要紧。

根据他的计划，第11装甲团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将沿着铁路线推进，然后左转，拉网式地扫荡上雅布洛奇尼的苏军。其余部队全线平推，尽快攻抵阿克塞河。根据任务的需要，第6装甲师一分为四：佐伦科夫战斗群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基础上组建，从波赫勒宾出发，向下雅布洛奇尼推进；乌尔莱茵战斗群由第4装甲掷弹兵团担纲组建，从科捷利尼科沃以北的集结地出发，向上雅布洛奇尼推进；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主力为第11装甲团和SPW营，沿铁路线左侧向齐勒科夫推进；昆廷战斗群主力为第6装甲侦察营，伴随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作战。



“冬季风暴”行动示意图（12月12日至12月19日）



第11装甲团团长冯·许纳斯多夫上校



“罗马尼亚骑兵的骄傲”——拉图·科尔尼上校

第23装甲师首日的任务是从皮梅诺切尔尼出击，夺取涅贝科夫并向东

和北掩护第6装甲师侧翼。拉图·巴德斯库（Radu Baldescu）准将的第18步兵师、伊万·梅塞斯库（Ioan Mihaescu）准将的第1步兵师和杜米特鲁·图多斯（Dumitru Tudos）准将的第2步兵师一时还难以参加战斗。科尔尼上校的第8骑兵师和波佩斯库上校的第5骑兵师的两个团组成了波佩斯库战斗群，与潘维茨战斗群一起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的右侧翼。

第6装甲师

在12月12日最初的5个小时里，进攻部队一直在科捷利尼科沃以北的桥头堡集结，受交通堵塞和天色昏暗的影响，进攻一再推迟，直至5时15分各部队才报告完成进攻准备。5分钟后 [2] ，第一波炮弹呼啸着朝步兵第302师和步兵第126师的阵地飞去，尖叫着落在格里姆亚奇车站。爆炸声打破了平静，猛烈的炮火让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缩回身子，地面在爆炸声中颤抖，石头、枕木和铁轨被抛向空中，“女巫安息日”行动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ZG 1联队的Bf 110袭击了阿布加涅罗沃地区的机场，将包括第811航空团的4架IL-2攻击机在内的8架飞机击毁在地面上。 [3] 在格伦德赫尔上校的火炮全速射击的同时，装甲兵们踩下油门，铁流滚滚向前，如同潮水一般漫过苏军防线。第11装甲团1营在右，2营在左，第41坦克歼击营1连在中间，后面跟着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缺2营）。装甲箭头穿过大草原，深深地契入到步兵第302师的阵地中，突入纵深的装甲部队迅速对苏军炮兵阵地展开迂回包抄，发现轻重火炮还原封不动地矗立在发射阵地上，装甲兵们毫不客气地将其笑纳。苏军炮兵只能无可奈何地旁观这一切的发生，因为牵引用的马匹已经命丧德军坦克的枪口下，步兵已经作鸟兽散，像是被风吹走一样消失在了高耸的草丛中。

第6装甲师的编组情况为：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第11装甲团、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

乌尔莱茵战斗群：第4装甲掷弹兵团；

佐伦科夫战斗群：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缺2营）；

昆廷战斗群：第6装甲侦察营。

攻势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弗拉切夫（А.И.Вражнов）少校的步兵第302师第827团很快就被打垮，1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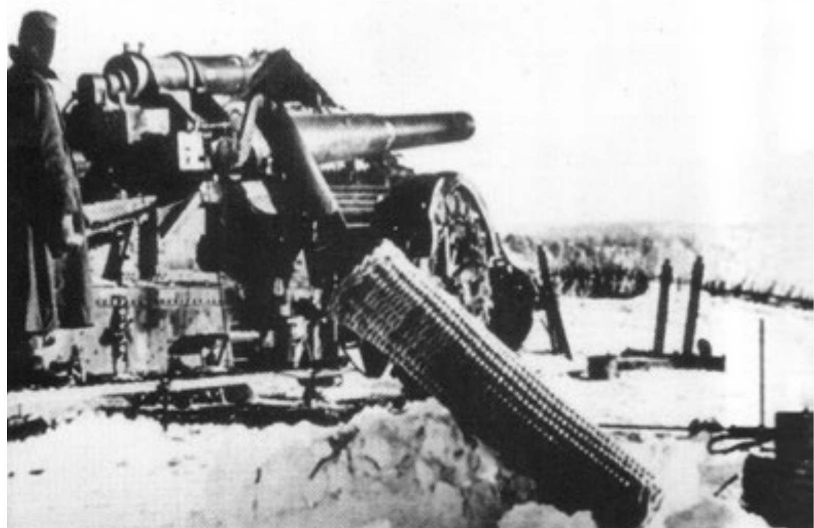
高地被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肃清。第11装甲团1营在抵达铁路线后在东方和北方采取警戒，2营则转向格里姆亚奇并与苏军发生短暂交火，2辆坦克触雷退出战斗，另1辆被反坦克炮击毁。之后第1装甲营继续向北深入，沿着铁路线推进至涅贝科夫车站。在该车站西南的洼地内，德军坦克遭遇1个122毫米炮连及其野战阵地，经过短暂战斗，于7时30分将其肃清。8时45分，第11装甲团1营推进至124.7高地，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奉命与右临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衔接，担任加油站的警戒任务。油料以及弹药补给车辆出乎意料地迅速到达，第2装甲营也跟着赶到了。昆廷战斗群在铁路线以东前进，继续与第23装甲师保持联系。



面对镜头微笑者为第76炮兵团团长格伦德尔上校

支援炮兵迅速进入了前进发射阵地，高炮群面向北构建了防空网。JG 52第2大队也出现在空中，但是它没有多少目标可以猎杀，因为航空兵第8和第16集团军之前专注于封锁斯大林格勒的任务，对于第57装甲军的进攻尚未作出反应。当天只有大队长约翰尼斯·施泰因霍夫（Johannes Steinhoff）上尉驾驶Bf 109 G-2“白4”号机击落了1架侦察型Pe-2。倒是德国空军给己方地面部队造成了一些麻烦，第4装甲掷弹兵团4连连长苏斯特博士（Dr.Soest）就碰上了倒霉事：“12月12日，期待已久的进攻开始了。第6装甲师的实力处于巅峰时期，我们可以奋力一搏。前一天晚上我们平静地获悉了解救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盼望着这次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天能给我们带来令人难忘的战争体验。头一天我们营作为师预备队待在作战部队的后方。不消多说，冬日晴朗的天气为飞机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来自里希特霍芬航空队近距离支援大队的众多‘斯图卡’并不只帮助我们，让我们十分上火的是，有时也帮上了苏联人的忙。我们行军纵队遭到了两次猛烈的空袭，飞行员飞得非常低，我们营此刻没有任何高射炮掩护，只好冒着机枪、加农炮和炸弹的炮火向着苏军的一面架起伪装防空网。[4]当苏军飞机从我们后方飞来时，我们就不得不换到另外一面。那还真是难忘的几分钟，不幸的是它们还是给我们营带来了一些伤亡。这是战火给我们的第一次深刻洗礼。”

12月12日“冬季风暴”行动开始首日的攻防态势



部署在阿克塞河沿岸的210毫米榴弹炮，属于第57装甲军军属炮兵

进攻开始前一天，StG 77联队和KG 27联队被调去支援意大利第8集团军，也就是说空中支援强度仅能达到原计划的三分之二，两天后被调走的联队才回归解围行动。当天负责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是StG 2、StG 77和ZG 1联队，罗马尼亚第6轰炸机大队的I.A.R.81俯冲轰炸机也参与了支援。[5] 虽然有资料表明第4航空队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协同欠佳，但是对地支援行动依然是富有成效的，不仅苏军防线被全线压制，甚至前调途中的机械化第4军也倍受影响，朱可夫元帅后来干脆将第51集团军首日的失利归结于德国空军的猛烈空袭。

第6装甲师的进攻似乎戳中了苏军防线上的漏洞，因为据劳斯回忆，第11装甲团在进攻中并未遭遇什么能对坦克构成威胁的重要目标。苏军宣称步兵第302师在中午之前仍然坚守着阵地，只是部署变得更加松散。[6] 这实际上是因为德军暂时停止了北上，按照计划，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在突破约10公里后向西北转向，而后从东北方向包抄上雅布洛奇尼。该村以南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配合其行动，营长克莱斯（Kreis）上尉计划向村子发起一次佯攻，诱使驻扎在顿河沿岸和上雅布洛奇尼一带的苏军骑兵集中到这里，同时将守军的注意力从正在接近的坦克身上移开。掷弹兵们着手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奇袭，溃逃的士兵进入村庄后，夸张地声称德军正集结重兵向上雅布洛奇尼推进。佯攻的效果立竿见影，德军侦察机很快就报告说所有苏军占据的

村庄都异常活跃，在上雅布洛奇尼南边的防御阵地还接受了强力增援。克莱斯的营随即展开佯攻，为了制造大规模进攻的假象，该营故意展开成大纵深宽正面推进，掷弹兵们在机枪的掩护下接近那些“不友好”的村庄，时至中午，全营已经接近至村庄数百米范围内。苏军坦克和步兵一度威胁到该营左翼，动用预备队在1个装甲排的支援下发动反击后局势趋于稳定。



沿铁路线向西北方向推进的第1装甲营，照片右侧可见铁路沿线的电线



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



第6装甲师的坦克正在前进，远方的地平线上空无一物

劳斯目前最为担心的不是骑兵第4军负隅顽抗，而是苏军在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完成迂回之前就意识到自己有被合围的危险，从而及时地向北或向西后撤。如果该部未被顺利歼灭，那么第二天第6装甲师就会发现自己的侧翼上还是有敌军存在。如果骑兵第4军向西退过顿河，情况就更复杂了，克莱斯的营将在徒劳的追击中离主力越来越远，这是劳斯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事实正如德军所愿，上雅布洛奇尼的守军要么是对背后的威胁毫无察觉，要么就是没有接到任何撤退的命令。骑兵们表现得如此“吝啬”，哪怕德军只夺取了一栋房子或一道战壕，他们也要在坦克的支援下发动反击将其夺回，克莱斯的部队为了将佯攻做得逼真一些，只好反复发起小规模突击。

10时10分，第11装甲团展开队形向上雅布洛奇尼挺进，第1装甲营在右，第2装甲营在左，中间是乘坐在自行火炮上的反坦克猎兵。行动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不久之后就因该村东侧沼泽地的阻碍而停滞不前，装甲团撤回后又从更北面进行尝试。许纳斯多夫上校的人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来调整进攻方向，直至日落前一小时才发动进攻，此时村内的苏军依然有机会撤退，但是他们选择了在这场对比悬殊的战斗中死守阵地。在一阵反坦克炮和步兵武器对射后德军顺利攻占了上雅布洛奇尼。从坦克上升起的火柱和燃烧的房屋将天空染成了深红色，毁坏的房屋和武器装备的残骸勾勒出了这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村。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掷弹兵很快肃清了这一区域的残敌，随后按计划将该地转交给从南方攻上来的乌尔莱茵战斗群克莱斯营，2辆试图

突围的坦克也被124.7高地上的反坦克炮击毁。[7] 装甲团重新集结，然后在13时30分经由124.7高地向东北推进，并于夜间抵达了已经被昆廷战斗群占领的齐勒科夫。



向上雅布洛奇尼推进的第**11**装甲团团部车辆，远方的坦克属于该团**1**营

在德军看来，天气造成的困难要比苏军还难以克服。尽管气温低达零下10度，泥泞的地面还是在冻硬之前就被坦克履带撕得粉碎，洼地上铺满了光滑的冰面，所以进攻时就只能依赖那些早已无法辨别的道路。这可苦了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半履带车。在向齐勒科夫推进的途中，结冻的洼地给行军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对于坦克而言，这算得上是一道天然屏障，德军只好在白天派遣工兵上前支援，工兵作业耗费了大量时间。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个昼短夜长的时节，天色早早就暗了下来，最后一批部队直至次日清晨5时30分才通过该地。

日终时，第11装甲团1营位于齐勒科夫车站，第2营位于该村西北两公里的摩尔科里（Molkerei），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则驻扎在齐勒科夫西南的维霍夫（Viehhof）牧场。当地没有现成的掩体，所有人员都只好在车上过夜。车站附近已经了无苏军踪迹，火焰从四面升起，摇晃上升的照明弹和不时喷发而出的警戒部队的机枪火焰相互映照。因为事先没有令行禁止，所以机枪在夜间常进行不必要的射击，而起因往往不过是犬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驱走内心的不安。天气异常寒冷，军官们无人入眠，他们要监督加油、补充弹药和交付补给工作的进行，还要接收次日的行动命令，给部下交代事项等。

第**23**装甲师

上午9时50分，由第201装甲团1营和经过加强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担纲组建的伊利希战斗群 [8] 对涅贝科夫展开了进攻。在右翼，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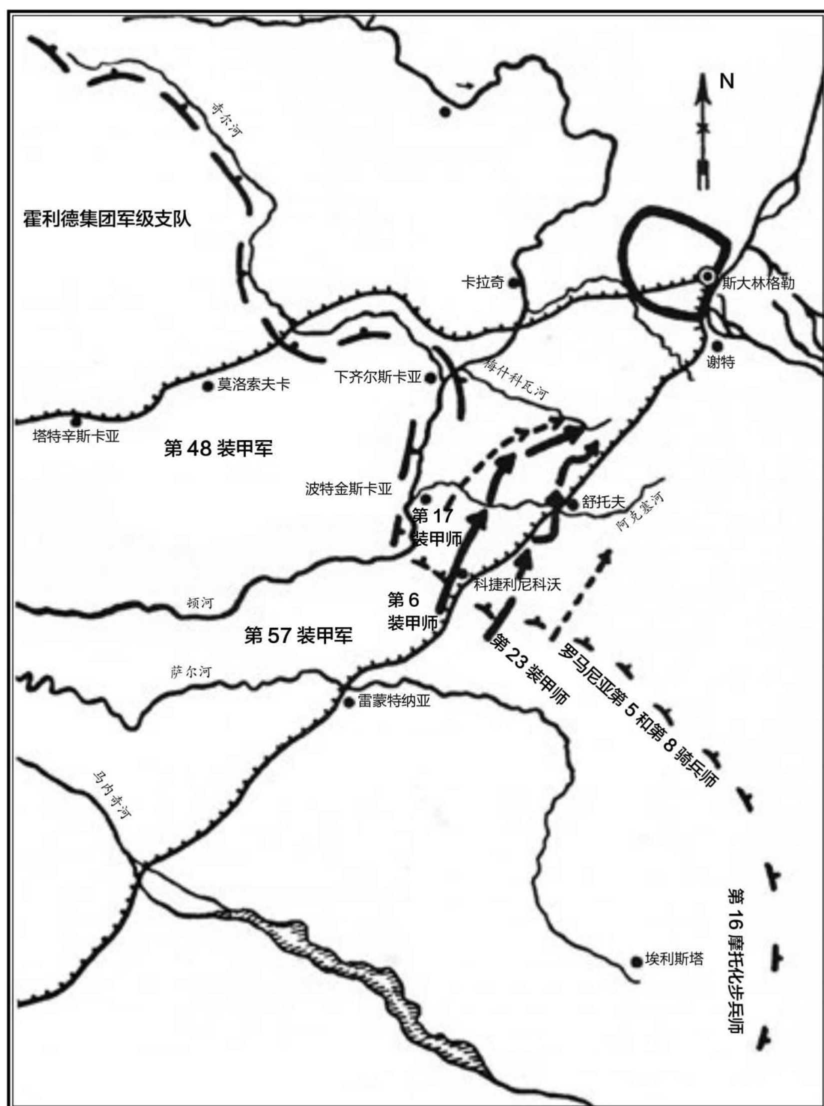
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推进至舒托夫2号附近。下午13时35分，涅贝科夫落入伊利希战斗群手中。步兵第126师的抵抗较为激烈，但是在步兵第302师瓦解之后很快也败下阵来，3000名苏军向东北方向逃去，身后留下了250名俘虏和数量相当的尸体。缴获武器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包括15门76.2毫米加农炮、2门122毫米加农炮、30门迫击炮、7支反坦克步枪和大量轻武器。[9]



第6装甲侦察营的轮式侦察车驶过一个燃烧的村庄



冻结的河谷是行军的噩梦，照片中是齐勒科夫附近的一道浅谷



“冬季风暴”行动示意图。可见实际进攻路线不是与铁路线完全平行，而是略微向北倾斜指向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西南部

在粉碎守军的抵抗后，SPW营于下午14时45分占领了舒托夫2号。第23装甲师已经向前推进了18公里，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宽约30公里的缺口。伊利希战斗群抵达了148.5高地—齐勒科夫一线，并且与左边的第6装甲师的摩托化营建立了联系，完成了当日作战目标。

步兵第302师和骑兵第4军的指挥部均已落入敌手，步兵第302师政委梅德韦杰夫（P.P.Medvedev）和第51集团军侦察兵主任叶洛夫（I.I.Iurov）上校用反坦克手雷摧毁两辆坦克后双双阵亡。步兵第126师的右翼也受到了第23装甲师的冲击，不得不向东收缩，在达尔加诺夫和沙尔努特之间重建防线。

苏军反应

对于当天战况，苏军战史这样描述道：“12月12日清晨，霍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主要突击方向是季霍列茨克到斯大林格勒铁路线这一狭窄地段。德军投入了坦克第57军的坦克第6、23师，与之对峙的是51集团军的步兵第302和126师。德军先用炮火对库莫亚斯基小站附近阵地进行了炮轰与轰炸，随即出动坦克逼退了步兵302师的顽强抵抗……夜幕降临，德军坦克第6师先遣部队在个别地段推进到了阿克塞河南岸，步兵302师则退到了齐勒科夫—涅贝科夫—集体农庄一带。”

与德军的记录截然相反，第51集团军宣称在“冬季风暴”行动的第一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泽连科（В.А.Зеськина）上士击毁了7辆坦克，消灭了50名步兵。反坦克炮手普达洛夫（Пулатова）击毁了3辆坦克和2辆突击炮。尼基（И.С.Никитина）上尉的炮兵连与36辆德军坦克展开激战，最后所有的炮位都被击毁，全连战斗至最后一人。

正在上查里津斯科耶的华西列夫斯基和赫鲁晓夫获悉德军进攻的消息后，立即赶往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和舒托夫车站实地调查。返回上查里津斯科耶后，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叶廖缅科，两人约定设法加强第51集团军，此外再抽调一部分兵力沿梅什科瓦河组织防御。在华西列夫斯基的要求下，叶廖缅科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预备队中的步兵第87师和喷火坦克第235旅拨给了第51集团军，并命令后者“阻止敌军的进攻并将其赶回出发阵地”。特鲁法诺夫别无选择，只好在12月12日11时命令塔纳希申少将立即将部队带到克鲁格亚佐夫以南12公里的比尔朱科沃斯基（Birjukowskij）至捷诺维伊（Ternovyi）国营农场一线，试图阻止第23装甲师的推进。这意味着刚休整了两天的坦克第13军要在四小时内向南移动25公里并且完成集结投入战斗。更加不幸的是，晴朗的天气让这支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国空军的火力之下，部队直到13日清晨才赶到目的地，总共只有坦克28辆，步兵1600名。坦克第13军的战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直至此时该军的官兵已经设法完成了休整并按照命令布置好了他们的坦克、火炮和步兵武器。摩托化辅助单位已经被机械化连补充至额定兵力的60%至70%。尽管如此，该军仍需补充武器、作战装备和运输车辆。该机械化旅的坦克第44和163团总计有49辆可用的中型和轻型坦克，半数摩

托化步兵单位缺乏运输车辆以至于不得不步行作战。该军装备短缺对其单位和编队的战斗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休息已经结束，必须再次投入战斗了。”[10]



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

机械化第4军也接到命令迅速南下阻止德军越过阿克塞河，由于在进攻前夜已经接到另一道命令南下，所以该军此时已经在路上了。沃利斯基的军带来了107辆坦克、103门迫击炮、105门火炮、38挺重机枪82挺轻机枪，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扎哈罗夫中将，他负责统筹所有阿克塞河前线的部队，包括机械化第4军、坦克第13军、骑

兵第4军、独立重型喷火坦克第235旅、独立坦克第234团、反坦克第20旅以及步兵第302和第87师。此时反坦克第20旅和步兵第87师还在方面军预备队中，而喷火坦克第235旅和坦克第234团可能于13日或14日在上库姆斯基加入了机械化第4军。[11]

放下电话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前往扎瓦雷基诺试图同大本营取得联系未果，只好先行联系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当时正在其司令部的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后者"立即着手布置他的集团军已经准备停当的部队和兵团以强行军前进到梅什科瓦河，以便赶在敌人前面，在梅什科瓦河地区给敌人以坚决的回击"。他还慷慨地告诉马利诺夫斯基可以使用托尔布欣的第57集团军的指挥所，并要求该集团军对第2集团军在组织指挥和它"特别感到需要"的燃料方面给予全力协助。随后华西列夫斯基终于与最高统帅部取得了联系，在报告德军坦克部队前出到阿克塞河的消息后，又请求最高统帅部允许他立即把正在抵近的近卫第2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以便在梅什科瓦河展开阻击曼施泰因的部队，而歼灭被合围的保卢斯部队的战役则暂缓实施。

起初斯大林拒绝向这个方向派遣援军，搪塞说关于近卫第2集团军由顿河方面军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问题将由国防委员会讨论，在这个问题上他并非孤立无援，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夫索夫斯基对于交出近卫第2集团军也心有不甘。直至战后他仍不止一次对华西列夫斯基提及此事："不论怎么说，你那时的意见是不对的。我和近卫第2集团军完全能够在曼施泰因接近之前就把保卢斯又饿又冻的几个师粉碎。"对于第6集团军逃脱的担心最终占据了上风，13日凌晨5点左右，望眼欲穿的华西列夫斯基终于接到指示：12月15日把近卫第2集团军划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并点名华西列夫斯基负责指挥消灭德军解围部队。

叶廖缅科一方面从预备队里调出喷火坦克第235旅和步兵第87师1378团加强给第51集团军，要求特鲁法诺夫少将坚守占领的地区，并恢复步兵第302师的态势；另一方面命令波波夫中将尽快消灭奇尔河上的德军登陆场，以减轻第51集团军右翼的压力。[12]

战况总结

当天第6装甲师俘获坦克5辆、火炮10门、反坦克炮10门、"喀秋莎"1辆、轿车5辆、载重卡车若干及许多轻兵器，还抓获了450名俘虏。第6装甲师损失甚为轻微，可用坦克仍有141辆（19辆II号、63辆III号长管、29辆III号短管、23辆IV号长管和7辆指挥坦克）。第23装甲师的损失也在许可范围之内，次日该师仍能出动64辆坦克（5辆II号、9辆

III号长管、18辆III号短管、9辆IV号、21辆IV长管和2辆指挥坦克）。[13]

OKW的日志这样记载道："加入霍特集团军的第6装甲师已经前出至阿克塞河。冯·曼施泰因元帅报告说他可以以两个正在进攻的装甲师的兵力达成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手中缺乏足够的部队去维系他延伸的侧翼……元首已经决定第11装甲师将继续投入到奇尔河桥头堡的任务中，因为强大的敌军正直指那里，第17装甲师将代替第11装甲师配属给霍特的集团军。"在12月13日的日志中又记载道："在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两侧进行的攻势中，第57装甲军已经于昨日中午抵达了阿克塞河以南20公里处的齐勒科夫和雅布洛奇尼。"



第**6**装甲师的车队正经过一辆被击毁的"喀秋莎"

"冬季风暴"行动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总体来说苏军抵抗并不算顽强，如果说德军在首道防线所受阻力较小还可以用苏军保存实力来解释的话，那么在地势险要的涅贝科夫和齐勒科夫之间仍未遭到激烈抵抗就让德军匪夷所思了。这处隘地是通往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的门户，四周被数条深深的沟壑阻隔，西北面有一条向北注入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的支流，东面是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的上游河段，德军无法对其进行迂回包抄，这种战略要地都无法据守，足见特鲁法诺夫的兵力是何等地捉襟见肘。

虽然德军攻势进展顺利，但是当天最重要的目标，即强行突破至阿克塞河渡口还是没有达成。第6装甲师推进了17公里，距阿克塞河尚有15公里之遥 [14] 。目标未能达成的主要原因无疑就是劳斯的"左勾

拳”，那么，首先攻占上雅布洛奇尼的决定是否正确呢？如果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直接扑向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那么就必须确保这块地区在这一天中，在任何状况下都能为乌尔莱茵战斗群所独力攻克，并将此地的苏军牢牢牵制住，这样沿铁路线两侧推进的第6装甲师的主力方能顺利实施后续作战。无人能知晓该战斗群是否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不能，德军就会在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情况让第6装甲连的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想起了1863年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在司令部里对沙伊贝特的祖父迪斯特·沙伊贝特说过的话：“上尉，到了明天早晨，所有的人都会对我说，我该怎么做？当人们需要战略家指导时，战略家总是离战场这么远。”

12月13日——第一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第6装甲师

劳斯将军曾希望让坦克趁着夜色夺取阿克塞河上的渡口，但是许纳斯多夫上校拒绝了这一要求，首先，夜间定位相当困难；其次，结冰的河谷使得坦克的故障率陡然升高。目前德军补给已成问题，坦克不得不自行携带额外油料，备弹量则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多。一般情况下，装备50毫米口径长身管坦克炮的III号坦克J型坦克主炮备弹84发，机枪备弹2700发，而第11装甲团的坦克每辆携带炮弹200发，机枪子弹7000发。[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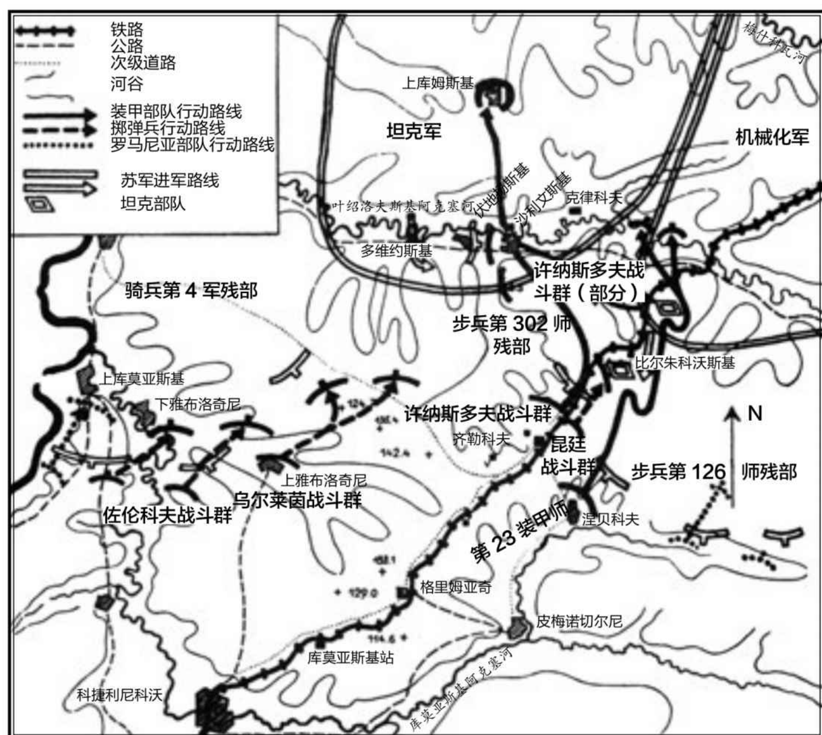
12月13日4时，许纳斯多夫交付作战命令：夺取位于克律科夫（Klykoff）或沙利文斯基之间的渡口，然后攻占渡口以北的高地。一小时后，进攻部队在齐勒科夫车站以北的B.W.点进入出发阵地，攻势进行得并不顺利，倒不是遭遇了苏军的抵抗——他们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已经丢失了大部分反坦克武器，德军坦克甚至没有费心去抓俘虏，而是将他们留给了后面的掷弹兵。但是在攻抵比尔朱科沃斯基车站以西2公里处的铁路后，前进路线被结冰的齐勒科夫河谷所阻。



工兵在阿克塞河上搭建的浮桥，正在过桥的是第**11**装甲团**2**连

第23装甲师在前一天未能攻抵位于齐勒科夫东北的高地，所以昆廷战斗群必须向东越过铁路线，以便继续掩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侧翼。在车站以东的铁道上，昆廷战斗群与苏军坦克发生近距离交火，在此地布防的是坦克第13军的机械化第17旅和步兵第302师残部。昆廷少校请求坦克支援的呼声被许纳斯多夫一口回绝，后者命令部下继续向沙利文斯基前进。现在只要地形许可，推进至阿克塞河就不是问题，而陷入与苏军坦克的混战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晨曦的照耀下，第11装甲团抵达了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上的沙利文斯基。上午8时在未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拿下了渡口，第1装甲营立即通过桥梁向13公里外的上库姆斯基推进。没想到在团长的指挥坦克跟随该营过河时桥梁突然发生断裂，指挥坦克将桥面阻塞，抢救措施全然无效，后续兵力遂无法跟进。原定以第11装甲团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和炮兵的协同下展开对上库姆斯基的进攻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就在“斯图卡”对目标展开猛烈空袭之际，许纳斯多夫上校决定仅以第1装甲营独立发起进攻，德军坦克势如闪电，在消灭守军的轻微抵抗后，于正午时分夺取该村。



12月13日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前出至上库姆斯基

沙利文斯基渡河点桥梁的损坏，致使第11装甲团刚到正午就停止了进展。断桥上的指挥坦克经过各种努力仍然无法移除，只好等到伍尔夫少校的第57装甲工兵营剩下的两个K架桥连[16]到达。阿克塞河上的架桥作业于12时展开，最晚要到次日5时才能完成。而昆廷战斗群则在阿克塞河南岸展开，掩护桥头堡的左右两翼。

昆廷战斗群被苏军坦克拖住后，乌尔莱茵战斗群加速推进至135.4高地以北。与之相呼应地，佐伦科夫战斗群推进至下雅布洛奇尼，罗马尼亚第6军也推进至上库莫亚斯基。目前苏军仍未发起猛烈反攻，劳斯推断其主力隐藏在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以北，沙利文斯基和顿河之间。前线的过分平静引起了德军指挥官的警觉，尤其是位于沙利文斯基的阿克塞桥梁的破坏，更是令许纳斯多夫忧心忡忡。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增援沙利文斯基北部的脆弱阵地，截至目前，只有伍尔夫少校的工兵营与装甲歼击示范营（已经由第57装甲军配属给第6装甲师）承担保卫北桥头堡的工作。



结冰的河流并不适宜坦克通行，所以架桥部队的工作仍是必需的



第11装甲团2连的一辆III号坦克



渡河前进的坦克。其周围的工兵正忙着修路补桥，远方可见第**6**装甲师庞大的车队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配置如下：

第11装甲团团部：许纳斯多夫上校；

第11装甲团1营：洛维（lower）少校；

第11装甲团2营：贝克（Baeke）少校；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库佩尔（Kuper）上尉；

第41装甲歼击营1连：杜尔班（Durban）中尉；

第57装甲工兵营1连：罗森纳尔（Roessner）中尉；

第76装甲炮兵团3营：格拉夫（Graf）中校；

第6（中型）炮连：瑙豪斯（Neuhaus）中尉；

第8（重型）炮连：霍勒泽尔（Hauschildt）上尉；

第9（重型）炮连：普勒希尔（Plecher）中尉。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1个摩托化步兵连、第11装甲团的2个侦察排、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2个排仍然滞留在南岸。在将桥头堡的警戒任

务交给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76炮兵团1营后，第2装甲营奉师部的命令在阿克塞至齐勒科夫洼地以南的地区巡逻。第41坦克歼击营则配置在沙利文斯基以南2公里处的56.3高地，防备苏军坦克的反击。德军发现伏地扬斯基已经成为苏军据点，一股骑兵在其以西3公里的多维约斯基（Dorowejewskij）的浅滩向南渡过阿克塞河。夜间“喀秋莎”两次对沙利文斯基进行射击，损失迭起，第11装甲团的团部也被命中，导致7人负伤，许多车辆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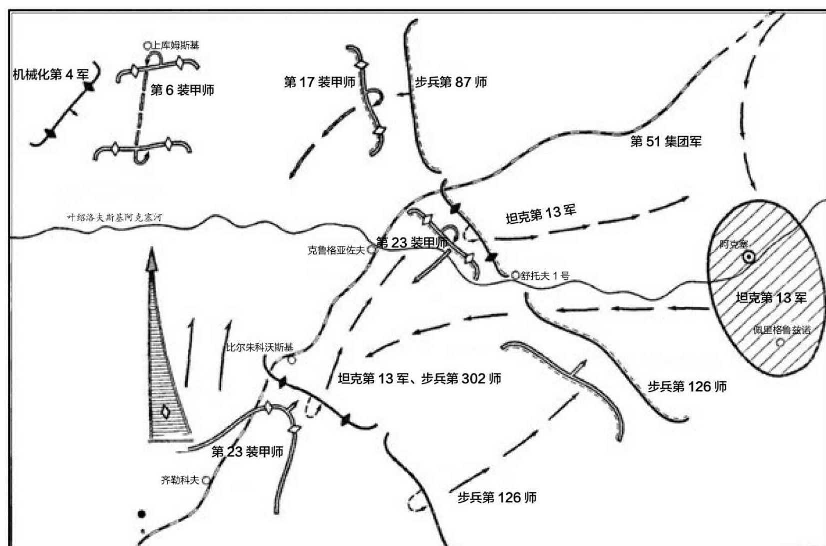
沙利文斯基的桥梁被许纳斯多夫的座车压垮后，德军紧急修建的新桥

第23装甲师

第23装甲师在夜间进行了重组，伊利希战斗群被解散，第201装甲团、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第128装甲歼击营1连、第51装甲工兵营和炮兵支援部队组成了冯·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在它的当面，塔纳希申还在试图将部队在比尔朱科沃斯基与捷诺维伊国营农场之间展开，为了完成这一部署，该军在13日中午之前都无法投入战斗。然而其可用坦克数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已经下降至28辆，前一天早上这个数字还是39辆。[17]



1942年底第**6**装甲师的坦克越过一座燃烧的村庄。也有说法认为这就是第**11**装甲团夺取上库姆斯基后拍摄的



坦克第**13**军在阿克塞河上游的战斗

第51装甲工兵营3连在皮梅诺切尔尼和涅贝科夫以南建立了渡口。第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仍然留在它前一天的抵达线上并得到了第128装

甲掷弹兵团3营的支援。第128装甲掷弹兵团4营（高射炮营）为该师提供了防空火力。该师剩余的单位都被纳入师预备队，由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巴赫曼上校指挥，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用1个加强连换防位于达尔加诺夫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

早上，两个苏军步兵连在5辆坦克的支援下出现在第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前方，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立即发起反击，以1辆III号坦克的代价将其击退。不久之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已经在沙利文斯基穿过了阿克塞河，如果海德布雷克战斗群仍不能在右翼取得进展，势必会置友军于险境。上午10时，第23装甲师奉命从齐勒科夫向前推进，攻势步履维艰。10时20分，霍特上将亲自来到师指挥所，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消息，指挥官们推测1个坦克旅正向涅贝科夫进发，霍特随即命令第201装甲团准备防御。12时25分，12辆坦克出现在舒托夫1号，另外6辆出现在舒托夫2号，它们可能隶属于坦克第13军的一个坦克旅。第201装甲团的42辆坦克立即发起进攻，一番短兵相接之后迫使苏军掉头撤退。

当天下午，第23装甲师向捷诺维伊国营农场发动进攻，结果被据守于此的机械化第62旅和步兵第126师残部击退，苏军宣称击毁8辆坦克，打死250名德军官兵。鉴于第23装甲师已经被挡在了齐勒科夫—涅贝科夫—舒托夫2号一线，劳斯下令让原本在阿克塞以南执行巡逻任务的第11装甲团2营向齐勒科夫河谷发起突击以减轻该师的阻力。这次作战只动用了第2装甲营的2个装甲连（包括6连）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的1个装甲掷弹兵连，该营剩下的2个连仍要执行伏地扬斯基方向的警戒任务。德军坦克在齐勒科夫河谷与铁路线之间接敌，苏军无心夜战，短暂交火后便向北退去。至于第23装甲师，在获得空中支援后已经自行摆脱了困境，于夜幕降临之前抵近至克鲁格亚佐夫。傍晚，苏军以1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向捷诺维伊国营农场发起进攻，遭到第201装甲团迎头痛击，舒托夫2号当面的苏军也于14时30分向东北撤退。

空军活动

苏联空军在13日的战斗中依然难觅踪迹，这部分是因为雨雾天气，部分是因为第8和第16航空兵集团军还没来得及从封锁包围圈的任务中抽身。恶劣的天气也让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对于是否出击举棋不定，里希特霍芬上将在第4航空队的作战日志中愤怒地写道："在济莫夫尼基，一个战斗机大队（JG 52第2大队）和StG 77联队被从睡梦中叫醒，他们在讨论糟糕的天气！"在里希特霍芬的严厉干预下，德军在12月13日进行的空袭可以说是颇有成效，第6装甲师的一名目击者这样回忆道："斯图卡轰炸的效果是毁灭性的，（苏军）坦克疯狂地彼

此冲撞，试图在雅布洛奇尼的河谷间寻找掩护。斯图卡在下午重复了它们的空袭并持续到夜幕降临。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侦察部队发现半数（苏军）坦克被击毁或击伤，苏军的装备和尸体也被迫遗弃。总的来说，苏军在阿克塞河建立绵亘防线的企图似乎被打破了，我们师现在可以继续突破它们。”[18]

部下出色的表现并没能平息里希特霍芬的怒火，他指责霍特的部队“到处瞎逛”，用猛烈的空袭去对付弱小的敌军。[19] 恰逢此时坦克第5集团军恢复了奇尔河方向的攻势，于是原本用于支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飞机又被调往奇尔河桥头堡上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调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足以左右接下来几天的战局，因为12月14日的天气完全不适合空军活动，而12月15日双方以近战为主，空军缺乏一个合适的舞台。

第23装甲师已经感受到了坦克第13军带来的压力，虽然劳斯曾下令让第11装甲团转向铁路以东，寻歼苏军坦克部队，但桥头堡的状况（桥梁意外断裂）和上库姆斯基的攻占不可避免地将第6装甲师的主力引向了西方。不管怎么说，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已经向斯大林格勒突破了40多公里，并且在排除轻微抵抗后占领了阿克塞河渡口，建立了一个纵深约10公里的桥头堡，阻止了苏军以该村为中心组织防御的企图，同时也将第6装甲师的掷弹兵和第23装甲师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总体来说，当天的战斗基本达成目标，并且由于交战不多，损失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如前几天的情形，夜间的降温使得一切都陷入停顿，只有侦察、警戒和部队的活动还在进行。

12月14日——小村鏖战

1942年12月14日国防军公报：

> ……
>
> 在南部战线上的其他地区，部分德军部队与强大的苏军展开了艰苦的战斗，目前这场战斗仍在进行中。
>
> 我军装甲部队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地区发起反攻，击退了实力强大的敌军，苏军的反击在损失了20多辆坦克后失败。
>
> ……

1942年12月14日，暴雪呼啸，双方空军的行动大受影响。在地面战场，上库姆斯基成为了战斗的焦点。大量苏军坦克在格罗莫斯拉夫卡一带集结，喷火坦克第235旅和独立坦克第234团将在步兵第87师一个营的支援下从扎戈茨科特（Sogotskot）向上库姆斯基推进，独立坦克第158团负责骚扰沙利文斯基桥头堡，阻止桥头堡守军北上增援，独立坦克第55团被留作预备队，可能在适当的时候从南方包抄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喷火坦克第235旅的参谋长库尔文斯基姆（Kulvinskim）中校在10月份曾接到过特别指示："喷火坦克只能用于指定用途，在任何情况下都轮不到它们参加坦克战。"[20] 喷火坦克是对付步兵工事的利器，苏军原本打算将这个特别组建的单位投入肃清包围圈的战斗，现在却不得不与德军装甲部队正面对抗，可见战事之紧迫。



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地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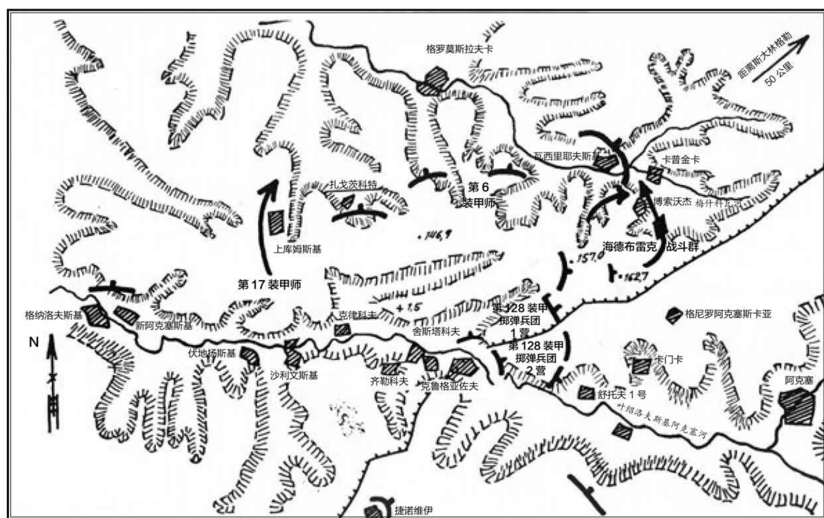
德军方面，新桥梁并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架设，并且在夜间苏军对沙利文斯基的炮击中再次被摧毁，从而发生了进一步的延迟。因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决定停止前进，固守桥头堡，同时对通往格罗莫斯拉夫卡、舍巴林、"三八"集体农庄和扎戈茨科特的道路实施侦察，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为此沙利文斯基地域的德军部队一分为三：雷姆林格（Remlinger）战斗群[21] 坚守桥头堡；库佩尔（Kuper）战斗群[22] 配属给乌尔莱茵战斗群执行特别任务；剩余部队，包括第11装甲团团部和第2装甲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5连、第4装甲掷弹兵团3连、反坦克炮教导团4连、第41坦克歼击营2连、第76炮兵团3营（欠第6炮兵连）和1个重型反坦克炮排，在桥梁架设完毕后立即前往上库姆斯基。

第6装甲师

早上6时桥梁才架设完成，第11装甲团2营的两个连通过后，有报告说

79.9高地（沙利文斯基西北2公里处）方向有苏军坦克活动。第6装甲连立刻前往迎击，一番短兵相接后，击毁其中一辆，另外两辆向西撤去。在确保79.9高地一带安全后，坦克撤回了上库姆斯基。这场小小的遭遇战，拉开了为期3天的上库姆斯基坦克战的大幕。

上午9时，许纳斯多夫上校赶到上库姆斯基，此时该村的守军正面临着来自多个方向上的威胁，苏军已经离开格罗莫斯拉夫卡，正从东面的扎戈茨科特赶来。摩托化步兵在上午7时至8时对扎戈茨科特以南的侦察行动中并未发现敌军踪影，在格罗莫斯拉夫卡以南5公里处发现侦察车辆，在上库姆斯基以南10公里的地区捕获战俘20名，而在该地以北9公里的舍巴林则发现了两辆侦察车和20—30名步兵。向新阿克塞斯基方向前进的侦察部队也报告称东北方向1.5公里外的地区有构建工事的活动。劳斯估计，上库姆斯基以北已经聚集了400多辆苏军坦克，一名被俘的工程兵军官则供称在格罗莫斯拉夫卡以南有各型坦克300辆。[23] 随着苏军活动不断加强，德军的进一步侦察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第11装甲团第2营轻型坦克排排长卡尔费尔茨（Kallfelz）少尉当日就经历了一次颇为惊险的侦察行动。



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与梅什科瓦河之间的地形、城镇与河流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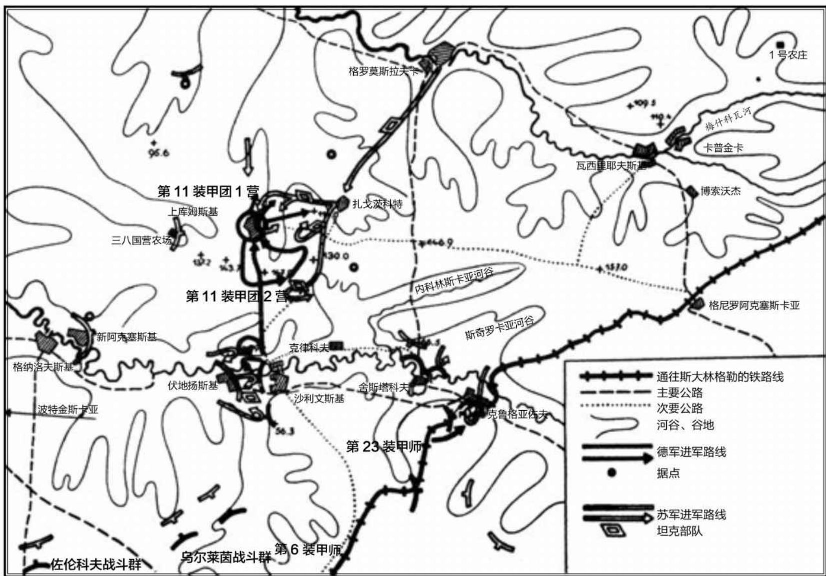


库佩尔上尉、李根特上尉、罗伊特曼少尉、奥斯特曼中尉。摄于**12**月**12**日

上午9时30分左右，卡尔费尔茨接到命令前往位于上库姆斯基的团部报到，他从许纳斯多夫本人那里接到任务，向东和东北方向实施侦察。为了及时汇报结果，他的部队还配属了团直属的摩托化传令排。半个小时后，侦察部队离开了上库姆斯基，出发没多久就遭遇了河谷的阻碍。前进到一个陡峭的河谷时，一辆轻型坦克跌落谷内。一名乘员受轻伤，另一名乘员伤势严重。[24] 于是第一个摩托车传令兵返回团部去寻求维修部队的帮助。侦察坦克在穿越河谷地形之后驶入了草原，向扎戈茨科特方向前进，前进3公里后德军发现40—50辆坦克正在向南缓慢推进，走走停停。汇报完敌情后，停留在开阔地上的德军侦察兵也被发现，卡尔费尔茨朝着对方做了个手势，苏军似乎接到了这个信号，以为对方是友军并转身离去。



上库姆斯基附近的德军坦克，远方依稀可见坦克群



12月14日机械化第4军先锋夺取上库姆斯基的尝试



德军占领下的上库姆斯基，照片中的树木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并不多见

不久后侦察排接到撤退的命令，而就在此时他们左侧又有新的苏军坦克部队出现，其规模比先前发现的还要大，似乎是在向上库姆斯基前进。卡尔费尔茨觉得有必要搞清楚敌情，于是继续留在原地并向团部

发送报告。正当他准备撤退时，第三支坦克部队从扎戈茨科特出发了。该部队同样由T-34和KV-1坦克组成，最初跟随第一支队伍前进，不久就转向东方。这些坦克的任务，应该是从南面对上库姆斯基展开包围。此时这小股德军已经陷入了3支坦克纵队中间，于是卡尔费尔茨在无线电上通报了自己的困境并请求支援。此时第11装甲团2营已经和一个坦克团交上了火，一时无法赶到，侦察兵们只好慢慢地朝上库姆斯基方向转移，希望能够在崎岖地形的掩护下脱离，结果很快就被北方的苏军坦克发现并遭到射击。6辆T-34和KV-1坦克离开队伍向德军靠近，现在后者必须应战了。摩托化传令兵们则试图分散突围返回上库姆斯基，后来大多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25]

轻型坦克集中火力对一辆T-34的发动机射击，致使其起火燃烧。当然，II号坦克没法进行像样的坦克战。卡尔费尔茨命令部下弃车，他自己跑到一个溪谷内寻求掩蔽，结果撞上了一群苏军，后者人数不多，其中还有伤员，但他们几乎立刻就开枪射击了。短暂交火后德军俘虏了他们，在战俘中发现了一个身着中尉制服的女人，她供述称自己是一名坦克车长，坦克已经在上库姆斯基的战斗中被击毁。对于后来的逃亡经历，卡尔费尔茨回忆道：

> “很快苏军坦克就找到我们了，我们继续躲避。继续通过一片平原，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越来越多的坦克乘员放弃了战斗向敌军投降。到了最后，跟在我旁边的只剩下一个士官长和一名中士。我们分散成了许多小部队行动，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这时面前还有三辆坦克向我们射击，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这里无处藏身，而黑色的装甲兵制服在白色的雪地上分外明显，看来只有等死的份了。我下令大家趴下不动。我们看到这些苏军坦克就在我们面前100米处停住，一切只不过几分钟而已，但对我们却如同永远那么漫长。最后，一辆坦克缓缓开向我们，并从3到4米远处通过，接着第二辆，最后第三辆也这样驶过。这些坦克是如此接近，甚至能够伸手触及它们的履带，让人十分担心它们会从我们身上直接碾过去。等到他们通过后，我们立即跳起来，以最后一辆苏军坦克作为掩护，寻找最近的溪谷尽快逃脱。我们的神经已经绷了太久，再也无法承担更多的负担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几名排里失散的成员。



停在上库姆斯基的德军装甲运输车。左前方这辆安装了37毫米反坦克炮，右后方是一辆装甲通信车

> “从我们这边可以观察到，有两辆坦克就停在我们坦克旁边警戒着，从后方和南方传来战斗声。但是还看不到友军的踪影。大约过了三个小时，德军坦克终于出现了，经过短暂的交火，两辆苏军坦克被击毁。我要求这批德军坦克留在该处直到我们的坦克被修复为止，然而他们却被无线电召回。我们回到自己的坦克，发现车辆几乎完好无损，只有几条电线被从无线电上撤掉。苏军似乎并不想把我们的坦克拖回去，没多久，我们又和团部取得联系，如果苏军有能力、有意图，他们想要窃听我们的无线电通信也不是什么难事。”[26]

侦察结果和俘虏的供词显示，苏军的活动在不断增强。为了确保主动权，许纳斯多夫决定主动出击，从南面迂回扎戈茨科特，消灭卡尔费尔茨发现的坦克。午后，第2装甲营驶出上库姆斯基，借着地形掩护向南前进4公里后转向东横越公路，然后展开成倒三角队形继续向前谨慎推进。该营依然排成12月4日曾使用过的队形，两个轻型坦克连在前，中型坦克连在后掩护。因为要首先收容困在扎戈茨科特以南的侦察队，所以贝克的部队打算由南向北对该村实施包围。大约在公路以东2公里处，通过一个小小高地后，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突然展现在德军眼前，沙伊贝特回忆道：

> “约40辆的坦克停在一公里外的空地上，车身涂装与

德军坦克颇为相似，炮管不长，炮塔上漆有黑色的数字，还有形似指挥塔的圆顶。它们的乘员有的在坦克外活动，有的坐在车身上。从位置来看，这绝对不是轻型坦克排所报告的苏军坦克，那又是谁的呢？难道是第23装甲师的坦克？它们又在第6装甲师的作战区域内干什么呢？

“连长们一边在无线电上讨论是敌是友，一边缓慢地向前推进。沙伊贝特命令全连向这些可疑的坦克瞄准，一旦他射击全连就跟着开火。接近到600米之后，这些坦克乘员跳进他们的坦克，其中两辆正对着德军驶来。几乎就在同时，营部的无线电 [27] 中传来呼叫：‘是苏军！开始射击！’”

迎面驶来的苏军坦克已经开火了，它们急躁地进行行进间射击，虽然距离只有300米，但是无一命中。整个旷野上都回响着震耳的炮声，正面上的两个连立即对它们倾泻火力。此时此刻苏军坦克还只有少数几辆能够开动，最前面的两辆坦克已经填满了瞄准镜的视野，当即化为碎片。在不到600米的距离上，III号坦克的50毫米长身管坦克炮的每一发炮弹都能击穿苏军坦克。由于德军坦克射速较快，得到的训练也更为充分，很快便占了上风，几乎没有漏网之鱼，侥幸逃脱的也被中型坦克连的75毫米长管坦克炮在1公里左右的距离上击毁。残存的坦克被逼到洼地内一一击毁，整个过程就像打靶一样轻而易举。32朵烟云升入冬季晴朗的空中。后来德军在该地区清点出来了36辆坦克的残骸。 [28] 劳斯回忆道：“这场不对等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苏军坦克旅就在原地英勇地走向了毁灭，不到一小时前，它们还意气风发地在为发动进攻而集结。超过70辆苏军坦克留在这片地区，它们的炮口仍然怒视着我们的装甲兵袭来的各个方向。虽然敌人的第一波进攻被终结于一座‘坦克坟场’，但它继续给敌我双方以长时间的震撼，还将被苏德双方飞行员误认为是坦克集结地而遭到反复轰炸。许多士兵——无论来自国防军还是红军——当他突然走进这群沉默的坦克时，都会感到恐惧，然后——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会深深地感动——举起他的手致以敬意。” [29]



第23装甲师的一名III号坦克车长



第**23**装甲师的长管IV号坦克。在虎式坦克投入战场之前，该型坦克是对付**T-34**最有效的武器之一，由于数量较少常单车投入战斗

对于独立坦克第55团的意图，劳斯认为：“其任务是切入我们侧翼并且将我们拖住，当我们应对第一个威胁的同时其他坦克旅——正在从北面接近上库姆斯基——将会打击我们的侧翼和后方。”不料，德军先发制人，从南面迂回扎戈茨科特。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战术素养占据上风的一方毫不意外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第2装甲营重新集结后向北方推进，以便收容轻型坦克排并继续搜索报告中的苏军坦克。很快装甲兵们就找到了侦察部队，但由于遭到扎戈茨科特方向的射击，收容工作被迫暂缓，德军坦克编组队形再次发起进攻，苏军在短暂交火后借助夜幕的掩护撤出战斗。第2装甲营的坦克在夜间将这个侦察排回收，轻型坦克要么被拖曳，要么在照明弹的帮助下自行返回了上库姆斯基。

就在147高地激战正酣时，位于上库姆斯基的第1装甲营也陷入了苦战，它正处于机械化第4军独立坦克第235旅和坦克第234团的围攻中，苏军则声称该地域有德军两个步兵营和50辆坦克。20—30辆T-34和KV-8发起了两波猛烈的攻势，3辆T-34在极近距离被击毁，另外3辆被反坦克小组炸毁，其中尤以莎尔菲（Scharfe）中尉的战果最为辉煌。[30] 由于147高地周围的友军陷入了沉默，上库姆斯基村外的苏军也焦虑起来，很快另一个德军装甲营也涌入河谷，决定胜负的时刻到来了，双方官兵都立刻明白了这一点，无线电沸腾起来，苏军

反复发出呼救，得到的回复是“机械化旅就在路上，坚持住，坚持住！”[31] 苏军指挥官试图延伸侧翼来避免陷入包围，结果只是徒劳，德军已经在各个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很快，上库姆斯基的危险就彻底解除了。两支苏军坦克部队通过一条沿河谷顺流而下的道路奋力向北突围，勉强摆脱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冬季的俄罗斯日落极早，15时天色就漆黑一片了，战斗暂时告一段落。15时10分，第11装甲团致电师部：“坦克战因为夜幕降临而停止，苏军向东北逃跑，43辆中型坦克（T-34）被击毁。”[32] 12月14日结束时，第6装甲师各部分布如下：



克鲁格亚佐夫一带的地形、城镇与河流分布

沙利文斯基：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欠3连）、第41坦克歼击营第1连的半数兵力、第57工兵营、反坦克炮教导团第8连、重型反坦克炮第1连、库佩尔战斗群（欠2连）。

上库姆斯基：第11装甲团（欠5连）、摩托化步兵第6营4连、第4装甲掷弹兵团3连、第114装甲掷弹兵团5连、第41坦克歼击营的1个排、第76装甲炮兵团3营（欠6连）和反坦克炮教导团第10连。

第23装甲师

第23装甲师当日的任务是：迅速穿过萨姆奇尼（Samochin），夺取

克鲁格亚佐夫、舍斯塔科夫以及阿克塞河上的桥梁，尤其是铁路桥；消灭齐勒科夫河谷之敌，拿下克律科夫以北的高地。第23装甲师组织了两个战斗群，准备从西面和南面对坦克第13军发动进攻。

破晓时分，担任进攻右翼的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的坦克再次滚滚向前，不料刚前进了3公里就撞进了苏军坦克群中，瞬间就报销了两辆坦克。第201装甲团立即组织反击，很快就击毁了包括2辆KV-1在内的5辆坦克。跟随在坦克后面的第128装甲歼击营、工兵营以及支援的炮兵又包办了另外7辆，其中5辆爆出了熊熊火焰。战斗中一辆伴随SPW营作战的自行反坦克炮被直接命中，乘员两死三伤。德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剩下的坦克——有20至25辆——已经向北方和西北方撤走了。德军继续前进，在克服了机械化第62旅及步兵第126师的轻微抵抗之后于11时25分拿下萨姆奇尼，俘虏了236名来自步兵第126师的士兵。配属给海德布雷克中校的SPW营从战斗群中分离出来，向东设立防线保护该村，并派出自行反坦克炮以及前面提到的88毫米和20毫米高射炮连加强。

12时45分，第201装甲团从萨姆奇尼出发向克鲁格亚佐夫前进，在穿过捷诺维伊和苏奇佳（Ssuchaja）河谷后于14时30分抵达目标。几辆德军坦克转向铁路桥方向，很快就从惊慌失措的守军手里完好无损地夺下了大桥。装甲团的贝尔（Behr）上尉和科尔内留斯（Cornelius）中尉在行动中表现尤其突出，他们不顾守军的炮火下车作战，并成功使桥梁上的炸药包失效。与此同时，装甲团其余的坦克冲进了克鲁格亚佐夫，挡住了苏军的猛烈反攻并于15时30分牢牢控制住了村子。与此同时，另一队坦克也完好无损地夺取了舍斯塔科夫公路桥。

在左翼上，巴赫曼战斗群（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缺2营）沿着涅贝科夫—148.5高地道路两侧推进，在148.5高地遇到机械化第17旅和步兵第302师，起初苏军抵抗还很轻微，但是很快就强烈起来。此时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还没跟上来，所以攻势进度非常缓慢，15时06分，战斗群报告说占领了舒托夫1号。在17辆T-34的严防死守下，德军并未在捷诺维伊村外收获更多胜利。不过这不是问题，因为随着克鲁格亚佐夫告急，塔纳希申的部队已经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因此特鲁法诺夫下令将坦克第13军撤到阿克塞河北岸重筑防线。于是在黄昏时分，前进至萨姆奇尼附近的少量苏军也主动撤退了。两辆在步兵的伴随下进行夜间侦察行动的坦克也在德军的三辆自行反坦克炮面前作鸟兽散。

诺埃瓦（Noever）中尉的第51装甲工兵营1连从博伊内堡将军那里获得指示，于18时30分挫败了一个苏军小分队在铁路桥上安置炸药包的尝试；另外有一个爆破小组试图在桥梁上安置炸药包，也被部署在克

鲁格亚佐夫桥头堡外的德军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阻止并驱离，工兵们随后在5米高的路堤上占据了阵地。为了能将次日的战斗继续下去，第201装甲团急需步兵的支援。因此，尽管捷诺维伊外出现了大量敌军，博伊内堡中将仍决定将巴赫曼战斗群从战线上拉回来并向前布置到克鲁格亚佐夫。第25高射炮团1营营长梅尔施泰因（Meerstein）上尉的装甲战斗群接过了掩护舒托夫1号的任务，他手上还掌握着第128装甲歼击营2连、1个88毫米炮连和1个20毫米炮连。



一名炮手正在指挥部站岗，远处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正在进行



第128装甲炮兵团3营的150毫米榴弹炮，摄于克鲁格亚佐夫

战况总结

从德军的角度来看，当天的战斗还算成功，在12月13—14日的战斗中，第51集团军仅存的坦克部队避开第6装甲师的锋芒，对其两翼展开攻势，正如陆军总部的作战日志中所述：“第57装甲军——已经开始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向东北进攻，根据最近发来的报告，部队已经穿过了从萨姆奇尼到契塔克夫（Chitakov）的公路（第23装甲师）。部署在北翼的苏军坦克第254旅并未参与战斗，而是向东北撤退。第6装甲师的主力已经在科捷利尼科沃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以北通过一座完好的桥梁（沙利文斯基桥头堡）穿过了（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该师左翼已经前进至上库姆斯基。部分部队转向西。30辆苏军坦克对装甲师正在向前延伸的左翼发起的进攻已经被击退；10辆坦克被击毁。在桥头堡以东的奇尔火车站，苏军取得了突破。在桥头堡以西，一场激战正在突破口上进行。”[33]

第23装甲师当日首次遭遇敌军坦克，凭借自身高超的战术素养在对攻中占据了上风，击毁7辆坦克和装甲车。就连罗马尼亚部队也取得了一定战果，骑兵第8师当天在激战后夺取了达尔加诺夫。入夜时分，第6装甲师的装甲兵和装甲掷弹兵已经击退了苏军在各个方向上发动的反击，总计击毁43辆坦克、3门反坦克炮、6辆载重卡车，击溃1个机械化步兵营（击毙50人，该营隶属于坦克第235旅），重创了包括坦克第235旅、坦克第234团和第55团在内的3支苏军坦克部队。该师自身仅有2辆坦克完全损失，9辆坦克退出战斗，桥头堡的德军有1名军官、7名士兵阵亡。

地面部队的良好进展也鼓舞了空军官兵的士气，JG 52战斗机联队的施泰因霍夫回忆道：“在飞行员看来下面的大地就像微缩景观一样。每天当他飞过该地域时都会注意到前线的变化，他可以判断地面部队将能够完成什么。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地面推进的情况看起来还可以，我估计斯大林格勒很快就能得到解救，我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并以极大的决心执行自己的任务。”

时任第11装甲团6连指挥官的霍斯特·沙伊贝特认为，德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在开阔地进行坦克决战，并且不顾友军要求分兵支援的呼声，坚持集中使用坦克，其次是将雷姆林格战斗群暂时配属给乌尔莱茵战斗群，使得许纳斯多夫战斗群能够在上库姆斯基自由行动，最后，运输补给单位指挥官的无线电报告，给战斗群指挥官提供了后方地域状况的实时动态”。劳斯则将取胜的原因归结于苏军步坦行动的脱节和德军更加灵活的指挥，这种灵活性来自于三个方面：内线作战的优

势、指挥官自行决断的权力以及坦克上更加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两倍于对手的坦克数量本应是苏军最大的优势，但这反过来却更加重了指挥上的负担。

12月14-15日——保卫桥头堡

为了消除桥头堡左翼的威胁，14日清晨，雷姆林格战斗群（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向桥头堡以西的伏地扬斯基发起进攻，不料苏军炮火猛烈，很快就迫使德军转攻为守。随后第41装甲歼击营1连和88毫米高射炮连被部署于桥头堡西侧，时刻警戒苏军的动向。为了保障桥头堡左翼的安全，当天上午，雷姆林格战斗群再次尝试夺取伏地扬斯基，劳斯建议从上库姆斯基抽调坦克予以增援，许纳斯多夫眼见自北而来的苏军坦克越来越多，自然不可能同意分兵回援桥头堡，于14时50分致电师部说："桥头堡面对18辆坦克，如果苏军没有后续部队增援，应该可以坚守下去。"[34] [35]

一如早晨的状况，雷姆林格战斗群的进攻遭遇了猛烈反击，还没攻抵目标就陷入了停顿，鉴于得不到坦克支援，该营索性撤回桥头堡。劳斯明白，没有正在北上的乌尔莱茵战斗群的配合，想要驱逐伏地扬斯基至顿河一带的苏军是不可能了，于是将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归还给了乌尔莱茵。德军当天的攻势两度受挫并不奇怪，目前桥头堡北岸有第57装甲工兵营的两个连和第57装甲军配属给第6装甲师的装甲歼击示范营，而桥头堡南岸只有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一个反坦克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军已经将原本部署于右翼的骑兵第61师调往伏地扬斯基一带，坦克第85旅的残部也在防线后重新补充了坦克并立即投入战斗。 [36]

对1942年底的苏联红军来说，重新补齐装备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车组尚存，任何一支坦克部队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补充足够的装备、重新投入战斗并且给德军制造足够多的麻烦。再者，经历无数激烈战斗之后，苏军坦克部队通常被认为远逊于德国同行的维修保障能力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此，坦克第21团的勃列日涅夫这样回忆道："在战斗过程中我们损失了不少技术兵器，为了使我团葆有生命力，应当重建物资部门，这需要作出英勇的努力。需要把被击毁的坦克直接从敌人眼皮底下撤下来，一夜之间修理好，以便在早上重新投入战斗。在我们的技术兵器处处长巴索诺夫及其修理和供应助理勃里日涅夫大尉的领导下，修理人员完成了这一有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工作。修理人员在严冬露天条件下工作，被打得歪歪斜斜的坦克在他们的努力下重新被修好，投入打击敌人的战斗。"



阿克塞河桥头堡附近的德军堑壕，背景处的村庄就是沙利文斯基



第**11**装甲团的军官，左起：赫霍兹少尉、尼曼中尉、米夏利斯中尉、**8**连连长朗钦格中尉、**6**连连长肖博特中尉，摄于**1942**年秋季演习

就在乌尔莱茵战斗群对伏地扬斯基的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不久，沙利文斯基桥头堡的各个方向上几乎是同时传来了战斗报告。8时10分，桥头堡以南的博尔格斯（Borgs）中队[37]与苏军坦克交上了火。一刻钟后，第41坦克歼击营上报说在桥头堡以南1公里处击毁两辆坦克。很快，尼曼（Niemann）大队也上报说在沙利文斯基西南遭到苏军坦克进攻。

眼看桥头堡兵力吃紧，许纳斯多夫急令：任何已经抵达上库姆斯基的

部队不得投入作战！奉命前往上库姆斯基的部分单位也被留在桥头堡中供雷姆林格战斗群使用。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北面，第11装甲团大部已经被捆在了上库姆斯基附近的战斗中。南面，豪席尔德上尉的114装甲掷弹兵团第1营被调去支援第23装甲师，还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在阿克塞河以南的大片区域扫荡残敌，右邻的第23装甲师当面也出现了大量摩托化部队。

12月14日清晨，几辆坦克在步兵的伴随下出现在南桥头堡西侧的一条深深的、长满灌木且延伸至德军主要补给线旁侧数公里处的干河床边。德军缺乏部队防守该地域，苏军坦克也无法穿过3—4米深、5—10米宽的干河床，只好通过灌木丛间隙来向驶往沙利文斯基的运输卡车开火，迫使德军所有通往桥头堡的补给线都向东绕行。正午时分，两个步兵营直接穿过干河床进攻桥头堡，坦克则在对岸作火力支援。雷姆林格上尉的掷弹兵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了这次进攻，继而又以一场迅速的反击将苏军彻底赶过河床。

当天下午苏军步兵再次发起进攻，这次他们收复了干河床的东岸。在惊讶万分的德军面前，8—10辆坦克从看似难以逾越的干河床中冲了出来，苏军坦克手们显然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不过这些坦克未能攻入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德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了伴随的步兵，将他们从坦克旁边分离开来。剩下的工作就由装甲歼击示范营接手了。很快，响亮的爆炸声就传到了沙利文斯基，烈焰熊熊地燃烧着，六个烟柱缓缓升上天空。苏军的第三次尝试发生在黄昏，按照劳斯的说法，这次进攻得到了坦克第55团的支援，但同样不怎么成功。

为了维持补给线的畅通，坦克歼击部队都被拴在了沙利文斯基以西的阵地。第41反坦克营1连（自行反坦克炮连）的弗雷德里希·博施（Friedrich Bosch）这样回忆发生在14日下午到夜间的战斗：

> “12月13日至14日夜间，我们连被配属给雷姆林格战斗群，后者正掩护着沙利文斯基桥头堡，为了进攻沙利文斯基桥头堡，敌人已经在此集结了强大的部队（据俘虏供认说有20到30辆坦克）。因此，我们连和后勤补给单位从56.3高地移往沙利文斯基村。雷姆林格战斗群于14日清晨对伏地扬斯基发起进攻，但是他们刚到沙利文斯基村西边的开阔地上就被苏军猛烈的炮火（来自坦克、反坦克炮、迫击炮和斯大林管风琴）压制住了。我们连参加这次进攻的人员也遭受了伤亡。
>
> “上午10时，从1937年开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的

博格纳（Bergner）在连部阵亡，一同阵亡的还有来自下莱茵福尔德（Niederrhein voerde）的许斯肯（Husken）。两个人都是被落在他们车后面的迫击炮弹弹片夺去了性命。此外来自多特蒙德的莫恩特鲁（Mentrup）手也受了伤。这时从连长那传来命令：‘立刻接管博格纳的排，要挡住苏军坦克，确保沙利文斯基西侧的安全——不许后退一步！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必须守住，否则对全师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他说得太对了！就在这个时候，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已经在上库姆斯基卷入了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场坦克战之中。面对这一情况，我非常理解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我们排的三辆自行反坦克炮和它们训练有素的乘员在几栋小屋后面占据了伪装良好的阵地，后者建在看起来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小屋一半建在地下，以便在严酷的气候中提供庇护。射击诸元已经标定。在我们两侧，机枪、迫击炮和步兵炮已经找到了良好的野战发射和掩蔽阵地；一个巨大的，底部平坦、覆满粘土的洼地为我们的步兵提供了良好的掩护。

“我们从一门88毫米自行高射炮那里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它在我们左侧300米处占据了阵地，抵御来自伏地扬斯基的坦克。此外，在我们后方大约400米处的沙利文斯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安装在营部的巨大的潜望镜 [38] ，这也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苏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来自坦克、反坦克炮、迫击炮和斯大林管风琴的火力变得持续不断。斯大林管风琴狠狠地落在沙利文斯基村和我们阵地上，尤其让人精神崩溃。到了下午，我从排里抽了两个人带着食物集热箱去取三辆停在伏击阵地上的自行火炮的乘员的晚饭（那天是茶和豆汤）。两个人带着食物集热箱，利用所有可能的掩护，缓慢地接近了我们阵地并将食物放在那里。突然，斯大林管风琴特有的那种隆隆声和咯咯声从伏地扬斯基传来！

“刚一看到伏地扬斯基村边的火箭发射产生的烟雾，36枚火箭弹就以棋盘状落在了我们附近。透过小屋的墙，我看到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一个食物集热箱并将

其撕成了碎片，珍贵的汤四处飞溅然后渗入了地面。一条无线电传来：‘派一门自行反坦克炮前往沙利文斯基桥头堡，那里正受到威胁！’现在我只有两门火炮可供调度了。苏军正通过不断攻击来消磨我们的战斗力。我自己不能被炮火所干扰。我不能不密切观察面前这片被薄雪覆盖着的、其间点缀着干枯草地的地域，使用巨大的双筒望远镜检查敌人据守的伏地扬斯基村边缘（距此约1500米远）。突然间，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三辆——不，四辆、五辆、六辆俄军坦克，也许是T-34，编队向我们后方缓慢地前进。我听见了两辆自行反坦克炮给出的警报，炮手们紧紧地挤在薄薄的炮盾后面，炮管转向苏军。除了这些，我们这边没有再进行任何移动。

“坦克群在几波步兵的伴随下缓缓前进，在白雪的映照下，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他们粗短的大衣和非常显眼的帽子。越来越多的苏军步兵像蚂蚁一样从伏地扬斯基涌出，跟随在这些坦克后面。慢慢地，我们面前的地域被这些密集的步兵染成了黑色。与此同时，六辆苏军坦克已经接近到了1000米内。他们打算怎么做？事实上，它们借丘陵地形作掩护，现在所有的坦克都占据了一个凹陷的阵地，只能看见炮管。那里！六辆T-34的炮管发出了闪光！它们在炮击沙利文斯基的阵地，几发炮弹越过沙利文斯基，向着穿过空地驶往后方的德军补给车辆飞去。

“该怎么办？面对这些小小的炮塔，我是否应该下令开火呢？76.2毫米炮弹在这个距离上穿透力怎么样？直至现在，我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最好还是等等看！炮手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炮盾后面。这真是非常耗神！突然，88毫米高射炮的怒吼声从它那个被一栋小屋掩护着的阵地上传来。见鬼，发生了什么事？透过我的双筒望远镜，我发现又有三辆，然后是五辆苏军坦克穿过我们左侧的草原向沙利文斯基高速驶去——几乎就是沿着我们来的方向前进的。就凭我们手里的这些家伙就想增援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吗？一辆坦克已经烧着了，那是88毫米高炮的杰作！啊哈，这就是苏军！剩下的四辆向沙利文斯基南边冲去。其中两辆已经抵达了第一栋房子那，但是他们不得不向右绕了个大弯，以便躲避88毫米炮弹。

“我的心在狂跳，我的头在乒乒作响！那六辆坦克正在我们阵地面前做什么呢？他们仍然在自己凹陷的阵地里对着沙利文斯基开火。这时一道下达给自行反坦克炮的命令从左侧传来：‘向左移动防线，占据新的阵地！’两辆T-34被88毫米高炮击中，现在正在燃烧，但是另外两辆已经越过高射炮阵地，在村子边缘驰骋。与之周旋的那门火炮现在已经转移了，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发射阵地！距离大概300到350米！突然，我看见这门炮驶往新的阵地，然后消失在一个被重型炸弹或者炮弹制造出来的弹坑中。76.2毫米反坦克炮的身管已经插入了地面，这门炮报废啦！我的膝盖正在发颤！跌跌撞撞地跑向最后一门炮。

“从伏地扬斯基开火的那六辆T-34爆发出一次又一次怒吼。给最后一门炮的命令下达了：‘左转，在沙利文斯基村边与苏军坦克交火，自由射击！’这门炮晃晃悠悠地转向，向前开了几米，驶入到一个小屋和一堆泥炭之间的发射阵地。‘距离200米，放！……命中！’那辆T-34立即开始燃烧。下一辆！‘距离250米，放！’我紧贴在火炮后面观察弹道。没打中！‘再向左移一点！’我对炮长喊道，后者正在充当炮手。他再一次瞄准这辆T-34，眼睛对着瞄准具，按下了发射开关。没有反应！出了什么问题？退出弹壳！装填手打开炮闸。弹壳从后面冲了出来，但是炮弹没有了！它已经从弹壳中飞了出去并卡在了炮管里！几秒钟内炮管就被降了下来，在炮身一侧的轨道上附有分为三段的炮管通条，这三部分通条被飞速组装好。我拿着它走到炮口前，从那里将炮弹从炮管和炮闩中捅了出去。伴随着咯咯声，装填手又塞了一发新炮弹进去。

“我跑回到炮后面，突然，伴随着嘶鸣声，一次爆炸，一道闪光，一发落在附近的炮弹将我弹了出去。右半边脸烧得像是着火了一样，听觉几乎丧失殆尽。苏军已经开始进攻我们阵地并向着我们开火了。幸运的是，他们没搞清停在泥炭堆旁边的是自行火炮还是坦克。所以这辆T-34的第一炮没打中——对我而言真是太幸运了。现在我们的炮咆哮起来，一道烟痕标示出了弹道。击中了！这辆T-34在沙利文斯基村以西冒出了浓烟，不久后开始燃烧。现在一切归于平静了！

当我休息时，才意识到右半边头发已经烧焦了，耳膜也被震破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聋了。

“这场舞会还没有结束，现在六辆T-34正在从伏地扬斯基向沙利文斯基——和我们这里——滚滚而来，88毫米高射炮已经向它的对手展示了它那致命的倍径。我们就好像是在靶场上射击：良好的发射阵地，周密的掩护，瞄准线上的距离。一波又一波炮弹横扫苏军，短短几分钟后，所有的T-34就都烧着了。过了一会，坦克内部存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开始殉爆。苏军步兵像畜群一样跟在坦克后面，被机枪和迫击炮痛击。当数以百计的步兵从低地和洼地后面涌出并一再被压制时，他们一定近乎绝望了。现在，我下令火炮改变弹种，换下穿甲弹，装填高爆弹来打击步兵。最终，残余的苏军不是被压制住就是撤退了。慢慢地，双方的炮火平息了，14时30分，当黑暗开始降临在草原上时，战场彻底平静下来。偶尔会有机枪扫射战场，什么也打不中。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我。刚才，当战斗声平息时，我听见哭喊和射击声从88毫米高射炮阵地上传来。我也注意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那门高射炮的射击报告了。那里发生了什么？天色几乎全黑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将那门卡壳的火炮从它消失的坑中拉出来，并将其移往附近小屋后的一个条件较好的阵地过夜，步兵用机枪和迫击炮掩护着我们。此外，一个排的装甲运兵车整夜支援我们防区。我向那个中尉排长请求搭车前往88毫米高射炮阵地，以便同后者恢复联系。他们照做了。半路上，借着被击毁的坦克冒出的火光，我看见零星苏军仍然在白雪覆盖的平原上游荡，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在88毫米高射炮阵地看到的景象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在火炮后面的房子里，在高射炮后面，还有炮座和牵引车上，到处都是阵亡的战友们。

“我返回自己的自行火炮，脑海里还在被高射炮组乘员悲剧性的结局深深地震撼着。硝烟的味道和一种香甜的味道在战场上漂浮，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随之而来的是深沉的思索，为什么素未谋面的人们要在这片草原上互相屠杀呢？越来越响的激战声从上库姆斯

基方向传来，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和来自第41装甲歼击营2连的一个排正在那里激战，而后周围再一次陷入沉寂。照明弹在夜空中嘶嘶地上升，一个白色的，一个绿色的：‘我们在这里。’然后就听见很多部队从上库姆斯基撤了回来，有损坏的坦克、运输车辆、救护车、野战厨房和摩托车。这仍然是个非常困难的夜晚，我们排在一个地洞中过夜，尽管如此，还是比暴露在开阔地上要温暖一些。”[39]

14日17时17分，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雷姆林格营）来电：“苏军从两岸发起进攻，我军经过激烈抵抗后，进入夜间才击退敌军。苏军企图使用T-34坦克和步兵向我的南翼实施包围，也被击退，现在战场已经沉寂下来。”12月14日至15日，苏军继续在沙利文斯基村以西集结重兵，试图以伏地扬斯基为跳板夺取桥头堡。德军俘获的战俘供称：“在14日至15日夜间，可能会有20—30辆坦克抵达沙利文斯基以西12公里处。这些坦克在15日清晨借助浓雾的掩护再次发起进攻。”实际上这些部队属于机械化第36旅和独立坦克第158团，它们的进攻意在策应主力部队12月15日进攻上库姆斯基的战斗。博施这样回忆苏军的这次攻势：

“设立在自行火炮上的岗哨换防了，在经历了紧张的一天后每个人都想休息一小会。早上在阿克塞河附近起了大雾，混合着来自战场的硝烟构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壁，在那里面只有临近的小屋能够分辨出来。突然，我们阵地上出现了混乱。机枪的咯咯声和步枪的射击声吼叫起来。我像一只豚鼠一样从地面上的洞中爬出来。冰冷的天气让我瑟瑟发抖。我在发抖——是因为天气太冷还是前一天的战斗？那里，听！坦克的噪音！那意味着什么？天色依然阴暗（大概早上5时至6时之间）。

“我走向车辆。警卫、机枪手、迫击炮手和那些装甲运兵车乘员们边听边看。现在他们大叫着‘苏军坦克在村子里’，跳了起来开始奔跑，只听见苏军坦克慢慢地驶过这片地域。在我们身后，我们也听见了他们正在驶过沙利文斯基村的第一排房屋。能见度只有8到10米；在雾中没法看得更远。我们一把抓起轻武器和手榴弹，一看见前方的雾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就对其开火。当一只巨兽在我们面前的雾中浮现时，我们甚至向其投掷石块！天色依然非常暗，伴随着大雾

和浓烟。再一次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有苏军，我们听见的都是射击声、尖叫声和手榴弹爆炸声。

“我们从一栋房子跳到另一栋房子里，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几乎每个都去过一遍。自行反坦克炮乘员们坐在他们的火炮后面准备开火。但是在这样糟糕的视野中他们向哪里射击呢？我已经在身边聚集起了几名步兵，我们试探着在房屋之中前进。突然，一辆T-34站在我们面前。炮塔舱盖已经打开了，车组成员显然已经逃跑了。两三名苏军幽灵般地在大雾中出现然后再次消失。交火很快开始，战斗声又很快消失。

“我穿过这片地域去再次接管那门自行火炮。我们阵地上矗立着三辆T-34，炮塔舱口打开着，似乎已经被放弃了。我们的两个人匍匐着前往这些坦克的其中一辆，跳上发动机舱。没有动静。透过打开的舱盖往炮塔内望去，空的！我还是有点不放心。1941年9月，我爬上过一辆因陷入沼泽而动弹不得的苏军坦克。当我看到坦克手们仍然在自己的位置准备作战时吓了一大跳。里面有一个中尉和四名士兵，我们随后将他们带出并俘虏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小心为好，苏军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坦克，即使他们不再像1941年时那样觉得在里面很安全，即使许多这样的怪兽已经被我们的新式反坦克炮击毁。但是在这不一样！所有这三辆T-34都是完好无损地被放弃了，弹药装得满满的，并得到了妥善的储存。当天色渐亮且能见度变好时，我带着自行火炮乘员进入这辆T-34，在里面学习瞄准具的使用、开火和装填。实际上这和我们的坦克差不多。只是退弹壳是用脚操作的。

“随后我萌生出一个想法并立即付诸实行，在1200米到1500米的距离上将炮弹送向伏地扬斯基。我们可以给他们造成一些麻烦。然后这里就活跃起来了，运输车辆和小型车辆逃入草原中。没多一会就发射了30到40发炮弹。炮手和装填手已经汗流浃背，炮管在快速颤抖。

“和我们的反坦克炮迥然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必要去

> 保存弹壳。而我们必须将弹壳收集起来以便将它们做成数量相当的新炮弹。目及之处都是存放在T-34中的弹药，整个地板都装满了，两侧上也是一样，这些炮弹已经被与之相匹配的包装盒包装好。只有食物状况很糟，我们只发现了一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袋子用向日葵籽做的黑面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里有‘野战干粮’，有罐头肉，咖啡（Schoca-Cola），军用面包（Knacke-brot）和香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果腹，而苏军则在他们的坦克中储存了更多的炮弹。
>
> “在从上库姆斯基返回的第11装甲团的坦克的帮助下，苏军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从伏地扬斯基向沙利文斯基发起的进攻都被成功挫败了。”[40]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苏军以新近赶到的机械化第36旅和切尔尼（Chernyi）中校的独立坦克第158团（有20辆坦克可用，包括9辆T-34和11辆T-70）对桥头堡发起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两次发生在12月15日，一次发生在12月16日，每次约有12辆坦克攻入桥头堡。发生在沙利文斯基桥头堡的攻防战再一次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步兵——只要采取适当的战术——完全可以有效地克制坦克的进攻。掷弹兵们躲在狭窄的战壕或深深的掩蔽壕中，放手让坦克从头顶呼啸而过，作为一支久经沙场的老牌部队，他们早已对滚滚而来的苏军坦克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免疫了。一旦这个黑色的巨怪冲过去，德军步兵的脑袋就从战壕中冒出来，机枪火力横扫开阔的战场，跟进的苏军步兵遭到压制后要么被迫返回出发线，要么静止在河床中的浅滩上直至夜幕降临。极少数苏军跟随单辆坦克成功抵达甚至穿过德军防御阵地，但是在近战中不是阵亡就是被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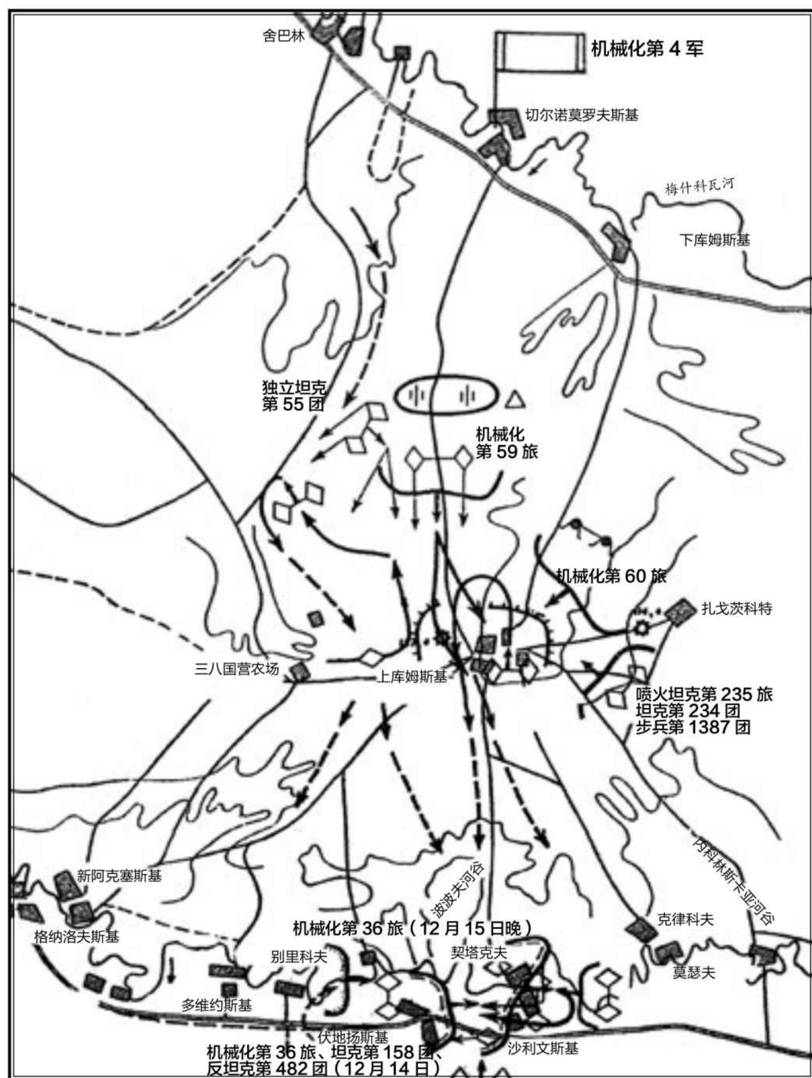
攻入沙利文斯基的坦克也很难交到好运。得益于己方炮兵的努力，村里的街道已经被燃烧的残垣断壁封锁了。坦克不得不绕着村子兜圈以寻找合适的入口，进入村子的坦克小心翼翼地通过两列房子中间的窄缝前行。德军方面，伍尔夫少校部署的坦克隐蔽在建筑物的废墟中，静等苏军坦克到来，坦克猎杀小组则准备好了空心装药的磁性反坦克手雷。作为最后的预防措施，村内还部署着一些经过良好伪装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再加上埋放好的地雷，这些闯入桥头堡的不速之客总能得到热情的“招待”。伍尔夫少校和雷姆林格上尉将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变成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坦克陷阱，20辆冲进去的坦克有去无回。神秘莫测的坦克猎杀小组成为了所有坦克手的噩梦，事实上，在“冬季风暴”行动中，苏军坦克部队总损失的15%要算在反坦克小组头上。

12月15日——第一次丢失上库姆斯基

1942年12月15日国防军公报：

> ……
>
> 在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区，我军步兵和装甲兵经过艰苦战斗击退了苏军的坦克进攻，苏军损失惨重，共有67辆坦克被击毁。
>
> ……

12月14日22时30分，华西列夫斯基终于接到了盼望已久的命令：“指环”战役暂缓实施，第2近卫集团军将前往增援。这个集团军从装车到运输、到达尚需4—5天，不过机械化第4军已经完全到位，12月15日将成为“冬季风暴”行动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面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猛攻，叶廖缅科决定在正面上以得到炮兵加强的步兵师牵制德军的攻势，同时以方面军预备队组建突击集群对第57装甲军左右两翼施加压力，尤其是要利用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进展脱节的机会，切断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同后方的联系，而后集中兵力先后予以击破。以此思想为指导，经过加强的机械化第4军已经在德军左翼的上库姆斯基北部完成集结，而坦克第13军则不断对第23装甲师施加压力。航空兵第8集团军的100多架战斗机和攻击机也前来助阵，攻击机4—6架结为一组，伺机歼灭德军地面部队。德军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当日的作战任务就是消灭上库姆斯基一带的苏军坦克，但是战事正朝着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12月15日机械化第4军重新夺取上库姆斯基的战斗

第6装甲师

沙利文斯基桥头堡至上库姆斯基的道路路况还算不错，半履带车辆、轮式车辆和马车都能够顺利通过，但是当天出现了短暂的解冻和降雨，使得道路状况急剧恶化。12月14日到15日夜间，正在进行中的运输补给工作遇到一些麻烦。凌晨零点30分，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向装甲团询问说，在沙利文斯基以北的79.9高地上，一个连的苏军正在

面向桥头堡构筑阵地，另有3辆坦克加强，能不能由装甲团派部队从后方拔掉这个阵地。大概是认为当前的储备已经足以应付第二天的战斗，许纳斯多夫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命令补给运输队的指挥官尼曼将尚未过河的车队留在南岸。此外，由于阿克塞河南岸一直没能肃清，所以位于沙利文斯基南部的车站一直饱受炮火的袭扰，公路的路况也不甚乐观，以上这些因素都对德军补给工作的展开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苏军方面，在对前一天的战斗进行分析后，沃利斯基于15日清晨提出了一个新的进攻方案。机械化第59和第60旅将分别从正北和东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对上库姆斯基发动进攻，右翼上的独立坦克第55团的18辆坦克（15辆T-34和3辆T-70）将拖曳1个团的反坦克炮（大约12门）向南推进，然后自西向东包抄上库姆斯基。而机械化第36旅、独立坦克第158团和独立反坦克第482团将沿阿克塞河北岸夺取伏地扬斯基和沙利文斯基，以策应上库姆斯基附近的攻势。该方案很快获得了扎哈罗夫将军的首肯并付诸实行，他还将步兵第1378团从埃霍欣（А.И.Казарцева）中校的步兵第87师中抽调了出来。该团急行军前往扎戈茨科特，在那里与独立坦克第235旅和第234团会合后从东南方向包抄上库姆斯基。步兵第87师剩余部分和步兵第300师则在梅什科瓦河北岸构筑阵地。

苏军各参战部队于凌晨4时至5时进入各自出发阵地，犹如海啸之前的退潮一般，阿克塞河两岸的苏军活动开始减弱，而浓稠的晨雾更是增加了些许诡异的气氛。其他地段上的德军也感觉到了异常，5时30分，雷姆林格战斗群向上级请示："苏军似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我们的南部侧翼。在伏地扬斯基及其北面的地区有坦克的噪音，我能否准备采取行动，以便减轻已经在我们部队北面阵地的压力？"似乎是为了断绝这个念头，不到一小时后沙利文斯基就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而后苏军坦克如期而至，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但是被对坦克已经近乎免疫的守军轻松击退了。德军已经预料到苏军在12月15日早晨发起的进攻将指向乌尔莱茵战斗群在夜间的抵达之线。果不其然，坦克出现在了第4装甲掷弹兵团当面的阵地上。8时15分，乌尔莱茵致电许纳斯多夫，要求后者尽快展开进攻以减轻其压力。不过坦克第85旅的攻势显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难对付，20分钟后他再次来电表示"这里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上库姆斯基一带的平静在凌晨4时之后被打破，笼罩在大雾中的村子遭到了持续增强的坦克炮、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射击，炮火大多数来自北方和西北方。通过分析侦察和警戒部队以及那些前往沙利文斯基途中遭到射击而不得不返回的车辆司机发来的报告，许纳斯多夫发现

苏军正从各个方向上逼近。上午7时20分，侦察发现苏军步兵和骑兵营在少量坦克的伴随下，在上库姆斯基东北和北部的河谷活动，地形倒是允许德军对其实施侧翼或背后迂回包抄，但是由于缺乏1500发穿甲弹（大致相当于15—20辆坦克的备弹量），许纳斯多夫上校也只好先按兵不动，等待运输车队上前。40分钟后，应师部消灭当面之敌的命令，他决定采用前一天的战术，冲进开阔地，利用德军在战术素养和指挥水平上的优势消灭苏军坦克部队。

12月15日机械化第4军重新夺取上库姆斯基并前出至叶绍洛夫斯基阿
克塞河



从左至右依次为库佩尔上尉、许纳斯多夫上校、不明身份者、洛维少校

他的部署如下：第1和第2装甲连、第76装甲炮兵团3营、第4装甲掷弹兵团3连、第6摩托化步兵营第4连和所有能用的高射炮在第1装甲营营长洛维少校的指挥下留守上库姆斯基；第3、4、6、7、8装甲连和1个来自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SPW连向西发起进攻，然后从上库姆斯基以北迂回苏军侧翼；同时趁着进攻获得初步进展，将运输补给车辆、战斗群受损的装备以及非战斗部队从打开的缺口中送出去，转移到威胁较轻的沙利文斯基；团部和许纳斯多夫上校本人将随1营行动。8时22分，第2装甲营的坦克开始移动，几分钟后，前方两辆载重卡车被苏军坦克击中起火，德军加快了进攻节奏。20分钟后，该营已经推进至上库姆斯基西北3公里处。8时49分，贝克从洛维那里收到一条奇怪的信息，后者要求他派遣坦克返回上库姆斯基。后来得知，这条无线电并不是洛维发出的，极有可能是苏军释放的干扰信息。

斯丹申斯基（V.F.Stenshinsky）上校的机械化第59旅于上午9时开始进攻，1个加强营也在坦克的支援下向上库姆斯基东部逼近。德军也吹响了号角，许纳斯多夫孤注一掷，第11装甲团的5个装甲连在1个SPW连的支援下向正从东北方向接近的苏军展开反击，后者已经十分接近村子并发现了德军阵地的存在。时至9时28分，战局已经全面拉开。德军试图以20—30辆坦克在步兵的伴随下通过河谷包抄机械化第59旅的左翼，将其从两翼的机械化第60旅分离开来，同时以2营的50

—60辆坦克包抄苏军右翼。不过阿斯拉诺夫的团不断向西北方向延伸战线，挫败了第2装甲营包抄自己侧翼的企图。参与这次战斗的第6装甲连连长沙伊贝特回忆道：

> “最初一切都按照计划发展，但是苏军在我们强大的坦克攻势面前选择了规避。当我们展开强大的进攻队形，我从许纳斯多夫上校身边开过的时候，我看到他穿着冬季连体衣，站在指挥坦克的指挥塔上，用激励的话语向每一位装甲连连长呼叫：‘沙伊贝特！现在看你的了，让我们瞧瞧你的本事！’他的声音正对着我的耳膜传来。
>
> “我们进入开阔地了，我向后一望，看到许多运输补给卡车和其他轮式车辆，彼此交错着全速向南行驶，正跳跃在和缓的丘陵地带上。驾驶员坐在毫无防护的驾驶座上，就这样进行回转运动，让我也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在我们的掩护下，这些车辆都抵达了比较安全的沙利文斯基。只有极少数车辆被苏军反坦克炮抓住了。
>
> “我们向北回旋，将4个装甲连完全展开，这时我们很快发现，对面的苏军相当强大，他们在极远的距离外就对我们射击。这样的距离对于我们的50毫米坦克炮来说还是太远了。如果要对T-34造成有效的杀伤，我们就必须接近到1公里以内，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只有中型坦克连（第4装甲连）的75毫米口径主炮可以发挥作用。团长很清楚这样的情况，立即将停留在上库姆斯基的中型坦克连（第8连）前调。另一方面我们仍试图向左包抄敌军深远侧翼，以便将苏军置于钳形攻势之中，并将苏军钉在原地。于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慢慢向西北延伸的倾斜战线，这个战线从向前推进的第8装甲连开始，共有8公里宽。最后因为一个洼地的阻碍（位于95.6高地以北，是一条梅什科瓦河支流的发源地），才使得继续向左翼的延伸行动停止。”

战斗开始后，贝克报告说到处都是难以辨认的反坦克炮，第4装甲连连长维尔斯（Wils）中尉也抱怨说一门反坦克炮也找不出来，并要求向苏军阵地实施炮击。但是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观测尚且十分困难，更何况双方坦克部队的战线和阵地变换极为迅速，不可能对敌我区域作严格的划分，因此双方的炮兵和航空兵也爱莫能助。为了准确地区

分目标，苏军轰炸机以极低的高度在战场上空盘旋，即使是这样危险的措施也未能奏效。德军飞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最后飞行员们发现自己必须攻击低价值的目标，以避免误击造成太大损失。许多炸弹落在了补给线和开阔地上，当然，双方经验丰富的运输车队早就学会了拉开车距以减小损失。双方派出的大量战机并未左右地面战局的走势，而它们之间的较量似乎是德军更胜一筹。按照劳斯的说法，德军战斗机反复袭击苏军轰炸机并最终完全逐退了它们。

前有强敌，后无援兵，弹药不足，贝克的部队只好硬着头皮接战。在进一步观察后，维尔斯发现了8门反坦克炮，激烈的炮战随后展开。粗糙的观瞄器材和糟糕的训练让苏军在远距离上爆发的炮战中吃亏不小。虽然其坦克和反坦克炮可以在远距离上击穿德军坦克的装甲，但是交战之初并没有取得多少战果。伪装良好且数量众多的反坦克炮有效地压制了德军的攻势，第11装甲团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起火爆炸，纵然团长许纳斯多夫上校亲临第一线也无济于事。沙伊贝特继续回忆道：

> “先是双方交火互有损失，敌人在我军的压迫下被迫后撤，但是很快我们被强大的反坦克炮火力阻止了，反坦克炮对我们进行密集射击。这是苏军的一种特殊战法，他们运用这一战术已经相当熟练。就是苏军每一辆坦克都拖着一门反坦克炮，炮手们就坐在坦克上，进攻展开时就跳下来当做步兵用。如果对方实力过于强大，坦克就将反坦克炮卸下来，在反坦克炮的掩护下撤退，以便重组队形，或是另择方向包抄敌军。现在苏军又故技重施，他们的反坦克炮对我们造成了很大麻烦，因为反坦克炮是个很小的目标，而且伪装得很好不易被发现，相比较之下，坦克就是个很大的目标了。
>
> “上午的战况互有进退，我军为了能以最大的速度进入有效射程内，对苏军释放了烟幕。但是等到烟幕散去，我们又被置于令人懊恼的反坦克炮的火力之下，尽管我们的中型坦克连发挥了作用，造成了几辆苏军坦克起火燃烧，这次进攻除了给苏军造成这些损失外，并没有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功。在北面和东面的整个地平线上，都是苏军的坦克和反坦克炮，对我们射击的黄色的硝烟火光到处闪耀着，被击毁的坦克燃烧冒出黑色的浓烟，在敌我阵线内冉冉升起进入天空。这场战斗就像是无法一眼尽收眼底的海战，不断

交替进行退避和进攻运动。高爆弹将几门反坦克炮打哑，但是苏军却将用之不竭的预备队投入。形势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所面对的应该是坦克第5集团军的主力。无线电中传来了最严厉的命令，许纳斯多夫上校、贝克博士一直对我们进行指挥，有时我们也主动下定决心对抗苏军。弹药十分吃紧，甚至到了最后只能用高爆弹攻击敌人。

“这是一场极为猛烈的坦克进攻，包括上库姆斯基的德国坦克在内，一共有100辆德军坦克对抗300辆苏军坦克，外加数不尽的反坦克炮。到处飘着雪花，敌人的高爆弹在我们身后爆炸，在白色的雪原上留下了黑色的痕迹。我不时对迟钝的敌军进行迂回，以致现在已经辨别不出方向了，只能不断注意友邻部队。通过信号弹询问后我才知道指挥官的位置，由于敌我彼此犬牙交错，在远距离上又很难辨认坦克的型号，所以误击友军的事件不时发生。

“鉴于我们弹药即将告竭的报告和洛维所呈报的上库姆斯基陷入艰苦防御战的消息，我们于上午11时被召回，并在上库姆斯基以西3公里的一处洼地内进行集结。我必须将连里面几辆被击毁的坦克拖回来，其中就有我的第1排排长本克（Bonke）少尉的座车，还要救援各个坦克上的乘员。

“在我们与村落之间的地方，可以用肉眼看到苏军的坦克、反坦克炮和步兵的密集纵队向上库姆斯基移动，尽管我们就暴露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却对我们视而不见。这一点很奇怪。从村落方向传来了清晰的战斗声，大家的心情都很低落，几近心灰意冷，没有任何战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无穷无尽的苏军一拥而上的场面。愤怒、失望加上极端紧绷的神经主宰着我们的情绪。”

战后官拜少将的A·库尔科夫少将当时以中尉军衔在坦克第55团服役，他这样回忆当天的战斗：

“回想起这次战斗，好像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给我们排下达的任务是，担任战斗警戒，前出至距团主力前方一公里处，隐蔽在草丛中，监视敌人的前进。快到14点（此处是莫斯科时间，比德军所用的中欧时间

早2小时），在上库姆斯基和‘三八’集体农庄之间出现了第一个坦克纵队，而后又出现了两个纵队，总共有50—60辆坦克。我们排有3辆T-70坦克，在团主力编成内有15辆坦克。

“敌军坦克从侧翼绕过机械化第4军的主力，便向隐蔽在左边的步兵射击。其中一个坦克纵队直接朝我们排开过来。这时，我坦克上的无线电台发生故障。因而，不论从连长那还是团长那我都得不到指示了。我预先通知各位车长，让他们在我没有开火之前，谁也不要开火。德军坦克已经在800—1000米外的位置上了。希特勒匪徒发现了干草堆，显然他们怀疑中了埋伏，于是使用榴弹对我们射击。一枚榴弹在我们坦克旁爆炸了，将我们坦克上的杂草伪装全部掀掉。这时我坚持不住了，于是开了火。第一炮就成功击中了为首的坦克。其他车长也都开了火，很快又有两辆敌军坦克被击中。但是敌众我寡，于是，我率领坦克排转移到离团主力侧翼很近的地方。醉心于与我们排作战的希特勒匪徒出乎意料地遭到我团主力侧翼的强大火力。法西斯分子丢掉几辆坦克，只得撤退。这时，M·托尔斯特赫中尉遵照阿斯拉诺夫的命令，率领自己的连队发起了冲锋。”[41]

许纳斯多夫上校的座车驶入撤下来的坦克群中，他将耳机摔下大声咆哮，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我的部队吗？这叫进攻吗？今天真让我感到羞愧！”这些话激怒了他的部下，虽然官兵们对这位新团长无不尊敬有加，但是同时也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贝克少校极力为自己的部下辩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平心而论，贝克的部队确实可以如许纳斯多夫所愿在一场骑士般的对决中打垮对手，阿斯拉诺夫却压根不打算同数倍于己的德军坦克进行面对面的冲锋，而是从一开始就摆出了防御的架势，这样就确保了坦克第55团不至于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在掩护机械化第59旅右翼的同时牵制住了贝克的营，与此同时机械化第59旅也从东北方向对该营展开包抄。

现在上库姆斯基已经受到三个方向上的进攻，洛维少校的呼救声一波高过一波，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苏军正在一点点压缩守军的防线，可用的重武器一件件减少，弹药也逐渐耗尽，库佩尔上尉的掷弹兵摧毁坦克的速度还没超过苏军坦克再次出现的速度。当时在坦克第21团服役，战后晋升为坦克兵少将的勃列日涅夫回忆道：

“我们于12月15日同时从三个方向上对上库姆斯基发

起进攻，敌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我们右邻的机械化第59旅当面投入约50辆坦克。但是我们击破了敌人的抵抗。我们的友邻部队也打退了敌人坦克的反冲锋。法西斯匪徒们扔下他们被打坏的坦克，被迫撤退了。

“我不能不对我们的坦克手们表示钦佩，军官们的指挥技巧提高了，所有的指战员都变成了成熟的军人。在我团首列前进的是奥尔洛夫和库亚瓦的连队，他们都是干练的、经验丰富的、久经战阵的军人。普卢金中尉作战英勇，他悄悄地潜入居民点，用炮口对准两辆法西斯坦克猛烈射击。赫泽特利中尉也照着他的榜样做了。两个排冲入居民点，一举击溃了德寇。

“但是战斗毕竟是战斗，敌人的炮弹打到普卢金的坦克上，我忍痛得知英勇的坦克乘员们牺牲的消息。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岁的普卢金的那张年轻刚毅的脸庞，1942年夏天，他从乌里扬诺夫坦克学校毕业后来到我们团。他性格善良快活，是团里所爱戴的人。敌人为他的死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们以更强烈的愤怒打击敌人。

“在上库姆斯基战斗中敌军被彻底粉碎了，只有为数不多的法西斯匪军侥幸逃生。但是我们也遭到很大损失，坦克剩下的很少，所有的坦克编成一个连，由奥尔洛夫上尉指挥。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坦克啊！经过多次激战后，这些坦克乘员们成了一支可怕的力量。”

形势不断恶化，10时30分，守军报告称20—30辆苏军坦克出现在村子前方；10时50分，洛维请求允许撤退，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增援，上库姆斯基将无法固守；11时10分，1营报告遭受来自北方的进攻，再次请求从上库姆斯基向西撤退；11时20分，通往沙利文斯基的补给公路已被切断；11时50分，洛维报告：“情况极度危急，敌人已经突入村子，贝克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已经没法长时间坚守下去了。”此时突入村内的T-34已经在罗森纳尔中尉的反坦克小组赶到之前摧毁了数门火炮。认识洛维的人都明白，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呼救声就绝不会从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口中传出。



装甲掷弹兵们攀附在装备75毫米长管火炮的IV号坦克上前进

许纳斯多夫上校和贝克博士立即召集几位连长。经过简短的态势分析，他们果断决定：以最快的速度，不顾损失向上库姆斯基突破，营救幸存的战友，肃清村内的苏军！弹药尚未耗尽的少数几辆坦克立即被调上去担任前锋，其余的坦克将使用弹药相对充足的机枪射击，以便扩大苏军的恐慌。11时20分，贝克致电洛维：坚持下去，我们来了！

贝克博士的营再次展开为倒三角队形极速前进，雪花在履带上飞溅。危险的战局重新振作了德军的士气，他们大吼着用机枪射击任何出现在视野内的目标，先头坦克用所剩无几的穿甲弹击毁了几辆试图阻击它们的敌方坦克，苏军步兵也跟着四散奔逃。经过短时间的战斗，贝克所部几乎是毫发无损地冲进了村子。就在这时，他们右边约200米远的洼地中突然冒出了许多T-34坦克，德军已经没有炮弹了，只能留在坦克里，等待着随时可能打来的炮弹。最远的一辆T-34被一发75毫米炮弹命中炮塔前部，但是一阵闪光之后炮弹被弹开了，这辆坦克立即后退消失在洼地中。第二辆坦克被击中后起火燃烧，于是其余的坦克纷纷转向开走了。

很快第2装甲营就从西面冲入村子，与村中心的1营营部取得了联系，营部内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负伤了。村内所有的房舍都被付之一炬，街道上遍地是倒毙的阵亡者和负伤者，到处都是燃烧的坦克，苏德双方的坦克残骸就那么紧紧地挨着。在贝克的命令下，第6装甲连前出到村子东缘，用机枪送走了一批四散奔逃的苏军步兵。在东面的高地上还有许多坦克向村子射击，但是德军早就没有弹药可以还击了。

沙伊贝特发现不远处有两名德军伤员躺在壕沟中，向他微弱地招着手，但周围房舍中仍然盘踞着很多苏军，从履带上传来清脆的子弹跳弹声。这时炮手提醒他注意左侧，第1装甲连连长霍夫迈尔（Hoffmeyer）上尉正试图救助那边的伤员。他下车徒步前行，似乎已经中弹负伤，沙伊贝特试图吸引他的注意，但后者随即在越过马路时中弹倒地而亡。眼看这样做行不通，沙伊贝特召集连内其他坦克靠拢过来，构成了一个四角形的避弹区域。他用这个方法成功救助了这两名伤患以及其他更多的伤员。多载了这么多人，坦克乘员们在炮塔内已经动弹不得。

没过多久，一辆IV号坦克开了过来，这辆坦克正遭到东面高地上苏军火力的射击。沙伊贝特从编号上认出这是4连连长维尔斯上尉的座车。当他们将空的弹壳从炮塔侧门丢出时，维尔斯向沙伊贝特招手示意，显然他也从坦克上的编号认出了对方。德军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救援工作。苏军已经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准备卷土重来。突然间4连的那辆IV号坦克迅速转向，驶回村落中。原来就在他们再次将空弹壳从炮塔侧门抛出的时候，维尔斯上尉被子弹击中阵亡。

随后他们接到命令，向村子西部缓慢撤退，由于缺乏弹药，德军无法在上库姆斯基停留太久。整个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为了向沙利文斯基突围，已经完成了进攻队形的编组。位于先头的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完好的装甲连，后面是救护车，上面载着轻伤员，接着跟上的是装载步兵的SPW，后面是甲板上躺着重伤员的坦克。殿后的是朗钦格中尉指挥的第8装甲连。第6装甲连将救助的伤员交给其他连照顾，奉命和第8装甲连一起尽可能地将苏军拖在村子里，并将一切可能落入敌军手中的物品一并炸毁。两个连继续停留了几分钟，在战友的交替掩护下加注村内储存的燃油，并将被摧毁的坦克内的弹药取出来补充使用。

形势在继续恶化。中午12时，大约50辆德军坦克曾对机械化第59旅1营和2营发动反击，结果被该旅独立反坦克枪连2排的顽强抵抗所挫败。他们还没来得及补充弹药，就迎来了另外30辆坦克，这个排的官兵又用手雷和反坦克步枪与德军周旋了20—30分钟，击毁坦克8辆，击伤坦克6辆，并守住了阵地。13时，第6装甲师师部来电同意放弃上库姆斯基，但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桥头堡。得到许可之后，许纳斯多夫立即率弹药耗尽的坦克群急速撤退。仅一小时后，独立坦克第55团在反坦克第603团的支援下向上库姆斯基和“三八”国营农场之间的地带发动进攻并推进至137.2高地，宣称击毁德军坦克11辆，然后折向东北方朝上库姆斯基扑去。劳斯似乎心有不甘，直至14时35分仍在询问如果弹药获得补充，能否坚守上库姆斯基。他得到的回答是：上库姆斯基已经按照命令实施撤退！在黑夜的掩护下，战斗群向

南撤往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尽管在路上遭到了来自西面的射击，但是补给纵队和可开动的坦克依然顺利地赶到了目的地。而苏军在夜间使用坦克和步兵对桥头堡实施的进攻再次被从容击退。沙伊贝特回忆道：

> “当夜幕开始降临时，长长的队伍向前移动，我必须留在村子里，直到先头部队抵达撤退行进路线中的中继点为止，由我收容在后方的147高地上的担任掩护任务的第8连。我的炮口指向后方，一直等到该连向沙利文斯基撤退3公里的距离，再由他们掩护我们，就这样我们彼此交替掩护。
>
> “等到先头部队突破了沙利文斯基包围圈后，我终于接到命令，跟随行军纵队快速前进。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苏军并未派出强大部队在我们身后追击，他们仅在村子里和我们有所接触，于是我可以及时完成任务，并且与苏军完全脱离接触。
>
> “在漆黑一片中战斗群向南飞速撤退，在公路的左右两侧，尤其是西侧，突然出现炮火闪光。大约400米外出现了苏军坦克，它们凭借德军坦克发出的履带声实施封锁射击。不过由于夜间能见度很差，可能也有担心误击友军的成分，这些射击不怎么猛烈，没有一辆德军坦克遭到命中。
>
>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刚一抵达桥头堡，就立即投入到防御战中。第6连和第8装甲连守卫沙利文斯基西部的这块地区。没过多久T-34坦克就出现了，就着步兵发射的照明弹，德军发现敌军已经接近到前方200米以内。苏军的雪地涂装反射出醒目的白色，在接下来发生的交火中，2辆T-34被击中起火燃烧。现在德军不再缺乏弹药了，坦克炮管根本没有冷却的机会。夜间苏军反复发动进攻，但是在熊熊燃烧的民舍草堆火光的照耀下无处遁迹，最终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而被迫撤退。”

劳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将当天的战斗美化成一次巨大的胜利，将德军的被迫撤退说成是主动撤退，可实际上，他曾在无线电中一再要求许纳斯多夫坚守上库姆斯基。劳斯还将撤退的动机归结于弹药与燃油的短缺和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受到的威胁，并宣称：“这次非同寻常的突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成。这场‘旋转的战斗’已经打断了敌人的脊梁骨并

赢得了——至少是暂时的——坦克数量上的优势。”实际上德军坦克损失也不小，双方坦克数量的对比并未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劳斯还对德军顺利撤退的原因作出了如下解释：“令苏军大吃一惊的是，尽管战事进展较为顺利，但是第6装甲师随后却撤回了阿克塞河。苏军方面并未尾随追击，而是满足于占据上库姆斯基以南的山区，德军后来发现苏军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损失近半，这恐怕就是他们不愿意再次发动进攻的原因所在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苏军指挥官无法为德军自愿退回阿克塞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后将其视为一个旨在引诱他们进入圈套的诱骗计划因而拒绝追击。”[42]

实际上正如沙伊贝特所回忆的那样，苏军紧追不舍，还在接下来的夜间对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发起猛攻。从上库姆斯基撤回的坦克暂时担当起了桥头堡警卫的工作，使用装甲部队进行防御作战。这其实是违背德军战术要求的，不过这一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很快，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就将协同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再次向上库姆斯基发起进攻。

第23装甲师

当天第23装甲师当面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梅尔施泰因战斗群在舒托夫西北的阵地上与具有数量优势的苏军坦克和步兵持续激战，击毁2辆苏军坦克，代价是2门88毫米高射炮和3门20毫米高射炮。早上7时，另一队坦克和搭载在30辆卡车上的摩托化步兵试图包围战斗群。有鉴于此，博伊内堡将军命令仍在塞姆特齐尼集结的巴赫曼战斗群向西插入苏军后方，作为加强，1个步兵连外加1门20毫米高射炮被送到舒托夫。与此同时，第6装甲师的摩托化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从西北向捷诺维伊移动。苏军似乎察觉到了这一点，不久第201装甲团就报告说大量苏军正从捷诺维伊向东北撤去。第128装甲掷弹兵团迅速前出，沿着捷诺维伊河谷对苏军侧翼发起追击，击毁3辆坦克，大量士兵的尸体横卧在战场上，幸存者向着舒托夫1号方向逃去。

第201装甲团派出的侦察单位占领了位于克鲁格亚佐夫以西5公里、沙利文斯基以东10公里的舍斯塔科夫，并完好无损地夺取了阿克塞河上的桥梁。他们还发现罗姆齐金（Romaschkin）也已经空无一人。与此同时，巴赫曼和梅尔施泰因战斗群正穿过捷诺维伊向克鲁格亚佐夫进发，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已经归建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而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在向罗姆齐金推进。在当天的战斗中，第23装甲师成功击退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反攻，击毙或俘虏210人，击毁和缴获10辆T-34、2辆T-60、7辆装甲车、4门步兵炮、1门122毫米榴弹炮、3门76.2毫米炮和3门47毫米反坦克炮。

罗马尼亚部队开始伴随德军推进，由两个骑兵师组成的波佩斯库战斗群越过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另一支部队向上萨尔（Werschin-Ssal）推进。第17装甲师也已经在齐姆良斯卡亚（Tsymlianskaya）渡过顿河，眼下正在科捷利尼科沃东北集结。虽然已经连续行军超过12个小时，师长埃特林将军还是没能赶到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部，在电话里他与霍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第17装甲师师长埃特林将军



第**11**装甲团的博伊特少尉（**Beuth**）和团部医官门克（**Menke**）

霍特："你应该意识到我们必须得谈谈关于斯大林格勒的事情了？"

埃特林："我很清楚这个任务，先生，但是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我的师装备情况不容乐观。"

霍特："前线的一些师情况甚至更糟，你有着极高的声望，我信赖你。"[43]

战况总结

当天第11装甲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连连长霍夫多尔上尉和4连连长维尔斯中尉阵亡，洛维少校和副官海森中尉挂了彩。至于1营营长的空缺，第11装甲团推荐了格尔森根（Glassgen）上尉，但最后接手1营的是赫米尔巴赫（Himmelsbach）上尉，具体情况见16时呈交给师部的每日报告：

阵亡：2名军官（1连长霍夫多尔上尉、4连长维尔斯中尉），17名士兵；

负伤：军官4名（营长洛维少校，营副官海森中尉、博格霍斯中尉，本部经理官里克特），20名士官和士兵；

失踪：恩斯廷（Ernsting）中尉，后被证实为阵亡；

击毁：苏军坦克23辆，反坦克炮多门。

坦克的情况如下：

可用坦克：6/21/7/5/2（6辆II号坦克、21辆III号50毫米长管坦克、7辆III号75毫米短管坦克、5辆IV号坦克、2辆指挥坦克）；

技术故障损失：5辆；

彻底损失：1辆II号坦克、13辆III号坦克（50毫米长管）、5辆IV号坦克。

对于第11装甲团来说，这是极为艰苦，也是极为失败的一天。III号坦克的50毫米长管坦克炮在应付大量坦克进攻时已经力不从心，炮兵和空军也没能进行系统的、有效的火力支援。官兵们普遍认为，他们取得的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平局”，根据沙伊贝特的“保守估计”，当天苏军在整个前线上损失了180辆坦克，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彻底损失了21辆坦克（也有一说为23辆或19辆）。[44] 诚然，由于苏军坦克之间的通信状况十分糟糕，战术素养也不及对手，因此损失极为惨重，但德军坦克出动率的下降更加骇人。12月15日傍晚的报告指出，第11装甲团总计只有41辆坦克可以作战，前一天这个数字还是141辆！苏军则宣称击毁敌军坦克40辆，缴获了6门重型火炮、30辆摩托车、100卡车食品弹药和其他大量战利品，代价是12辆T-34和9辆T-70。[45]

这场战斗的报告后来被呈交给第57装甲军军长基希纳上将。霍特恼火不已，他批评劳斯“是激战而不是突向”斯大林格勒。事实上，劳斯和霍特、基希纳的分歧一直存在，前者主张优先消耗苏军兵力，特别是要重创坦克第13军和机械化第4军的坦克部队，而后两者则把时间放在第一位，要求尽快打开救援通道。不管怎么说，从整体上来看，“冬季风暴”行动早已丧失突然性，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劳斯直言“上库姆斯基是解救斯大林格勒的真正的起点，只有在打败两倍于德军的苏军后才能打开一条通向第6集团军的救援通道”。现在这一关键点已经易手，形势变得对德军不利起来，里希特霍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第6集团军的前景日益暗淡。”曼施泰因则以此力争获得更多增援，他向陆军总部表示看不到任何突破行动成功的迹象，除非立即将第1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06步兵师投入战斗。

---

[1] 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

2012. 206

[2] 苏军认为进攻是上午8时开始的。

[3] Christer 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0

[4] 轰炸机在攻击地面目标时，首先要飞过双方战线，然后作180度转弯，在向己方战线飞行的过程中发起攻击，这样万一被防空火力击中，飞行员容易在己方战线内迫降，所以苏斯特的营在己方飞机来袭时向着苏军架设伪装网。

[5] 原文如此，实际上I.A.R.81是战斗机，StG 77联队是否参与了解围首日的作战行动尚未确定。另参见Horst Boog，Werner Rahn，Reinhard Stumpf.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VI: The Globa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145

[6]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 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7] 按照劳斯的说法，14辆苏军坦克中有10辆被击毁，4辆成功向西突围，次日被124.7高地上的德军反坦克炮所击毁。见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8] 伊利希战斗群由第201装甲团3营和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组成。

[9] 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7

[10]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13

[11]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 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12]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07

[13]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62

[14] 一说20公里至23公里。

[15] 艾伯特·西顿．苏德战争1941-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6] 指挥官分别是普利茨（Prinz）中尉和安德希（Andersch）上尉。

[17]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14

[18] Christer，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 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1

[19] Christer，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 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1

[20]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 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21] 雷姆林格战斗群包括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欠位于上库姆斯基的1个连）、第76炮兵团1营、反坦克教导团第8连、第41坦克歼击营1连和1个88毫米高炮连。

[22] 库佩尔战斗群包括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欠5连）、第76炮兵团6连、第11装甲团5连和2个20毫米机关炮排。

[23]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76

[24] 轻型坦克排所装备的II号坦克仅有2名乘员。

[25] 卡尔费尔茨看见的可能是KV-8喷火坦克。KV-1装备了76.2毫米主炮，而KV-8只装备了45毫米主炮和火焰喷射器。

[26]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78-80

[27] 德军坦克连长座车的耳机有两个听筒，一个下接连内的各辆坦克，另一个上接营部。

[28]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78

[29] 毫无疑问劳斯夸大了被击毁的坦克数量。见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66

[30]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81

[31] 由此可见，机械化第59和第60旅及其下辖的坦克第20和第21团可能还未抵达战场。

[32]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81

[33]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81

[34]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76

[35] 有意思的是，有资料指出，在14日至15日的战斗中机械化第36旅和坦克第26团从德军手中夺取了伏地扬斯基，16日德军得到从上库姆斯基返回的坦克支援后此镇才失而复得。不过从其他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德军在14日清晨到15日夜间从未占领该地。见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另据埃特林所述，坦克第85旅在12月15日前往伏地扬斯基以西的多罗费维（Dorofeyev），第6装甲师在12月18日才重新占领该镇。见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69

[36]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23

[37] 中队（Staffel）一般指称在一个指挥部指挥下的若干相当于班、排规模的单位的集合，这一编制往往只起行政管理作用，它的组成单位常被指派给其他部队作战。

[38] 原书译者注：可能是指剪式望远镜。

[39] Hans Wijers. Winter Storm: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and the

Operation to Rescue Sixth Army.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2012. 211-218

[40] Hans Wijers. Winter Storm: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and the Operation to Rescue Sixth Army.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2012. 218-222

[41]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1

[42]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72

[43]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63-64

[44]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99

[45]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第四章

鏖战上库姆斯基

通过的决议很简短：死守阵地！

——步兵第87 师1378 团团长 季阿萨米泽中校

12月16日——平静的一日

国防军1942年12月16日公报：

> ……
>
> 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德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对各处坚强防御的村落据点实施进攻，并在惨烈的战斗后击退苏军的反攻。
>
> ……

苏联情报局12月16日晚间广播：

> 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南上库姆斯基地域的两天战斗中，粉碎了冲到该地域的敌军部队集群，并消灭了德国坦克第6师的50辆坦克和1个摩托化步兵团。

1942年12月16日，德军当天的计划是：坚守桥头堡，稳定阿克塞河上的战线；驱逐苏军部队并和第23装甲师取得联系；左翼乌尔莱茵战斗群经由伏地扬斯基向敌人进攻，以便彻底排除左侧翼上的威胁。

苏军也在利用这段时间休整，经历两天激烈的战斗，机械化第4军尚有5600名官兵、70辆坦克（32辆T-34和38辆T-70）、130门迫击炮、105门各种口径火炮、38挺重机枪和82挺轻机枪。在遥远的斯大林格勒北部，截至当日17时，装载近卫第2集团军的156列火车中已经有120辆完成了卸载。

第**6**装甲师

将德军从上库姆斯基逐退之后，机械化第4军的坦克第55团、坦克第235和第254旅、机械化第60旅与坦克第13军的机械化第17旅追击至阿克塞河北岸。但是沃利斯基十分清楚，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到，他们有能力再次发动攻势，而自己手上的坦克部队耗损已经十分严重，因此他决定在30公里宽的正面上掘壕固守。此时机械化第4军左翼上的骑兵第4军正以微薄的兵力据守着上库姆斯基到顿河之间15—20公里的防线，为了确保该地段的安全，沃利斯基让机械化第17、36旅和坦克第26团在机械化第60旅的掩护下向北撤退，以腾出兵力来增强自

己的侧翼，其中机械化第36旅将撤往“三八”国营农场以北充当预备队。机械化第4军的战史宣称该旅在撤退过程中遭遇德军第65装甲营和两个装甲掷弹兵团的追击，这些德军部队还对步兵第1378团的防线展开了攻击。这样深远的进攻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德军正在为12月17日的攻势紧锣密鼓地做准备。不过为确保桥头堡的安全，第11装甲团的确展开了数次小规模攻势，例如6时45分向沙利文斯基村桥梁以北2公里的高地发起的进攻。在短暂的坦克战后高地上的守军崩溃，苏军损失两辆坦克。沙伊贝特回忆道：“在这几次进攻中，有一次我们联合格里克上尉的第7装甲连向一个反坦克炮阵地展开进攻。敌人的准头十分差，所以我们在第7连的掩护下向苏军反坦克炮阵地实施正面进攻，我的座车的履带挡板被扯了下来，我们连的两辆坦克被击伤，其中波特根（Pottgen）中士的坦克被打掉了半个炮盾，碎片飞到了空中。在实施了最后一小段冲锋后，我们碾过了苏军阵地，开过了小丘，实施封锁射击，在我们连一辆坦克的掩护下（此时西北部的一个苏军阵地正在向我们射击），我跳下车，将一辆毫发无损的美国吉普车绑在坦克后面拖走。这辆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12月16日苏德双方在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北岸对峙

上午8时，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与第201装甲团取得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中午过后，10辆苏军坦克在步兵的跟随下从西面展开进攻，激战之后被击退，进攻一方损失4辆T-34、9门反坦克炮、8辆载重卡车，德军

损失3辆坦克，其中1辆完全损失。这次进攻可能是机械化第60旅和坦克第26团为掩护友军的撤退行动而沿波波夫河谷（Popov Balka）展开的。



前两者分别是第**57**装甲军军长基希纳将军和第**11**装甲团团长许纳斯多夫上校，站在他们身后的是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乌尔莱茵中校

当天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上将亲临前线视察，他在12月17日的作战计划上与第6装甲师师长劳斯少将产生了巨大分歧并推翻了后者的方案。最后，在夜间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各级指挥官敲定了次日夺取上库姆斯基的具体作战计划：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

1942年12月16日

此致海德布雷克团

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由1个SPW营、1个炮兵营和1个重

型反坦克炮连予以增强后配属给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后者将于12月17日上午5时从S（沙利文斯基）经由KO（克律克夫）、内科林斯卡亚（Neklinskaja）东部和146.9高地南缘向西推进，在消灭上库姆斯基的苏军坦克后从西面攻入该村。

与此同时，得到加强的第6侦察营从S（沙利文斯基）向北推进，以便遏制上库姆斯基以南的苏军坦克。等到攻占上库姆斯基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将被赋予以下任务，从扎戈茨科特东部迂回，向格罗莫斯拉夫卡推进，攻占后维持梅什科瓦河上渡口的畅通，以供后续部队通过。



正在商讨战局的军官们。左起依次为库佩尔上尉、李根特上尉、乌尔莱茵上校、许纳斯多夫上校、佐伦科夫上校、奥斯特曼中尉

海德布雷克战斗群为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确保内科林斯卡亚河谷东部通道的开放，所以将在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开始行动时先投入。

作战行动所经过的内科林斯卡亚以东地区将事先进行侦察，并向行动方向与格罗莫斯拉夫卡方向实施侦察。从5时15分起，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将完成作战准备。

我们将位于S（沙利文斯基），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将于5时开始行动

冯·许纳斯多夫（签名）

按照该计划，第11装甲团将和第201装甲团于凌晨5时从克律克夫出发，向东前进到舍斯塔科夫以北的地区，从该地向北转，沿着分成两条道路的轴线前进，经内科林斯卡亚河谷直奔146.9高地以西1公里的十字路口，在此转向西进，从侧翼和背后包围147高地上的反坦克炮阵地，再由西面攻入上库姆斯基，这是唯一一条适合坦克作战的进攻路线。按照这份计划，第23装甲师暂时将第201装甲团交给了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只给桥头堡留下了4辆坦克。

第**23**装甲师

从早上开始，第23装甲师再度对坦克第13军展开进攻并成功地在克鲁格亚佐夫以东12公里的科维洛夫卡（Kovalevka）建立了新的桥头堡，不过德军没能在机械化第62旅那里占到更多便宜。阿克辛科夫（Aksenchikov）中校的机械化第17旅也牢牢地守住了克鲁格亚佐夫当面的阵地。第128装甲掷弹兵团派出的巡逻队在舒托夫1号以南辨认出了师右翼当面分布的坦克和反坦克炮，1辆来自第201装甲团的IV号坦克在这个巡逻组的伴随下击毁了1辆T-34。

苏军再次尝试夺回阿克塞河上的铁路桥，步兵第302师在机械化第13旅和反坦克第20团的支援下发动进攻，大量步兵在两队T-34 （每队7—8辆）的伴随下突然从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之间的洼地涌出，很快就逼近了克鲁格亚佐夫，在前进的路上还顺带摧毁了2门反坦克炮和3门轻型野战榴弹炮，几辆正在冰上滑动的德军卡车和一些其他装备也沦为苏军坦克的牺牲品，第128装甲掷弹兵团9连（步兵炮连）被迫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火炮和车辆。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这座桥梁具有战略上的决定意义，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守军自然不敢怠慢，反击很快开始，短暂交火之后，苏军坦克被击退，先前丢失的装备又完好无损地被德军回收。这场战斗短暂而激烈，就连师长博伊内堡将军也被卷入其中。包括此次战斗所取得的战果在内，当天第23装甲师共击毁坦克和装甲车18辆。



参加“冬季风暴”行动的突击炮。突击炮营赶到战场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留下的照片非常稀少

为了在12月17日继续攻势，第23装甲师不得不腾出部署在萨姆奇尼的SPW营，洛（Low）上尉的工兵教导营[1] 1连也被配属给该营。作为补偿，工兵营得到了第128装甲歼击营1连。

战况总结

12月16日是相当平静的一天，德军当天只稍稍向北扩展了桥头堡并将阿克塞河北岸的阵地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将部队向北转移。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苏军当天也仅仅是继续在147高地等处修建工事。由于过去几天的降雨，加之温度不断下降，草原被一层厚厚的冰层覆盖了。交战双方都是“溜冰多过行走”，运输车辆受苦颇多。第11装甲团利用这一喘息之机修复保养坦克，尽管遭到了各种损失，但是得益于后勤部队卓有成效的维修工作，所有的轻伤坦克都已被修好，30辆故障车中的23辆经过修理也可以投入战斗。再加上科希（Koch）少校指挥的42辆突击炮，能够加入战斗的坦克和突击炮数量已经达到了100辆左右，在沙利文斯基还有比较充足的炮兵部队，能够击退苏军发起的所有进攻。

当天除波佩斯库战斗群外，罗马尼亚第6军和潘维茨战斗群已经转移至科捷利尼科沃。第17装甲师正在科捷利尼科沃与顿河之间进行集结，原打算驱逐上库莫亚斯基和下雅布洛奇尼的骑兵第4军。布辛

（Busing）战斗群很快推进至上库莫亚斯基，装甲掷弹兵团在齐姆良斯卡亚的顿河桥发生了延误，直至16日才抵达战场。此时这一带的苏军已经向西北撤退，转而去袭扰沙利文斯基桥头堡的侧后方，临走前还给德军坦克留下了大量地雷。该师又接到命令推进至格纳洛夫斯基并建立桥头堡，以排除第57装甲军左翼上的威胁。然而受到解冻的影响，顿河沿岸的道路多已作废，部队调动和补给深受影响，更不要说苏军还把守着北上途中几座重要的桥梁，第17装甲师必须重新选择行军路线并完成赋予它的任务，只有这样，停留在阿克塞以南的佐伦科夫战斗群才能够释放出来，保证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在第二天取得足够的进展。



博格斯中尉、许纳斯多夫上校、驻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联络官冯·普特卡莫（**Puttkammer**）上校，**12**月**2**日摄于雷蒙特纳亚

12月17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一次失败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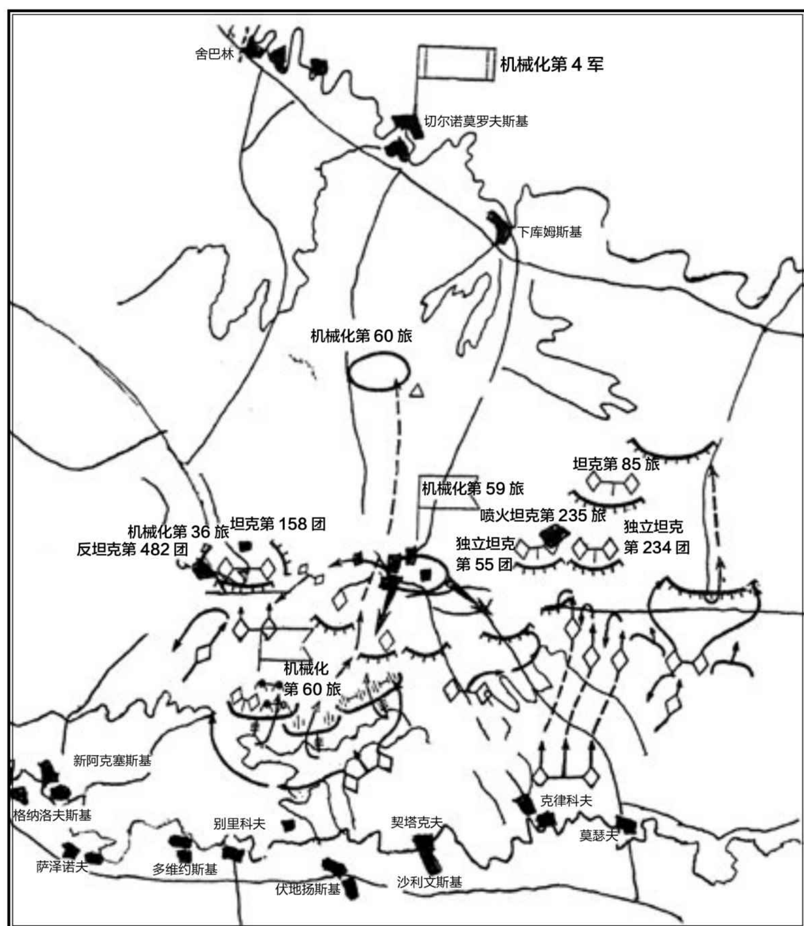
1942年12月17日国防军公报：

> ……
>
> 德国与罗马尼亚部队，在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发起进攻将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苏军击退，并且以更强的兵力再度于顿河曲部展开进攻……至少30辆苏军坦克被击毁。
>
> ……

时间回到12月初，步兵第87师1378团在参加完斯大林格勒南部的攻势后，被编入机械化第4军，而后从卡梅申地域南进至上库姆斯基。团长季阿萨米泽中校被叫到军指挥所，沃利斯基看了他一眼说："我命令你们团占领上库姆斯基高地上的防御，不让敌军从该村以南方向和西南方向出动。"

"这里，"沃利斯基指着地图继续说道，"是从科捷利尼科沃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奉命救援被围保卢斯集团军的德军部队将从这条路上通过。能坚守一、两昼夜就可以了，坚守三昼夜更好。"

沃利斯基口中的"上库姆斯基高地"是指呈弧形分布于该村以南4—6公里处的高地群，地势以143.7和147高地为中心向东北和西北两侧缓缓下降，控制了这些高地也就基本上封锁了所有向北通往上库姆斯基的道路。步兵第1378团下辖3个步兵营、1个冲锋枪连、1个反坦克步枪连、1个坦克歼击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76毫米野战炮连。全团共有官兵2000人，每个连有125—130人，装备有轻机枪108挺、重机枪35挺、82毫米迫击炮27门、120毫米迫击炮6门、54毫米和76毫米反坦克炮12门、反坦克步枪54支。[2]



12月16日至18日机械化第4军向上库姆斯基收缩防御

12月15日晚该团占据阵地后立即着手构筑防线，纳乌莫夫上尉的3营位于130.1高地，康德拉舍夫上尉的2营位于137.2和143.7高地之间，再往东到147高地一段由格罗舍夫的1营防守，步兵第87师炮兵第1058团1营负责进行火力支援，反坦克第20旅则提供了反坦克火力，全团防区宽度大约为10公里。[3] 该团左翼是得到坦克第235旅和234团加强的机械化第59旅，部署在130.6高地和扎戈茨科特一带；右翼是得到近卫摩托化第247营增强的机械化第60旅，在“三八”集体农庄的东南方向布防。它们身后是由机械化第36旅、坦克第26团、独立坦克第158团和反坦克第482团在右翼后方组成的第二道防线，坦克第85旅的17辆坦克和反坦克第20团的6—7门76.2毫米反坦克炮则在左

翼后方的扎戈茨科特东北建立了第二道防线。[4] 坦克第55团和反坦克第383团在上库姆斯基北侧充当预备队。以上单位共有官兵8000名，可出动坦克70辆。

第6装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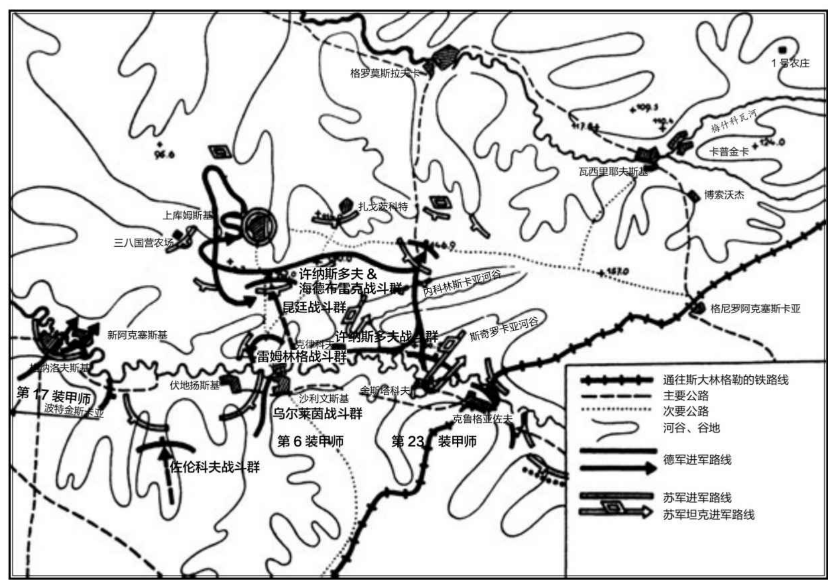
12月17日5时25分，第11装甲团再次吹响进攻的号角，长长的坦克纵队从克拉霍夫涌出，爬上和缓的阿克塞河谷，向着三天前激战过的地方隆隆驶去。还没走多远，师部就告知说舍斯塔科夫桥头堡遭到苏军猛攻，这些部队来自新近赶到的步兵第87师，它们得到了1个坦克旅的增援。很快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也观测到40辆坦克在突破舍斯塔科夫后向西移动。另一个坏消息是，海德布雷克战斗群迟迟未能出发。延误的原因不久就查清了——舍斯塔科夫已经被苏军坦克攻破！与此同时，克律科夫至舍斯塔科夫之间的地域也遭到坦克进攻，进攻部队在损失两辆T-34之后方才撤退。少量步兵攀附在坦克上，越过冰封的阿克塞河冲入了桥头堡，但是在近战中很快就败下阵来。6辆T-34虽然展现出了相当高超的驾驶技巧，还是成为了德军反坦克炮近距离射击的牺牲品。截至7时12分，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已经在激战中摧毁了6辆坦克，并派出一个连肃清了舍斯塔科夫内的苏军。



被第**201**装甲团击毁的**T-70**坦克，摄于舍斯塔科夫

苏军这轮攻势以12辆坦克为代价，将两个德军装甲战斗群拖了两小时之久，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在击退当面之敌后急忙向内科林斯卡亚河谷推进。8时20分，前锋已经抵达146.9高地，守军的抵抗倒是没带来什么大麻烦，只是由于地面结冰，通行十分困难，为了不耽搁更多时间，装甲兵们只能硬着头皮通过该地区。截至此时，德军已经在进攻途中缴获6门重型迫击炮、2门反坦克炮、5辆载重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机枪。第11装甲团在66.5高地向北转进，却发现敌军坦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先头部队在146.9高地以西1公里的道路交叉口遭遇一个

反坦克火炮和地雷密布的坚固阵地。海德布雷克也在146.9高地附近遭遇部署有反坦克枪和地雷的苏军阵地，请求派遣步兵和炮兵支援。在高地上坚守的是热拉姆斯基少校指挥的独立反坦克第20旅，该旅政治部主任B·M·布勃诺夫上校说道：“坦克飓风般地射击着，希特勒步兵用冲锋枪连续不断地扫射。我们整个防御纵深内都在战斗。反坦克手们拼到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枚手榴弹。官兵们将敌人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击毁、烧掉，不断打击苏军步兵。但敌人还是不断进逼，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向我们的掩体驶来，并在掩体上像熨斗一样压了过来。但是，坦克刚一开过掩体，我们的官兵们——列兵、士官和军官们就爬起来，追着装甲车进行射击。”[5]



12月17日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协同海德布雷克战斗群重夺上库姆斯基的尝试

许纳斯多夫上校立即下令炮兵放列，并将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投入战斗。德军坦克利用河谷向该旅侧后穿插，很快洞穿了阵地，残余的守军从146.9高地上撤离。德军宣称上午9时开始肃清这个反坦克阵地，半小时后就彻底平息了抵抗，缴获了约50支反坦克步枪；苏军则宣称下午15时才从这座高地撤离。

9时10分，第6装甲师师部通报了扎戈茨科特的苏军正在向南增援上库姆斯基的消息，10分钟后进一步致电贝克和海德布雷克有“15辆坦克正在从西而来”，后者急忙展开战斗队形，却迟迟未见坦克的踪影，

原来这些由侦察机飞行员们发现的“苏军坦克”不过是14日被击毁的坦克残骸而已。经过早上这么一番折腾，德军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考虑到这一情况，第6装甲师对前线部队进行了调整，10时20分，第11装甲团5连的7辆坦克被配属给雷姆林格战斗群，昆廷战斗群则归建许纳斯多夫战斗群。10分钟后贝克的2营接替了北翼的警戒工作，以便对付更多的苏军坦克。其余兵力继续向前推进，并于11时50分抵达了147高地。



进攻中的德军坦克，远方腾起了巨大的蘑菇云



顽强前进的德军坦克集群，远方的村落似乎刚刚遭受过炮击

13时35分，第17装甲师在格纳洛夫斯基附近的渡口卷入战斗，对于第6装甲师的官兵们而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随着格纳洛夫斯基落入德军之手，伏地扬斯基的苏军已被孤立，沙利文斯基桥头堡的左翼很快就能得到保障，更多的部队可以解放出来投入到上库姆斯基。罗马尼亚部队也难得地传来了好消息，波佩斯库战斗群夺取了阿克塞以南30公里的索姆尼-埃金（Somin-Ekin），封闭了罗马尼亚第6军和第7军之间的缺口。



两位装甲团指挥官于**12**月**17**日在内科林斯卡亚河谷见面，炮塔上是许纳斯多夫上校和海德布雷克中校

负责正面进攻的第6装甲侦察营在突击炮的支援下，从沙利文斯基出发向上库姆斯基推进，但是进攻路线上地形复杂，147-143.7-137.2高地防守严密，肃清十字路口处苏军阵地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难。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仍然被牵制在第6装甲师左翼，第17装甲师到位后该团才能在主要方向上使用，这就意味着步兵无法接应装甲兵的进攻了。

第1装甲营冲向内科林斯卡亚以北的一处预设阵地，然后在2营的掩护下25—30辆一队继续向西发起猛烈进攻，意在消灭“三八”国营农场一带的苏军坦克。在SPW营支援坦克肃清这一阵地的同时，第2装甲营尝试协同第201装甲团夺取扎戈茨科特，而后继续向北推进以配合1营攻占上库姆斯基，结果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受挫。苏军防御阵地设置得相当完备，散兵坑既窄又深，官兵们意志坚定，即便整营的掷弹兵已经突破到阵地中央，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必须一一肃清敌军。为了在横越沟壑纵横的地形时不至于伤害履带，坦克不得不尽量避免来回行驶。每一辆坦克都锁定了几个散兵坑，等着苏军步兵从壕沟边缘出现。沙伊贝特回忆道：“当我从炮塔侧面的观察窗向外望去时，发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坦克就像大象一样伸着长长的鼻子站着，对着地面搜寻。终于SPW营的步兵坐着装甲运输车赶来了，然后在我们的掩护下迅速扫荡了整个防御阵地。因为发现苏军在北面的纵深地带还有让人讨厌的坦克和反坦克阵地，所以仍然需要花费时间加以肃清。我们的坦克长期停留在苏军阵地面前，即便是对于一个菜鸟炮手而言也是个不错的目标。”



正在对上库姆斯基发动进攻的德军装甲集群



许纳斯多夫上校、贝克少校、罗伊特曼少尉

对于苏军在上库姆斯基—扎戈茨科特一带构筑的阵地，劳斯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

> “实际上，事情发生的轨迹远远超出霍特将军和坦克乘员们的预想，良好伪装的俄国步兵，两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隐蔽在狐狸洞和狭窄战壕中，放手让两个装甲团的坦克从阵地上穿过。然后，用手中的反坦克枪在近距离开火，给库佩尔上校的装甲运兵车造成了沉

重的损失[6]。一次又一次，掷弹兵们不得不在推进过程中下车步行、散开战斗队形来清剿隐藏的苏军，而坦克们只好等待或者掉过头来给予支援。

“多样的苏军巢穴在草原上提供了如此好的隐蔽效果，以至于找出他们的办法实际上只有遥遥晃晃地走过去。通常，在找到这些巢穴之前已经有一些不幸的德军士兵死于非命，德国空军也无法处理这个‘隐形的幽灵’，坦克乘员们从未感到如此无力，他们能够应对苏军坦克最猛烈的进攻，却对狐狸洞中的步兵束手无策。”

第1装甲营向“三八”集体农庄的进攻也宣告失败，为争取时间，许纳斯多夫上校决定赶在天黑之前在没有步兵和炮兵配合的情况下强攻上库姆斯基。德军坦克在“斯图卡”的支援下向130.1和137.2高地发起猛烈进攻，对面是第1378团3营的250名官兵、2门火炮和6挺重机枪，这点兵力显然是捉襟见肘，很快130.1高地就失守了，幸存的守军撤向137.2高地。机械化第60旅和坦克第21团也进行了英勇抵抗，苏军反坦克火力异常强大。空袭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越来越多的坦克被击毁，13时50分，德军终于败下阵来。沙伊贝特回忆道：

“等我们巩固了这个阵地之后，就撤回了山坡后面的阵地，对苏军进行射击，并尽快追上已经向西而去的友军。这时炮兵开始对反坦克阵地实施射击。

“于是我们在向北的掩护下出发，可以看到位于山那一边的扎戈茨科特，然后穿过了12月14日的旧战场，被击毁的坦克仍然停在这里。虽然在扎戈茨科特和上库姆斯基两地的村落边缘都没有发现苏军的踪影，但是我们遭到了持续射击，于是就正对着上库姆斯基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苏军在村落边缘修建的防御工事阻止了我们的突破，此外，尽管事先已经安排了斯图卡进行支援，但是苏军的防御火力仍然十分猛烈。在我们的左翼出现了苏军坦克，和我们脱离接触后向北逃去。等我们通过15日的战场时，天色已黑。在战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被烧毁的坦克停在原地，可惜无法对这些坦克进行回收。苏军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展示出了相当高超的作战技巧，尝试切断我们的后路，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后掉头脱离敌人的包围圈。我们一再向南方发射信号弹，要求还在半路上的掷弹兵尽快上前，整个作战如同风驰电掣般进行

着。”

机械化第59旅在反坦克第383团的支援下击退了25—50辆德军坦克的轮番进攻。苏军反坦克炮手们将猎物放到近距离内开火，取得了不俗的战果。阿斯拉诺夫中校的坦克第55团再次有上佳的表现，他们以短促而迅速的反突击屡屡挫败德军的攻势，其中伊利英、费奥多罗夫中尉和帕什金少尉带领的坦克组战斗尤其出色。[7] 坦克第21团打得也不错，勃列日涅夫回忆道：



在炮火掩护下前进的第**11**装甲团坦克，部分房屋已经在炮火下化为废墟

“12月17日下午，敌军把他们的攻势转向我机械化旅右翼，从克雷克夫地域102.1高地方向开出40辆德国坦克，这些坦克成纵队行驶，连警戒都没有。奥尔洛夫的坦克手们已经看到了他们。‘那更好’，我心里想，并下令只有听到开火口令时才能开火。

“我们处在可靠的埋伏中，难得有这样的目标。我们让敌军走到最近距离后，用所有的火炮向他们开火。惊呆了的德寇张皇失措地在战场上东奔西窜起来，使得他们的坦克受到奥尔洛夫坦克手们的准确射击。

“德寇好不容易才摆脱开炮火，撤到了高地后面。他

们恢复了点元气后，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下又发起冲锋。他们仍有大大多于我们的坦克，但是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的坦克掩蔽得很安全，而德国人则在明处，我们打它们一打一个准。

“战斗延续到天黑，我和机械化第60旅旅长数了数共有11辆着火的坦克，然而这些都是敌人的坦克吗？我打算用无线电和奥尔洛夫联系，但他没有回答，我开始担心了，派出了一名侦察员。不一会侦察员回来了，报告说奥尔洛夫故意不回答，是由于不想暴露自己。我只得赞扬了他的坚强、干练和勇敢。

“坚韧不拔和组织性同善于选择坦克阵地相配合，就不仅能打退敌军优势兵力的一切冲锋，而且还能使其受到巨大损失。德寇有11辆坦克烧毁，有同样数量的坦克被打坏。在这次战斗中我团除有一辆坦克被击毁外，没有伤亡。”[8]

机械化第4军的战史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当天德军飞机在沃利斯基的阵地上空投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们知道在这段对苏联来说很困难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将他们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以及你们——机械化第4军——投入了战斗。但是你们终将与胜利无缘，因为你们的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已经无法进行更顽强的抵抗，并且我们依然将摧毁他们。”

对此，该军战史作出这样的结论：“显然，尽管具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德国人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有充足的依据做出这一判断，在12月17日的战斗中，他们的坦克和突击炮数量几乎是沃利斯基的机械化军的四倍（220辆对60辆）[9]。虽然每天要损失40辆坦克和多达500名官兵，他们甚至还没有克服我们单位的抵抗。有鉴于此，霍特将军意识到必须要在苏军接受增援之前取得突破。”

在茫茫夜色中，上库姆斯基的步兵、炮兵与坦克兵中的共产党和共青团代表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很简短：死守阵地！夜间无人入眠，官兵们着手修缮阵地，加深战壕。

14时45分，第11装甲团在上库姆斯基以西重新集结，希望趁天色还亮再次发起进攻。昆廷战斗群还在向上库姆斯基推进的途中，一时半会还帮不上忙。15时20分，师部来电，要求在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使用步兵再次发起进攻。考虑到天色渐暗，进攻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许纳斯多夫决定在征得师部的同意后撤退并在147高地南缘重整部

队。但是天色昏暗且定位困难，战斗群直到17时30分才抵达集结地。此时在扎戈茨科特、上库姆斯基和“三八”国营农场仍有强大苏军据守，仅以一个损失惨重且弹药、燃料几乎都已耗尽的装甲营，对顽强抵抗的敌军实施夜间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更给德军添堵的是，第11装甲团的空军联络电台和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的电台都在16时30分遭到命中而损毁，空军地面联络官也中弹身亡，直到21时师部才下达命令让坦克撤回出发阵地。

此时此刻，德军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士气上都跌到了谷底。在不间断的战斗中，无法有效地维修和保养坦克装甲车辆，导致坦克出动率严重下降。而装甲兵们从12月11日起就没有得到过良好的休息，严重缺乏睡眠，因此精疲力竭。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次日的作战行动成功的机会将十分渺茫。许纳斯多夫上校悲观地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去尝试夺取上库姆斯基，只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消耗而已，但是解围行动还要继续下去。12月18日的进攻命令中要求掷弹兵在炮兵和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从147高地出发，向上库姆斯基发起进攻，第11装甲团的坦克在突破村落后向敌人脆弱的部分突击，并尝试在当天推进到梅什科瓦河渡口。



向苏军防线进发的装甲掷弹兵，未经战火蹂躏的村庄仍然非常齐整

第23装甲师

夜间，苏军战斗机曾数次轰炸位于克鲁格亚佐夫的铁路桥，苏军坦克

也不计牺牲地一次次向桥头堡阵地冲去，后面紧跟着步兵突击分队，守军几乎没有机会休息。清晨5时30分，两辆坦克出现在桥梁右侧，其中一辆被88毫米高射炮击毁，另外一辆掉头撤退；另外20辆坦克出现在巴赫曼战斗群面前，匆忙赶到的工兵和SPW营好不容易才稳住了战线。

在经历了早上的混乱之后，第23装甲师当面再次恢复了平静。直到夜幕降临时，苏军才对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发起了一次三心二意的进攻，喝得醉醺醺的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推进，遭到了布置良好的德军火炮的惨烈杀伤，并在后者的反击下溃退。此时，苏军在阿克塞河以南、舒托夫2号到科维洛夫卡之间只剩下很少的几辆坦克，主力聚集在河流以北，大致位于舒托夫1号—卡门卡（Kamenka）地域，德军预计对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发起的后续进攻将来自这一方向。相应地，第23装甲师实力应该有所增强。在上库姆斯基碰了一鼻子灰后，第201装甲团被归还给原单位。此外，包含2个88毫米高炮连和1个20毫米高炮连的第61高射炮团1营以及迪特里希上校的第54火箭团也配属给了该师。

第23装甲师的唯一一条补给线与科捷利尼科沃—克鲁格亚佐夫铁路线平行，糟糕的路况成为司机们的噩梦，泥泞和光滑的冰面让每一处洼地和河谷都成为难以通行的障碍。后方已经变得拥挤不堪，沿铁路线分布的几个小村庄挤满了两个装甲师的后勤部队，还有大量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铁路单位。村庄里到处都堆放着给第6集团军准备的军需和补给，准备在解围成功后立即送进包围圈。布置在涅贝科夫和皮梅诺切尔尼的主急救站已经挤满了伤员，在齐勒科夫还建立了一个前进急救站。即便如此，疏散下来的伤员也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得到照料，因为野战救护车从来就没有够用过。

第17装甲师

侦察部队在前一天已经勘定了各路线在不同天气状况下的通行能力，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的行军路线。随着气温下降，部分地段又很快封冻，该师当天的行动得以继续进行。上午5时，埃特林亲率由第63装甲掷弹兵团担纲组建的塞茨（Seitz）战斗群[10]离开集结地，途径马约尔斯基—科捷利尼科沃—上雅布洛奇尼向格纳洛夫斯基进军，并于下午2时15分占领了该地，期间只受到火箭炮和苏军飞机的骚扰。第39装甲团也在上雅布洛奇尼与塞茨战斗群会合。按照师长埃特林少将的说法，这次奇袭达成了以下四个目的：



第63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橡叶饰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赫尔曼·塞茨中校



第17装甲师的III号坦克

1. 证实了战斗群以西远至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一带没有敌军。

2. 切断了坦克第65旅、骑兵第81师与其已经向西北撤退的主力的所有联系。

3. 取得了进攻出发阵地。在次日对苏军位于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以北的右翼发动的进攻中，第4装甲集团军未能扩展阵地，这次进攻挫败了敌军建立装甲防线的企图并给他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4. 抢先于敌军发动进攻。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显示，敌军正打算派出摩托化单位穿过河流去偷袭第6装甲师的补给线。 [11]

双方空军活动

夜间，苏军扩大了空袭范围，第23装甲师的补给线频频遭受空袭。为了更好地支援阻击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大本营将航空兵第8集团军从封锁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该集团军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进行了499次作战出击，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近卫海军航空兵战斗机第9团宣称在12月17日击落2架Bf 109、2架Bf 110、1架He 111和1架Fw 189，以上所有战绩除1架Bf 109之外都得到了德方资料的证实。而JG 3则宣称击落了27架飞机，其中5架战果属于第2大队指挥官库尔特·布兰德勒（Kurt Brandle）上尉，另外3架属于沃尔夫-迪特里希·威尔克（Wolf-Dietrich Wilcke）少校，这也是他的第148—150个战果。JG 52第2大队也没有空手而归，大队长斯坦因霍夫上尉击落了P-40和Yak-1各1架，这是他第132和第133个战果；格尔哈德·巴克霍恩（Gerhard Barkhorn）中尉则包揽了另外3架，这是他的第95—97个猎物。 [12]

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当日表现好坏参半，在第23装甲师当面，“斯图卡”编队首次出场表现出色，在舒托夫1号、卡门卡和B.W.点集结的苏军步兵和坦克遭到空袭后掉头撤退，德军步兵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回了前一天丢掉的战线。这除了飞行员出色的作战技能外，也要归功于师部里来自德国空军的空地协同官，他多次出色地对空袭进行了引导。而在上库姆斯基一带的战斗中，俯冲轰炸机就没能对布置得当、伪装良好的苏军阵地造成太大的杀伤。

战况总结

第11装甲团当日战果：

击毁：坦克11辆、载重卡车15辆、装甲侦察车1辆，反坦克炮10门；

缴获：50支反坦克步枪、6门迫击炮和大量轻武器；

俘虏：约100名敌军；

损失：14辆坦克（其中几辆已经得到修理，但尚未经过检查，无法确定是否能投入战斗）、10辆装甲运兵车；

阵亡：空军地面联络官，3名士兵；

受伤：罗伊特曼（Reutemann）少尉，26名士官和士兵。

第23装甲师当日战果：

击毁：10辆T-34、6辆T-70、2架IL-2、7辆带迫击炮的卡车（一说22辆坦克装甲车）；

缴获：50支反坦克步枪 [13] 。

苏军则宣称击毁了40辆坦克和突击炮，以及数量相当的装甲运兵车。

从战术上来讲，苏军在构建阵地方面造诣很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结冻的地面上迅速挖掘出很深的战壕，他们能够无视酷寒，将阵地直接布置在146.9高地那样的野外环境下，而不必像德军部队那样一定要在村落中过夜休整。构筑良好的防御工事和灵活的反击也让德军的攻势无机可乘。沙伊贝特在总结当天战斗失利的原因时认为“想要对强大的苏军进行打击，就只能以有组织的进攻指向敌人的空隙才能成功”。与此同时，参加解围行动的官兵们也热切盼望着包围圈内的战友能有所行动。顿河集团军群12月17日19时25分的作战日志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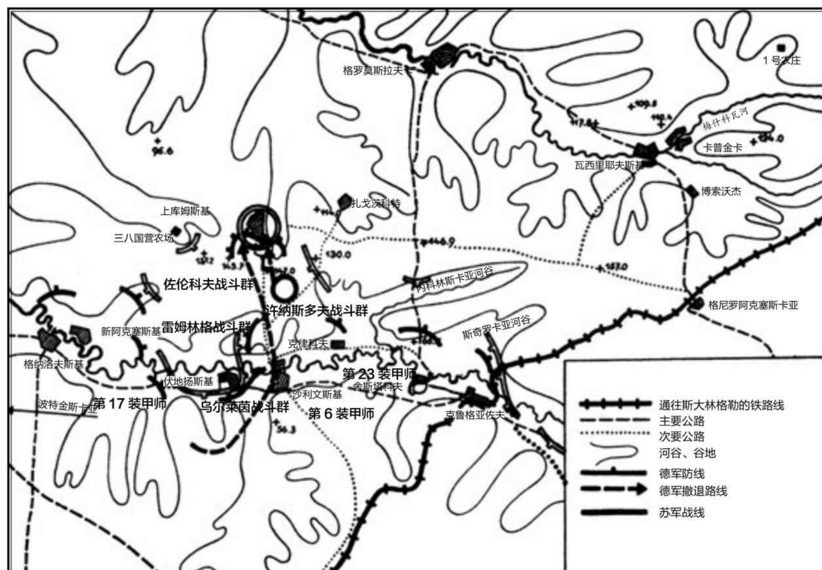
录道：“……芬格尔（Fangohr）上校向装甲集团军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第6集团军不应太晚发动攻势。”

在17日的防御战中，苏军将防御和局部反攻巧妙结合，早上动用连级坦克部队对舍斯塔科夫桥头堡进行打击，不仅完全摸清了德军的主攻方向，还有效地打乱了德军的进攻节奏，为主力部队准备防御争取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高昂的损失已经让第51集团军力不从心，第4骑兵军在11月19日—12月18日的作战中损失了65%的装备，无法再承担作战任务。坦克第13军在对桥头堡的连日反击中消耗也很大，塔纳希申已经将机械化第17旅从克鲁格亚佐夫当面撤出。机械化第4军及其配属部队情况也不容乐观，机械化第60旅由于损失太大已经撤出战斗，留在战场的坦克第21团也在向上库姆斯基收缩兵力。

12月18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二次失败攻击

1942年12月18日国防军公报：

> ……
>
> 德军各师已经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突破了由强大苏军所占据的、起支配作用的高地群，在进攻中我军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
> ……



12月18日佐伦科夫战斗群和昆廷战斗群对上库姆斯基的进攻



暴风雪中的炮兵观测点



赶往前线的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架用帆布覆盖

1942年12月18日被曼施泰因称之为“最危急的一日”。在第17装甲师完全展开并向北推进至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后，战场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总体而言，战线仍沿着阿克塞河展开，第17装甲师在扩展格纳洛夫斯基的桥头堡、夺取新阿克塞斯基的同时向上库姆斯基方向急速前进，推进至“三八”国营农场。苏军除在伏地扬斯基一带仍保留有一座桥头堡外，已经全部撤往阿克塞河北岸。第6装甲师已经一分为五：第17装甲师在左翼接防后所释放出来的佐伦科夫战斗群在炮兵和第11装甲团的2个装甲连的支援下，即将向上库姆斯基发起进攻；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奉命在147高地东南侧布防，掩护佐伦科夫战斗群侧翼和背后，同时休整车辆，准备在步兵夺取上库姆斯基后追击残敌；昆廷战斗群辅助攻势的进行；雷姆林格战斗群向西展开，掩护沙利文斯基—上库姆斯基的交通线；乌尔莱茵战斗群继续坚守在沙利文斯基桥头堡，保障全师的大后方。

在梅什科瓦河北岸，近卫第2集团军的2个步兵师和近卫第2机械化军已经开始集结。18日凌晨，叶廖缅科正式下令将步兵第87师、骑兵第4军和机械化第4军及配属给以上部队的所有加强单位都调拨马利诺夫斯基指挥，近卫第2集团军实际上已经接管了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以西的防御，而第51集团军则接手了压力相对较轻的铁路以东的防御。德军方面，劳斯在前一天重新获得了自主指挥权，按照他原来的方案，佐伦科夫战斗群和昆廷战斗群在沙利文斯基桥头堡集结，夺取高地上的一个炮兵观测点，然后在步兵第1378团的防线中央完成突破，一旦打开足够宽的突破口，就投入第6装甲师主力，一举拿下上库姆斯基。期间格伦德赫尔上校的150毫米榴弹炮将与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密切协作，压制苏军火炮，阻止坦克和步兵集结。工兵突击分队、火焰喷射小组和地雷清除小组分配给了先头步兵连。装

甲团准备追击残敌或是对付可能出现的苏军坦克，第4装甲掷弹兵团也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加入战斗。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在夜间完成并进行了出色的伪装。

上午8时，第76装甲炮兵团开始急速射击，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击队向目标靠拢。几分钟以后，尖兵连送出的光信号表明已经占领炮兵观察点并突入敌军阵地，接下来最艰难的工作开始了，劳斯回忆道：

> “……我们的突击分队在原有的突破口两侧一步步前进。机枪手和狙击手目不转睛地盯着苏军：每个暴露自己的红军战士都被精确地击中了。匍匐前进的苏军巡逻队发现自己被笼罩在迅疾的机枪或半自动步枪火力之下。如果（他们）从附近的狐狸洞开火，一轮手榴弹将作为回应。苏军的武器开始沉寂下来。
>
> “远远地就能看到，火焰喷射小组摧毁了大量暗堡，烈火与浓烟指示出了这些战斗发生的位置，即使最顽固的苏军士兵也不能忍受这些‘地狱焰火’。在一些地点，喷火器的效果得到了燃烧草原的增强，草原大火将苏军从隐藏处驱逐出来。不论如何，积雪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火灾的蔓延。单一方向喷射的火焰为火炮和迫击炮标示出了目标的位置，前进火炮观察员立即将他们炮群的炮火精确引导至每个点上。德军火炮以令人惊讶的准确火力有效地支援了步兵师的推进。
>
> “这不是坦克战本身呈现给观众眼睛的那种壮丽的景象，而是突击队和单兵进行的艰险的小规模战斗，越来越多的小队出现在制高点上，战斗的喧嚣继续沿着高地两侧向前移动。到了中午，昆廷少校的摩托化部队已经在分配给他们的地域内肃清了苏军。一个小时以后第114团1营从阵地上也报告了相同的战况，在苏军防线上已经打开了三公里宽的突破口。
>
> “我下令让预备队集结准备攻占上库姆斯基，侦察兵报告说该村和该村以北紧邻的高地群已经被强大的苏军部队占据。直到接近村子时这些巡逻队才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火力打击。侦察机在村子边缘和高地上辨认出了为数众多的反坦克炮、反坦克壕和伪装良好的阵地，以及正在自西向上库姆斯基移动的数队苏军坦克。

> “我无意将两个装甲团送向注定的厄运中，也不想让我的装甲掷弹兵们遭受这样的命运，高地北坡缺乏掩护，他们将处于苏军的直射火力之下，蒙受与战果极不相称的损失，进而将致使向斯大林格勒的突击陷入险境。因此——尽管霍特将军反对——我命令终止进攻，直到夜幕降临。”[14]

有资料称该团当天以80辆坦克参与了对上库姆斯基以南的农场的进攻，并以数队坦克包抄谢朗根（Sharagin）少将的机械化第59旅后方。实际上参战的坦克可能没有这么多，据第11装甲团作战日志记载，前天夜里劳斯不顾许纳斯多夫的反对，下令调两个装甲连去掩护佐伦科夫战斗群的两翼。尽管德军装甲兵奋力作战，有效地支援了装甲掷弹兵的攻势，但是在反坦克炮、地雷和技术故障的打击下很快便损失殆尽，午时刚过就只剩下两辆缺乏弹药的坦克了。12时20分，在第11装甲团的恳求下，两个装甲连才归建，10分钟后该团进入147高地以东的预备阵地，接下来没有再参加任何战斗。15时10分，由于第6装甲师的两个摩托化步兵营未能达成目标，许纳斯多夫请求准许将坦克撤往沙利文斯基保养，多次请求之后才于5时50分成行。

虽然得到了空军和炮兵的有力支援，但是德军在外围阵地的不同位置上尝试多次均未能达成突破。红军官兵再次显示出了极度强烈的作战意志和牺牲精神。在自西而来的第17装甲师和从南面逼近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的夹击下，步兵第1378团的阵地开始松动。与前日不同的是，日落之后德军步兵仍停留在前沿阵地上与苏军保持接触，准备天亮后继续进攻。

在12月17日至18日两天的战斗中，炮兵第1058团的菲利琴科（М.А.Филченко）上士击毁了坦克7辆、装甲运输车3辆；反坦克第20旅击毁了37辆坦克和突击炮。由于团部受到德军的直接威胁，季阿萨米泽下令参谋长贝克夫大尉和政委苏多尔金撤退到预备指挥所，自己留在前沿隐蔽部继续指挥战斗。反坦克第382团分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纳乌莫夫（П.Н.Наумова）少尉的步兵第1378团3营的一个连24名官兵据守在137.2高地，他们在“摧毁18辆坦克，消灭300名敌军”后全体阵亡，阵地落入德军手中。[15] 夜幕降临之前，季阿萨米泽投入了团预备队中的炮兵排和反坦克枪排，在1、2营和坦克第55团的配合下，终于击退了佐伦科夫战斗群的进攻，宣称彻底击毁了4辆坦克并夺回了137.2高地。不过在参加过数次反攻之后，坦克第55团的坦克也损失殆尽，团长阿斯拉诺夫中校的座车也于次日被击毁。

12月18日傍晚，沃利斯基从方面军司令部得知，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授予机械化第4军“近卫军”称号，机械化第4军改编为近卫机械化第3

军，相应地，下辖部队也获得了“近卫”称号：

机械化第36旅——近卫机械化第7旅

机械化第59旅——近卫机械化第8旅

机械化第60旅——近卫机械化第9旅

独立坦克第55团——近卫坦克第41团

坦克第158团——近卫坦克第42团

坦克第26团——近卫坦克第43团

坦克第20团——近卫坦克第44团

坦克第21团——近卫坦克第45团

机械化第4军——现在是近卫机械化第3军——再一次表达了坚守上库姆斯基的决心：“机械化第4军全体成员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击退进攻之敌的疯狂进攻。”

勃列日涅夫回忆道：

> “在战斗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无线电传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关于将机械化第4军改为斯大林格勒机械化第3军的通知。我坦克第21团相应改编为近卫坦克第45团。我们没有被人忘记！我们受到了注意！我们受到了称赞！
>
> “关于授予我团以近卫军称号的喜讯传遍了所有的人。我们宣誓今后宁死也不放过敌军！”

坚守在上库姆斯基以南高地群上的第1378团则受到了特别嘉奖，当晚该团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报：

> 我为你们寸土不让的顽强战斗感到自豪，特提请政府奖励表现出色的战士和指挥员。

约瑟夫·斯大林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德军知道近卫第2集团军的存在，但是他们完全了解新的威胁正在并不遥远的北方产生。18日下午14时，第6装

甲师师部致电前方部队，告知其上库姆斯基的守卫者已经授予“近卫”称号，以及经由无线电侦听得知该地区周边已经出现其他近卫军的番号一事。这是个不祥之兆，时间已经不允许有更多耽搁了，近卫步兵第1军和第13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了它们在梅什科瓦河北岸的阵地，它们身后正在集结的是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200辆坦克。按照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近卫机械化第3军此时仍有坦克135辆，刚刚被加强给近卫第2集团军的坦克第7军则有150辆。德军如果想要在对方增援赶到之前完成任务，就必须在两天内夺取上库姆斯基，将机械化第4军逐退至梅什科瓦河以北并完全洞穿包围圈。为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接到命令：在夺取上库姆斯基之后无需考虑侧后方的安全，要对败退之敌穷追猛打，直接将其赶到梅什科瓦河一带。

第17装甲师

塞茨战斗群在格纳洛夫斯基建立桥头堡后，第17装甲师趁着夜色尽可能地前调部队。虽然装甲部队还没赶上来，但是为了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埃特林仍然决定以第63装甲掷弹兵团在两个炮兵连的支援下单独推进。滞留在后方的装甲团将分批进入桥头堡集结，然后加入装甲掷弹兵的进攻。第40装甲掷弹兵团将跟在装甲团后方，掩护全师向东北推进后暴露出来的左翼。此时地面已经再次冻结，这给运输补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德军坦克——尤其是Ⅳ号坦克——带来一些麻烦，埃特林少将不得不亲临现场，为装甲部队规划一条新线路。

越过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后，该师的首个目标是夺取“三八”国营农场，这是机械化第4军防御体系上的一个关键点，此时由机械化第36旅据守。由于该旅的参谋长尼基京（N.A.Nikitin）未能组织起必要的警戒力量，德军的坦克和飞机得以在苏军进午餐时袭击了指挥部。激烈的攻防战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上午11时守军放弃了阵地。德军惊讶地发现当面的14辆苏军坦克大多数被当作固定火力点使用，这可能是因为缺乏燃料，可能是接到了死守阵地的命令，更有可能是因为坦克在前几日的战斗中受损而失去了行动能力。

随后德军击退了一支自北而来的坦克。埃特林暗自庆幸苏军没有选择从西北方向包抄他的侧翼，实际上这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进攻开始时，多罗申基维奇（Doroshkevich）少校正在上库姆斯基村内，他仓促间组织手头的人员、火炮和坦克第26团的坦克发起反击，根本无暇施展更多战术机动。虽然此举保全了机械化第36旅一部分，但是日终时苏军除了撤退已经别无他法。[16] 第17装甲师原计划协同第6装甲师从正面发起进攻，这时从第57装甲军指挥部传来报告，说苏军正在上库姆斯基以北的高地上建立新的防线，于是该师又将进攻箭头向北挪动，但是这一切都被昏沉沉的暮色打断了。夜间，苏军坦克曾试图

南下，但是没有对德军构成严重威胁，对此苏军战史这样写道："坦克第13军、近卫机械化第3军、步兵第87师、坦克第235旅和第234团在从'三八'国营农场到上库姆斯基以南的146.9高地的前线上击退了敌军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猛烈的进攻。直至日终敌军所有的进攻都被击退，只有清除'三八'农场敌军步兵的战斗还在进行。"

第23装甲师

当天第23装甲师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斯图卡"编队对舒托夫1号和卡门卡河谷附近的苏军发起了猛烈的空袭，迫使后者放弃了伏地扬斯基河谷，向东北撤去。苏军方面宣称德军动用了155辆坦克和突击炮，这个数字显然不具有任何参照性。SPW营作为第57装甲军预备队留在舍斯塔科夫，仅存13辆可用坦克的第201装甲团位于克律科夫，随后在146.9高地与第11装甲团重新取得了联系。在它们右翼，罗马尼亚的波佩斯库战斗群在潘维茨战斗群一部的支援下，在经历数小时激战后于日暮时分占领了舒托夫2号，随后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第8骑兵师和工兵教导营1连接管了该地的防御。

罗马尼亚第4步兵师在第23装甲师摩托化部队的帮助下夺取了步兵第91师的数个阵地，不过轴心国部队未能从其手中夺取卡努科沃（Kanukovo）。位于萨姆奇尼的工兵在得到罗马尼亚军队的换防后，和一个20毫米高射炮连一起被收作军预备队，反坦克炮连则被派去支援阿克塞河上的桥头堡。第128装甲歼击营1连依然被配属给科尔尼上校的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 [17] 。

双方空军的活动

在12月18日的战斗中，德国空军加大了支援力度，劳斯回忆道：

> "第一架德军俯冲轰炸机出现在地平线上，徐徐接近它们的目标。长机将机鼻转向地面，向一组被辨别出来的苏军火炮扑去，后面跟着中队里的其他飞机。就在飞机看起来要无可避免地撞向地面时，炸弹在最后时刻被释放，飞机再次拉起。猛烈的爆炸致使周围颤抖起来，烟尘升入空中形成巨大的蘑菇云。一分钟前敌军火炮放置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几个十米深的弹坑。俯冲轰炸机再次集结，组成楔形编队飞走了。前一个中队的轰炸机还未从视野里完全消失，下一个中队就出现并继续毁灭性的工作。更多的中队依次出场，直至苏军火炮完全陷入沉寂。

> “黑色的烟团，紧跟着传来高射炮的爆炸声，宣告着一队苏军轰炸机的到来。在它们到达战场之前，它的护航战斗机与德国空军的梅赛施密特战斗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期间三架涂有白色标记的苏军I-16战斗机如此快地被击落，以至于第一架战斗机冒出的烟迹尚未散尽，第二架和第三架便坠落在地。然后这六架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扑向苏军的轰炸机，击落了他们中的几架，后者拖着长长的烟迹撞向地面后立即爆炸了。其他的转向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一段时间空中再无敌机身影，同样的场景反复在战场上空上演。”[18]

这一时期无论是航空兵第8集团军还是第16集团军都已经不再装备老式的I-16战斗机，大部分战斗机航空团装备的是Yak-1，也有少部分装备的是LaGG-3、La-5或Yak-7B。第686航空团在当天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斯罗沃德尼奇恩科（M.N.Slobodnichenko）上尉带领的4架IL-2在格罗莫斯拉夫卡上空遭到JG 3第2中队的拦截。9时35分，库尔特·霍法特（Kurt Hofrath）下士和弗朗茨-赫尔曼·黑尔弗里奇（Fritz-Hermann Hellfritzsch）少尉各击落1架IL-2，在随后4分钟里威尔克少校包办了剩下的2架。苏军护航战斗机没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它们要应付JG 52第2大队的巴克霍恩中尉，后者在9时45分击落了1架Yak-1。大约一小时后，格罗莫斯拉夫卡上空又爆发了激烈的空战，结果JG 52第2大队击落了8架Yak-1中的7架。[19]

在12月18日的战斗中，第23装甲师宣称击毁坦克和装甲车14辆，第17装甲师宣称击毁坦克21辆，俘虏敌军150名。苏军则宣称德军损失坦克30辆、155毫米火炮2门、反坦克炮10门，官兵600名。第17装甲师损失了15名官兵，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有2名军官和士官阵亡[20]，损失3辆III号坦克，日终时可用坦克数为8/25/13/5/6（8辆II号、25辆III号长管、13辆III号短管、5辆IV号长管、6辆指挥坦克），总计57辆。

12月19日——第二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1942年12月19日国防军公报：

> ……
>
> 尽管敌军顽强抵抗，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还是将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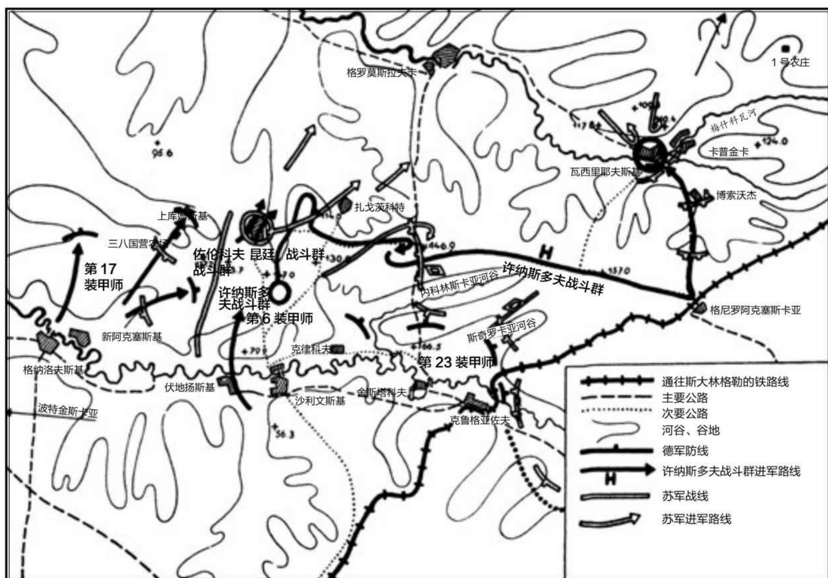
加河和顿河之间的苏军向东北方向逐退。

近卫机械化第3军利用夜间补充了弹药，并加固了上库姆斯基南部和东南部由机械化第59旅的2个摩托化步兵营所据守的阵地。19日清晨，机械化第4军政委马约罗夫少将来到战场，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反坦克手与德军坦克搏斗的惨烈画面，萨姆索诺夫在《200天大血战》中写道：

> “两辆被击毁的坦克停在原地，当时坦克的发动机还在转动，旁边躺着希特勒坦克手的尸体。
>
> “马约罗夫在牺牲的苏联军人中看到了一位身上被坦克机枪打了许多窟窿的反坦克手，那位士兵倒下了，手里还紧紧握着反坦克枪，枪管冲着被击毁的坦克。在他牺牲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
> “离这位反坦克手不远，大约两米的地方，马约罗夫看到一位苏军卫生员的尸体。顺着血迹斑斑和被揉烂的草地，可以看出这位虚弱无力，失血过多的卫生员想要爬向前方，救护受伤的士兵。
>
> “还有一位反坦克手的尸体躺在一辆发动机仍然在转动的坦克履带之间，履带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整个战场都被炮火熏成黑乎乎的一片。”[21]

第**6**装甲师——夺取上库姆斯基

上午7时，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开进了147高地东南的准备阵地，随后和佐伦科夫战斗群、昆廷战斗群从西面和南面展开联合进攻。德军有着猛烈的炮火准备，对地支援的飞机20—30架一队从低空掠过，摧毁了大量坦克、火炮和无线电设备。第11装甲团的坦克分成三队，直插步兵第1378团与相邻机械化旅之间的结合部。按照苏军的说法，大约70辆坦克和1个掷弹兵团从“三八”国营农场附近向上库姆斯基西部推进。约60辆坦克和1个掷弹兵团从147.7和130.6高地的南坡向北翻越，意图从东面包抄村庄，另外20—40辆坦克直扑137.2、143.7和147.7高地[22]。



12月19日第6装甲师夺取上库姆斯基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向梅什科瓦河的突击

进攻开始时，近卫机械化第3军的炮兵主任巴尔沙夫（S.F.Baryshev）上校和机械化第59旅旅长布利（D.N.Blyi）上校正在炮兵阵地后面的观察点中。前者立即向火箭炮部队下令进行两次齐射，宣称击毁了10辆敌军坦克。位于“三八”农庄的反坦克第482团、机械化第36旅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坦克第26团仅存的7辆坦克在多罗申基维奇少校的指挥下展开了最后的反冲锋，尽数被德军击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独立坦克第158团和机械化第36旅身上。苏军宣称在上午7时至下午15时30分之间共击退德军5次进攻，由于军部的通信车辆被德机毁伤，近卫机械化第3军与下属各部队的通信宣告中断。最后一个还能与沃利斯基保持联系的是坦克第55团团长阿斯拉诺夫中校，不过他的指挥坦克随后也被炸弹击毁。

向北推进的第17装甲师也已经与第6装甲师左翼取得接触，彻底解除了后者侧翼上的威胁，空军的支援力度也大大加强。为了突破步兵第1378团的阵地，德国空军出击1000架次，其中400架次是由“斯图卡”完成的。第6装甲师突破苏军纵深达5公里，近卫机械化第3军位于后方的炮兵部队被完全摧毁，机械化第59和第60旅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德军坦克在它们后方横冲直撞。眼见上库姆斯基已经崩盘，沃利斯基下令各旅放弃阵地，向北撤往梅什科瓦河南岸。并非所有部队都接收到了命令，派往机械化第59旅的传令官就因为座车被击毁而未能

完成任务。沃利斯基的指挥部很快也被炮火笼罩，甚至还遭到了一队德军坦克的攻击。附近的“喀秋莎”火箭炮连挡住这些坦克后，他指派作战部主任去执行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前往机械化第59和第60旅传达命令。不过，布利上校已经下令让两个旅撤退了，机械化第60旅的勃列日涅夫这样回忆撤退的经过：

> “他们（德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前出到我军两翼，把我们的一些部队隔离开来。敌军航空兵从早晨到天黑不断地轰炸我们的战斗队形，我们所有的对空射击手段、几乎所有的军属炮兵都被压制住了。德国飞机在战场上飞来飞去。只是那异乎寻常的坚强和勇敢精神才使疲惫不堪的士兵和军官们坚持下来。
>
> “12月19日中午，敌军坦克冲过来，突破了我军各部队的战斗队形，构成了威胁到下库姆斯基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到命令：保障机械化第60旅各部队退出战斗并撤到梅什科瓦河对岸。怎么办？采取什么办法？我绞尽了脑汁。战斗队形都乱了。我看到了很多士兵恳求的目光，他们仿佛在请求：‘指挥员，您帮我们想想吧，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没有指挥员。’于是他们执行了我的命令：击退冲入我们战斗队形的敌军。和我们一起乘坐最后一辆坦克撤出战斗的有奥尔洛夫、克柳恰列夫、负重伤的采鲁利尼克、我的传令兵瓦夏·莫托尔金和其他几个人。”[23]

上午11时，上库姆斯基的苏军基本被肃清，少数幸存者借助河谷的掩护向西南突围而去。当天中午德军占领了143.7高地，在此期间几乎完全包围并摧毁了步兵第1378团，幸存的212名官兵在傍晚时分撤往格罗莫斯拉夫卡，随后被又送往后方休整。季阿萨米泽右翼上的独立坦克第55团也近乎全军覆没，残存的人马在次日清晨抵达了梅什科瓦河上的己方战线。12月19日至20日夜间，近卫机械化第3军各旅分别在以下地区收拢残部：

机械化第59旅——切尔诺莫罗夫斯基（Chernomorov）；

机械化第60旅——恰普拉（Chapura）；

机械化第36旅、坦克第235旅、坦克第234团和反坦克第20旅——格罗莫斯拉夫卡。

在坚守上库姆斯基村南部的高地群的几天中，步兵第1378团承受了

1500架次空袭、8000枚航空炸弹和数千发炮弹的打击。季阿萨米泽中校后来宣称自己的团“击退敌人步兵和坦克三十余次冲击，歼敌近两个步兵营，击毁敌军坦克达十余辆”。而阿斯拉诺夫中校指挥的坦克第55团则“打退敌人十二次以上冲击，击毁敌军坦克二十辆，汽车五十辆，歼灭敌人近两个步兵连”，另一说击毁坦克45辆、火炮26门、汽车50辆，消灭敌军官兵约2000人。

这些官兵的英勇事迹很快便上报至最高统帅部。12月22日，步兵第1378团团长季阿萨米泽中校和独立坦克第55团团长阿斯拉诺夫中校均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步兵第87师师长埃霍欣（А.И.Казарцев）上校、师政委安东诺夫（Т.Н.Антонов）上校、作战主任卡季诺夫（В.Н.Катилев）少校以及步兵第1378团政委苏多尔金（М.С.Судоргин）少校、团参谋贝克夫（Г.Ф.Быков）大尉都获得了红旗勋章，还有包括阿帕利科夫（С.А.Апальский）、克留科夫（С.С.Крюков）、布得科夫（Г.И.Будков）、邦达尔（Е.И.Бондарь）、库尔巴托夫（А.Г.Курбатов）在内的数百名士兵得到了政府嘉奖。[24] 曾任东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多罗宁少将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在政治报告中，在各种报纸上，经常出现步兵第87师第1378团团长季阿萨米泽上校的名字。该团会同友邻部队在第1058炮兵团第1营的支援下，5昼夜内连续击退了敌人30次冲击，使得德寇援军不能接近其被合围的集团。我们将该团无比英勇的行动报告给红军总政治部。”

上午11时，上库姆斯基村终于落入德军之手，汉斯·苏斯特（Hans Soest）博士——现在是第76装甲炮兵团9连连长——这样描述19日的战斗：“夜间我们占据了阵地。我有一个为了观察而挖掘的双人散兵坑，破晓时分，炮火准备开始了，苏军反坦克炮和迫击炮猛烈地还击，连里出现了几例伤亡。敌人的炮弹就落在我的观察点的前后，非常幸运的是，我有个能够提供保护的散兵坑，在冰冻的地面上挖洞真是令人筋疲力尽。一个苏军反坦克炮被一门步兵炮直接命中。到下午村子落入我们手中，捉住了250名俘虏。但是没有太多时间来享受胜利的喜悦；很快我们又在行军的路上了。没有丝毫停顿，毫不顾忌部队的疲惫，我们必须向前！”

第11装甲团——向瓦西里耶夫斯基突击

上库姆斯基失守后，苏军战线向北大幅收缩，在阿克塞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伏地扬斯基也不得不放弃。从沙利文斯基到上库姆斯基的交通线被完全打通。劳斯认为苏军战线已经开始崩溃，遂下令第11装甲团的43辆坦克追击向北败退的苏军，但该团出发后不久即因遭遇不利地形而被迫停止前进，然后在师部的命令下于13时20分掉头向

东，计划经由146.9高地以西的叉路口直抵瓦西里耶夫斯基村，并在该地建立桥头堡。但是德军在岔路口以北、扎戈茨科特以西3公里的河谷遭遇到强大的反坦克炮设防阵地，并辨别出至少8辆苏军坦克，遂于14时14分向南退避，试图从146.9高地以南实施迂回包抄。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在战前的大多数装甲兵权威看来，让坦克参加夜间进攻并不值得鼓励，英国“装甲兵之父”富勒将军就在其著作《装甲战》中直言不讳：“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会比过去更加频繁地采取夜袭行动，而且，我认为，夜袭将很少被用于突贯敌防御全纵深。”然而对于德军来说，现在是冲向梅什科瓦河最好的机会，很可能也是最后的机会，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劳斯严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只要侧翼还没有直接的危险出现，无论如何不得向南退却，夺取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桥头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5] 14时55分，战斗群在146.9高地以西3公里处遭到来自南方的射击，但是由于天色已黑，德军装甲兵无法辨别目标，只得顶着苏军的炮火硬冲过去。团副官赫尔穆特·李根特1938年就加入了第11装甲团，他这样回忆当夜的战况：

> “从12月19日晨起，第11装甲团就在对苏军发起进攻。尽管部署在此的是近卫军部队，但是苏军在一番苦战后最终还是撤退了。坦克向前冲击，穿越了一片布满沟壑和冰雪伪装障碍物的地带。掷弹兵们扫荡了散兵坑中的敌军并清理了其他残余部队。斯图卡在晴朗的天空中盘旋，寻找着装甲部队前方的目标。在左边远处，一个刚刚占领的村庄冒出了一朵朵蘑菇云，那是被击中的苏军坦克在燃烧。



左起分别为贝克少校、李根特上尉、库佩尔上尉、许纳斯多夫上校，摄于向上库姆斯基发起进攻前

“随先头部队前进的许纳斯多夫上校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向西面，经过147高地进抵瓦西里耶夫斯基，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在大略研究了一下地图之后，他向部下下达命令：‘各部全力进攻，在E高地会合；而后依上级命令进行作战。’

“仿佛是被无形的无线电推动着，坦克调转车头并集结。营指挥官（贝克）很快和他的指挥坦克赶到了。指挥官们短暂地商讨了形势：‘我们都知道146.9号高地上有一个反坦克阵地封锁了通向瓦西里耶夫斯基的道路。’当时的时间是13时30分，在俄国冬天，一个小时后太阳就会落地。情况十分紧急：一旦入夜，这个任务就难以完成了。燃料短缺，补给又不足，最糟的是敌人援军即将在第二天到达，如果不能及时突破敌军阵地，那么我们必将遭受严重伤亡。

“伴着身后逐渐西沉的太阳，坦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突向敌阵，履带卷起堆堆雪花。在冲过一条道路后，我们抵达了147高地，高地那边布满苏军。‘沙泉’不断地喷发出来，又迅速地消逝。不利地形使得我们进展缓慢。我们和反坦克炮展开了对射，但是距离太远，目标太小，因而难以分辨。苏军的防御武器包括大量76.2毫米反坦克炮和一些反坦克枪。我们有很多坦克被击中。当然，一些苏军火炮也被打哑，要对付距离更远目标，就需要付出更多不必要的伤亡。指挥官命令所有坦克撤回到隐蔽阵地，从那里它们可以转向右侧从南面进攻反坦克阵地。

“然后，坦克部队再一次向敌人的阵地冲去，但是先头的坦克停了下来。进攻决不能停滞，我们必须向前冲，不能坐等支援到来。米歇尔（Michael）中尉一马当先，带领后面的坦克继续冒着漫天炮火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锋。敌人的火力都集中到他这辆打头的坦克上。短短的几分钟仿佛经过了一生的时间，我们最终还是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到了隐蔽良好的苏军阵地上。那里到处都是反坦克炮——左面、右面和正前方都有。我们直接轧了过去，攻势所向披靡，惊惶失措的苏军四散奔逃。扫荡残敌的任务留给了跟进的装甲掷弹兵，坦克群继续向东方绝尘而去。

“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每个乘员都绷紧了神经仔细

搜索着黑暗中的东西。尽管坦克外面寒冷如冰，我们在里面还是汗如雨下。指挥官向上级报告：‘16时整，147高地以南的敌人阵地被我们突破，现在未与苏军接触，部队正在向东行进，完毕。’

“但是如何前进呢？我们不仅要穿越一个个的村庄，还必须在道道沟壑之间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支部队被分成两半，我和指挥官一起紧随着先头部队推进——在俄国的草原上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在沙漠中一样困难，我们不得不在北极星的指引下向东前进了20公里，期间严禁开火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占领桥头堡。”

在黑夜的掩护下，装甲兵们将坦克最野蛮最原始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坦克炮在这场战斗中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全力运转的汽油机驱动着疯狂转动的履带径直碾过了苏军阵地，击毁和缴获了20门反坦克炮。第6装甲连连长沙伊贝特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忆这场战斗：

“左翼上的第17装甲师已经夺取下库姆斯基，该师将担任掩护侧翼的任务，以便许纳斯多夫战斗群能够自由运用兵力实施后续进攻，一切兵力都集中在上库姆斯基。进攻将在完善的计划下有序地进行，而且由于苏军阵地已经被一一辨认出来，所以斯图卡在良好的引导下得以抓住他们的目标。在突击炮的支援下步兵很快攻入村内。我们在3公里外对这个主战场一览无遗，接着坦克展开进攻，以宽阔的正面超越友军部队，追击位于上库姆斯基和扎戈茨科特之间的敌军。由于抵抗已经停止了，而且苏军在成群结队地投降，所以我禁止继续射击，只是用坦克将他们赶到一起，将尚未放下武器的士兵缴械，然后集体后送，由紧跟在后的步兵接收，扎戈茨科特未经战斗便落入我们手中。

“这时我们被无线电召集到了一起，领受新的任务：追击！跑到汽油用完为止。第一个进攻目标是大家所熟知的146.9高地。第2装甲营率先出发，我们连担任先头连。这一天即将结束，正当我从扎戈茨科特以南推进到146.9高地面前时遭受了敌军攻击。在我面前，面向东方的地平线上充斥着闪光，黑暗中可以辨别出来坦克的黑影。落日余晖从背后照耀着我们。团长立即下令进攻，我们营向前推进，苏军只有在射击

时才会暴露自己，而我们却在落日的映照下背光而立，因此损失开始增加。于是营长贝克少校下令终止战斗，将各连抽出，在一个凹地的掩护下重新集结，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就在天色完全黑暗之际，我们从右翼发起迂回包抄，在贝克博士的命令下，进攻将不计损失地迅速展开。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冲入苏军阵地中了。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敌人的射击火光正对着我们闪耀，而坦克就像黑影一样扑向我们。所有突击的坦克都以最快速度展开射击。苏军坦克就在我们附近10米内驶过，大家必须特别注意，否则就会撞成一堆。很快地越来越多的坦克起火燃烧，火光将整个战场照亮。我们已经冲过去了，于是黑暗以及沉寂又笼罩着我们，只剩下火焰在草原上舞动，而射击还在持续进行中。其他的连还在后面战斗以扩大突破口，然后将其余的工作留给步兵。可惜在战斗中我们连蒙受了战斗伤亡和故障造成的损失，一些坦克在碾过反坦克炮时履带受到损伤。

“我们展开集结，然后在晴朗的星空指引下继续向东推进，冯·许纳斯多夫上校和贝克博士在先头部队随行。我只知道要准备好付出必要的代价，以便在今夜抵达梅什科瓦河上的重要渡口。我们被告知将在那里和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突围的战友取得接触。这个念头整日萦绕在我们脑海中。

“突破已经成功了，我们继续向梅什科瓦河地区前进，即将在完全未知的地形和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进行夜间作战。

“15时25分，天色已经全黑，装甲团终于突破了146.9高地以南的苏军反坦克阵地。

“16时05分，许纳斯多夫上校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知师部：‘我们位于D点[26]以东6公里处！’

“40分钟后，师部回电：‘继续推进，轻骑兵第4团[27]的骑兵们！’”

劳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这场战斗：“在12月18日下午（实为19日下午）的早些时候，第11装甲团在上库姆斯基以东12千米处遭遇一个由大约20门反坦克炮组成的反坦克阵地，那是近卫步兵第1军

布置在接近路线两旁来保护它的西侧翼的。没有丝毫犹豫，冯·许纳斯多夫上校立即命令他的坦克从三面包围了苏军火炮并在他们身上倾泻冰雹般的弹雨，以至于短短几分钟内全部火炮就被尽数击毁，没有一个人、一匹马、一门炮或者一辆卡车在这场钢铁风暴中幸存。几乎未作半点停留，第6装甲师滚滚向前。当先头坦克出现时，近卫步兵第1军立即中断他在阿克塞河的进攻并向东撤退。陷入恐慌的补给队向后方逃去。苏军所有的电台用明码紧急呼叫所有单位尽可能快地在铁路线以东重新集结。这个军的指挥官也亲临前线来驱策着他的人马。”

17时30分，另外一份重量级的嘉奖从无线电中传来：

赞许今天的战果，期待着夜间尽一切力量乘胜追击。

冯·曼施泰因元帅（签字）

大约三小时之前，即14时35分，曼施泰因已请求蔡茨勒将军批准第6集团军的突围计划，允许保卢斯突围至梅什科瓦河以北约10公里的叶尼克（Erik）河附近，此地距离包围圈南部约40公里，距离第57装甲军前锋约20公里。17时50分到6时30分之间，第6集团军与顿河集团军群用电传打字电报进行了通话，保卢斯报告说他仅存的燃料只够他的坦克开20公里。6时15分，曼施泰因通过他的参谋长通知他，整个形势没有变化，保卢斯问是否可以开始为“霹雳”行动做准备，曼施泰因只简短地答复道：“等今晚联系再说。”6时50分，曼施泰因致信保卢斯，要求他突围至距包围圈以南20—25公里处的顿斯卡亚河，第57装甲军将继续推进35—40公里。20时40分到21时之间，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两位参谋长讨论了形势。施密特认为，在守住要塞地区的同时向西南突击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第6集团军守住斯大林格勒，那么只有等到第57装甲军到达布西诺夫卡才能作出部署，舒尔茨回答说他完全理解并意识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第11装甲团正在月光的照耀下继续向东推进，只有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两个虚弱的连跟在装甲团后面行动，该营主力尚停留在后方。由于遭到苏军的反击，所有后续跟进部队都被堵在十字路口一带。配属给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佐伦科夫战斗群由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豪席尔德少校）、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雷姆林格少校）、第76装甲炮兵团1营（休兹少校）和高射炮以及反坦克炮分队组成，但是他们耽搁了很久才抵达130高地。

德军坦克在夜空下飞驰，许纳斯多夫上校位于先头的第3或第4辆坦克上，原计划路线，即在157高地以西2公里的十字路口向北转的方案被废弃。战斗群在越过了各种困难地形后继续向东行军，于18时45分抵

达格尼洛阿克塞斯卡亚，然后在该村以北2公里的叉路口向北转，悄悄穿过苏军沿着公路设置的严密阵地，急速向北推进。行军受到结冰河谷的严重妨碍，寻找行军路线则花费了更大精力。

富勒曾断言：“根据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我个人并不认为夜间运动像许多士兵认为的那样困难，尤其在坦克装备有可靠的指北针，坦克手的训练已精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先行坦克所需完成的就是按指北针的方向前进。”同一时期美军装甲兵在北非的战斗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不过该结论完全不适用于东线，大雪覆盖了交错的道路，各连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洼地，迷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第11装甲团终于在夜间22时通过了桥梁并将其完好无损地占领。一路上德军未受抵抗，直至向北推进至瓦西里耶夫斯基北出口时，才遭到了苏军步兵和坦克的阻击，霍斯特·沙伊贝特这样描述这段“紧张又略带滑稽”的行军：

> “对我们来说，向东的突击仿佛是永无止尽的，而且由于我们完全笼罩在寂静之下，所以显得颇有些不真实。月亮慢慢升起，四周能见度都很好。天上繁星点点，映照着地上闪烁的积雪，仿佛是雪地自己在发光。我们保持全神贯注，绝对不能够和先头的人失去联络。开始的时候全速推进，但是先头部队有时需要停下来搜索命令中的路线。因为在我们推进的道路上交错着许多路。至于地图上所表示的路线，由于多日大雪覆盖已经无法辨识，因此先头部队经常走错方向，于是他们不时被坑陷在难以通行的洼地中。为了不浪费任何时间，指挥官经常调换走对路的连转任尖兵，再联络走错的连跟上。最后由密夏利斯中尉以其正确的直觉带领我们抵达了目标。我们错过了比较短的、由157点以西2公里岔路至瓦西里耶夫斯基的路段而绕了个大弯，后来总算走上了一条向北通往目标且路况不错的道路。到了这条路就不会再走错了。因为沿路铺设有一条电报电线。
>
> “最后我们行进于战斗群的中段，总是遇到接连不断的洼地，在月光下其结冰的边缘闪烁着绿光。我们接到命令禁止射击，以免暴露行迹。必须承认我已经无法在地图上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是我充分信任先头部队和团长许纳斯多夫上校。我还发现，路两旁由苏军占据的构筑良好的阵地越来越多，这让我感到即惊讶又恐惧，死一般的寂静也让我觉得更加难过。

“突然间队伍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我的手表指针指着22时，如果以当地时间换算，应该是午夜了。坦克一辆接一辆密集地停在道路上，在我们右旁是电线，前方远处是一片黑暗的区域，在后面则是一座高地，高地似乎是从一座村落升起。横过道路，靠近我所处的高地附近，可以发现有构筑良好的反坦克壕和阵地。天气很冷，突然之间，一群苏军士兵已经围在了我们坦克旁边，全都是全副武装的！我还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就这样从左右两侧的黑暗中出现，越来越多。我们从打开的窗口中向外盯着这帮家伙，还在怀疑自己有没有看走眼。我的炮手让我注意苏军士兵都带着武器，我凑近他的耳旁，低声对他说：‘镇静！他们以为我们是苏军！’然后等待着随时都有可能响起的枪炮声。

“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地，他们只是靠在我们的履带上，想要和我们说笑。没有射击发生。这些家伙想干什么？他们难道没有发现我们是在用另一种语言交谈吗？他们看不到我们车身上的马耳他十字吗？我将手放在扳机上，并从座位上取出一枚手榴弹放到面前以防万一。天啊！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我再看看前后车，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们绝对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或许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未经战斗的情况下，那么理所当然地来到他们阵地中间，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我们当成友军了。此外我们以行军队形抵达，而且瓦西里耶夫斯基距离前线尚有20公里。这个时候苏军仍在146.9高地和库佩尔的后续部队战斗，而且发现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佐伦科夫战斗群在活动，所以他们在黑暗中放过了40至50辆坦克，任其穿过他们的战线在后方四处狂奔。在这里的苏军并未得到警告，并不知道有一个敌军坦克群存在。

“这种状况绝不会就这样维持下去，我们可以像打游戏一样将这群苏军全部射杀，尽管急切地想把这些好奇的‘伊万’干掉，但是我们仍然禁止射击，这样一种古怪的友谊持续了15分钟之久。

“突然前方的平静被打破了。前方高地地平线上的平

静被一声炮响打破，很快地更多的炮火和机枪射击声炸开了。我们立即跳入炮塔内，苏军士兵则消失在道路两旁的黑暗中，于是我们朝着刚刚辨别出来的村落继续推进。”

后来沙伊贝特才得知，当时打头的坦克在村落北侧的出口突然遭遇了T-34坦克，后者在10米内开火轻松击毁了连长座车，米夏利斯中尉当场阵亡。这辆T-34也立即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次日成队向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开进的德军仍能看到两辆坦克仿佛决斗一般面对面地矗立着。

不可思议的是，继续前进的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仍享受着“友军”的待遇。然而意外总是有的，当第6装甲连行驶至大桥面前时，沙伊贝特听到前方传来了响亮的呼喊声，他从炮塔内向外望去，看到一辆侦察车沿着德军队伍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这辆侦察车的炮塔上伫立着一个高耸的背影，穿着背心，头戴防撞盔。他的面孔从三米外呼啸而过，是苏军！德军反应过来的时候，这辆侦察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队列尾部，几名反应较快的机枪手急忙扣下扳机，可惜机枪子弹奈何不了装甲车。现在除了抓紧剩余不多的时间外已经别无他法，坦克疾驰进入空虚的瓦西里耶夫斯基村，上面搭载着寥寥无几的装甲掷弹兵。天亮时，包括大桥在内，这个辽阔的村庄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德军手中。赫尔穆特·李根特当时跟随许纳斯多夫在队伍最前端推进，他回忆道：

“在距离梅什科瓦河还有12公里的时候，我们在刚刚升起的月亮发出的光芒下看到了梦一样的景象：在苏军防守严密的阵地上有许多连队的士兵站起身来，拿起他们的武器，静静地盯着可疑的坦克纵队向他们开去。不要开火！我们是在一座桥上，这并不是像桥下的浅滩一样适合坦克作战的地方。第一辆坦克到达了对岸，紧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但是我和指挥官所在的第五辆的履带在半路上突然打滑停了下来。前进或倒车都不行！再试一次仍然无效。

“右侧20码以外就有苏军的一个排驻守在岸边。我们这辆III号坦克的乘员都紧握着手枪和手榴弹。‘倒车，再试一次！现在试着向左动一点！’驾驶员不知为什么听成了‘向右’，径直拐向了俄国人的方向。大叫和咒骂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家伙是聋了还是瞎了？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左！’我们闯到了俄国人堆里，但是仍然犯晕的他们也一定把我们当

成是苏军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说话，只有驾驶员试图在这个斜坡上做另外的尝试。履带又打滑了；慢慢地，一英寸一英寸地，它们重新锁紧了。坦克爬上了岸，最后终于回到了路上。

“走了没多久，我们又遇到了苏军摩托化纵队。明显地，他们在我们经过他们以后起了疑心，并在我们背后架起反坦克炮进行射击。一辆敌人的装甲车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的那辆坦克向它撞过去，但是没有成功。最后我们到了一条反坦克壕边上，不远处就是横跨在梅什科瓦河上的那座桥了。守桥的敌人大惊失色，立即散开进入了阵地，并点燃了汽油。

“现在苏军已经完全清醒了，两辆T-34开了火。我们立即就让它们闭上了嘴，但是并非没有付出代价。英勇的米歇尔中尉阵亡了。桥头堡是我们的了。”[28]

尽管已经占据了瓦西里耶夫斯基，但是最为严峻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由于后续部队和补给运输队迟迟未能跟进，桥头堡守军的态势不断恶化，他们的境地已经极为艰难，坦克数量在不断减少，弹药和油料所剩无几。早在向北行军的途中，个别坦克就因为缺乏燃料而被留在了原地，22时56分，许纳斯多夫战斗群报告说燃油已经全部用完，坦克只得并排停在村中心，装甲兵都作为步兵投入战斗。由于步兵严重不足，不要说扫荡整个村落，就是守住现有的阵地也很难，火炮支援更是天方夜谭。现在夺取瓦西里耶夫斯基的目标是已经达成了，但是否能够守得住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师部已经在尽可能地加强突击集群的力量，佐伦科夫战斗群奉命尽快将豪席尔德营、第1炮兵连和反坦克炮部队释放出来，跟随第11装甲团推进。待豪席尔德营抵达瓦西里耶夫斯基后就立即划入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紧接着炮兵也要尽快跟上。下午18时，佐伦科夫、豪席尔德、雷姆林格和修兹的部队以及配属给他们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队抵达了130.6高地。这次德军再也无法享受“友军”的待遇了，苏军立即发动了猛烈的反击。21时10分，相对靠前的库佩尔营的一部在146.9高地东方3公里处陷入了困境。22时25分，加强给库佩尔营的第8装甲连在苏军的步步紧压之下已经组成刺猬阵形（这是劳斯将军于1941年在波罗的海沿岸攻势中发明的战术，非常适用于孤军深入的装甲部队）进行防御。

佐伦科夫战斗群为什么迟迟未能跟进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130.6和146.9高地一带。前面提到，经过两天艰苦的战斗，第114装甲掷弹

兵团1营终于在12月19日中午时分突入了几经激战的上库姆斯基，败逃的苏军放弃了扎戈茨科特，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立即发起追击，轻而易举地席卷了开阔地上的溃兵，并抓获了大量俘虏。下午3时，师部下令，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配属1个反坦克炮连和1个炮兵连后，立即跟随装甲战斗群前进。但是该营仍陷于扫荡村落的零星战斗中难以自拔，弹药已经消耗殆尽，在村落里扫荡残敌时各连已经完全纠缠在一起，要重新集结、收拢车辆并补给油弹，这些工作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此一来就被第11装甲团的坦克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渐渐地天色昏暗下来，整个村落陷入一片火海，在东方可以看到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战斗，水平的弹道漫天飞舞，反坦克炮曳光弹形成的光束划出清晰的弹道，在黑暗的夜空中彼此交错纵横，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景色。

迟至19时豪席尔德营才出发，沿着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留下的车辙追赶而去，一旦取得联系就配属给该战斗群指挥。荣格（Jung）少尉带领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2连担任先头部队，遵循着纷繁复杂的坦克履带印向东前进。在黑暗中行军特别困难，经过河谷光滑的斜面时，车辆总是打滑，上坡的时候常常需要车上人员下车前拉后推。另一方面，车队遵循着坦克留下的散乱车痕前进，常常彼此交错分散，以至于不时停顿下来。在146.9高地以东的地区，1营和受困的SPW营一部接触，他们不仅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失去了联系，还彻底迷失了方向。由于从天黑开始便不断受到苏军的进攻纠缠，该营只得组成刺猬防御队形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等到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车队的灯光接近时，苏军以为德军坦克再次展开进攻了，纷纷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在黑夜中跟随第1营前进时遗失了无线电台，和师部以及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联系都告中断。直至午夜时分，先头部队才跟随履带印走上了干道。经过短时间的定位，部队发现坦克的车痕已经向北走了，所以就跟着这个方向前进。行进几公里后，先头连遭到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德军借着拂晓的微光发现了苏军阵地。就在各连编组成进攻队形、炮兵连进行放列的时候，苏军对地攻击机进行了轰炸和扫射，所幸损失不大。第114团第1连、第2连正面展开，于上午10时摧毁了守军的抵抗，1营在再次集结后继续向瓦西里耶夫斯基推进。对于跟进炮兵的情况，汉斯·苏斯特博士回忆道：

> “我们整夜向前疾驰，白天敌军轰炸机对我们的车辆进行过一次空袭，我的副官在那次空袭中受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坦克穿过苏军高地带领我们前进，在夜间，我们为攻占瓦西里耶夫斯基—卡普金卡

（Kaptinka）双子村的友军提供炮火支援，在那次行动中，德军坦克已经攻占了村子的中间部分。我将自己的火炮布置在一个伪装良好的阵地上，观测点则布置在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地上，轰击苏军堑壕系统，几小时之后村子落入我们手中。第二天清晨，我带着火炮向前移动，和1连在一条反坦克壕中占据了阵地。当天成为这场战役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天。天色还没亮，我试图对着正在为进攻而集结的苏军开火，由于导线被打坏，大家只好无助地坐在壕沟中。与此同时，另一场进攻在我们右翼展开，8辆坦克搭载着步兵从右边向我们侧翼咆哮而来。他们疯狂地开火，击毁了布置在那的反坦克炮，其中一辆越过了反坦克壕上的桥梁从后方向我们驶来，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越过了堑壕，而我们除了瑟缩在壕沟中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几辆坦克被击毁了，其余的退了回去。我们只剩下了23发炮弹，为了防备敌军进攻堑壕，不得不节约使用这些炮弹。但是苏军并未发起进攻，而是渐渐退去了。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剩余的炮弹打击那些反坦克步枪和步兵阵地了。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在夜幕掩护下我们将火炮拖回到洼地中。没有弹药被送上来，苏军在我们鼻子前面投下密集的弹幕，斯大林管风琴也再次开火。我们运气不错，尽管有好几次不得不匍匐在地。”

第**23**装甲师

12月19日夜间，多支苏军纵队开着汽车灯向第57装甲军正前和两侧逼近。据侦察报告，1个坦克旅（实际上是坦克第13旅第139团）正在进入斯奇罗卡亚（Schiwkaja）河谷，跟随在这些坦克后面的是大约3个团的步兵（新到达的第87步兵师，但步兵第1378团已经被调往上库姆斯基，故实际兵力应不超过2个团）。第201装甲团立即展开迎敌，很快就遇到了正在急速接近的24辆T-34和16辆T-70。炮兵和“斯图卡”对苏军坦克发起了攻击，但是苏军也派出了轰炸机、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第201装甲团在81.8高地击毁了2辆T-34和1辆T-70，与此同时，高射炮击毁了另外3辆T-34。“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最终左右了战局的走向，苏军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仅有3辆坦克捅穿了伏地扬斯基河谷的前线，遭到反击后便撤退。

14时，可能来自步兵第87师的1个团在15辆坦克的伴随下针对81.8高

地展开进攻，进攻至14时50分还在持续，但是收效甚微。面对猛烈的防御火力，苏军的攻势被迫转向铁路线，最后在德军的紧逼下向东北方向撤去。不管怎么说，苏军宣称步兵第1379团的4名士兵在增援抵达之前独力击毁了13辆德军坦克。巴赫曼战斗群的部分单位撤回伏地扬斯基河谷布防，第201装甲团2营的坦克尽可能地向萨西亚车站东南3公里的B.W.点前进。直至暮色降临，德军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9辆。在第23装甲师右翼，步兵第126、302师配合机械化第62旅对波佩斯库战斗群发起猛攻，但没能取得多少进展。

第17装甲师

上午5时，第17装甲师再次展开攻势，第63装甲掷弹兵团从南向北推进，第39装甲团由北向南推进，于6时20分抵达了上库姆斯基西北的高地。此时大量苏军正从上库姆斯基向下库姆斯基撤退，双方在数百米的近距离上激烈交火。与此同时，德军飞机的炸弹仍然在不断地落下，飞行员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战线的变换。第6装甲师于上午9时突破了上库姆斯基的防线，埃特林一面派第63装甲掷弹兵团扎紧口袋阻止苏军溃逃，一面派第39装甲团立即发起追击，阻止苏军在梅什科瓦河建立新的防线。与此同时，部分Ⅳ号坦克向西行动以掩护追击部队的左翼，它们也多次遭到了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的误击。

在埃特林的直接指挥下，第39装甲团于12时45分抵达下库姆斯基，13时30分夺取该地，但由于苏军已经在北岸设防而未能建立桥头堡。据称，在这场战斗中，近卫步兵第86师（步兵第98师）的反坦克枪手伊利亚·马卡罗维奇·卡普鲁诺夫用反坦克步枪击毁了5辆德军坦克后负伤昏迷，醒来时又发现4辆德军坦克并设法击毁了其中3辆，然后再次负伤。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全力用反坦克手雷击毁了剩下的1辆坦克。战友们在坦克残骸附近发现了他的遗体。卡普鲁诺夫牺牲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1943年5月13日，南方方面军部队司令员下令将列兵卡普鲁诺夫的名字永远载入原部队的名册中。[29]

与豪席尔德的营一样，奉命跟随装甲部队前进的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也因为天色昏暗和迷路发生了延误，下午5时30分才赶到下库姆斯基。此时埃特林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无力清除下库姆斯基到格纳洛夫斯基西侧的步兵第300师和骑兵第4军，这个楔子深深地钉入了霍特和霍利德的部队之间。第17装甲师必须在格纳洛夫斯基保持一定兵力以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同时再抽出1个营在“三八”国营农场以西布防来掩护全师左翼，最后还要布置适当的兵力守卫刚刚到手的下库姆斯基。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第57装甲军提醒说第23装甲师仍然被挡在克鲁格亚佐夫，加之下库姆斯基没有渡口或桥梁，埃特林决定让装甲部队向东夺取格罗莫斯拉夫卡，还在上库姆斯基以北的第63装甲掷弹

兵团也向该地推进。不过两地之间没有直达道路，其他路线还在苏军手中，德军实际上只控制着上库姆斯基至下库姆斯基的道路，埃特林只好先让这个团前出到下库姆斯基，加上侧翼的第40装甲掷弹兵团2营，总共要把守25公里长的战线。

基于苏军不会在右翼布置强大部队，也不会袭扰第17装甲师的补给线这一预测，第57装甲军下达了“以最少的部队保障侧翼安全”的指示，然而下库姆斯基的夜间形势很快就打破了德军的幻想。第17装甲师的作战日志记录道：“考虑到燃料短缺和敌军突然急剧增长的抵抗，夜间追击绝对是不可能了。梅什科瓦河一带由强大的敌军据守，它们的实力还在稳步增长。迅速在北岸取得桥头堡的尝试被下库姆斯基进行的逐屋争夺战所阻碍，敌军摧毁了梅什科瓦河上的桥梁和封冻的浅滩……当地遭受了敌军多管火箭炮和坦克的猛烈打击。下库姆斯基的德军突击队遭到来自东北方向的炮火和来自西面的坦克火力打击，损失惨重。下午8时，第63装甲掷弹兵团接近了下库姆斯基，但是被猛烈的炮火阻挡在了该地以南500米处。”[30]

战况总结

当天苏军战斗的亮点在于，在极端不利的战况下，仍然能利用上库姆斯基与阿克塞河之间构筑良好的阵地部署防御，在暗夜的掩护下各部队攻防结合，有效地拖延了德军后续跟进部队的前调，割裂了第6装甲师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分散了其突击力量。如果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的进攻能够组织得当，苏军完全有可能给第6装甲师制造一场灾难。从德军角度来看，由于坦克和步兵行动脱节，当天夜间虽然取得了突破，却险些功亏一篑。缺乏弹药和油料的坦克毫无用武之地，位于30公里之后的步兵则在缺乏坦克支援的情况下与苏军苦战，最终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参战德军眼中，这其实是可以通过更好的协同作战避免的。

第51集团军战史声称德军在上库姆斯基共损失坦克75辆，被打坏20辆；而近卫机械化第3军在作战报告中宣称在上库姆斯基保卫战中，该军击毁击伤德军坦克140辆，打死打伤德军官兵2300名，自身损失了72辆坦克（这里面可能包括坦克第234团和第235旅的损失），伤亡1200人。另有苏方资料指出，在12月15日至19日的战斗中，苏军阵亡994人、负伤3497人，失踪和被俘1075人，损失坦克52辆；残存兵力6833人，坦克50辆（31辆T-34、19辆T-70）。[31]

12月11日至12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损失了12718名官兵，其中阵亡2776人，负伤5975人，失踪2304人，其他原因1663人；进入12月以来，叶廖缅科已经累计损失了27231名官兵，单是12月19日一

天，第57装甲军就宣称俘获官兵1000名，击毁坦克25辆、反坦克炮32门和野战炮4门。[32] 从战场上可以清点出350多辆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的牺牲品，一名负伤后被俘的苏军军官也向德军供认称坦克部队损失惨重。第23装甲师和第17装甲师从12月12日到18日共击毁和缴获苏军坦克167辆。[33] 叶廖缅科也承认“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第51集团军为争取宝贵的时间流尽鲜血，而近卫第2集团军也没有懈怠丝毫。截至12月19日新的防线已经形成，步兵第300师和第98师、近卫步兵第3师和第38师在梅什科瓦河北岸一字排开，成为一面不可撼动的铜墙铁壁。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夜间强行军无疑是德军装甲兵高超作战素质的最佳体现。第11装甲团绕行30多公里，克服大量困难地形，穿过多个设防良好的防御阵地，直插苏军的深远后方。在成功抵达指定目标后，不仅将桥梁完好无损地夺下，还在极度缺乏步兵支援的情况下牢牢守住了瓦西里耶夫斯基村。这次孤军深入的突击，再次点燃了“冬季风暴”行动的希望之火，现在解围部队只要再前进48公里[34] ，也许更少，就可以和被围的德军取得接触。多年后撰写回忆录时，曼施泰因对于这一突破的欣喜之情仍跃然纸上：“在这一天，第57装甲军迈出了漂亮的一步。它成功地穿越了阿克塞河，一直向东突进到梅什科瓦河。其先头部队距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仅48公里之遥！”巧合的是，12月19日也是空运效果最好的一天，120架运输机共向包围圈内运去了363吨物资。这部分是因为先前负责封锁斯大林格勒的航空兵第16集团军已经被抽调出来，用在了梅什科瓦河方向上。已经投入到该空域的航空兵第8集团军在JG 3联队和JG 52第2大队的联合绞杀下损失惨重，当天该集团军在523次出击中损失了12架飞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实力稍逊的航空团了。

希特勒喜上眉梢，按照蔡茨勒的说法，第6装甲师目前所取得的进展仿佛再次证明了元首决定的正确性，现在他除了谈论继续坚守斯大林格勒之外，竟然还妄想着恢复到11月19日前的战线，至于让保卢斯主动突围的提议，更是被他撇到一边去了。这大概是前线官兵们未曾想到的，眼下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根据第57装甲军于12月19日14时10分呈交给顿河集团军群的报告，目前该军有作战兵力15666人，自12月12日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损失了94名军官、1519名士官和士兵，占总兵力的10%，这几乎相当于第23装甲师在过去半年所受损失之和[35] 。其中12月17日至19日第6装甲师就损失了761人，包括41名军官和720名士兵。另据12月21日第4装甲集团军所作报告，3个装甲师状况如下：

第6装甲师：永久损失25辆坦克，可出动9辆（5辆长管III号、2辆短

管IV号、2辆长管IV号），短期内可修复27辆，共计36辆。

第17装甲师：无永久损失，可出动36辆坦克（18辆长管III号、6辆短管III号、9辆长管IV号、3辆短管IV号）。

第23装甲师：永久损失8辆坦克，可出动20辆（5辆长管III号、3辆短管III号、2辆III号N型、5辆短管IV号、5辆长管IV号）。

总计：永久损失33辆；近期内可出动92辆（可出动65辆，可在短期内修复27辆）；可恢复损失83辆（在未来3个星期内可修复并投入战斗）；可出动与可修复坦克一共175辆。 [36]

另一份资料则与之稍有出入：

第6装甲师作战兵力为7800人，可用坦克55辆（8辆II号、25辆III号长管、13辆III号短管、5辆IV号长管和4辆指挥坦克），4个装甲掷弹兵营作战兵力都在400人以上。

第17装甲师有作战兵力4180人，可用坦克36辆（18辆III号长管、3辆III号短管、9辆IV号短管、3辆IV号长管和3辆指挥坦克）。

第23装甲师作战兵力3686人，可用坦克21辆（2辆II号、2辆III号短管、6辆III号长管、4辆III号N型、6辆IV号长管和1辆指挥坦克）。

总计作战兵力15666人，可用坦克112辆。 [37]

有鉴于此，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0日的日志中承认“第57装甲军的损失已经相当可观”。官兵们寄希望于第17装甲师的出现能迫使苏军从附近的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部队出来，以减轻保卢斯上将突围的压力，促使第6集团军主动突围。当天希特勒还下令将武装党卫军第5维京摩托化步兵师调往埃利斯塔，接替那里的第16摩托化步兵师，后者将充实到霍特的集团军里。苏军大本营也意识到，德军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展开的攻势虽然能够被近卫第2集团军挫败，但是他们因此而不得不投入了最好并且也是最后的一支预备队，如此一来缩水后的“小土星”行动能否达成预期战果都会充满变数。相较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歼灭斯大林格勒的守军。当天苏军的训令中写道：“……委托作为大本营代表和华西列夫斯基副手的沃罗诺夫同志，至迟在12月21日向大本营提出突破被围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敌军的防御并在五、六天内将其消灭的计划。”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指出：“迟迟没有消灭保卢斯部队是使斯大林格勒方向和顿河中游方向的作战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影响‘土星’战役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

[1] 工兵教导营由来自工兵学校的人员组成，按照惯例，德军会定期送教导营（或营以上的单位）到前线更新和提升战斗技巧，这样后方的训练基地才有资格去指导学习特殊课程的新兵或从前线部队返回进修的老兵。

[2]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623

[3]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3

[4]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 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5]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5

[6] 反坦克步枪在300米的距离上可以击穿40毫米厚的装甲，能够有效打击德军装甲运兵车。

[7]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5

[8] 格·康·朱可夫，阿·依·叶廖缅科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王健夫，乔修业，苗长春，于树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9]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第57装甲军的坦克和突击炮为155辆，而非苏军所宣传的220辆，用在上库姆斯基方向上的就更少了。

[10] 塞茨战斗群包括第63装甲掷弹兵团、第27装甲歼击营、第27装甲工兵营的1个连、第27装甲炮兵团团部和3营。

[11]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66

[12] Christer 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 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2-103

[13]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10

[14]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78-179

[15]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7

[16] 某些资料称第17装甲师单是在这次战斗中就击毁了坦克22辆，但是该师师长埃特林在回忆录里指出当天一共也只摧毁了21辆苏军坦克。见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45

[17] 某些资料中的罗马尼亚第9骑兵师并不存在，应当是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的笔误。见Horst Boog，Werner Rahn，Reinhard Stumpf.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VI: The Globa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143

[18] Erhard Raus.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2005. 177-178

[19] Christer 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2-103

[20] 阵亡的军官为博赫姆（Bohm）中尉。见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15

[21]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18

[22] 147.7高地与147.0高地是同一处。

[23] 格·康·朱可夫，阿·依·叶廖缅科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王健夫，乔修业，苗长春，于树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24]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8

[25]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16-117

[26] 这里的A、B、C、D、E都是特定地点的代称，D点指146.9高地。

[27] 轻骑兵第4团是第1轻装师的前身之一，在后者被改编为第6装甲师后，编成内仍有大量骑兵部队的老兵，许斯纳多夫的军旅生涯也开始于第4轻骑兵团。

[28] Helmut Ritgen.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1937-45.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1982

[29]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9

[30]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74

[31]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54

[32] 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33] Nik Cornish. Stalingrad: Victory on the Volga.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2009. 131

[34] 埃特林称这一距离为30公里，应为30英里的笔误。

[35] 第23装甲师在5月30日至11月30日的战斗中损失61名军官和1459名士兵。见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3

[36]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55

[37] 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第五章

千钧一发

> 合围圈掩体中的德军士兵们听着远方传来的枪炮声信心倍增，并因此产生了无穷的信心。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第6集团军。“曼施泰因来了！”士兵们相互转告着，就像东正教教徒为复活节的到来而兴奋不已。

——安东尼·比弗《保卫斯大林格勒》

12月20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第一日

1942年12月20日国防军公报：

> ……
>
> 德国装甲师在罗马尼亚部队的协同下，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进攻顽强防御的敌人，占领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河流。
>
> ……

上库姆斯基仿佛是高压锅盖上的阀子，一旦它被拧开，德军就向梅什科瓦河喷涌而出。机械化第4军已经向东北方向撤退，第17装甲师越过95.6高地，在夺取下库姆斯基后向着格罗莫斯拉夫卡冲去。在它们右翼齐头并进的是乌尔莱茵战斗群和昆廷战斗群，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夺取瓦西里耶夫斯基后坚守该村，随后佐伦科夫战斗群也加入了进来。雷姆林格战斗群则在第23装甲师的伴随下抵近至博索沃杰（Birsowoj）—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Gniloakssaiskaja）一线，但是后者在阿克塞河上的桥头堡依然被2000名苏军和50辆坦克死死盯住。只有在波佩斯库战斗群当面，苏军仍坚守着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两岸。

马利诺夫斯基断定，德军将会把主攻方向放在格罗莫夫斯拉夫卡，也就是近卫第2集团军的右翼，因为这是通向斯大林格勒最短的一条道路。尽管这一判断不能说非常准确，但并不会对战局产生过多影响，因为近卫第2集团军的坦克数量是德军的三倍，兵力超过10万人。在过去几天里，前卫部队已经抵达梅什科瓦河一线，打头的步兵第98师和近卫步兵第3师赶到后立即投入了战斗。

时至12月19日，近卫第2集团军已经在河北岸全部展开，右翼是米桑少将的近卫步兵第1军，在下库姆斯基—伊瓦诺夫卡一线展开。近卫步兵第24师在舍巴林、切尔诺莫罗夫斯基和下库姆斯基以北布防，伊万·费奥多罗夫·谢廖金（Ivan Fyodorovich Seregin）上校的步兵第98师在下库姆斯基北郊、格罗莫斯拉夫卡和伊万诺夫卡布防，该师的部分单位与近卫机械化第3军的残部坚守着梅什科瓦河南岸的一座桥头堡。近卫步兵第33师充当该军的预备队；正面是昌奇巴泽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13军，在伊万诺夫卡至卡普金卡一线展开。近卫步兵第3师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和卡普金卡一带封锁着桥头堡，斯维里多夫少将的近卫机械化第2军部署在该师后面，三个坦克旅严阵以待，一旦步兵在德军战线上打开了突破口，他们就会进入突破口，将敌军战线彻

底撕裂。部署在博索沃杰—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的步兵第87师和部署在普切林斯基—舍巴林地域的步兵第300师则掩护着集团军的左右两翼。马利诺夫斯基的左侧是第51集团军，步兵第302、126师和坦克第13军仍然据守着阿克塞河上游地区。



12月19日至12月20日第57装甲军冲向梅什科瓦河的战斗

第6装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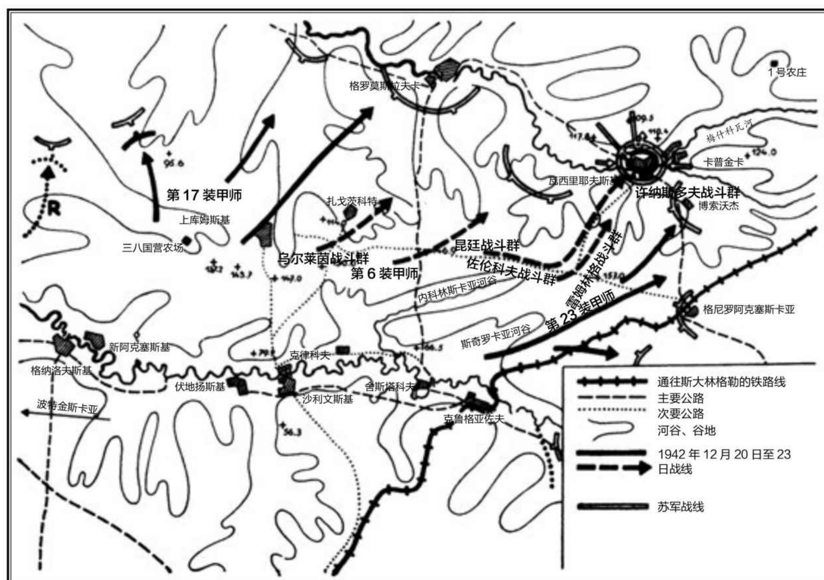
19日至20日夜间，瓦西里耶夫斯基的守军已经感受到了当面敌军实力

的增强，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现在只有21辆缺油少弹的坦克和2个不满员的SPW连，无力继续扩张桥头堡。近卫步兵第3师的1个团和近卫步兵第49师的1个营（兵力不到4000人）轮番展开冲击。在愈发猛烈的加农炮、反坦克炮和迫击炮火力的掩护下，一波又一波苏军压了上来，北岸德军组成刺猬阵地，坐等佐伦科夫战斗群前来解围，而贝克博士单独决定在南岸保留几辆坦克，以防止这座重要桥梁的丢失。

夜间，许纳斯多夫上校曾通过无线电遥控指挥，将位于沙利温斯基桥头堡的修复坦克整编成一个装甲连，掩护补给运输队前进至梅什科瓦河桥头堡。不过这个连却被师部征调，用以支援佐伦科夫战斗群。在苏军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持续打击下，这些参战的德军坦克损失逐渐增加，失去坦克的组员作为步兵投入防御战，支援装甲掷弹兵的战斗。瓦西里耶夫斯基仍在不间断地遭受进攻，但是苏军的攻势也缺乏有计划的决策和实施，所以总是付出惨重代价。清晨4时30分，步兵从西北方向向桥头堡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攻势，不到半小时即被德军挫败，守军仅损失1门反坦克炮。



正在经受炮火洗礼的村庄



12月20日第57装甲军向梅什科瓦河推进与苏军围攻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战斗

4时50分，许纳斯多夫战斗群21辆坦克的油箱依然空空如也，由于不间断地战斗，部队的体力已经降到了临界点，人员的疲劳又因为降温而更加严重。本应左右战局的坦克现在仍并排放置在村中心的空地上，燃料太过缺乏，还不够无线电使用，而无线电的充电电池也因为负担过重而无法再次充电。6时20分，战斗群再次急电师部："仍然有18辆坦克缺乏燃料，迫切请求（补给队）迅速前进！"时至7时25分，苏军重型迫击炮和坦克的射击仍未消停，守军又请求空军对桥头堡北部高地上的敌军炮兵实施空袭。桥头堡的装甲兵已处于极度疲劳之中，没有休息，没有热的食物，也没有可居之所，连一口水都很难喝上，其中又以伤患所受的痛苦最为严重。从19日中午至今，一共有25辆坦克受损，一部分是因为机械故障，但大多数都是苏军的杰作，第1装甲营只剩下7辆坦克能够作战。劳斯要么是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要么是受到了来自上级的压力，在12时35分继续下达向前推进的命令，结果毫不意外地被前线部队无视了。

13时25分，师部致电许纳斯多夫战斗群：

> 冯·许纳斯多夫上校，我对于贵部和全部装甲部队人员、装甲掷弹兵的坚定勇敢，表达感谢与嘉许之意。

劳斯将军

作为师长，劳斯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

> “数以千计的红军士兵布满了无尽草原上的雪地、斜坡和洼地。没有德国士兵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向他扑来。领头的队伍被一阵高爆弹抛向地面，但是越来越多的波次跟了上来。由俄军集群所作的每一次抵达我们战线的尝试均被机枪、火炮和重型武器的火力所挫败，正面突击已经被挡在它的路途上。
>
> “几个小时以后，俄国人仿佛一场熔岩风暴从东面涌入瓦西里耶夫斯基，将第4装甲掷弹兵团侧翼向后推了大约100米，不久之后他们穿过了我们与第23装甲师之间的缝隙，向着我们在桥头堡部队的后方滚滚而来。我们失去了村子东半部分和墓地附近的地区，但是第6装甲师的主防御阵地仍然不可动摇，仿佛波涛汹涌大海中的磐石。就在包围圈即将闭合时，一阵突然的、集中了格伦德赫尔上校的所有火炮的炮火成片放倒了俄军步兵。就在炮弹爆炸时，第11装甲团的150辆坦克涌出村子，与此同时柯西少校的42辆III号突击炮从后方打击他们。排山倒海一般，即使神经最强韧的敌人也无法承受这等烈火与钢铁的喷发。俄军士兵扔下他们的武器，并试图像疯子一样逃脱地狱般的交叉火力和致命的装甲包围。然后发生了通观二战全程都非常稀罕的事：数百名狂暴的士兵顶着己方火炮和火箭炮的炮弹，向西朝着附近唯一的缺口跑去，向我们部署在那里的部队投降。”

这段回忆严重扭曲了事实，为桥头堡解围的不是格伦德赫尔的炮弹，而是豪席尔德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第11装甲团也未能发动任何大规模反击，桥头堡的守军只不过是勉强守住了现有的地盘。这个时候，除了引桥（即桥梁的陆地部分）外，瓦西里耶夫斯基村南部仍在苏军手中。围攻桥头堡的兵力在午后进一步增强，但苏军仍仅以小股兵力进攻。15时30分，西北方向上的进攻获得突破，守军无力将其逐出。有人悲观地预计，豪席尔德的人马在17时之前都无法赶到，然而话音刚落，该营的先头部队就出现在了村外，来自北面和西面的进攻也于18时40分暂时停止了。实际上佐伦科夫战斗群后续的推进比较顺利，在通过了一个宽阔的平原后，地形开始朝梅什科瓦河地区逐渐倾斜。很快，官兵们就能透过早晨的雾气看到瓦西里耶夫斯基村的房舍了，交战声远远地传来。在更遥远的东方，第23装甲师的炮火也零

星可见。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乘坐的卡车展开成宽阔的正面向桥头堡推进。由于与师部和前方都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佐伦科夫上校并不知道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真正情况，他以为围攻瓦西里耶夫斯基的苏军兵力并不算强，桥头堡内的德军坦克也可以压制可能出现的反坦克炮。然而向高地驶去的卡车走了没多远就受到火炮和反坦克炮的打击，全营于是向右回避，进入一条通往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河谷隐蔽起来。掷弹兵在该处下车，徒步向遭到包围的桥头堡推进。下午15时50分，2个先头排抵达桥头堡。SPW营的余部也正在赶来，第2连已经接近村落南端，除遭到来自桥梁附近的一栋孤立的居民房屋的射击外并未遭受更多抵抗。两个连在夜幕的掩护下，穿过苏军防守较为松懈的南部阵地，进入桥头堡。

贝克少校坐在一辆装甲侦察车内，从桥头堡前往河谷与豪席尔德会面，而后两人一同前去会见许纳斯多夫，了解整体形势和桥头堡的具体情况。现在最急需的，是由装甲掷弹兵前往桥头堡加强防御力量，然后为坦克补充弹药和燃油。豪席尔德坐着侦察车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带领各连从被苏军占领的村落南端转向西进，然后沿着着村落西南的一条浅浅的沟壑，经过一连串肉搏战后冲入了村内，接着发起反击，夺回了几栋房屋，将部队投入到了桥头堡的防御战中。后来桥头堡坦克的燃料和弹药补给也是走这条路送进桥头堡的。德军兵力增强，对村落剩余部分的扫荡工作立即展开，但是突破口尚未被封住，桥头堡仍在猛烈的炮火下蒙受损失。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各连的战斗力在当天战斗结束时已经下降至原来的50%，人员损失严重，尤其是各连长的损失，无可弥补。在行军途中充当先锋的2连连长荣格少尉伤重不治，3连连长克勒塔特（Kelletat）也不幸阵亡。一天之内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就损失了3名连长！由于援兵刚刚抵达，战斗力过于微弱，对地形情况不熟悉，坦克和炮兵无力支援等原因，驱逐村子南部残存苏军的尝试并未成功，原定于夜间发起的攻势被取消，继续向西北推进以占领村北面高地的作战也只能推迟到第二天再实施了。

夜间第6装甲师的态势如下：仍旧缺油少弹的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在村落北部组成刺猬阵地据守；在南岸，佐伦科夫带着第114装甲步兵团第1营尚未和北岸的德军会合；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6装甲侦察营正在向瓦西里耶夫斯基前进，再往南是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

第**17**装甲师

为了稳定下库姆斯基的战局，凌晨2时30分，第40装甲掷弹兵团的1个营被投入到该处，1小时30分钟后德军肃清了村子并在北岸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鉴于苏军已经在格罗莫斯拉夫卡北岸的高地上构筑了防御阵地，埃特林原计划让装甲团越过梅什科瓦河，沿着河流北岸向东推进。4时30分，由于时间紧迫且下库姆斯基难以巩固，埃特林又考虑让装甲部队直接从南岸发起进攻，但是苏军很快向桥头堡发动反击，激烈的逐屋争夺战再次展开。第63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橡叶饰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赫尔曼·塞茨中校和一名营长在战斗中阵亡，全团损失惨重。

见此，埃特林只好打消了夺取格罗莫斯拉夫卡的念头，第39装甲团被用来恢复下库姆斯基的态势。德军的反击在黎明时分展开，直到中午才稳定了战局。装甲部队向格罗莫斯拉夫卡方向移动，但是没有进一步展开攻势，因为苏军已经牢牢占据了北岸的高地。

第23装甲师

在战斗损失和机械故障的夹击下，第201装甲团的所有长管IV号坦克都已退出战斗。尽管如此，该团还是于早上6时30分从斯奇罗卡亚河谷以西向北推进，而后转向东，向步兵第302师的后方推进。从上午7时开始，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对B.W.点及其以西的苏军反坦克阵地展开进攻。守军打得很顽强。掷弹兵在艰苦且伤亡惨重的战斗之后，于上午10时拿下了B.W.点。随后斯特林上尉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靠近至萨西亚车站300米内，在苏军坦克面前陷入困境。德林上尉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进入了安托瓦（Antonowa）河谷。来自舒托夫1号的重型迫击炮火力落在106高地上的6连和7连的掷弹兵中间，在5辆坦克冲进德军步兵并给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之后，不得不撤回了110高地。与此同时，第23装甲师的炮兵将炮火倾泻到正在舒托夫1号和卡门卡集结的苏军身上，随后又对苏军迫击炮阵地进行反炮击。

一道截获自步兵第87师的无线电显示，苏军正向北撤退，在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附近重新集结。德军坦克冒着小雪赶到了斯奇罗卡亚河谷东北端，在那里摧毁一个反坦克枪阵地后继续向141.5高地方向前进。但是在压倒性的反坦克火力面前，德军不得不中止了战斗。第201装甲团转向南，穿过铁路线抵达了当日目标——卡门卡，在继续向南推进的路上再次遭遇多个纵深布置坦克、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步枪的阻击阵地。德军从北向南发起进攻，试图加入萨西亚车站附近的战斗，然而他们始终无法穿过铁路线，这一带的反坦克阵地简直是固若金汤。

战果统计

桥头堡守军当天阵亡军官2名——米夏里斯中尉和耶格斯（Jager）中尉，阵亡士兵、士官34名；负伤军官2名——助理医务官施密特博士（Dr.Schmidt）和荣格中尉 [1] ，阵亡士兵、士官59名。另据当天18时40分的报告，第11装甲团8死17伤，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5死37伤，第57装甲工兵营3死7伤，因为各种原因损失坦克25辆，装甲运输车5辆；可用坦克数量为0/4/2/0/1（4辆III号长管、2辆III号75毫米短管、1辆指挥坦克）。 [2]

第23装甲师在当天的战斗中放血颇多，第128装甲掷弹兵团付出了24死、106伤和4人失踪的代价，第201装甲团仅剩17辆坦克可以出动。第17装甲师在19日到20日夜间损失了275人，各团仅剩180—200名步兵。该师累计损失官兵已达300名之多，其中大部分属于第63装甲掷弹兵团，该团现在由一名中尉指挥，因为军衔在他之上的军官已经全部阵亡了。其他单位由于连夜作战和行军也已经疲惫不堪。 [3]

第6装甲师的战果为2辆T-34、1辆克里斯蒂坦克、4门47毫米反坦克炮、3门76.2毫米反坦克炮、165名俘虏，击毙苏军150名，缴获大量步兵武器和反坦克步枪。第17装甲师在建立下库姆斯基桥头堡的战斗中抓获了50名俘虏，在过去24小时里已累计俘虏苏军官兵数百名。第23装甲师击毁坦克装甲车7辆。

虽然当面苏军的损失要大得多，但他们仍能持续前送新鲜血液，而德军每损失一个人，所留下的空缺都是无可弥补的。为了充实前线部队，德军从第57装甲军预备队中抽出工兵教导营1连用在克鲁格亚佐夫和舍斯塔科夫的桥头堡，抽出第51装甲工兵营以补充第128装甲掷弹兵团。SPW营在配属了1个88毫米高射炮连及1个20毫米高射炮连后进入屈勒（Quelle）—沃德纳亚（Wodnajaja）河谷北缘，掩护第23装甲师左翼。

随着黑夜的来临，战斗声渐渐平息下来。德军在20日的战斗中稳稳地守住了梅什科瓦河上的桥头堡，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扫荡瓦西里耶夫斯基的南岸部分——残余的苏军在这里的房舍间构筑了良好的防御阵地，人数虽然不多，抵抗却十分顽强——然后是占领北岸村落两侧的高地，目前据守在该处的部队能够使用各种火炮特别是反坦克炮压制桥头堡内的德军，用沙伊贝特的话说就是“在南岸毫无掩护的地形上，我们的炮兵连连最差的发射阵地都找不到”。

总体局势

当天第57装甲军旗下各师都未能取得什么进展。第6装甲师继续在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苦苦挣扎，第17装甲师未能在下库姆斯基以西取得更多进展，第23装甲师似乎是不太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推进到梅什科瓦河了。更让德军头痛的是，近卫机械化第3军在梅什科瓦河南岸还保有一个15公里宽，6公里深的桥头堡，将第6和第17装甲师的箭头割裂开来，而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与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之间也隔着坦克第13军的部队。虽然顿河集团军群在当天的作战日志中写道："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夺取了克列普（Krep）国营农场两侧的区域"，似乎肃清梅什科瓦河南岸的战斗已经胜券在握，但是在进行最后的突击之前，这两个麻烦还需要德军费一番功夫。随着苏军航空兵第16集团军投入战斗，德军的空中优势也不那么明显了，JG 52第2大队的可出动飞机数下降至12架。航空兵第16集团军的战史声称："梅什科瓦河附近激战的结果是德军战斗机从战场上被赶走，这就允许我们的轰炸机和'施蒂弗莫霍克'（Shturmoviks）[4] 可以自由地行动。"

突围！现在是保卢斯上将拯救他的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了，整个南部战线的形势仍在恶化，顿河集团军群在奇尔河的防御已经摇摇欲坠。12月18日，苏军重兵集团对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的接合部发起猛攻，位于此地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在第一轮打击下即宣告崩溃。为数众多的机械化军、坦克军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朝顿涅茨河推进，对斯大林格勒要塞区意义重大的塔特辛斯卡亚和莫洛索夫卡（Morosowskaja）机场已经朝不保夕，形势的恶化程度甚至比斯大林格勒更为严重。如果不能阻止苏军向罗斯托夫方向推进，那么整个顿河集团军群和在高加索作战的A集团军群都将陷入包围。毋庸置疑，现在就是突围的最佳时机。诚然，如果保卢斯的部队向顿河方面或者第57装甲军方向突围，却未能够和后者会合，那么在冰封的大草原上，德军将不会有第二种命运。但是，如果不肯冒险突围，那么就只有奇迹可以拯救他们了。



瓦西里耶夫斯基的德军装甲掷弹兵和装甲兵

12月21日——扩展桥头堡

1942年12月21日国防军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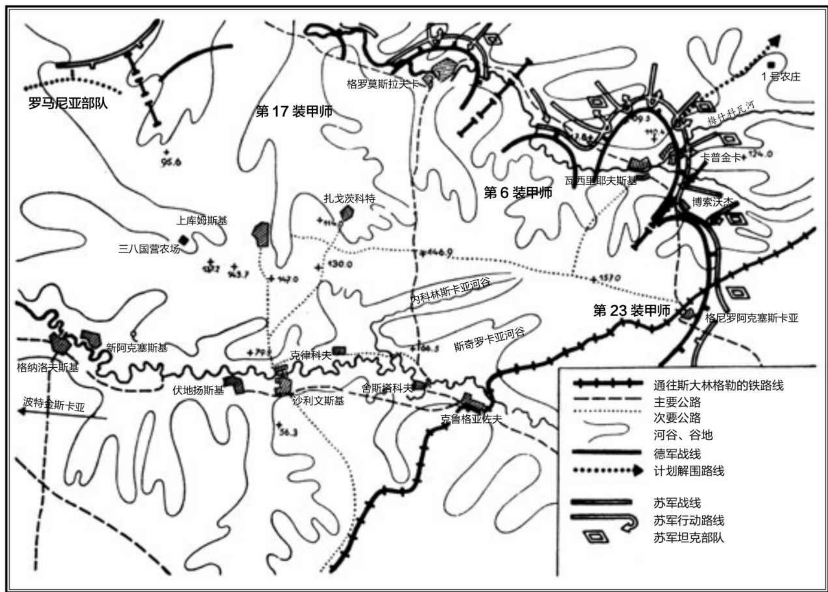
> ……
>
> 在伏尔加河、顿河地区，正在进行惨烈的战斗，在艰苦的坦克会战和步兵战斗中，苏军部队被击溃，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资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
> ……

在12月21日的战斗中，第6和第17装甲师需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首先是坚守并扩展各自的桥头堡，其次是消除两师之间的苏军桥头堡。为此，劳斯的部队向伊万诺夫卡方向推进，而埃特林的部队则向格罗莫斯拉夫卡方向推进。

第**17**装甲师

12月21日，肃清梅什科瓦河南岸的战斗再次打响。这天清晨，第17装甲师在空军的支援下向格罗莫斯拉夫卡展开了进攻，驻守在该地的

是近卫步兵第1军的步兵第98师和反坦克第20旅。马利诺夫斯基称："在这里，在格罗莫斯拉夫卡当面，该步兵师（步兵第98师）第166步兵团的地段上，希特勒匪徒们集中了第39装甲团、第40和第63装甲掷弹兵团以及大规模炮兵部队。敌人投入作战的共有6000名士兵、125辆坦克（其中25辆是重型坦克）、约150门火炮和迫击炮。我方直接守卫格罗莫斯拉夫卡的是步兵第166团的两个营，由炮兵第153团的一个炮兵营加以支援。"



12月21日双方围绕格罗莫斯拉夫卡与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展开的攻防战

关于德军进攻部队的兵力，近卫第2集团军作战日志的说法明显要更加客观一些："近卫第2集团军的部队以牢固的防御将敌人阻止在格罗莫斯拉夫卡、伊万诺夫卡、瓦西里耶夫斯基、卡普金卡地区。敌人企图将我军赶出格拉莫斯拉夫卡。18架轰炸机连续对小村实施轮番轰炸，14时30分，敌人以40辆坦克的兵力对格罗莫斯拉夫卡南郊发动进攻，结果丢下9辆被烧毁的坦克，急速退回出发阵地。"

在步兵第98师的顽强抵抗以及苏军炮兵和空军的猛烈打击下，第17装甲师对格罗莫斯拉夫卡的攻势在当天下午17时结束。该师仅有的收获就是在梅什科瓦河北岸占据了一小块地盘。在回忆当天的战斗时，马利诺夫斯基还记叙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我空中侦察报告说，敌军展开了大批坦克，每队60辆，共6队，准备发起冲锋。有突破的

危险。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我们的坦克似乎比敌人的还要多，我们有600多辆，但是缺乏燃料，储油槽里只剩下四分之一的油了。我命令取下坦克上的伪装，如果坦克在沟里，就把它们开到高岗上，让敌人看看，他们会突然碰到什么。一件件紧急情报飞往希特勒的大本营——‘整个草原上布满了苏联的坦克’。敌人的这项计划就这样打破了。”[5]

急行军赶到这里的近卫第2集团军的坦克缺乏燃油并不奇怪，但是马利诺夫斯基提供的德军坦克数字令人咋舌，其中的原委恐怕也很难说清了。

第23装甲师

日出时分，第201装甲团的坦克在1营长施蒂弗（Stiewe）上尉的指挥下，从162.7高地出发，在越过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以西8千米处的157.0高地后与苏军交火，攻破了一个营级野战阵地，俘虏60人，缴获5挺重机枪、4门迫击炮和众多轻武器。SPW营和高射炮部队随后跟进，巩固这些已经被占领的地区。重整队形后，第201装甲团于上午11时50分出发前往157.5高地，此时该团拥有18辆可投入战斗的坦克。而SPW营被置于以第51装甲工兵营担纲组建的海赛战斗群的指挥下。

第23装甲师装甲侦察连的一个侦察组组长波尔伯恩斯（Borbonus）中尉在穿过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和位于卡普金卡的车站前往博索沃杰侦察期间，带回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根据他侦察的结果，苏军已经沿着卡普金卡—舒托夫1号一线组建了连续的防御阵地。在由第201装甲团进行的火力侦察中也发现苏军在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两侧布置了阵地并且集结了坦克。

夜幕降临时，5辆搭载着步兵的T-34攻击了位于萨西亚车站的步兵，并将后者推向西南。战局直到午夜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出色的炮火支援下通过反击重新夺回萨西亚车站才重新稳定下来。这一天，第23装甲师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8辆，装甲炮兵团的元老布赫上校交出指挥权调回国内，第128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哈曼（Hamann）少校代理装甲炮兵团团长一职。

佐伦科夫战斗群

第6装甲师当天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桥头堡，为此，豪席尔德营将取道桥头堡西侧进攻北部的高地，雷姆林格营（现在已经被配属给佐伦科夫战斗群）则在刚刚赶到的坦克的支援下肃清仍据守在村庄南部的苏

军。按照12月19日师部下达的命令，佐伦科夫战斗群已经配属给许纳斯多夫战斗群，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前来解围的部队却被配属给被包围部队的指挥官。这就好像是第4装甲集团军被交给保卢斯指挥一样。劳斯本意是希望装甲团的作战能够得到步兵的充分配合，但是由于过去几个小时油弹补给一直无法跟上，反而变成了步兵登台唱独角戏，这样的安排现在显然已经跟不上战事的发展了。

清晨，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2个连才进入北岸的桥头堡，这些兵力只够将敌人的突破稳定下来，SPW连一时半会还是赶不到。尽管师部继续催促战斗群继续向北推进，或者至少将桥头堡内的苏军肃清，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这条命令，瓦西里耶夫斯基的守军几乎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炮兵、“喀秋莎”以及反坦克炮肆虐的火力不断刷新伤亡数字，围攻桥头堡的兵力已经达到近6000人，包括近卫步兵第3师的2个团，可能还包括近卫步兵第49师的1个团。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很快守军就会无力再击退任何进攻。



位于瓦西里耶夫斯基的第**11**装甲团团部，右起依次为乌尔莱茵中校、许纳斯多夫上校、库佩尔上尉

上午5时30分，佐伦科夫战斗群终于取得一些进展，右翼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上午9时突入卡普金卡西南部，左翼继续向南延伸，与位于村子东南部的豪席尔德营取得了接触。9时45分，佐伦科夫战斗群转向北推进，两小时内就占领了瓦西里耶夫斯基以北的高地，随后在该村以东5公里处的124.0高地和4.5公里处的109.5高地一带布防，同时向东、北、西三个方向展开侦察，很快就与第23装甲师在格尼洛—阿克塞斯卡亚一带取得联系。下午，雷姆林格和豪席尔德的营着手清理村北的防御阵地。16时30分，110.4高地落入德军手中，但高地北部

以及瓦西里耶夫斯基村以北的几个阵地还在苏军控制下，由于其工事完备且抵抗顽强，直至入夜前德军也未能全部占领。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佐伦科夫上校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指出：

> “雷姆林格营同样在夜间到达了。为了将桥头堡向右方扩展，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使用该营向瓦西里耶夫斯基南端发起进攻，另外一个任务是在拿下上述目标之后，经由梅什科瓦河河谷向右迂回以便占领卡普金卡。
>
> “2个营的进攻在5时30分展开，这次将在充足的烟雾发射器（Nebelwerfer，即德国的火箭炮）和炮兵的支援下进行。尽管战斗力几乎已经耗尽，而且人员还没有从深深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是官兵们还是拿出了最后一份力量，攻势得以继续进行。到了中午时分，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成功杀进了卡普金卡，而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则肃清了瓦西里耶夫斯基西部。敌人的抵抗仍在不断增强之中，并且在村北的高地进入地下掩体中继续顽抗。于是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均无法夺取这个俯瞰村南部和桥梁的高地群。我们团1营于是在卡普金卡和瓦西里耶夫斯基北缘转入防御。现在补给线已经在激战之后重新畅通，而桥头堡也已经扩展到了能够坚守的程度。在完成了这些任务后，佐伦科夫战斗群将指挥部搬进了村内。此时第6装甲师的全部兵力几乎已经集结起来，并且开始部署防线。”

苏军方面的记录基本与德军无异：“日终时大量敌军步兵和坦克占领了111.8高地和瓦西里耶夫斯基地区，在卡普金卡地区包围了近卫步兵第3师的部分单位。”被围的单位可能是该师的一个营，为了恢复态势，近卫步兵第13军派出了近卫步兵第49师前往增援，夜幕降临之前至少有一个团已经投入战斗。[6]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

夜间，桥头堡守军由于弹药告罄，已经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苏军数次发动集中进攻，德军在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之后才将其击退。有时候苏军甚至能突破到桥头堡内距战斗群指挥所仅15米内，许纳斯多夫上校不得不将筋疲力尽的团部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反击。就在佐伦科夫战斗群奋力扩展桥头堡的同时，苏军坦克和步兵再次从东北方向对瓦西里耶夫斯基展开进攻。好在第11装甲团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必

要的燃油和弹药已经送达，库佩尔的SPW营在坦克的支援下很快展开反击。但是德军未能夺取桥头堡北部的高地，这就意味着不仅后续进攻的出发阵地还没有着落，桥头堡本身也仍旧处于炮火和步兵渗透的双重威胁之下。对此沙伊贝特这样回忆道：

> “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最初的两天，对我们而言是非常艰难的。就在第6装甲师的其他单位正缓慢地一路杀过来的同时，我门则在最前方占领着通往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唯一渡河点，承受了苏军最强大的反击。几乎每个小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们都在尝试，将部队和武器装备，以集中或者是分散的方式投入到进攻中。我们总是被压迫在极为狭小的区域内，也没法使用车辆。少数和我们在一起作战的装甲掷弹兵进入到坦克下面，或者在我们旁边挖掘工事。每次都是在我们的火力掩护下，才能将苏军的反击击退。由于缺乏油料，我们没法移动。每辆坦克都分配了一块区域，我们只能盯住这块狭小的区域，注意这块区域中步兵以及坦克的战斗。苏军不间断的炮兵火力、喀秋莎的轰击，给我们造成的大量损失让人伤透脑筋，而如飓风般增强的炮火总是预告了新的进攻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坦克一辆接一辆地损失，我自己则丧失了我们连内最好的排长罗伊施士（Reusch）官长。我们最担心的是伤患，我已经找不到地方可以安置他们了，连内最后一栋房舍也在熊熊燃烧，要不然就是早已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饮用水的缺乏，室外则冷得要命。
>
> “头两天我们的补给完全跟不上来，没有炮兵来压制敌人的炮火，好在斯图卡的支援一天比一天好，感觉得出来我们的压力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减轻。它们就在我们面前，以极低的高度向高地上正为进攻而集结的苏军投掷炸弹。敌人的损失当然也相当惨重，顽强的进攻使得村落周围很快就遍布了无数的死伤者。
>
> “团长的指挥所设在他的坦克下的一个洞穴内，在前往指挥所的途中，我也不幸负伤，一颗子弹卡在我的肋骨之间。说起来真是好运，这枚子弹穿过厚重的冬季制服、烟斗、雪茄盒，动能已经消耗殆尽，穿透力不大，于是侥幸逃过一劫。我被打倒在地，战友们将我拖到一辆坦克下面，医务官当场将子弹取出。我想

这并不是瞄准我所射出的子弹，而是一颗从远处飞来的流弹，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人能帮我了。现在至少还能和我的连一起作战。

“佐伦科夫战斗群终于明显地减轻了桥头堡的压力，并缓解了弹药与油料的短缺情况。我军投入防御的炮兵也逐渐获得了增强，22日装甲掷弹兵们使用火焰喷射器将村内最后的据点清除。”[7]

如果我们将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和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做个比对，就可以发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12月14日至15日，德军以一个混成战斗群前出至上库姆斯基，即可牵制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两岸的大多数苏军坦克部队，使得经过加强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能够守住桥头堡阵地。而12月20日至21日，单是防守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的战斗，就耗尽了第6装甲师的大部分兵力。遗憾的是，苏军拙劣的战术抵消了相当一部分数量优势，虽然围攻瓦西里耶夫斯基的部队投入了各种兵器，但是在协同各兵种联合进攻方面做得非常失败。他们总是先由步兵进行冲击，在步兵突破之后才让坦克单独前进，而在进攻的同时，却没有让炮兵密集射击以压制德军的反坦克火力。又或者是根本不按程序进攻，只是将可用部队直接投入战斗，面对训练有素且严阵以待的德军装甲部队，这种进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许纳斯多夫的指挥坦克在梅什科瓦河桥头堡

总体局势

最高统帅部当天的作战日志上写道：“第57装甲军进展甚微，第17装甲师在下库姆斯基的桥头堡受到了巨大压力。”显然，战事已经陷入了僵局，苏军未能碾碎桥头堡，德军也无力继续推进了。既然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为什么被围的友军还没有前来突围接应呢？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的守军心中。在他们看来，20万名官兵应该足以在草原上打开50公里深的缺口。这种想当然的观点为那些谣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人很肯定地说，第6集团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另一些人则说，他们已经和从斯大林格勒出来的人谈过话了，斯大林格勒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其他区域（可能是指奇尔河一带）和解围部队取得了联系；更有人说在宽广的顿河曲部已经建立了一条穿过草原的补给通道，而物资正在向斯大林格勒源源不断地运输。

只有一个消息是确实的——在科捷利尼科沃附近有一支能够运送3000吨物资的庞大车队在待命，待解围走廊打通后，尽快将急需的物资从此处前送。顿河集团军群还准备了转移火炮和故障坦克的牵引车以及运送伤员的客车。然而保卢斯上将最终还是未能发起突围行动。尽管他已经从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泰因元帅那里接获了突围的命令，但是希特勒仍然禁止任何突围行动，他指出突围的前提是“不能将已经占领的土地拱手让人”。保卢斯也认为，以第6集团军现有的兵力、油料和弹药状况，恐怕难以突破包围圈并向西南推进足够长的距离。这也给了希特勒有力的论据，在曼施泰因请求让守军突围时，他总是说：“您到底想要干什么？保卢斯将军说他只能行驶20、最多30公里，他自己报告说他现在不能突围。”

当然，保卢斯能否突围的问题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因此还是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到顿河集团军群。如果第6集团军无力自行突围的话，那么最后一条路就是凭借第57装甲军的力量打通被围部队的走廊，即便该军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整体形势也不再允许它这样做了。12月21日夜间，苏军突破了顿河上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防线，现在其进攻矛头已经指向了极为重要的顿涅茨河渡口卡门斯克-萨赫钦斯克（Kamensk-Schachtinsk）。在米列罗沃及其以北地区，只有几个德国步兵师残部还在坚守。苏军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几乎是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随意穿行，轴心国早已经没有像样的防线了。不出几天，这一地域的战事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灾难。顿河集团军群及南部战线上仅有的仍具有战斗力的两个军——第48装甲军和第57装甲军远在200公里外，正担负着解救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而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主力已经从战场上消失。现在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发生了危险，一旦苏军拿下了罗斯托夫，A集团军群的退路也将被切断，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所在。

12月22日——巩固桥头堡

12月22日清晨，近卫第2集团军已经基本完成了集结。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要活动是将第17装甲师的装甲部队向东调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地区，在第6装甲师后方组成第二波进攻部队。该师剩余的部分则在上库姆斯基到伊万诺夫卡之间布防，掩护第57装甲军的左翼，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防守上库姆斯基到波特金斯卡亚之间的地区。由于下库姆斯基桥头堡的压力过于沉重，调动完成后第17装甲师不得不将其放弃。

佐伦科夫战斗群

12月21日至22日夜间，近卫步兵第3师和第49师持续围攻瓦西里耶夫斯基，2个师的兵力近7500人，此外还有40—60辆坦克零散地投入进攻。航空兵第8集团军也派出了750多架次战机来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飞机上挂载的RS 82型空对地火箭给德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喀秋莎”所使用的火箭弹与之类似），第52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立即升空对其进行压制，暂时夺回了交战地域上空的制空权。[8]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步兵熟练地击退了苏军的进攻，炮兵则采取了1942年1—5月曾在霍尔姆包围圈采用过的办法，当时包围圈内几乎没有大口径火炮，炮火支援是由包围圈外的第218炮兵团和第536重炮营提供的，同理，第76装甲炮兵团的火炮也在桥头堡外放列，在桥头堡守军的引导下提供炮火支援。



被击毁的**KV-1**坦克，侧面密布深浅不一的弹坑

6时刚过，苏军以1个步兵团的兵力从东北方向向桥头堡发起进攻，与此同时，15辆坦克从东南方对瓦西里耶夫斯基南部展开进攻，一头撞上了刚刚在夜间部署到南岸的第11装甲团2营5连，后者在从容击毁4辆坦克后对逃逸之敌发起了追击。9时10分，苏军步兵继续在坦克伴随下从东北方向发起进攻，这批坦克可能是先前在东南方向上被击退的那些。正午时分，西北方向又出现大量步兵，截至12时15分，已经前进至该村西北5公里处。激战持续了一整天，下午17时，苏军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就地掘壕固守，22日的攻防战至此告一段落。

在豪席尔德营和雷姆林格营继续坚守阵地的同时，第6装甲师的第4个装甲掷弹兵营——克莱斯上尉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也进入了桥头堡东南部的阵地并向东、南两个方向实施警戒。至此，该师的2个装甲营、5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营全部集中在了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及其周边地域，在局部兵力上已不再处于绝对劣势，形势也比前日缓和许多。但是对于基希纳让第6装甲师尽快向东北推进，越过1号农庄（Farm-Nr1-1）冲向上赞里钦斯基的命令，许纳斯多夫上校表示已经无力再实施任何进攻，而在师长劳斯将军的眼中，能够守住梅什科瓦河桥头堡已经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了。

第23装甲师

早上5时，苏军的第一轮攻势在第23装甲师当面敲响，一个步兵营将162.7高地上的SPW营警戒部队逐退。德军立即发起反击，将这个营击退并将其尽可能远地推离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与此同时，4辆T-34在大量步兵的伴随下再次夺取了萨西亚车站。上午9时10分，一道来自总司令的无线电命令要求第201装甲团立即沿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瓦西里耶夫斯基的道路推进，打击正在集中力量围攻第6装甲师的苏军后方。进攻于11时46分开始，不久就被博索沃杰附近的反坦克炮和坦克所阻挡，向东迂回该村的努力也被破碎的地形所阻碍。第201装甲团遂取道勃利索沃加（Beresowaja）河谷返回出发阵地，虽然攻势未能获得成功，但是有效地转移了苏军的注意力。

当天，曼施泰因曾请求陆军总部同意从“冬季风暴”行动中抽出第23装甲师投入到顿河中游，力图挽救那里的局势。不管怎么说，这支虚弱的部队很难对那里的局势产生显著影响。曼施泰因此举可能意在继续坚守瓦西里耶夫斯基，为保卢斯可能的突围行动争取更多时间。[9]

作战总结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从最高统帅部、曼施泰因、霍特，再到基希纳、劳斯，各级指挥部都在不遗余力地激励着梅什科瓦河桥头堡的部

队，哪怕再前进几公里也好。但是近卫步兵第3师和第49师不计代价的反击和桥头堡以北高地上完备的防御阵地已经榨干了德军最后一点力量，蔡茨勒沮丧地回忆道："但是，就在那里，攻势陷入停顿，丧失了势头。只有克服巨大的困难后才能使这支兵力不足、疲惫不堪的部队获得补给物资……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断地发出命令，不断地激励部队，部队仍然无力继续前进。"

顿河集团军群整体的态势在不断恶化，苏军的矛头已经触及了对空运至关重要的塔特辛斯卡亚和莫洛索夫卡，前者在圣诞节前夜沦陷了，第48装甲军不得不拔师回援，避免后者也跟着丢掉。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放弃了上奇尔河和顿河湾部，向西退去。罗马尼亚第6军从科捷利尼科沃调至波特金斯卡亚以南，这个残缺不全的军很难再发挥什么作用。面对这样的状况，曼施泰因元帅仍然要求第4装甲集团军继续在顿河以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并要求斯大林格勒守军主动出击，付出和解围部队同等的努力，说得更确切点，曼施泰因是希望保卢斯上将能够自行突围而出。然而第6集团军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他们将以突围行动支援解围部队。一方面对二十万德军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又以百万德军的命运作为孤注一掷的筹码，顿河集团军群绝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形势。

12月23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最后一日

1942年12月23日国防军公报：

> ……
>
> 对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新攻势没有进展，我军在斯大林格勒给苏军造成极大损失。
>
> ……

12月23日凌晨，第57装甲军的士兵们遥望着斯大林格勒周边的闪光，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倾听着从梅什科瓦河边传来的炮火声。没有人想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得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快，凌晨1时05分，曼施泰因元帅收到了蔡茨勒的电文，全文如下：

> 依照元首的命令，如下：
>
> 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连接莫洛索夫卡的铁路、位于莫洛索夫卡以及塔特辛斯卡亚的两座机场并确保其正常运

行。



劳斯（中间者）在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视察，时间可能为12月23日

> 为此第11装甲师已经被抽出。为了代替它，元首同意第57装甲军的单位调过顿河。但是第57装甲军的桥头堡必须坚守以备攻势从那里重新开始。为了抽调顿河西岸的部队，必须设法清理从阿克塞河口到奇尔河河口之间的顿河东岸。
>
> 顿河集团军群需报告开始采取的措施，运载预计交付给顿河集团军群的虎式坦克的第一列火车将会于12月23日在布里斯特穿越国境线。

这道命令敲响了“冬季风暴”行动的丧钟，而前线官兵对此还一无所知。考虑到第23装甲师已经开始进攻博索沃杰，第17装甲师也在格罗莫斯拉夫卡建立了第二个桥头堡，并牵制住了近卫步兵第24师和步兵第98师。12月22日19时，许纳斯多夫上校制定了次日的进攻计划：23日上午5时，豪席尔德营重新发起进攻，夺取桥头堡西北的高地；上午7时，雷姆林格营发起进攻，夺回110.4高地；之后重整部队，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准备继续向北推进。现在劳斯已经无预备队可调，火炮和火箭炮数量本来就比较有限，观测又受到地形影响，已经不敷使用，好在空中支援还能够做到应声而至，德军飞机将对卡普金卡中部、东北部以及110.4高地北缘实施空袭，配合地面部队行动。

计划虽好，可惜许纳斯多夫不知道左翼上的第17装甲师已经全线收缩，不仅下库姆斯基桥头堡已经被放弃，梅什科瓦河到上库姆斯基之间的地区也被渗透得千疮百孔，该师与第6装甲师之间的缝隙甚至要从第23装甲师抽调部队去填补。

第**17**装甲师

当天早上，苏军开始着手扩张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楔子。第17装甲师已经于前日丢掉了下库姆斯基，现在该师位于上库姆斯基一带的左翼也遭到了猛烈进攻。第4装甲集团军甚至以为这个方向上出现的是坦克第23军，实际上该军还待在近卫第2集团军后方，后来也未参与这个方向上的攻势。真正接近的是近卫步兵第24师的近卫步兵第72团，罗特米斯特洛夫的坦克第7军可能派出了少量坦克伴随推进。在未遭受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该团推进至上库姆斯基西北2—7公里的124.0到120.2高地之间的地区。

第**23**装甲师

12月23日，辖有第201装甲团、第17摩托化营和SPW营的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再次尝试夺取博索沃杰。上午8时，战斗群在第6装甲师炮兵团的支援下，从索勒纳亚（Ssolenaja）河谷和卡普金卡出发，向南方和西南方的博索沃杰推进。在162.7高地出现的11辆坦克及大量步兵非但没有打断德军的进攻，反而被步兵炮、高射炮和火箭炮制造的弹幕有效地压制住了。第201装甲团越过了一个反坦克步枪阵地，于上午9时40分拿下了博索沃杰及其以北的106.8高地，歼灭了1个苏军步兵团，抓获了500名俘虏，缴获了1门反坦克炮、3门迫击炮、30架反坦克步枪、数挺重机枪和大量轻武器。完成任务后，海德布雷克中校的部队转属第6装甲师，立即越过162.7高地前往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但随后在上午10时30分，第23装甲师接到了命令：中断向东北的进攻，在阿克塞桥头堡布防。原本部署在那里的第6装甲师已经从第57装甲军抽调出去执行另外一个任务，但第57装甲军仍需坚守梅什科瓦河上的桥头堡，以期在后续部队赶到后重启解围行动。



左起：许纳斯多夫上校、诺维少尉、劳斯少将、佐伦科夫上校

第6装甲师

瓦西里耶夫斯基当面的苏军在前半夜保持着沉默，直到凌晨3时45分才从桥头堡北方和东北方向重新发起进攻，这些进攻无一例外都被挫败了。早上6时，豪席尔德营的进攻在第11装甲团1营坦克的支援下再次展开。与此同时，雷姆林格营又遭到1个步兵团伴随坦克从东南方向展开的进攻。德军凭借精确的炮火牢牢地压制住了对手，5辆苏军坦克匆忙向博索沃杰撤退。德军共俘虏敌军600名，击毁坦克11辆，杀伤苏军大量步兵。

正午时分，第57装甲军军长基希纳和第6装甲师师长劳斯抵达桥头堡视察，后者依然坚信自己的师足以打开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他在回忆录中宣称共有120辆坦克、40辆III号突击炮和24辆Skfz 233装甲侦察车可以参战，而实际上第6装甲师只剩下41辆可用坦克（31辆III号和10辆IV号），直至12月26日才勉强恢复至48辆。第23和第17装甲师也只有36辆坦克可用（其中20—25辆属于第17装甲师），此外还有80辆坦克要数天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也就是说，能够参加进攻的坦克和突击炮只有80—100辆。

不管怎么说，第6装甲师已经在为最后的突破进行准备。按照劳斯的说法，主力战斗群除了第11装甲团、突击炮营、装甲侦察营之外还包括1个乘卡车的掷弹兵营、1个摩托化步兵连、1个工兵连和1个装甲炮兵营。13时45分，德军侦察发现苏军在117.8高地两侧有坚固阵地，并附有火炮和反坦克炮。最后的时刻似乎已经不远。但是，5分钟之

后，师部发来一道出乎所有官兵意料的命令：

> 今晚师部将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脱离战斗，向波特金斯卡亚转移。遵照指示做准备，具体命令将随后到达，雷姆林格营和豪席尔德营中止进攻。

很快后续命令就传来了：

> 从桥头堡撤出。由整体态势得知，如果没有新的部队投入，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继续推进根本没有可能。我方侧翼已经完全洞开，所以继续坚守毫无意义可言。此外，苏军已经达成了新的突破，因此第6装甲师急需调往他处使用。



准备向顿河中游开进的第6装甲师装甲部队。部队看起来军容依旧齐整

就在扩展桥头堡的进攻和争夺继续向斯大林格勒突进的出发阵地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抽调第6装甲师的这道命令却出乎意料地到达了。这是一个必要但却无比困难的决定！

16时，首席参谋经由副官所递交的撤退命令如下：

> 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尽快转移，后卫部队由第11装甲团、第6摩托化步兵营（第6装甲侦察营）的1个连、第114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1个SPW连和第76装甲炮兵团2个炮兵连组成，在零点之前归许纳斯多夫上校指挥。

行军目的地：顿河畔波特金斯卡亚

行军路线：从位于索勒纳亚河谷南端到146.9高地一带的第17装甲师所占据的146.9高地到沙里文斯基、格纳洛夫斯基，然后再到波特金斯卡亚。



1942年12月25日，第**6**装甲师从波特金斯卡亚越过顿河，前往莫洛索夫卡和塔特辛斯卡亚

12月24日，第6装甲师在波特金斯卡亚渡过顿河。

12月25日圣诞节，许纳斯多夫的副官赫尔穆特·李根特在给团长的报告中这样总结12月16日至23日的战斗：

“关键在于守住了阿克塞河桥头堡，但是这个成功还是带有一些问题。次日我们与第201装甲团再次发起进攻，攻势从右翼展开，然后从后方穿插到敌军阵地。不幸的是艰苦的战斗再一次化为徒劳；不幸的是我们再一次彻底注销了那些损失的人员装备。我们在这次进攻中幸存下来实在堪称奇迹，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此密集的反坦克火力集中在各辆坦克上的情形。当我们无力再继续进攻时，按计划全师对这个村庄发起进攻。两天之后，它终于落入了我们手中。

“这时我们被送去突破苏军战线，在月光的伴随下，

当晚我们进行了一次独一无二的突击，为了在突向斯大林格勒的下一条河流建立桥头堡，我们打垮了一个坚固的敌军反坦克阵地并向前突破了另外30公里。这个堪称是一部一流的轻骑兵史诗的任务成功了。我们未发一枪一弹就驶过了密集的苏军阵地，数米之外那些上着刺刀的守军看起来没有丝毫察觉。我们刚抵达瓦西里耶夫斯基，带队坦克就被击中了，米夏里斯上尉阵亡，之前他以不可思议的热情引领着行动的进行。从这一刻开始，围绕桥头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它将深深地刻在每一名参战官兵的脑海里。

第6装甲师12月7日至次年2月28日的坦克数量变动情况

	12月7日	12月14日	12月20日	1月8日	1月15日	1月22日	1月30日	2月6日	2月28日
彻底损失数		3	5	59	6		2	5	12
接收坦克数				16	13	8			
坦克总数	143	141	62	32	45	44	64	31	9

“我们和大约20辆没有一滴燃油的坦克以及两个连的装甲运兵车守在那里。包围从右侧展开，接着强大的部队从所有方向上发动攻势，我们坚守了36小时，几乎用光了最后一个弹夹。苏军两次靠近到30米以内。第二天早上解围成功了，但是我们只能设法扩展桥头堡，而不能按计划冲出去。在扩展桥头堡的战斗中，乌尔里希（Ullrich）中尉阵亡了。

“12月23日晚上，放弃桥头堡的命令下达了，撤退在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并且成功挡住苏军的情况下完成了，感谢上帝。昨天下午我们赶到了顿河，幸运的是，在历经12天主要由装甲团承受的连续、艰苦的战斗后，现在我们可以平静地庆祝圣诞节了。整个师看起来耗损严重。

“形势看起来和我们的坦克一样糟糕——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坦克都损坏了。此时我们能作战的坦克数仅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已经很多了，在桥头堡的时候我们只有10辆。如果我们只有3天或者4天的时间休整——但马上我们就要启程前往后方地域西北和北部，也就是我们下火车的地方，去帮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人。”[10]

在茫茫夜色中，第6装甲师的队列驶过那片在过去半个月里被鲜血浸透的大草原。在12月份的战斗中该师损失了约1100人，其中第11装甲团损失了35名军官和400名士兵，下属的8个装甲连损失了7位连长，唯一幸存的是第6装甲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全团只剩下32辆可出动坦克，另有59辆损伤坦克正在加紧赶工修理。一星期后该团才得到9辆III号坦克和7辆IV号坦克的全新补充。在几天同样惨烈的战斗之后，12月29日夜间，第4装甲掷弹兵团的一个营只剩下8名尚能战斗的士兵。

12月23日傍晚17时40分至18时20分，曼施泰因又一次通过电传打字电报与保卢斯联系，询问他如果在今后几天里运进额外的燃料和食品供应，是否仍能实施“霹雳”行动。保卢斯答道：“我在这里无法判断对我集团军的救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究竟是否可能实现，所以就我而言，越早突围越好。顺便提一句，能否将这次谈话看作是发动‘霹雳’行动的权威性的指令？”曼施泰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能向你下达这种权威性的指令……但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你能强行突破到霍特那里？”保卢斯回答说：“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决定已经作出，第6集团军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至于其中的功过得失，恐怕也只有时间能够给予评判了。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牵制苏军，时间越长越好，以便让南部战线获得重新稳定的机会。离开桥头堡的官兵们最后一次遥望包围圈上传来的炮火闪光，现在，即使是最年轻的士兵也已经明白过来，仍在48公里外日夜奋战的友军将注定走向灭亡。顿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成为他们心中最遥远的城市。

酝酿反攻

马利诺夫斯基和特鲁法诺夫集团军接下来的任务是全线出击，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夺取科捷利尼科沃，彻底消除第6集团军突围的可能，进而在后续的攻势中夺取罗斯托夫，切断高加索德军的退路。反攻计划的构思最早可见12月18日12时50分华西列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所作的报告：

> “20日夜间至21日，雅科夫列夫（马利诺夫斯基的化名）的各近卫步兵军将沿梅什科瓦河在下库姆斯基—卡普金卡一线展开，近卫机械化第2军集中于佩列格鲁兹内。阿克塞、舍列施蒂弗夫地域，自12月22日清晨起转入进攻。12月22日，各近卫步兵军将在格罗莫斯拉夫卡、舍斯塔科夫方向，进而沿通往科捷利尼科沃的铁路线实施主要突击，然后应与沃利斯基军

> （近卫机械化第3军）一起，彻底粉碎上库姆斯基地域之敌，扫清阿克塞河北岸，前出到阿克塞河南岸并加以固守。阿克塞地域的近卫机械化第2军，经由达尔加诺夫向敌人翼侧和后方进攻，派强大的先遣支队夺占科捷利尼科沃后，应于12月22日傍晚派主力前进到皮梅诺切尔尼、格里姆亚奇地域，进而坚决楔入在科捷利尼科沃以北行动的敌军集团的后方。12月23日，随着近卫机械化第2军对杜博夫斯科耶方向的有力掩护，各近卫步兵军于傍晚时前出到上雅布洛奇尼—皮梅诺切尔尼—达尔加诺夫一线，消灭科捷利尼科沃东北之敌。12月24日，各近卫步兵军前出到马约尔斯基—科捷利尼科沃—波佩列奇内一线，将近卫机械化第2军和沃利斯基军调往萨尔河，占领铁路两侧。对雅科夫列夫的上述行动，将责成特鲁法诺夫集团军（其编成内有步兵第38、第302、第126和第91师，2个坦克旅，后来还有在近日内开始前出到普洛多维托耶地域的沙普金的骑兵军）从东面给予保障。要求波波夫于12月20日自西北面实施突击，攻占下奇尔，而后同罗马年科在托尔莫辛方向共同行动，于12月24日傍晚前出到齐姆拉河。”

斯大林于12月19日0时50分批准了该计划。在接下来的4天里，除了近卫第1步兵军、步兵第87师、步兵第98师和步兵第300师卷入战斗之外，新近到达的其他部队都在为反攻做准备。梅什科瓦河一线的战斗非常惨烈，位于格罗莫斯拉夫卡的步兵第98师和位于瓦西里耶夫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师均伤亡过半，苏军在推迟进攻的同时还被迫投入了机械化第6军和坦克第7军的部分单位，前者坦克数超过200辆，后者12月18日赶到时有150辆坦克，但是在12月24日仅能出动92辆坦克参加进攻。近卫机械化第3军由于损失过大而调往战线后方补充坦克，进攻开始几天后才再次加强给第51集团军。虽然代价不菲，但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相信通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战斗，他们已经消灭了230辆敌军坦克和60%的摩托化步兵。[11]

梅什科瓦河北岸已经集结了14.9万名士兵、635辆坦克和294架飞机，在他们身后即将发出咆哮的是1728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其中口径在75毫米以上的火炮555门）。苏军宣称当面德军兵力为9.9万人，火炮1101门（口径在75毫米以上的火炮540门），坦克310辆，飞机500架。[12] 这与事实相去甚远，第57装甲军的实际兵力为作战人员15500名，可用坦克36辆。这次即使是苏军自己也承认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即人员超过敌人50%，火炮和迫击炮超过60%，坦克超过1

倍。[13]

12月23日，叶廖缅科前往上察里津斯科耶的近卫第2集团军指挥部，同华西列夫斯基讨论了进攻计划。苏军从俘虏的供词中得知德军将会在24日早晨再次发起进攻，这些俘虏当然还不知道23日夜间第6装甲师已经撤出桥头堡。考虑到己方已经在兵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小土星”战役进展顺利，苏军并没有因此而修改进攻计划。对于即将展开的反攻，叶廖缅科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近卫第2集团军在第51集团军右翼的协同下将敌人压迫到阿克塞河，消灭敌人的各坦克师，顺利渡河。

第二阶段——突击科捷利尼科沃。从右面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西面和西南面包围科捷利尼科沃。

第51集团军从东面对科捷利尼科沃实施局部的辅助突击，出动自己兵力不足的机械化军，深入到杜博夫斯科耶—济莫夫尼基交通线上。

近卫第2集团军12月24日10点开始进攻，任务是消灭卡普金卡、格罗莫斯拉夫卡、上库姆斯基、克鲁格亚佐夫地域的敌坦克第17师、第6师和第23师，随后以右翼对科捷利尼科沃实施主要突击。

在第一阶段，由近卫步兵第1军、坦克第7军和近卫机械化第2军从舍巴林斯基—格罗莫斯拉夫卡向比留科夫实施最强大的突击，同时从西面包围敌人；步兵第300师则从西面即上鲁别日内与阿克塞河之间的地区推进，掩护坦克第7军的侧翼；近卫步兵第13军从格罗莫斯拉夫卡（不含）—卡普金卡向舍斯塔科夫实施突击，然后沿铁路线直至科捷利尼科沃；机械化第6军要迅速在泽蒂地域集中，做好在12月24日日终时实施反突击的准备。

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夜间向两个集团军下达了进攻命令。已经激战多日的第51集团军的指挥员们终于齐聚在集团军司令部，他们中有集团军司令特鲁法诺夫少将、哈列佐夫（А.Е.Халезов）、戈罗霍夫（С.Ф.Горохов）、克洛姆涅茨（Т.К.Коломиец）、近卫机械化第3军军长沃利斯基少将、机械化第13军军长塔纳希申少将、集团军参谋长库兹涅佐夫（А.М.Кузнецов）上校、捷列金（Н.И.Телегин）、沃龙科夫（И.В.Воронков）和萨穆京（П.А.Самута）。而在一间烟熏火燎、灯光昏暗的农舍里，近卫第2集团军的指挥员们也聚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出色的指挥班子，赫鲁晓夫回忆道：“副司令员为苏联英雄克列伊泽尔将军。雅·格·克列伊泽尔少将比我小11岁。他在马利诺夫斯基

之前（1942年10—11月）和之后（1943年2—7月）担任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员。这是个年轻的军人，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集团军参谋长为比留佐夫。谢·谢·比留佐夫少将于1942年12月成为第2近卫集团军参谋长。同样是个年轻人，也是个好将军。总之，指挥人员和部队都是百里挑一的。”

当时担任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的苏联元帅C·C·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中描述了进攻前集团军指挥所里的情形，司令员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情绪十分振奋：

> “他言简意明地总结了这不寻常的一天，最后这样讲道：‘今天凶恶的敌人终于被我们彻底地挡住了，现在我们自已要转入进攻了……’
>
> “进攻前的夜间。在这一时刻，那些就要下命令让战士们跃出掩体冲向敌人的人们的大脑里，意志及神经是多么紧张啊！脑海里各种念头在翻腾着：敌人的火力和炮兵配系是不是都搞清楚了，敌人的全部力量是不是都会受到我炮兵和航空兵的痛击；已经运到的燃料和弹药是否够用；各部队是否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否传达到了每个战士；所有道路和桥梁是否都得到了修复，军人们的给养是否已安排妥当；还有士兵们是否能及时收到信和报纸。必须对前线的一切实际情况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最后一次考虑和研究，以便自己确认进攻的准备工作确确实实是做好了，并且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只有到那时，才能发出冲锋的号令。
>
> “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部也是这样度过1942年12月23日晚到24日这一夜的。手表的指针早已指过了12点，但是我们都不想去休息。司令员P·Я·马利诺夫斯基伏在密密麻麻标满记号的地图上。他那张坚强的，被草原上的风吹而变得粗糙的脸，就好像用石头雕成的一样，就是现在我仍记忆犹新。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少将、副司令员科赖泽尔少将、作战部长柏列佐夫上校、炮兵副司令员克拉斯诺佩夫采夫少将都住在这间烟熏火燎、灯光昏暗的农舍里。这间小木屋奇迹般地幸免于战火的浩劫。现在用它做了集团军指挥所。
>
>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刚刚从方面军司令部回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他带回来的一份地图。那上面标明了

方面军司令员对进攻战的最后决定。在这之前，我们上百次叫出这些居民点的名字——切尔诺其罗夫、格罗莫斯拉夫卡、伊万诺夫卡、卡普金卡……上百次地在地图上研究了梅什科瓦、卡普金卡河蔚兰色的、弯弯曲曲的流向图……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名字好像具有物质上的力量一样，把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时而引向我们部队的堑壕里，想必，那里的士兵们同样是心情振奋，时而引到被敌人占领的梅什科瓦河对岸。要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敌军，向纵深发展胜利，最后占领连接科捷利尼科沃城的最大铁路纽枢，使敌人失去战役上的铁路机动能力。

“各兵种司令员和主任汇报了兵团和部队的进攻准备情况。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默默地听着，只是有时明确一下那些最主要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只是在向敌人决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心议题结束时，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才伸直了他那不高但很结实的身材，直截了当地问：

“——怎么样，同志们，让我们收拾一下这位曼施泰因元帅吧。

“——早该教训教训这个恶棍了，——拉林将军随声附合着答道。

“——参谋长，你是怎么考虑的？——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转身问我——不会有什么障碍吧，谢尔盖·谢苗诺维奇[14]？

“说真的，我们与第5突击集团军有着可靠的联系。该集团军以步兵第300师的兵力保障我们右翼的进攻。同第51集团军一样，它从左翼即从格尼阿阔克赛斯卡亚[15]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司令部与各兵团保持着电话联系，况且无线电联络已经相当通畅。一句话，我本人对各部队的指挥可靠性的报告有着牢靠的基础。

“——好吧，那么，我们向作战地区前进的信号是什么？——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又一次问道。

“哪怕在梦里我也能道出这些信号。其中部分信号是

在几天前记住的：前出到上库姆斯基地区、扎戈茨科特和121.3高地的信号为‘巴黎公社——顿河’；第二地区，克累科夫 [16] 、涅克林斯卡亚 [17] 山谷、牧场、104高地的信号为‘伏尔加河’；信号‘运河’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不知道为什么‘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这些词儿会扎根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尽管我们中谁（当然啦）也没假设过在若干年后这些词儿将构成闻名全世界的和谐的音调：‘伏尔加河——顿河——运河。’

“好吧，同志们——马利诺夫斯基沉歇片刻后说——现在还有最后一点，我们所有的人在指挥所里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胜利是在部队中锻造出来的。我打算到近卫步兵第1军去。你、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我想应该到昌奇巴泽将军那儿去，到近卫步兵第13军去。而军事委员的选择是什么呢？

“拉林将军微笑着说：——我喜欢坦克兵。那好吧，那就去罗特米斯特洛夫那儿。

“上帝是亲自要我和炮兵在一起的，——克拉斯诺佩夫采夫将军插话说。

“——好了，同志们——马利诺夫斯基最后说，——让我们行动吧！我相信，曼施泰因注定被粉碎。”

“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 [18]

---

[1] 荣格的军衔一说为少尉。

[2]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644

[3]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78

[4] 即IL-2攻击机。

[5] 格·康·朱可夫，阿·依·叶廖缅科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王健夫，乔修业，苗长春，于树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6] 关于近卫步兵第3师部分单位被围一事一说发生于12月22日，但是从德军的行动来看发生在21日的可能性更大。

[7]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45-146

[8]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8

[9]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0]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6

[11] 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642

[12]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27

[13]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16

[14] 指比留佐夫。

[15] 即格尼罗阿克塞斯卡亚。

[16] 即克律科夫。

[17] 即内科林斯卡亚。

[18]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28

第六章

清算时刻

> 我们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发炮弹都用在解救被围的第6集团军，结果却是徒劳无功！我们将解围行动坚持到最后一刻，结果也是徒劳无功！我们将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徒劳无功！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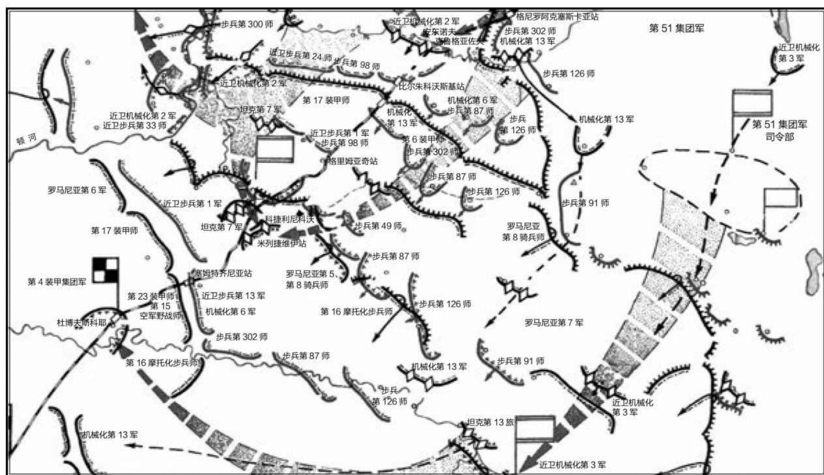
12月24日——灾难的开始

攻势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一天内包围、歼灭梅什科瓦河两岸的德军并推进至阿克塞河北岸。近卫第2集团军下属的4个军和第51集团军下属的2个军（此时近卫机械化第3军已经被归还给第51集团军）分别在舍巴林—卡普金卡和基谢列夫卡（Kiselevka）—扎维特诺耶（Zavetnoe）—杜博夫斯科耶一线展开。右翼的突击第5集团军也做好了辅助进攻的准备，意图包抄德军侧翼，在146.9和157高地围歼第57装甲军。德军也进行了重组，第23装甲师主力沿110.8高地—97.4高地—萨西亚车站—157高地—146.9高地一线重新布防，第17装甲师主力收缩至上库姆斯基一带，各部队已经准备了后撤阵地。少量德军仍坚守着梅什科瓦河桥头堡，现在他们能够支撑的时间只能用小时甚至是分钟来计数了。整个夜间，苏军小心翼翼地追击着后撤的德军，双方交火并不激烈。

12月24日上午8时，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近卫第2集团军展开全面进攻。炮火的硝烟尚未散尽，近卫步兵第13军的士兵们就跃出掩体向瓦西里耶夫斯基冲去。军长昌奇巴泽少将和比留佐夫前往察里科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师指挥所，观察攻势的开展情况。比留佐夫回忆道：“坦克——这就是敌人的威力所在。敌人在瓦西里耶夫斯基集结了40多辆坦克，每个居民点的情况都差不多。这样一来，我们的反坦克手就得费点劲了。”在激烈的白刃战过后，梅什科瓦河桥头堡很快就被抹平，“敌人未能经受住突击，从小村上狼狈逃窜”[1]。与此同时，在米桑少将的指挥下，近卫第1步兵军从下库姆斯基、格罗莫斯拉夫卡和伊万诺夫卡地域冲向上库姆斯基。



近卫第2集团军的步兵搭乘坦克赶赴战场



1942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反攻示意图

1942年12月22日日终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部署情况（自西向东）

单位	防区	防区宽度（公里）	当面轴心国部队
近卫步兵第 2 集团军	—	—	第 4 装甲集团军
步兵第 300 师	科维洛夫卡—舍巴林	10	罗马尼亚第 6 军
近卫步兵第 1 军	下巴林斯基—伊万诺夫卡	27	第 57 装甲军
近卫步兵第 24 师	克列普 2 号农场—舍巴林—切尔诺莫罗夫斯基—下库姆斯基	12	第 17 装甲师
步兵第 98 师	下库姆斯基—格罗莫斯拉夫卡—伊万诺夫卡	15	第 17 装甲师
近卫步兵第 33 师	5 号农场（Farm No.5）—维谢德（Veshld）	—	第 17 装甲师
近卫步兵第 13 军	伊万诺夫卡—卡普金卡—129.4 高地	24	第 57 装甲军
近卫步兵第 3 师	伊万诺夫卡—瓦西里耶夫斯基—萨卡亚（Sukhaia）河谷—129.4 高地	16	第 6 装甲师
近卫步兵第 49 师	加强给瓦西里耶夫斯基—卡普金卡的近卫步兵第 3 师	—	第 6 装甲师
步兵第 387 师	1 号农场—特贝卡特雷卢默（Tebektenerovo）	—	第 6 装甲师
步兵第 87 师	博索沃杰—格尼罗阿克赛斯卡亚	8	第 23 装甲师
近卫机械化第 2 军	—	—	第 6 装甲师
第 51 集团军	—	112	—
步兵第 38 师	特贝卡特雷卢默—博列尼车站（Privol'nyi Station）	15	第 6 装甲师
步兵第 302 师	扎利亚车站（Zaria Station）—克鲁格亚佐夫—舒托夫 1 号	12	第 23 装甲师
机械化第 13 军	舒托夫 1 号—科维洛夫卡—阿克塞以西 2 公里	10	第 23 装甲师
步兵第 126 师	阿克塞以西 2 公里—库尔干 · 纳格拉（Kurgan Nugra）	20	罗马尼亚第 7 军、波佩斯库集群
步兵第 91 师	舒托夫以南 5 公里—乌曼泽沃以南 8 公里	20	罗马尼亚第 7 军、波佩斯库集群和罗马尼亚第 4 步兵师
第 76 筑垒地域	乌曼泽沃以南 8 公里—埃利斯塔	35	罗马尼亚第 7 军、罗马尼亚第 4 步兵师和罗马尼亚第 5 骑兵师

上午9时，苏军坦克出现在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前方，它们很快碾过德军松散的防线，突入至火箭炮营的阵地，但是在开阔地上这些钢铁巨兽遭到火炮的猛烈打击，被迫折返。重锤随后又落在了第51装甲工兵营的身上，10时35分，8辆T-34在大量步兵的伴随下发起进攻，为了稳定战线，第201装甲团3营动用仅存的6辆坦克发起反击。与此同时，在帕里施卡（Parishka）和科姆纳（Komuna）周边也发现了苏军坦克和步兵的活动。在上库姆斯基，第57装甲军投入了最后一点装

甲部队（可能是第1装甲教导工兵营），暂时放缓了苏军的脚步。双方激战至中午，一时间难分高下，马利诺夫斯基随即将坦克第7军的92辆坦克和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220辆坦克投入战斗，将战线继续向西南推去。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势，第23装甲师左邻的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很快就丢掉了阵地，被推回到内科林斯卡亚河谷东边。这座让第6装甲师流尽了鲜血的村子，只坚守了不到一天便落入近卫步兵第24师手中。

随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扎哈罗夫少将致信近卫机械化第3军军长沃利斯基少将，内容如下：

> 沃利斯基·瓦西里·提莫芬维奇
>
> 直至现在，近卫机械化第3军取得的巨大成绩才显露无疑：
>
> 1. 近卫第2集团军已经完成集结；
>
> 2. 今天，1942年12月24日，该集团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截至16时20分，它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上库姆斯基和146.9高地；
>
> 3. 敌军第6步兵师和第23装甲师已经被击溃。[2]
>
> 这些，历史、祖国和党将不会忘记。
>
> 今天，你必须下令安置好你的军。
>
> 今天，我们知道阿斯拉诺夫和季阿萨米泽中校仍然活着，致以他们荣誉和荣耀。
>
> 我紧紧地同每个人握手，同每个人拥抱，为近卫机械化第3军庆祝。
>
> 我很高兴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能同机械化第4军站在一起。我确信近卫机械化第3军仍将被用于北高加索地区。
>
> 我拥抱每个人。

你的扎哈罗夫

12时25分，顿河集团军群辨别出了当面的坦克第7军，这对于第17装甲师左翼上的战况显然没有多少帮助。波霍泽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坦克第3旅和古麦纽克中校指挥的坦克第62旅在粉碎德军微弱的反击后，立即向阿克塞河上的格纳洛夫斯基推进，于当日20时攻入该村。第23装甲师先是在157高地—146.9高地一带构筑了防线，随后在重压下沿着铁路线后撤。14时45分，SPW营已经陷于来自东、北两个方向的夹击中。夜间，苏军的攻势丝毫未减，基希纳不得不下令在夜幕降临之后撤退以缩短战线。第23装甲师沿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105高地—斯奇罗卡亚河谷（由第128装甲掷弹兵团驻守）—内科林斯卡亚河谷（由第51装甲工兵营驻防）一线重新布防。总体来说，德军在上库姆斯基以南勉强站住了脚。

大概在22时，4门88毫米高炮被成功送上前线，配属给了刚刚进入新阵地的第51装甲工兵营。结冻的坚硬地面上没法挖掘任何工事，工兵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挖出个半米深的坑。该营已经在两条战线上坚守了一整天，下辖各连只剩30人左右，疲惫至极的官兵们早就把平安夜抛在了脑后，他们躺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苏军在反攻首日完全达成了目标，坦克第7军、近卫机械化第2军以及包括步兵第87、302师和坦克第13旅在内的第51集团军右翼向前推进了4—16公里，梅什科瓦河两岸均被肃清，上库姆斯基也被收入囊中。舒尔茨将军与施密特将军在下午5时05分到15分通了话，舒尔茨告诉施密特说，虽然陆军总部还没有做出有关第6集团军的决定，但是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示他告诉第6集团军，已经决定要采取“霹雳”行动，不过，必须待天气好转才能空运进必需的燃料和食品补给，也已经进一步请求增派相当数量的援军。

与此同时，包围圈内的保卢斯也颁布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给集团军的命令

通知到连

> 近来俄国人一再企图同集团军或其所属部队进行谈判。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在进行投降谈判的过程中通过许诺来使我们的反抗意志消沉下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集团将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我们中的多数人必然会死亡，或者死于敌人的枪弹，或者在可耻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死于饥饿和折磨。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谁成了俘虏，都永远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人！我们只有一条出路：不管饥寒交

> 迫的情况怎样日益严重，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因此，应该抛弃任何进行谈判的尝试，拒不回答，开火把军使赶跑。
>
> 此外，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能够得救，因为得救的日子已经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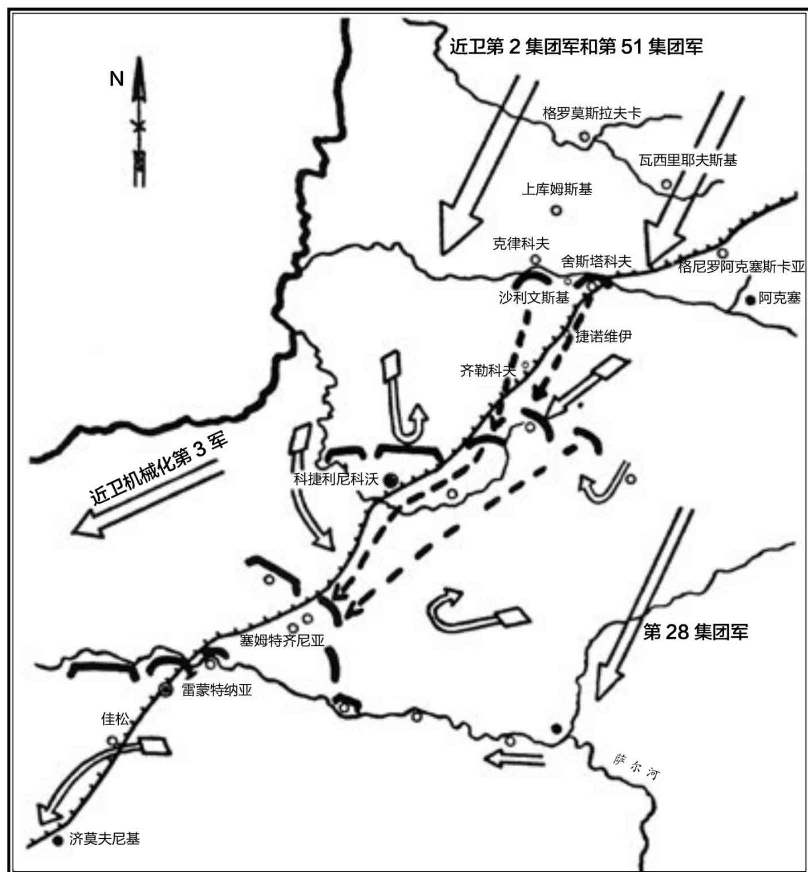
保卢斯上将

1942年12月24日 [3]

12月25日——寒冷的圣诞节

12月25日，圣诞节。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攻势进入到第二阶段，目标是肃清阿克塞河北岸，并在攻势的第三天结束前越过阿克塞河。与之相对应地，希特勒严令第4装甲集团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位于克鲁格亚佐夫的公路和铁路桥”，指出“这座桥头堡对于这场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毫无疑问，这只能让前线的士气进一步下降。埃特林将军痛心地说：“我对元首下达的另一项命令的前景不寒而栗。希特勒命令我师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意味着全军覆没。人员疲惫不堪，心灰意冷，显然严寒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与以往一样，步兵最苦，他们不能在掩蔽所内遮风避寒，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他们害怕敌人的巡逻队，还害怕熟睡之后如果部队突然撤退，他们会掉队。死者无人掩埋，伤员常常无人照料。最糟的是几乎没有栖身之处，因为地图上标示的村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12月24日至12月31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进行的反攻

这个时候，保证两个装甲师的补给通畅就显得格外重要。运输部队的官兵们再次显示出了极强的责任感，尽管苏军坦克常常渗入德军防线后，扰乱德军的交通线，补给和邮件还是在源源不断地前送。机智多谋的邮递员们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薄薄的信封里维系着前线将士的最后一点士气。第23装甲师的后勤单位设法为前线的官兵准备了丰盛的圣诞晚餐，还装饰有圣诞树和蜡烛。第17装甲师的军需官也设法制作了一个圣诞蛋糕，师长埃特林少将则用酒精灯为自己泡了一杯茶。

第23装甲师在12月25日的编组情况如下：

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第201装甲团、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第128装甲歼击营1连、第51装甲工兵营、装甲炮兵团

巴赫曼战斗群：第128装甲掷弹兵团（部分）

伊利希战斗群：第201装甲团1营、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SPW营（圣诞节后）

近卫第2集团军也为德军准备了“圣诞礼物”，12月25日凌晨1时，大量步兵对第17和第23装甲师的结合部发起了猛攻。大约100辆坦克在克鲁格亚佐夫以北和克律科夫以东取得了突破，德军宣称击毁了其中30辆，第57装甲军总共只有25辆可用坦克。6辆坦克在200名步兵的伴随下从西侧迂回至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后方，第17装甲师动用最后一点装甲部队在师属装甲侦察营的支援下将其清除。两个多小时后，100名苏军对萨西亚车站发起进攻，被德军击退。

很快第51装甲工兵营的阵地前又出现了1个由坦克加强的步兵团。虽然具有良好的反坦克性能，但88毫米高射炮并不是万能的，在仅剩的几发穿甲弹射入绵密的步兵队列后，幸存的德军炮兵和工兵就放弃了阵地。为了防止两个师的联系被切断，第201装甲团的12辆坦克立即赶去救火。伊利希少校带着6辆坦克和来自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的摩托化步兵连前往斯奇罗卡亚河谷，勉强将苏军挡了回去。还没等残余的德军喘口气，又一波苏军靠了上来。由于缺乏牵引车辆，部署于此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3营2个连的重型榴弹炮不得不留在原地，工兵营也被狠狠地放了一次血。斯奇罗卡亚河谷的丢失给第23装甲师的SPW营带来了大麻烦，苏军由此对其发动猛攻。为了消除友军侧翼上的威胁，上午8时，伊利希少校的坦克在工兵的伴随下再次出击，坦克沿着河谷两侧前进，经过激战，击退了自以为已经胜劵在握的苏军，防御阵地被再次夺回，前一天被遗弃于此的重型榴弹炮也重新落入德军手中，战斗群随后重建了防线。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圣诞节，苏军夺取了格纳洛夫斯基。与此同时，摩托化步兵营开始强渡阿克塞河，在建立桥头堡之后抢修渡口，抢修工作于26日清晨完成。由于兵力紧缺，德军调来罗马尼亚第2步兵师殿后。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阿克塞河上的桥梁都化为乌有，河岸和浅滩上遍布工兵设置的反坦克障碍和地雷，第4航空队也竭尽所能地迟滞苏军的脚步。对此，比留佐夫回忆道：“我从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战斗中吸取了些什么教训呢？首先研究了敌人后撤的战术，发现德军战术有着鲜明的特点。德军指挥官给自己的后卫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器，由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了快速机动集群，在这支后卫部队的掩护下，部队向新的地域撤退。此外，部队在后撤的时候，苏军密集地使用航空兵——轰炸机部队和战斗机部队……总之，尽管敌人很狡猾地退却，但毕竟是在退却！而我们只要研究它的战术，就可以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在第23装甲师的防区，海德布雷克上校接管了克鲁亚佐夫和舍斯塔科夫的桥头堡的指挥，为了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力量，他得到了一支小小的预备队，包括第1装甲教导工兵营（欠第1连）和2个由运输部队人员组成的连。为了掩护右后方，冯·埃内姆（Einem）少校带着1个由师部和第201装甲团训练单位人员构成的营在捷诺维伊构建了据点。在师属炮兵的密切协同下，苏军针对该师右翼发起的猛烈进攻被第128装甲掷弹兵团所遏制，尽管如此，前者仍据守着峡谷和德军战线的深远右翼。上午8时50分，第23装甲师接到命令去清理第17装甲师右翼上的突破，并得到了第40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及其1营、迪特里希火力集群、第54火箭炮团的1个营以及第40装甲炮兵团1营的支援。

在第17装甲师的防区，苏军攻抵克律科夫并包围了集结于此的德军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也于11时遭遇险情，在坦克的支援下1个步兵团从正面对其发起进攻，另外2个步兵营从右侧迂回。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第201装甲团和第17装甲师的部分单位在清理完克律科夫的敌军后赶到。伊利希战斗群和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同样遭到大量苏军的进攻，他们还能勉强守住阵地，但是那些来自第17装甲师的部队已经实力耗尽，第23装甲师命令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后撤到1.5高地，不想途中被急速南下的T-34坦克追上，摧毁这些坦克后，精神和体力上的巨大耗损几乎将掷弹兵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SPW营报告说大量步兵在两队坦克（一队20辆，另一队30辆）的伴随下正在靠近，该营已经无法有效地抵御苏军的攻势了，而第23装甲师也没有任何坦克或者反坦克预备队了。第201装甲团的12辆坦克则向北前进至内科林斯卡亚河谷，一头扎进了刚刚开始进攻的30辆T-34和大量步兵之中，德军损失了4辆坦克，混乱中他们的战果无从统计。苏军坦克完全无视德军坦克的存在，继续以紧密的编队快速向南推进。周围的一切都移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蒂尔曼上尉的第201装甲团2营只能随着苏军坦克一起南进。就在即将到达阿克塞河北岸的时候，德国坦克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向，对着朝向舍斯塔科夫而来的坦克组成防线。后者迎着由第214高炮团2营的88毫米高射炮和来自第201装甲团的几辆失去行动能力的坦克组成的火力网顽强推进。包括6辆T-34在内的10辆苏军坦克很快就燃烧起来，幸存者掉头向北逃离，步兵在德军火炮和火箭炮的打击下死伤枕藉，很快和坦克一样向北逃去。

11时40分，又一个坏消息传来，第57装甲军发现左翼当面出现了机械化第6军。这时该军又接到了顿河集团军群的命令：除非情况特别

紧急，否则不能炸毁克鲁亚佐夫的铁路桥。第4装甲集团军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山谷中的居民点。作为回应，博伊内堡将军通过联络官向第57装甲军明确表示：如果再发生像过去几天这样的大规模进攻，守住新的阵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由于形势紧迫，第23装甲师向上级建议将巴赫曼战斗群从安东诺夫（Antonoff）以北的高地中撤回。作为回应，基希纳随后发布了一条警告性的命令：为了被部署到第57装甲军的其他地域，第17装甲师已经撤退，因此第23装甲师有责任守住沿阿克塞河从克鲁格亚佐夫到沙利文斯基的地域。

由于防线各处实力都在急剧下降，第40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来自第1工兵教导营的1个连已经被分散部署。14时30分，大量苏军坦克和步兵对伊利希战斗群和配属给该战斗群的SPW营发起进攻，同时向两侧进行迂回包抄。战斗群边打边撤，抵达了桥头堡。经过这么一番折腾，SPW营只剩下70名候补军官和士兵了。对此上级自然又是一番三令五申，以至于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巴赫曼上校不得不亲自担保“将会坚守克鲁格亚佐夫的桥梁，并且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会将其放弃”。第51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已经推进至阿克塞河，苏军坦克和步兵在夜幕掩护下对舍斯塔科夫发起的进攻在距第一栋建筑物300米处陷入了停顿，而另外一路人马则成功突入了安东诺夫西侧。

12月25日17时，第57装甲军报告说第23装甲师坚守着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第17装甲师暂时守住了沙利文斯基桥头堡。就这样，基希纳的军又奇迹般地坚守了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一天多的时间，最高统帅部的地图上稀稀落落地用蓝色铅笔标注了第17、23装甲师和波佩斯库战斗群。在罗马尼亚第6军对面，骑兵第4军的2个师在坦克第85旅的伴随下沿顿河推进；第17装甲师对面是坦克第7军；第23装甲师则要独力面对近卫机械化第3军和坦克第13军；而在阿克塞河上游地区，机械化第6军和近卫步兵第1军正试图包抄第57装甲军后方。阿克塞河一线势必不能久留，德军计划在格里姆亚奇前方再建立一条弧形防线，西起上雅布洛奇尼，东至卡年加河谷，以坚守科捷利尼科沃。

12月26日——肃清阿克塞河

在12月25日到26日夜间，第23装甲师不断向左运动去轮换第17装甲师，这一调动结束后该师正面达15公里，各战斗群的阵地不再能够紧密地结合。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只能派出20人换防已经十分虚弱的SPW营，后者的指挥官布赫上尉受了伤，代理指挥该营的是拉普夫（Lappauf）中尉。第201装甲团仅有的10辆可以作战的坦克被布置在克鲁格亚佐夫。舍斯塔科夫则驻有1个摩托化步兵排、2个班的步兵

和50名来自第201装甲团训练单位的士兵（由柯尔特中尉指挥）。守军配备有3门20毫米高射炮、2门50毫米反坦克炮和2门75毫米自行反坦克炮。一名士兵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苏军步兵一波波袭来，之前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情景，最初他们只有5至6辆坦克伴随，它们排成紧密的队形，你可以拿它与通常的行军队形比较一下，穿过薄雪覆盖的荒地接近舍斯塔科夫。另外几辆苏军坦克穿过缺口，对于火炮和火箭炮来说那是一个不错的目标。我们的火炮没有让苏军等太长时间，弹幕很快落在他们面前，在苏军队列中制造了巨大的缺口。但是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前进。敌军很快就接近到舍斯塔科夫村外了。”

德军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步兵从坦克旁边分离开来，苏军步兵在冰雪覆盖的高地上大量失血。很快指挥官就无法控制自己的部队了，幸存者通过斜坡向北逃去。6辆坦克在第241高射炮营2连和固定的德军坦克的火力面前燃起熊熊大火；幸存的坦克也跟在逃跑的步兵后面撤走了。

上午7时30分苏军再次发起攻击，这一次，2个步兵师在30辆坦克的伴随下从狭窄的正面展开进攻，虽然在火炮和火箭炮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但凭借着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攻入了舍斯塔科夫，在损失了几辆T-34之后才被迫撤出。德军的2门自行反坦克炮、3门20毫米高射炮和1门50毫米高射炮被反坦克步枪击中，退出战斗，柯尔特中尉阵亡。守军不得不放弃了舍斯塔科夫，桥梁也在巨响中化为乌有。滞留在北岸的扎特勒（Sattler）中尉只好尝试让3辆自行反坦克炮穿过冰封的阿克塞河，结果无一例外地压破了冰面。



在损失了火炮之后，这些第**23**装甲师的炮兵被当作步兵使用

日后在东线战场声名鹊起的第23装甲师在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中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左右两翼的友军已经力战不支。第17摩托化营过早放弃了克律科夫，海德布雷克战斗群也未能及时重新占领该村，致使该

村未经战斗便落入苏军手中。上午11时30分，右翼的罗马尼亚部队放弃了舒托夫2号，开始向西南退却，虽然在德军看来他们并没有受到很大压力，但不管怎么说，在从舒托夫2号向萨姆奇尼撤退的过程中罗马尼亚步兵还是摧毁了一定数量的苏军坦克。瓦斯（Vath）中尉的第128装甲歼击营1连的3辆自行反坦克炮突然发现只有他们自己孤零零地在萨姆奇尼应对大量苏军步兵和坦克的冲击。高爆弹和穿甲弹给进攻一方造成了沉重的损失，舒尔茨（Schulze）中士的自行反坦克炮敲掉了10辆敌军坦克中的4辆。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中，所有自行反坦克炮都被反坦克步枪击伤，苏军渐渐从三个方向上合围守军，于是瓦斯中尉下令向西突围，同第23装甲师在克鲁格亚佐夫桥头堡的单位取得了联系。而留在萨姆奇尼未能及时转移的反坦克炮部队的辎重统统落入了苏军手中。

位于克鲁格亚佐夫的桥头堡阵地最初并未受到攻击，配属于此的2门自行反坦克炮被从侧翼拿出来派去参加舍斯塔科夫的战斗。13时40分，苏军从东面包抄克鲁格亚佐夫，但是很快就被推了回去。14时40分，巴赫曼战斗群接到破坏掉位于克鲁格亚佐夫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的命令。第51装甲工兵营营长海赛上尉负伤撤下火线，瑟林中尉临时接管了指挥，福瑞尔（Freyer）少校重新开始履行首席参谋的职责。

苏军步兵在齐勒科夫以西穿过了阿克塞河，迫使第23装甲师将师部向南后撤到了4公里外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炮兵阵地前。部分坦克在蒂尔曼上尉的指挥下从罗姆齐金出发，向南横扫战场，将这股苏军赶回了阿克塞河北岸。正当他们肃清齐勒科夫时，苏军的1个营进入了阿克塞以南的罗姆齐金，迫使第23装甲师的炮兵和高射炮兵迁移阵地，克劳森（Claussen）上尉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发起反攻并稳定了那里的局势。苏军继续在其他地段上制造麻烦。在上雅布洛奇尼，5辆苏军坦克逼近了第23装甲师左后方，位于格纳洛夫斯基的第203突击炮营及其友军卷入了血腥的战斗中，另外5辆苏军坦克迅速扑向铁路线（也是第23装甲师的主要补给线）以东的捷诺维伊，由于已经没有可以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冯·埃内姆少校命令部下撤退到涅贝科夫。

在罗姆齐金地域持续进行激战的同时，冯·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在沙利文斯基击退了8辆T-34和1个步兵团发动的进攻，并摧毁了3辆坦克。直至17时，该战斗群才与苏军脱离接触，巴赫曼战斗群于20时跟进。蒂尔曼上尉指挥的战斗群（由第201装甲团仍然可以使用的坦克、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的摩托化步兵连、1个来自第261轻型高射炮营的连和2辆自行反坦克炮组成）殿后。午夜时分，后卫部队离开了克鲁格亚佐夫，前往比尔朱科沃斯基的铁路岔道，随后又前往齐勒科夫。苏军在第二天清晨才沿着他们的撤退路线迟疑地跟进。随着罗马尼亚部

队的后撤，第23装甲师的战线沿着阿克塞河嵌入苏军战线后方。该师几近崩溃，无力逐退敌军的持续进攻，这时德国空军的飞机出现了，“斯图卡”飞行员挽救了似乎无望的局势。第23装甲师战史这样记录道：“德国空军让我们忘记了拥有巨大数量优势但是效率低下的苏军空军的存在。”不过，航空兵第8集团军取得的战果更加丰硕，第284轰炸机航空团指挥官迪米特里（Dmitriy）少校的Pe-2轰炸机在科捷利尼科沃摧毁了一列满载燃料和弹药的火车，这让霍特彻底打消了沿阿克塞河布防的念头。[4]

在第17装甲师当面，坦克第7军的突击已经将那些步兵师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尤其是右翼的步兵第300师。为保障侧翼，叶罗格夫中校的坦克第87旅立即向位于波特金斯卡亚地域的罗马尼亚第18步兵师发起进攻。26日零时，该旅突入基里亚诺沃，而后连克乌索夫斯基和格罗茨科伊，凌晨3时攻克了波特金斯卡亚。苏军宣称歼灭了这个罗马尼亚师及其所属的“坦克第98团”，活捉了1000多名俘虏。马利诺夫斯基同时命令近卫步兵第1军和第13军军长采取各种手段加快推进速度，滑雪部队也趁夜色穿越支离破碎的德军防线，潜入纵深地带。

坦克第7军现在分成了两个梯队，近卫坦克第62旅、第3旅在前，坦克第87旅和摩托化步兵第7旅在后。苏军现在也感受到了地形带来的不便，用罗特米斯特洛夫的话来说，“该地域地势复杂，到处横贯着冲沟和山谷，给坦克部队的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12月26日下午，第一梯队接近了上雅布洛奇尼，彻底击溃了罗马尼亚第2步兵师并于夜间占领了该村。罗特米斯特洛夫回忆道：“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许多士兵和士官，整支整支的分队都表现出了惊人的英雄气概。坦克第62旅的党员马特维耶夫斯基少尉坦克上的全体乘员是最先冲进上雅布洛奇尼的坦克乘员之一，并在战斗中消灭了5门反坦克炮和近50名希特勒匪徒。坦克第2营2连连长科瓦列夫斯基中尉坦克上的全体乘员消灭了敌军2门火炮和近60名官兵。党员茨维特科夫大尉的摩托化步兵营消灭了200多名希特勒匪徒。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预备党员格里戈耶夫中士，他指挥一个排，亲自用冲锋枪消灭了约45名敌军官兵……第87旅上尉连长、团员岗恰联科亲自消灭了3门反坦克火炮和约30名希特勒匪徒。”

马利诺夫斯基的两个近卫步兵军已经推进至103.0高地—比柳科夫斯基—舍斯塔科夫—克鲁格亚佐夫一线，基本完成了反攻第二阶段的目标。在近卫第2集团军左翼，坦克兵少将波格丹诺夫（S.I.Bogdanov）指挥的机械化第6军轻松逐退罗马尼亚军，在26日日终前打响了争夺索姆尼-埃金和沙尔努托夫斯基的战斗，接下来该军的任务是接替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攻势，而近卫机械化第2军将前往波特金斯卡亚一带，

从那里向西渡过顿河，发动新的攻势。



坦克第7军军长罗特米斯特洛夫

12月27日——越过阿克塞河

苏军攻势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目标是占领科捷利尼科沃并摧毁德军在该城以北的所有抵抗，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环节是近卫机械化第3军和坦克第13军夺取科捷利尼科沃以南35公里的杜博夫斯科耶。两个机械化军所拥有的坦克都不超过100辆，各坦克团可用坦克不超过20辆，各摩托化步兵连兵力只有额定的30%—40%，虽然加强有格林科维奇（F.A.Grinkevich）中校的坦克第13旅，但是该旅实力也非常虚弱，尽管如此，用来对付罗马尼亚第1和第4步兵师已经绰绰有余了。

德军方面，鉴于“冬季风暴”行动已经停滞，并且没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第57装甲军决定缩短正面。第17装甲师准备固守科捷利尼科沃，第23装甲师在26日至27日夜间与苏军脱离接触，然后撤退至达尔加诺夫—皮梅诺切尔尼—格里姆亚奇一线。波佩斯库战斗群和罗马尼亚步兵第4师也开始向后退却，不过德军已经从第16摩托化步兵师中抽调出第156摩托化步兵团支援他们，该团已经在舍巴林以北的地域[5]待命。

12月27日7时30分，巴赫曼战斗群和少量罗马尼亚部队在索契（Ssowch）进行警戒，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维帕斯诺耶（Wypassnoj），2营在皮梅诺切尔尼，左翼紧靠海德布雷克战斗群。第201装甲团只有5辆可以作战的坦克了，它们随后得到了第14装甲师第36装甲团团部连的8辆坦克的加强，这些坦克因为后送维修而未被装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一支由休假返回人员组成的300人的机械化部队也作为步兵配属给第23装甲师。已经失去了指挥机构的第126装甲掷弹兵团被送到科捷利尼科沃以南30公里处的吉里杰沃斯卡亚作为预备队。

在维帕斯诺耶执行警戒任务的罗马尼亚部队很快就擅离职守，第51集团军跟随他们深入第23装甲师的深远右翼，向扎维特诺耶、杜博夫斯科耶方向展开攻势，意图从南面包抄科捷利尼科沃。坦克第7军负责从正面进攻，尽管罗特米斯特洛夫宣称该城北部有30门反坦克炮，所有通往该城的道路上都布满了地雷，但苏军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坦克第7军展开了进攻队形，第一梯队向城北郊实施突击，第二梯队从西侧绕过城镇，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按照苏军的说法，近卫坦克第62旅和第3旅于当天结束前到达了马雷洛格山谷，遇到了坦克和炮兵有组织的强大火力。经过炮火准备后，德军大约50辆坦克在其炮兵和迫击炮的支援下发起反冲锋，激烈的坦克战随即展开，一直持续到天黑。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罗特米斯特洛夫来到坦克第87旅和摩托化步兵第7旅，要求尽快渡过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向发起反冲锋的德军坦克左翼和后方实施突击。在当地的一名老哥萨克的帮助下，苏军在钦刚附近找到一个浅滩。两个旅很快渡过了阿克塞河，开始包抄德军左翼，后者在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放弃了马雷洛格山谷并开始向科捷利尼科沃北郊撤退。村北的苏军于27日22时推进至科捷利尼科沃接近地，而从西南包抄的部队则攻占了谢米奇内集体农庄，并切断了通向科捷利尼科沃的道路。

中午12时50分，8辆苏军坦克对皮梅诺切尔尼发起进攻，其中3辆被击毁，2辆继续前进，直至在尼施奇尔尼（Nish-Tscherni）被击毁。

眼见德军战力犹存，剩下的3个幸存者很明智地撤退了。没过多久，1个连的步兵在20辆坦克的伴随下再次向皮梅诺切尔尼发起进攻。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的高射炮部队又勉强进行了一些抵抗，苏军越过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残部并包围了1个22人的连，该连后来只有寥寥数人向南突围。除了1门100毫米加农炮和1门重型野战炮之外，第128装甲掷弹兵团3营丢掉了其余所有火炮。皮卡特（Pickart）上尉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从村北杀出一条通道，向海德布雷克战斗群靠拢。他们向南穿过索契和维帕斯诺耶，进入位于卡拉特奇沃（Karaitschew）以东10公里处的畜牧场附近的阵地。海德布雷克战斗群仍在坚守阵地，数次击退了苏军的进攻并且击毁了3辆T-34。不过，苏军另外6辆坦克在步兵的伴随下从东南方切入了战斗群后方。工兵营在萨姆奇尼河谷遭到向心炮火覆盖，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到卡拉特奇沃河谷南部。

第23装甲师在当天的战斗中击毁了苏军坦克装甲车8辆，师部建议其继续后撤至萨尔河一线，但是基希纳下令坚守卡拉特奇沃，于是一条从内格特尼格到科捷利尼科沃的后撤线建立起来。正如德军所计划的那样，第156摩托化步兵团阻挡住了第51集团军向杜博夫斯科耶的攻势，OKW当天的作战日志中写道："第16摩托化步兵师的第一个团已经完成了向第57装甲军北翼外侧的行军，在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的防区，敌军在洞穿我们的阵地后抵近至沙尔努特一线。在左翼，强大的敌军对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和第23装甲师的结合部发动进攻。在第57装甲军的北翼，敌军试图洞穿我们的数个防区，形势尚不明朗。在攻抵103高地后，敌军被第57装甲军的预备赶回出发阵地。尽管如此，一些敌军部队还是成功推进至科捷利尼科沃西北25公里的地域。"

12月28日——从开始处结束

12月28日，由于旧伤复发，第23装甲师师长博内伊堡中将被调回德国。在上级指派新的师长之前，第121炮兵指挥部的指挥官罗斯曼（Rossmann）上校代理师长指挥该师。第51装甲工兵营营长瑟林中尉受伤后，施林曼（Schlingmann）中尉代理指挥该营。德军利用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完备的防御阵地节节抵抗，力图尽可能多地在北方和东南方的夹击之下将燃料、弹药和其他物资从城里运出并将部队分批撤下。但是第51集团军的攻势很快就取得了进展，坦克第13军将第156摩托化步兵团赶出了舍巴林，近卫机械化第3军占领了科捷利尼科沃东南85公里的扎文托涅（Zavetnoe）。曼施泰因急忙命令武装党卫军维京摩托化步兵师前往济莫夫尼基地区布防，夜间，从科捷利尼科沃撤退的JG 52第2大队也转往该地。



从科捷利尼科沃撤退的德军，照片似乎是从卡车中拍摄的

凌晨时分，坦克第7军在距科捷利尼科沃约1公里处发现了JG 52第2大队之前驻扎的机场，缴获了15架因故障无法转场的飞机、800桶汽油和大量航空炸弹，随后几架误降在机场上的德军飞机让战果更加丰富。凌晨1时20分，第17装甲师在科捷利尼科沃的防线遭到猛烈进攻，第23装甲师的撤退行动继续进行，苏军沿着该师右翼向南推进，

小队坦克在步兵的伴随下进行的“灵活且风格多变”的侦察活动搅得德军鸡犬不宁，第126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在吉里杰沃斯卡亚建立的收容点不得不向西撤退。6辆T-34在步兵的伴随下对第128装甲掷弹兵团发起的进攻被火箭炮赶了回去。在第23装甲师后方地域，两辆苏军坦克出现在波格兹卡—卡里尼公路沿线。它们封锁了道路并摧毁了几辆卡车和1门轻型野战榴弹炮，迫使第23装甲师的补给单位转移至雷蒙特纳亚以南。

6时50分，第203突击炮营的1个突击炮连配属给了巴赫曼战斗群。燃油短缺致使蒂尔曼战斗群无法与第16摩托化步兵师建立联系。第23装甲师宽广的警戒哨几乎没法再配齐哨兵了，海德布雷克战斗群在宽4公里的地区只有100名可用步兵，全师没有任何预备队。侦察发现一支苏军纵队从阿特曼斯卡亚（Atamanskaja）出发，向萨尔河北岸行驶，正在向西移动。敌军坦克从西而来封锁了科捷利尼科沃以南平行于铁路线的主要道路，第57装甲军为第23装甲师制定的撤回萨尔河雷蒙特纳亚两侧的撤退计划迅速付诸实施，眼下该师还掩护着从亚布洛奇尼亚（Jablotschnaja）到科莫斯沃斯基的一条战线。



从前线撤出的罗马尼亚部队，摄于顿河沿岸的村庄

德军高级指挥层试图通过给部队分发双倍配给来提升野战部队的士气，但是这样做几乎于事无补。10时40分，马利诺夫斯基下令调遣近卫步兵第33师夺取顿河西岸克拉斯诺亚尔斯基（Krassnojarskij）和上库莫亚斯基的登陆场，保障近卫第2机械化军渡到顿河西岸。坦克第7军也再度发起攻势，坦克第62旅和近卫坦克第13旅与“配置在84.0和

101.5高地的30辆坦克和近一个营的步兵”展开激战。中午时分，博得古尔斯基少校指挥的坦克旅下属的摩托化步兵营已经渡过阿克塞河，突入了科捷利尼科沃北郊。坦克第62旅平斯基上尉的摩托化步兵连担任先锋，由科切迪克夫中士和苏尔科夫中士指挥的两个排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强渡阿克塞河，迅速占领了城镇边缘的两栋楼房。第23装甲师当天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9辆，第57装甲军进一步收缩自己的防线，准备防御来自各个方向上的攻击。右翼上的罗马尼亚第7军已经撤到萨尔河后方，第16摩托化步兵师接管了这条河的部分地段。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科捷利尼科沃最终于12月29日22时落入苏军手中，第17装甲师在撤出战场时仅存8辆坦克和1门反坦克炮，各连兵力下降至20人左右，部分单位甚至一度遭到包围，一番苦战之后才自行突围或被友军解救。[6] 罗特米斯特洛夫将未能全歼守军的责任归咎于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机械化第6军没能切断德军西南方向上的退路。考虑到第4装甲集团军调集了新的部队来加强自己的右翼，这样的指责或许有失偏颇。苏军宣称守军有34人阵亡或被俘，缴获了65门完好的大炮和迫击炮、15架飞机和6车皮粮食。科捷利尼科沃的丢失标志着解围行动的彻底破产，罗特米斯特洛夫这样评价夺取该城的战斗：“……坦克第7军在科捷利尼科沃的战斗行动是以神速而著称的。我军在占领包括科捷利尼科沃在内的敌军一些强大的据点和抵抗枢纽以后，实施了一连串的正面和侧翼迅猛突击。我军以自己出色的战斗行动，在坦克部队中、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近卫第2集团军指挥人员中、在被它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居民中，博得了普遍的尊敬。”

当科捷利尼科沃的枪声渐渐平息时，马利诺夫斯基发来贺电。

> 坦克第7军军长罗特米斯特洛夫坦克兵少将：
>
> 我们祝贺坦克第7军光荣的指战员们所取得的巨大战果。你们，苏联的勇士们，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应该受到我们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感谢，光荣属于你们！

坦克第7军确实无愧于这样的称赞，在过去4天中该军陆续突破了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和库莫亚斯基阿克塞河，横扫了波特金斯卡亚车站、上雅布洛奇尼和下雅布洛奇尼，宣称毙伤德军士兵和士官约2000名，击毁坦克25辆、火炮65门、火力点近150个，缴获了15架完好的飞机、800桶汽油、1辆满载坦克和飞机的铁路专列、8个弹药库、6个粮仓、大批汽车和其他军用物资。作为嘉奖，最高统帅部下令将坦克第7军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军并授予其“科捷利尼科沃军”的光荣称

号。坦克第62旅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18旅，第87旅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19旅，摩托化步兵第7旅被改编为近卫摩托化步兵第2旅。

新年在战火中临近，罗特米斯特洛夫邀请了最高统帅部代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部人员、军内各旅旅长，还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坦克手们参加新年晚会，华西列夫斯基、费多连科、佩列瑟普金、马利诺夫斯基和比留佐夫悉数到场。前线军官们利用在科捷利尼科沃缴获的法国的名酒和水果、荷兰的奶酪、丹麦的油脂和熏猪肉、挪威的罐头为来宾准备了一场丰盛的宴席。除夕夜里，多日来饱受紧张局势的煎熬的华西列夫斯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当时的惬意之情："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星斗满天，皎洁的月光倾泻在冰封的草原上。在科捷利尼科沃黝黑的房屋里，时时闪现自卷纸烟和打火机的点点火光。远处还不时传来冲锋枪瑟缩的枪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冬天的空气。胜利使人心情欢畅喜悦，从里海那边吹来的风，尽管吹得人面颊火辣辣的，却似乎送来了我们即将取得巨大胜利的信息……"

叶廖缅科宣称在12月12日至30日的战斗中苏军击毙德军21000人，俘虏5200人，缴获飞机40架、坦克94辆、火炮292门、汽车329辆和大量武器装备的零配件。[7] 这里面当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实际上第57装甲军大约损失了8000名官兵、160辆坦克和突击炮、177门火炮和迫击炮，各师仅存坦克15—20辆，装甲掷弹兵300—500人。罗马尼亚第6军（第2和第18步兵师）所辖各师只剩下1个虚弱的步兵营和少量炮兵，罗马尼亚第7军（第1和第4步兵师）的情况与之类似。波佩斯库战斗群（第5和第8骑兵师）还剩2个虚弱的中队和2个马拉炮兵营，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德军第4航空队所辖各大队出击均达数百架次之多，在高峰时期每天有500架次的飞机参加对苏军的空袭。1942年11月19日至12月31日，JG 3宣称获得了275个战果，由于各种原因损失了28架Bf 109；JG 52第1和第2大队宣称获得了219个战果，由于各种原因损失了13架Bf 109。[8] 部署在顿河和高加索地区的5个战斗机大队[9] 在12月份共损失了91架Bf 109，却只得到了34架同型飞机的补充。JG 3联队的可出动率下降至23.4%，JG 52第2大队的可出动率降到了37.5%，按照德国空军1942年的编制，一个战斗机联队满编时有124架飞机，也就是说上述两支单位的可用飞机数分别只有29架和15架。第4航空队的可出动飞机总数已经下降至200架以内。

---

[1] 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31

[2] 原文如此。见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155-156

[3] 沃尔科戈塔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957

[4] Christer 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5-106

[5] 位于科捷利尼科沃东南45—50公里处。

[6] Samuel W. Mitcham Jr. Panzer Legions: A Guide to the German Army Tank Divisions of World WarIIand Their Commanders.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2007. 139

[7] 格·康·朱可夫，阿·依·叶廖缅科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王健夫，乔修业，苗长春，于树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240

[8] 德军宣称的战果只有一个可以得到核实。见Christer Bergstrom.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2008. 107

[9] 这5个战斗机大队是JG 3联队第1、2、3大队和JG 52第2、3大

队。1942年11月德国共生产了488架战斗机，12月生产了554架战斗机。

第七章

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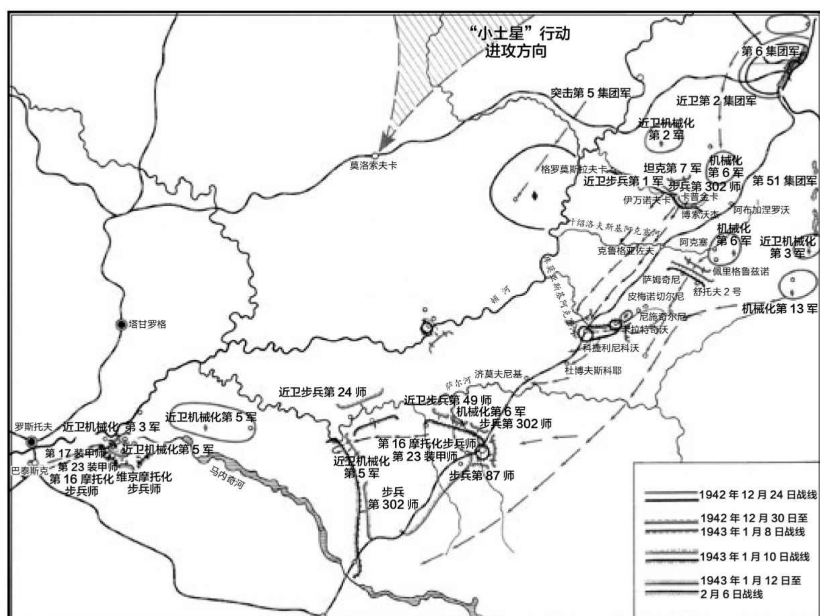
叶廖缅科二三事

在讨论近卫第2集团军投入交战的程序时，叶廖缅科和华西列夫斯基产生了分歧，前者坚持要用坦克第7军、近卫机械化第2军来加强各近卫步兵军从北面实施的进攻，让机械化第6军在泽蒂地域集结，然后向济莫夫尼基方向进攻，至于从东面对第57装甲军的后方进行包抄的任务，交给第51集团军的坦克第13军和近卫机械化第3军来实施就行了。至于后者的意见，在其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是这样说的："至于在这一战役中使用强大的近卫第2军和机械化第6军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仍然确信，方面军司令如果采纳马利诺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的建议，在战役计划开始时就把这两个军派往阿克塞、佩列格鲁兹内地域，来突击西南方向薄弱的罗马尼亚军队并挺进到敌坦克集团军的后方，本来是有可能使坦克第57军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的，它在撤退时就未必能够冲过科捷利尼科沃。因此，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成功地进行的战役就会取得更大的战果。"[1]

华西列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呈报了这些建议，最高统帅部最终支持了叶廖缅科的观点。谁知这个小小的插曲，战后竟泛起余波。这件事起因于叶廖缅科战后所著的《斯大林格勒》，书中这样写道：

> "12月22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我们交下来了近卫第2集团军作战计划。这是用地图标示的一份计划……我研究了计划后得出结论，令人深为遗憾的是，计划同当时的作战情况不相符合，也同作战情况向我们提供的时间不相协调……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计划，近卫第2集团军应当在阿伯加涅罗沃、阿克塞、达尔加诺夫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而后突击科捷利尼科沃。这样的突击方向要使部队复杂地变更部署，而且我们得在敌人的正面前面这样

做……这样，要实现这个意图，坦克第7军和近卫机械化第2军，还有一个步兵军，就得先向东运动到阿伯加涅罗沃地域的铁路线，然后向南，到舍列施蒂弗夫、阿克塞、佩列格鲁兹内，再进而到达尔加诺夫，只是在这以后才能再折向西，向科捷利尼科沃推进。根据这样的计划，机械化部队在运动中得走弧线，才能前出到敌人薄弱的侧翼……这样一来，却把敌人容易被攻破的，也是与我较近的左翼有利突击方向抛开了。我且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把几乎已经集中完毕、预定要从切尔诺莫曼夫—格罗莫斯拉夫卡地区向科捷利尼科沃的总方向实施突击的集团搅乱了。



近卫机械化第5军12月29日至1943年初的进攻路线

“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变更部署，近卫第2集团军的部队至少还需要两三昼夜，也就是说，最快要到12月27日，也可能拖到12月28日，我们才能实施突击。但是大家知道这段时间足够敌人用来调动预备队，整顿自己的军队，再发动一次猛攻，并同第6集团军的部队会合……此外，近卫第2集团军向左横向调动会搅乱该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的部队，这可能会妨碍到第51集团军部队的活动……所有这些意见，在华

西列夫斯基同志来到近卫第2集团军的集结地域后，我都向他陈述了。”[2]

客观来说，叶廖缅科的主张是符合前线战况的，虽然第51集团军当面之敌更加脆弱，但是在兵力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一点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大规模变更部署在时间上反倒不划算。对于推迟反攻的后果倒是言过其实了，毕竟就算真的推迟到28日，德军也不太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调动预备队，整顿自己的军队，再发动一次猛攻，更不要说同第6集团军的部队会合了。不管怎么说，华西列夫斯基声称他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却从未起草过这样一份计划。

“对所有这些令人惊奇的断言，该说些什么呢？我很难设想，叶廖缅科把一个莫须有的战役计划强加到我身上，又说他自己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同样莫须有的作战计划，这究竟何居心？文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关于用近卫第2集团军来对付曼施泰因的部队一事，我没有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提出过任何意见，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内容如此不堪的计划了。我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全部意见，都已包括在我12月18日致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了，对此，读者已经有了解。报告里既没有谈到坦克第7军，也没有谈到机械化第4军，也不可能谈到，因为前者12月17日还在突击第5集团军编成内在雷奇科沃地域进行艰苦的战斗，只是在12月22—23日才拨归近卫第2集团军。当时，调给这个集团军的还有来自大本营预备队的机械化第6军。我的报告里谈到的机械化第4军，当时正在第5突击集团军编成内在该集团军的正面及侧翼胜利地进行战斗，据我所知，它只是在12月22日才撤下来编入方面军预备队进行补充，而后与坦克第13军一起编入了第51集团军。

“我12月18日向大本营提出并一直坚持的作战计划，同《斯大林格勒》一书中硬栽到我身上的计划毫无共同之处。我也没有再就这个问题提出过任何别的原则性建议，而且在大本营批准了它所采纳的计划之外，我若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而又为大本营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就拿近卫第2集团军在行将发起的进攻中的主要突击方向这个基本问题来说吧，叶廖缅科在规定任务时所陈述的，并被他说成是方面军司令的特殊企图的这一突击方向，难道不是同大本营12月19日

批准的计划上的突击方向一致吗？同时这次进攻有关的其他任务，情况也大致是相同的。这些任务，如果和援引的一些文件做起码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与12月18日向大本营报告的那些意见在原则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快速部队的任务是另当别论的。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叶廖缅科附在他书里的‘20图’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图上表示了硬说是我提出的计划，这个计划叫作《总参谋长提出的近卫第2集团军粉碎科捷利尼科沃集团战役计划》。我也不知道，这项计划真正的制定者到底是谁……”[3]

1966年第3期《军事历史》杂志上刊登了华西列夫斯基撰写的《难忘的日子》，据称这篇文章的手稿曾送给马利诺夫斯基过目并得到了后者的认可，考虑到当时两人的身份，这样一种认可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而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上一次被拆分是在1942年8月7日，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5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该方面军分拆为东南方面军（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后顿河方面军）。在挫败“冬季风暴”行动后，有两股力量倾向于再一次拆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一股是来自包围圈内的压力，苏军在顿河流域的进一步攻势兵力捉襟见肘，急需消灭斯大林格勒守军，解放包围圈上的大量部队，包围圈上6个集团军分属于两个方面军的现状显然不利于歼灭战役的顺利实施；第二股是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压力，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转入进攻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同时要处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上的繁重任务，日渐力不从心。在1942年12月底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提议将最后歼灭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任务交由一位方面军司令员全权指挥，朱可夫认为罗科索夫斯基更适合一些，倒是贝利亚建议让叶廖缅科继续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根据朱可夫的回忆，斯大林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归纳如下：“我认为叶廖缅科不如罗科索夫斯基。部队不喜欢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威信更高。叶廖缅科在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时表现很差。他不谦虚，爱说大话。”

叶廖缅科在列宁格勒骑兵高级指挥员训练班的老同学朱可夫试图为其说情：“我认为两位方面军司令员都能干，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拨归罗科夫索夫斯基指挥，那么叶廖缅科必然会感到委屈的……”

斯大林显得很不耐烦，他打断了朱可夫：“现在不是谈论委屈不委屈

的时候……打电话给叶廖缅科，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4]

据赫鲁晓夫的回忆，斯大林分别给他和叶廖缅科去了电话，赫鲁晓夫的答复是：“我们一定照办。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为了事业。这样更好。”但他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同叶廖缅科讲的，也不知道得到了怎样的答复。

实际上，可能是为了避免某种尴尬，给叶廖缅科打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叶廖缅科的老同学朱可夫。就在决议作出的当天夜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接到了这个让他心碎欲绝的消息，构成包围圈的第57、第62和第64集团军要被划拨给顿河方面军。“为什么要这样呢？”叶廖缅科痛心地问。朱可夫尽可能地做了解释，但是效果甚微。

“大将同志，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特别看重顿河方面军的领导人。我恳请你报告斯大林同志，我要求留在这里直至肃清敌人为止。”

朱可夫建议打电话给斯大林，不料叶廖缅科已经打过了。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但是波斯克列贝舍夫 [5] 说，斯大林吩咐关于这种问题只要和你谈就行了。”

朱可夫不忍心一口回绝老同学的请求，只好硬着头皮拨通了斯大林的电话，结果“斯大林自然是骂了我，并要我立即下达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拨归罗科夫索夫斯基的训令”。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时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委员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供了更多细节：“我见到叶廖缅科时，他几乎哭成了个泪人儿。我开始可怜他。‘您这是怎么啦，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是为了事业嘛。您也看见的，我们的军队现在都转向南边了。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打击敌军位于北高加索的侧翼，把他们往罗斯托夫那边顶。斯大林格勒这边是守，这里一切都已注定，这里只需把敌人团团围住，他们自己就会饿死的，他们没有炮弹，没有食物，没有被服。’赫鲁晓夫同志，您不明白，您不是个军人，看来，您感觉不到我们军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有今天。我们差点注定完蛋了。您还记得，斯大林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坚持三天吗？您记得吧，这些来自大本营的人像赶婚礼一样全都往我们这儿赶，后来又跑得精光，一个不剩。他们以为德军肯定会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就留在那里当替罪羊。现在又来这个！您是不知道，可我知道，我预见到，整个斯大林格勒的荣耀都会归到顿河方面军身上！’”

赫鲁晓夫竭力安慰他：“最主要的荣耀是我国人民的胜利。它比某个军人和部队司令员个人精神上的满足重要得多，这才是主要的！”[6]

1943年元旦成立的南方面军编有近卫第2集团军、突击第5集团军、诸兵种合成第28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航空兵第8集团军，尔后又编入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44集团军。但是兵力占据极大优势的南方面军却迟迟未能在罗斯托夫方向上达成突破，叶廖缅科在回忆录中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起初进攻发展顺利，但随后因为缺乏油料和远离还在伏尔加河彼岸的后勤，速度有所减慢。曾试图空投油料，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曾试图用摩托化雪橇运送油料，但同样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这一延误直接导致了两个德国集团军逃之夭夭，斯大林一怒之下将叶廖缅科撤职，而接替他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很快又被晋升为上将）很快就达成了突破。”

彻底击溃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的德军兵团后，苏军大体上分成了三部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第62、64、65、66、21、57共计6个集团军构成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对城市里的残余德军执行最后一击。在南面，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2集团军、第51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自北向南并肩向西推进，近卫第2集团军进展神速，下属的近卫第3坦克军甚至抵近到了距顿河入海口仅50多公里的曼尼奇斯卡亚（Manytchskaja）。在北面，第6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近卫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不断挤压弗雷特·皮科集团军级支队和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的战线，兵锋直指米列罗沃。但是，随着战线的延展和兵力消耗的加重，苏军的进攻势头不断减弱，最终，其北面的攻势被阻挡在米列罗沃城下，南方面军也未能阻止A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顿河大桥撤过顿河。

最后的疯狂——解救第6集团军的后续计划

曼施泰因清楚地知道，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目前这种补给情况下，恶化的步伐还将继续加快。包围圈内士兵的补给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由于体力严重损耗，将无力去完成突破，因此守军主动突围就必须尽快，据曼施泰因估计，最后的期限在月底。在此前后顿河集团军群还能接收到一批援军，德军在顿河中游已经溃不成军，因此无论是第7装甲师，还是党卫军维京师，都不能调到集团军群右翼（也就是霍特的部队）。本来坚守顿涅茨和顿涅茨河—顿河—奇尔河突出部阵地就需要他们，更不用说当第7装甲师赶到解围地域后肯定为时太晚了。

电传打字和电报通话的记录表明，在12月20日及以后的几天里，包围圈内外的指挥官们继续讨论了局势。施密特指出，只要紧接着发动“霹雳”行动，“冬季风暴”行动仍然可以发动，但是舒尔茨少将回答说，陆军总部还没有批准突围。现在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已经无兵可调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答应派遣从法国调来的第7装甲师，但要挽救这个危机，无论如何都嫌太迟了。曼施泰因在12月10日曾请求将A集团军群的武装党卫军维京师调来，如果被批准的话，12月23日就可以投入奇尔河防线，第6装甲师就不必撤退，然而事实是12月20日这个请求才被批准，直到圣诞节这个师还在路上！

尽管已经陷入了自身难保的境地，顿河集团军群仍未放弃挽救第6集团军的努力。在24日呈交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曼施泰因建议“以最快的方式将第3装甲军和所属的2个装甲师调来，最后将第16摩托化步兵师调来，与此相应，要开始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进行机动作战……”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值得怀疑，第3装甲军距离主战场太过遥远，而第16摩托化步兵师12月13日仅剩坦克16辆（II号坦克3辆、III号坦克11辆、IV号坦克2辆），其装甲部队充其量不过只有1个连的兵力，更要命的是，该师的2个掷弹兵团虽然有6个营共计3149名作战人员，但是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寸步难行，各营机械化车辆保有率最高不超过50%，更有甚者已经降到了10%左右，第675工兵营的情况也差不多，该师所属的炮兵团和坦克歼击营的情况倒是不错，可惜解围攻势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防御性部队。

12月16日，在解围攻势开始四天之后，第7装甲师也登上了开往东线的列车。尽管该师几乎与第6装甲师同时完成整编，出发的时间却晚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这支宝贵的装甲部队被投入到占领维希法国的“安东”（Anton）行动中。至于这样一个与急行军无异的任务，是否值得投入两个齐装满员的装甲师，恐怕也只有陆军总部能给出答案了。不管怎么说，这支走出了隆美尔、丰克、曼陀菲尔和舒尔茨的劲旅，无论出现在哪个战场上，都能极大地改变战局的走向。第25装甲团装备着21辆II号、105辆III号、20辆IV号和9辆指挥坦克，如果能够紧跟第6装甲师赶到科捷利尼科沃，那么攻势的发起时间完全可以提前至12月10日，攻击力量也将得到质的提升，两个有利因素的相加的确可以极大地提升打通救援通道的概率。

抛开铁路运力的限制不谈，推迟或取消占领法国南部的行动，在伏尔加河战线开始崩溃后（甚至是之前）立即着手将这些师投入东线，这样做在理论上并非没有可行之处，不过我们必须要看到：正是由于第7装甲师及时阻止了苏军夺取罗斯托夫的尝试，A集团军群才得到了挽救，而党卫军装甲军则是哈尔科夫反击战的基础。如果这些师被用

于“冬季风暴”行动，那么在打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通道后，等待它们的将是更大的灾难。随着“小土星”战役的开始，刚刚经历艰苦战斗的解围部队、突围而出的第6集团军和尚位于北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将被装入顿河中下游的一个数倍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口袋之中。

从顿河集团军群的角度来看，从下令抽出第6装甲师的那一刻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势就结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最高统帅部仍未放弃解救第6集团军的尝试，1942年12月28日下达的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号战役命令是这样开头的：“如同先前，我的意图是将第6集团军留在要塞里，并为解救它创造先决条件。”而后最高统帅部在有关顿河集团军群的任务中明确指示：应竭力为解救第6集团军而创造先决条件。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允许它将自己的兵团调回西面。同时，它应经常不断地作战，待机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为前来增援的部队展开坚守一定的区域和保障所需的时间。最后顿河集团军群应在罗斯托夫附近沿谢米河谷西南—乔尔内—萨尔河口一线准备登陆场，必须开始登陆场的构筑工作。相关细节还可以在1942年12月31日下达的第2号命令补充条件中看到：“为解救第6集团军，将于2月中旬，在哈尔科夫东南地域集结由坦克兵团组成的重兵集团。为此，正在迅速从西方调遣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帝国师和骷髅师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实际上已升级为装甲师），以及中央集团军群的大德意志师。与此同时，还将在基辅以南地域集结三个从西面撤下来的步兵师……根据天气情况，从2月中旬大约在顿河以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进攻，目的是解救第6集团军……顿河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应为快速集群创立和保障展开投入战斗所需的最好条件。”



经过数月激战已经面目全非的斯大林格勒市区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缴获的德军坦克被收集起来，它们中相当一部分将在改装后交付苏军部队

对此，曼施泰因评论道："即使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匈牙利集团军也会像意大利集团军那样溃不成军，但是对于态势日趋恶化的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来说，前调党卫队装甲军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依靠党卫队装甲军的兵力就足以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科捷利尼科沃到斯大林格勒相距130公里，这一距离在12月份对于能够得到加强的第4装甲集团军来说，并不算太遥远，但是到了2月从哈尔科夫到斯大林格勒的560公里，却是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实际上，党卫军装甲军也只不过是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勉强击退了西南方面军的追击而已，指望这些部队进行解围根本是妄想，更何况此时此刻第6集团军已经穷途末路。

1943年2月2日14时10分，战斗的喧嚣声开始远离斯大林格勒城区，此后几天里，德国空军的He 111轰炸机仍然低空飞过城市上空，试图寻找那些尝试突围的部队并进行补给，但是它们一无所获。根据德军1月29日和30日的相关报告，数百名德军或是组成小队，或是单独行动，试图抵达友军战线，这些人绝大部分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甚至顿河西岸被内务部人民委员会（NKVD）的部队击毙或俘虏。

回忆与思考

毫无疑问，“冬季风暴”行动彻底失败了，不过，双方将领事后都对解围成功的可能性持某种肯定的态度，苏军指挥官甚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在提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时，常常强调保卢斯突围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在此基础上，部分西方战史学家进一步发挥，将其称之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点，甚至某些德军将领言语中也流露此意，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呢？

虽然在曼施泰因看来，“冬季风暴”行动在逻辑上应包括突围和撤退（即“霹雳”行动），但这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霍特于1942年12月12日开始的进攻，目的是与第6集团军重建联系；后者是第6集团军向外突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突围。突围只是一连串紧凑而周密的撤退行动和后卫作战的开始，为了不至于让撤退变成一场溃退，无论是突围部队还是后卫部队，都要用尽最后一分力气抵抗苏军的攻势。尽管德意志士兵拥有与生俱来的韧性，但是严寒、疲惫和饥饿却是每一名官兵都要面对的问题。突围就意味着放弃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筋疲力尽的士兵们只能依靠手中的轻武器保命。由于没有野战厨房，即使是到达己方战线后，官兵们仍然不得不饿着肚子行军。后来发生的几次突围战都表明：一旦部队在突围过程中遭到袭击，建制就极难再维持下去，在后方重新集结之前战斗力就丧失殆尽，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少数仍保持完整、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不愿意再继续投入战斗，哪怕苏军的威胁仍近在咫尺。而这恰恰就是突围官兵需要面对的。

在打通陆上通道后，如何在近卫第2集团军的狂潮面前维持通道的畅通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第6装甲师夺取上库姆斯基后，第17装甲师接管了该地域，并曾一度夺取下库姆斯基，但是在调走装甲团后以上地区很快就失守了，如果第57装甲军连自己的侧翼都保护不了，又怎能指望它能够掩护一条较之长得多的补给通道呢？综上所述，“天王星”行动对于苏德战场南部战线战局的走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乃至第6集团军的命运，更加具有决定性，这场规模宏大且异常成功的反攻奠定了整场战役的基调，而解围的失败更像是盖棺定论时用的锤子，说到底也不过是将第6集团军覆灭这一结局砸实而已。

“冬季风暴”行动的确对战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苏军方面来看，德军突然从科捷利尼科沃方向发动解围攻势，牵制了本该用于粉碎、清剿包围圈的近卫第2集团军，“土星”战役也受其影响，不得不缩水为“小土星”行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残酷的阻击战中人员损失较大，弹药和燃油损耗也非常多，这极大地限制了该方面军的突击力量，为南方面军日后在顿河下游的攻势停滞埋下了伏笔。但是围绕解围进行的激烈战斗也消耗了德军有限的预备部队，特别是原本用于米

列罗沃地域的第6装甲师，总体来看也有利于西南方面军在顿河中游的有限攻势取得更大战果。

“冬季风暴”失败的原因

解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苏德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诚如罗特米斯特洛夫所言：“由于当时生产了那么多坦克，才使得我们能够在1942年下半年组建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并进行了伏尔加河上那样大规模的战役。”苏军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两个遥远的方向上发动攻势，而希特勒一方面寄希望于意大利第8集团军能够抵御苏军在顿河中游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试图抽调部队救援保卢斯的部队。撇开这一策略本身必然存在的风险和缺陷不说，落实到行动上又是另外一码事：滞留的第17装甲师没有给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的防御态势带来任何改善，拒绝从A集团军群抽调装甲部队让曼施泰因无兵可调，最终促成了圣诞节撤退的无奈结果。希特勒对于军队的控制日益强化，德国历史悠久的参谋部制度不断遭到破坏，部队指挥上的主动性渐渐丧失。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曼施泰因及其他德国将领在回忆录中已经谈得很详细了，很多有关苏德战争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当然，“天王星”行动结束后，不仅第6集团军被包围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且南部战线的其他地段上还孕育着新的危机。当务之急是将破碎的战线稳定下来，避免其他部队也陷入包围之中，其次才是尽力救援保卢斯的集团军。因此从西线和东线其他地段抽调的部队被分批投入到了不同地点，如果将所有兵力尽数投入到科捷利尼科沃方向，那么一旦顿河中游或其他地段发生崩溃，解围行动的成功与否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同样的道理，从高加索大量抽调部队也可能导致苏军在卡尔梅克草原方向发动新的攻势，使得顿河集团军群无法进行解围行动。

从战役层面上来讲，兵力不足特别是步兵的匮乏，从根本上削弱了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力量。在1942年11月的东线南部战线上，无论是在高加索苦战多日的A集团军群，还是命运多舛的B集团军群，所辖部队实力都严重下降，连第23装甲师这样的部队建制都不再完整。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顿河集团军群情况如出一辙。在为解围而调集的部队中，只有第6装甲师是齐装满员的，第11装甲师虽经过一定休整，但终究无法完全恢复实力，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投入到解围的战斗中。第17和第23装甲师分别从高加索和奥缪尔地域赶来，路上耗时颇多，虽然经过部分整补实力有所回升，但延误时间也不短。

担任进攻任务的第57装甲军两翼应部署至少两个有力的德国步兵师来掩护侧翼，伴随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辅助突击。实际上，虽然有2

个罗马尼亚军、1个罗马尼亚骑兵集群，共计4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部署于两翼，还有若干德军战斗群随行，但是德军还是常常被迫从主要方向上向侧翼分兵。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在几次突破苏军战线后，由于没有步兵配合或后续部队跟上，反而身陷敌阵难以自拔；又或者是本应由步兵执行的进攻和防御任务，因为步兵跟不上来，只好交给装甲部队执行，结果事倍功半；更有甚者，战斗群夺下城镇后，由于无步兵据守，不得不放弃，既贻误战机又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陆军总部对第17装甲师迟迟不肯放手，迫使第6装甲师在12日当天的攻势中调集主力左转以确保左侧翼攻势能够顺利进行，而后又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用于这一方向，在13日至18日的战斗中，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因为缺乏步兵而吃尽了苦头。第17装甲师最终赶到后，佐伦科夫战斗群才得以投入主攻方向，随后上库姆斯基几乎是立即就被夺取了。如果第17装甲师能够按时赶到，那么在第一天的攻势中第6装甲师可能攻抵叶绍洛夫斯基阿克塞河，而后在13日夺取并固守上库姆斯基。即使由于沙利文斯基桥头堡桥梁断裂，导致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前调，进而未能在15日坚守上库姆斯基，德军也能够使用充足的步兵快速夺回该村。机械化第4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发起反攻，但在正面较量中德军胜算更大。如此一来，第57装甲军很可能在16日或17日在梅什科瓦河上建立桥头堡，并趁近卫第2集团军尚未完成展开之机，超越第1号农庄而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一小段距离。

德军在推进中并没有犯下决定性的错误，如果说各级指挥官真的做出了不适当的决策，也并没有给战局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整场战役中最为激烈同时也最为惨烈的战斗无疑是上库姆斯基及其以南高地上的攻防战。这个小村虽然并非通往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节点，但是坐落于阿克塞河和梅什科瓦河之间高地的反斜面上，南面的高地群是两河之间的制高点，同南北两河岸高差达40米以上，俯瞰着包括沙利文桥头堡在内的主要德军阵地，是非夺取不可的要地。尽管付出了比预期更惨重的代价，上库姆斯基还是被第6装甲师收入囊中，但是有限的兵力不可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如果说德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还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表现的话，那就是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在完全不适合装甲部队机动的夜间环境中，近乎完美地在敌后战线完成了一次夜间长途行军，让解围行动“迈出了漂亮的一步”。

缺乏步兵带来的消极影响在12月15日至18日4天的战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2月17日，在第一次重夺上库姆斯基的尝试中，德军本应以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稳扎稳打拿下村子，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纳斯多夫上校的坦克只好孤军奋战，结果在村南高地的苏军反坦克炮的

顽强抵抗和村北坦克的积极反击下损失惨重。12月18日基本上重蹈了前一天的覆辙，佐伦科夫战斗群赶到后才总算保住了当天取得的有限成果，次日清晨两个步兵营并肩作战，方才拿下这一关键点。如果第11装甲团从一开始就能得到1至2个步兵营的紧密配合，则上库姆斯基一带的形势必将有极大改观。

成长中的苏联红军

苏军各级指挥员在经历1941年、1942年的残酷战斗之后，指挥艺术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不再匆忙将有限的预备队分批投入战场，或是拿着并不丰厚的家底与德军主力决战，而是以少量部队以有利地形牵制敌军，与此同时在后方地域充分集结、展开重兵集团，而后发起总攻击，打击疲惫之敌。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能够果断出击，扰乱德军的集结活动。12月26日，骑兵第4军在科捷利尼科沃伏击尚未卸车的第6装甲师，本有可能取得重大战果，只是由于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受挫。12月3日，骑兵第4军和坦克85旅的进攻也颇有成效，但是由于第51集团军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或无力）跟进，突破之部次日就被第11装甲团发起的反击所歼灭。

许纳斯多夫战斗群12月13日闪电般夺取上库姆斯基和18—19日夜间奔袭瓦西里耶夫斯基都是相当精彩的战斗，对苏军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一改往日集中兵力抹平桥头堡的做法，更没有为了拉平战线而后撤，而是在以一定兵力牵制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同时，积极阻击跟进的佐伦科夫战斗群。结果就是，缺乏补给的装甲部队转入代价高昂的防御战，缺乏装甲部队支援的步兵无力跟进。倘若苏军能够更加有效地协调对瓦西里耶夫斯基的进攻，就有可能歼灭第11装甲团主力，从而取得决定性战果。

能够实施这样复杂的阻击行动，表明指挥员对军队的控制能力、基层军官的自主性和部队的通信水平已经得到极大提高，更凸显了苏军数量优势的进一步扩大。在苏德战争的第一年，高速突破战线的德军装甲集群能够动摇苏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但是到1942年下半年，后者已经有能力在最为不利的情况下抽身而退。而在12月13日至23日的战斗中，德军师级装甲战斗群曾两次深入苏军防线后10公里以上，非但没有能够瓦解对方的防御体系，反而被持续不断的反击死死钉住，继而大量失血。

苏军指挥官，特别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从规模宏大的坦克战中获益匪浅，罗特米斯特洛夫在总结斯大林格勒战役时说道："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各坦克军和各坦克集团军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创建的，各机械化军则创建于同年秋天。苏军在伏尔加河转入反攻之前，这些兵种主要

被用于防御战和某些局部的进攻战。因此，如何使用这些部队，当时还没有什么经验。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反攻战中，苏军军事学术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如何使用大量坦克用以扩大战果的问题。”



位于科捷利尼科沃的苏联红军纪念碑

在“天王星”、“小土星”和科捷利尼科沃方向的战斗中，苏军均以多支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协同作战，包围并击败了规模可观的德军部队。为了继续将战术上的胜利发展为总的战役上的胜利，大本营着手组建了纯粹由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组成的坦克集团军，这种集团军的机动性和突破能力有了质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大纵深战役理论开始成形。

大本营以及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这场考验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解围攻势开始后苏军既没有匆忙停止在奇尔河桥头堡的进攻，也没有放弃正在准备的“土星”战役。这一举措是极富远见的，诚如梅林津所言：“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战略上表现出了很深的洞察力……它没有集结预备队反击霍特的突击，而是在顿河中游对倒霉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发动了新的攻势……”派驻到斯大林格勒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华西列夫斯基在德军发起解围作战后及时赶赴一线了解战场态势，在第

一时间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敦促大本营做出了适当的反应，更堪称是阻止德军解围的灵魂人物。有鉴于其从莫斯科保卫战以来为前线做出的巨大贡献，战役结束后他获得了元帅军衔和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前者对于参谋部人员而言是莫大的荣誉，后者则为他随后的军旅生涯铺平了道路。

诚如保罗·卡雷尔在《东进》中所言："显然，在第6集团军或顿河集团军群层面上寻找斯大林格勒悲剧的原因，或是将责任推给任何人，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希特勒的战略错误建立在低估敌人、高估己方实力的基础上，所造成的情况再也无法通过权宜之计、战争谋略或坚守令来纠正。只有在10月份及时撤出第6集团军，才能避免伏尔加河上这场降临到25.7万名将士头上的灾难。当然，就算这样做也无法改变战争的结局。"[7]

1943年1月30日，即第6集团军全军覆灭的前一天，是纳粹党执政10周年。赫尔曼·戈林在广播讲话中仍试图美化这次灾难性的失败："千年之后，德国人将怀着敬畏的心情这样谈起伏尔加河畔的英雄战役：你们来到德国的时候，别忘了说一声，你们已经看到我们长眠在斯大林格勒。为了德国、为了荣誉、为了元首，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哀叹道："……没有人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路上，为纪念在斯大林格勒惨遭覆灭的德军第6集团军树立一块镌刻这样史诗的纪念碑，没有人为那里阵亡、被饿死和冻死的德国士兵们树立一个十字架。"[8] 当然，也更没有人会为那些阵亡在阿克塞河两岸的士兵树立十字架。许多双方曾反复争夺的村镇已经没入战后建成的齐姆良斯克水库之中，只有矗立在科捷利尼科沃的战争纪念碑静静地向后人诉说着七十年前的那场冬季风暴。

---

[1]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40

[2]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38

[3] 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38-239

[4] 斯大林的回复一说为“我们不是贵族子弟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应该让当之无愧的人来主持工作……”见沃尔科戈塔夫著．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974

[5] 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1924年进入克里姆林宫工作，1928年—1953年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

[6]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绍棣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7] 保罗·卡雷尔．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下卷）．小小冰人译．北京：北京艺术与电子科学出版社，2013．563

[8] 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66

番外篇

斯大林格勒空战

冲向斯大林格勒

7月17日，随着德军大规模进攻的开始，德国空军出动大批轰炸机，对战场上的苏军地面部队实施密集突击。苏军航空兵不顾数量上的劣势，顽强地抗击德军，在顿河到伏尔加河之间同德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在8月份最初的数周里，第6集团军的前进因为燃料和弹药短缺而时断时续。为此，里希特霍芬要求空军总部提供更多的Ju 52运输

机，他还将第4航空军的绝大部分运输机和地面运输队北调，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斯大林格勒运输特区。在他的努力下，第6集团军从8月份的第三周开始得到大量补给物资，得以顺利进行绝大部分作战任务。菲比希中将的第8航空军此时正在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皮克特少将的第9高射炮师状态也不错，8月8日保卢斯亲自致电皮克特，赞赏该师在近期作战行动中的出色表现。

这一阶段，第8航空军当面的苏军航空兵第8集团军完全无法阻止德军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行动。对抗B集团军群的苏联空军仅有这一个集团军，它在7月22日时仅剩337架可用飞机，其中三分之一是过时的双翼夜间轰炸机，其余的飞机包括85架战斗机、48架IL-2和88架昼间轰炸机。至于飞行员则绝大部分经验匮乏，缺乏完善而系统的训练。7月中旬至8月13日，第8航空军宣称击落606架飞机，在地面上摧毁了另外107架。第8集团军在7月20日至8月10日间的实际损失为230架飞机，其中包括114架战斗机、70架IL-2、29架Pe-2、4架Su-2和13架夜间战斗机。苏军同样夸大了自己的战果，航空兵第8集团军声称击落了187架Bf 109战斗机，而在第4航空队的记录中他们仅损失了62架Bf 109。



1942年5月15日，格拉夫在机场和他的爱机合影，4个月后他的战果就突破了200架



JG 52第**8**中队的三位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从左至右依次为格拉茨中士、拉尔中尉和瓦霍维亚克中士，**1942**年下半年摄于东线南部战场

德军战机可以经常不受干扰地攻击斯大林格勒南部的火车、机场和铁路设施，虽然苏军航空兵第8集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到了447架飞机的补充，但是其数量和质量依然无法与德军抗衡。8月5日，苏军只得将空军力量分散在斯大林格勒的两个司令部内各自为战，然而在8月11日至22日短短十余天时间里，第8空军集团军又损失了152架战机，有鉴于此，虚弱至极的第8空军集团军之后被调往东南前线，而新的斯大林格勒前线则由9月4日才组建完成的空军第16集团军负责。

两个集团军都得到了Yak-1、Yak-7、IL-2和Pe-2等新机型的补充，但绝大部分的空军单位依然严重缺编，例如空军第228对地攻击机师，开战时仅有满编三分之一的实力。德军第8航空军下属的JG 3、JG 52第2大队、JG 52第3大队分遣队和JG 53第1大队此时已经牢牢把握住了天空，后3支部队此时已经装备了新式的Bf 109G-2战斗机。双方战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截至9月1日，第8空军集团军只剩下57架战斗机和32架IL-2可用，而刚刚组建的第16空军集团军在投入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20架飞机，其中的1架Yak-1令格拉夫上尉的总战绩升至150架。9月6日，JG 3联队长威勒克也取得了第100次空战胜利。9月8日，第16空军集团军又损失24架飞机，其中多数被JG 53第1大队击落。

为了确保斯大林格勒上空的制空权，德国空军战斗机拼尽了全力。仅JG 53第1大队就在3周的时间里击落了230架敌机，但是自身也损失了四分之一的飞行员，而整个德国空军此时在斯大林格勒上空仅有约40架战斗机可用。在如此狭小的区域爆发这样高强度的空战实属前所未见，按照击落5架飞机的王牌标准，此时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作战的绝大部分德国战斗机飞行员都已经成为王牌飞行员。9月底，JG 53第1大队离开皮托姆尼克（Pitomnik），返回德国进行必要的休整。该大队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以至于战争结束很多年后它的名字还出现在苏联的很多战争档案中。

JG 53第1大队离开后，JG 52第3大队的格拉夫上尉就成为了人们的关注对象，他在9月26日第一个取得第200次空战胜利，之后和JG 52第3大队分遣队一起被调回德国接受嘉奖和休整。JG 52第3大队分遣队和JG 53第1大队在皮托姆尼克留下的空缺由JG 3第1大队和JG 52第1大队填补。在5周的时间里，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声称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击落近1000架敌机，而苏联空军的实际损失为702架飞机，现在只剩下300架飞机了。到10月初，斯大林格勒上空已几乎看不到苏联飞机的身影。



JG 77联队长，著名的戈洛布少校，**1942**年**8**月**29**日成为第一位击落**150**架敌机的飞行员

8月21日，已经基本夺取制空权的第8航空军开始大规模轰炸斯大林格勒，给该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轰炸持续了数天，但是强度在逐渐降低。8月25日，里希特霍芬亲自飞临斯大林格勒上空视察，他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格勒已经完全被摧毁，没有剩下任何有价值的目标。9月5日至12日，第4航空队共执行作战任务7507架次（日均938架次）。3个月前“蓝色”行动刚开始时，第4航空队在相同的时间

内出动了10750架次（日均1343架次）。出动频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储备物资损耗巨大而补充不足。“蓝色”行动之初，第4航空队的1600架飞机中有超过1150架可用，经过11周无休止的作战行动后，各单位只剩下约950架飞机，仅550架可用。轰炸机部队承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飞机数量从6月份的480架（323架可用）下降到了9月20日的232架（129架可用），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引擎零备件和苏联战斗机的拦截。



1942年**7**月中旬**JG 53**第**1**大队的**Bf 109G-2**战斗机。该大队声称其三周内在顿河上空摧毁了**230**架苏军飞机



1942年秋**SG 1**第**7**中队的一架**Hs 123**对地攻击机。虽然已经过时，德国空军依然将其用于向斯大林格勒前进的战斗中

虽然第4航空队倾尽全力，希特勒也极为渴望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胜利，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还是没有从其他较为平静的战区大规模抽调飞机增援。“蓝色”行动开始时第4航空队拥有东线60%的飞机，到了9月20日则降为仅有东线飞机总数的38%。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和北部战区的德国空军也面临着苏军进攻的威胁，一系列试探性的攻击行动使得它们也处在高度紧张的战备状态，一时难以抽身。

德国空军在苏联南部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而苏联空军的实力则处在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中。由于技术水平不如德国战斗机飞行员，上级要求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尽可能避免与德国战斗机交战，而主要攻击轰炸机和侦察机。根据德国记录，在9月5日至12日，苏联空军在第4航空队广袤的作战区域内仅出动飞机2834架次（日均354架次）。然而在9月16日至25日，这些空军单位出动了4589架次，日均出动增长为458架次。即便如此，德国空军同期出动了9746架次，依然是苏军的两倍。

城区争夺战

第8航空军9月份的主要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城区，只有在地面部队急需空中支援的时候才会破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乏专用夜间导航和轰炸瞄准设备，德国空军几乎不在夜间执行作战任务。虽然在这一阶段伏尔加河的水运对于苏军坚守城区的战斗极为重要，但是德国空军已经无力对其进行有效打击。第4航空队的可出动飞机锐减为516架，其中还有120架是侦察机和水上飞机。尽管如此，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都意识到了打击苏军补给线的重要性。他们将尽可能多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派出，频繁攻击伏尔加河东岸的铁路线、货运平台、码头和河面上的运输船只。



1942年夏JG 52第3大队向高加索进发时使用的一个简陋野战机场，这在东线极为常见



从苏军战线拍摄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摄于10月14日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乘员正在准备出击，背景处的机场位于卡拉奇附近的顿河东岸，距离斯大林格勒不到**80**公里

9月和10月间，由于频繁调兵来协助高加索的德军部队或保护沃罗涅日地区，第8航空军的作战序列不停地变化着，但是基本维持在2—3个轰炸机联队、5—6个俯冲轰炸机大队、3—4个战斗机大队和1个驱逐机大队，虽然它们的出动率已经很低，但还是足以应付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击任务。到了10月，空中战局变得对德军更为有利。里希特霍芬将绝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高加索地区，尽管大部分战斗机大队南下掩护德国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对图阿普谢（Tuapse）的攻击，但苏联空军还是未能在斯大林格勒制造足够的威胁。JG 3第3大队在10月10日

的作战日志中记载道："苏军的空中活动极为稀少，我军牢固地控制住了斯大林格勒上方空域。"至10月20日，第4航空队拥有974架飞机，除去独立作战的罗马尼亚空军飞机，有594架（61%）可用。轰炸机部队的实力有所恢复，可用轰炸机由9月份的129架升至186架。

10月12日至13日，菲比希将大部分单位从高加索地区拉回到位于斯大林格勒周边的基地。它们在14日向该市发起大规模攻击以支援第6集团军，空中的支持对于德军的进攻帮助很大。至11月初，保卢斯的部队已经夺取了市区90%的面积，但是就计划而言战况依然不容乐观。里希特霍芬对德国陆军的表现大为不满，他多次提到陆军在遭受一点损失后就停步不前，与此相反，他对自己的空军部队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出色支援才使得地面部队有所进展。



一架**MiG-3**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上空执行任务。这种飞机拥有极为出色的高空性能，可惜在苏德战争初期缺乏用武之地



1942年**9**月从空中所见的斯大林格勒

11月，斯大林格勒战区的天气开始变坏，这对第4航空队的作战行动起到了不小的干扰作用，同时，地中海战区的糟糕处境也逼迫德军开始调兵救火。11月2日，戈林将挪威的轰炸机部队调往地中海战场，第二天又从所有前线地带抽调兵力。里希特霍芬也被迫提供了所属的3个轰炸机大队（KG 76第1大队和第2、3大队一部），它们的离开很不是时候，苏军的大规模反攻即将展开。10月20日，第4航空队有341架轰炸机（186架可用），一个月后这一数字骤降为139架（仅64架可用）。很快，里希特霍芬就意识到他的航空队已经无法继续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了，他的部队仅剩飞机732架，其中仅有402架还可以在超过700公里长的战线上奔命，这点兵力甚至还不如一个满编的航空军。

空中桥梁

11月19日，斯大林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如前所述，这时的德国空军已经被大幅削弱。苏军将超过1000架的用于反攻的飞机分散在4个大集群内，航空兵第2、第17集团军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突破地段，航空兵第8、第16集团军则位于城市南部的突破地段，空中防御和远程轰炸航空队单独作战。这时的苏联空军不仅在此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飞机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至11月中旬，斯大林格勒地区所有飞机的3/4和战斗机的97%均为最新型号。以第16空军集团军的125架战斗机为例，其中只有9架飞机为过时型号，而所有的103架对地攻击机几乎都是全新的IL-2。



1942年9月26日，JG 52第9中队队长赫尔曼·格拉夫上尉成为第一位取得200次空战胜利的飞行员



1942年9月JG 3联队队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威勒克上尉的Bf 109G-2



JG 3联队队长威勒克少校。他的联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厚厚的积雪严重阻碍了德军运输机的正常起降，极大地影响了空运的效率

虽然苏联空军也遇到了缺乏燃料、弹药和备用引擎零备件等问题，但其飞机的可用率还是比德国空军要高。例如第16空军集团军的343架飞机中有250架（73%）可用，其他几个空军集团军的可用率也与其相似，而对面的第4航空队可出动率已经跌到55%。事实上，斯大林格勒反击战中的苏联空军实力和备战情况远优于卫国战争之前的任何一场战役。

11月19日的恶劣天气使得绝大部分德军飞机无法出动，当天的120架次出击主要由StG 2第1大队完成。第二天，依然糟糕的天气再次阻止了菲比希试图阻止苏军前进的努力，他的部队仅执行了约120架次作战。11月23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胜利会师。至此，德军有超过25万人被围，其中空军人员超过12000人，包括第9高射炮师的大部（11个重型高炮连和19个轻型高炮连）、一些通信单位和地勤人员、JG 3一部和第12、14、16战术侦察机大队。得知这一消息后，里希特霍芬指定第9高射炮师师长皮克特少将负责指挥被围的全部德国空军部队。

11月23日，在得知第6集团军被围的消息后，希特勒打电话询问戈林空中补给是否可以满足部队需求，戈林回答道：“这似乎是可行的。”早期乃至今日的很多研究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专家误以为戈林的胡乱允诺是导致希特勒相信空中补给充足的直接原因。但是其实在那之前希特勒就曾与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商谈过这一事宜。耶顺内克认为既然德军可以为德米扬斯克被围的十万德军提供补给，那么斯大

林格勒应该也可以适用。然而这一结论明显过于草率，首先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达到25万人，需求的补给量远超德米扬斯克包围圈；其次当初德国空军派遣了500架Ju 52运输机以满足每日出动约150架飞机补给德米扬斯克的要求，而在斯大林格勒，德军极为缺乏运输机和轰炸机；最后，德米扬斯克的苏军空军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



一架机头画着KG40联队徽章的He 177轰炸机也被用来执行运输支援任务

对此，身处前线的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他们知道自己手头的运输机已经被大量派往北非战场，空运能力早已今非昔比。里希特霍芬警告了戈林、蔡茨勒（时任陆军总参谋长）和耶顺内克等人，明确指出依靠空中补给支撑住第6集团军的任务无法完成，被围德军应该选择立刻突围。与此同时，在包围圈内部，皮克特少将在德军召开的作战会议中要求部队自行选择突围，然而保卢斯元帅决意遵守元首命令，固守待援。这让皮克特怒不可遏，他说道：“从空中补给一整个集团军？绝不可能！这无法办到，尤其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



在机场跑道上进行铲雪作业的德军空军地勤士兵。可见机场的起降条件之恶劣



遭受德军猛烈轰炸的斯大林格勒

在耶顺内克、戈林和希特勒共同的错误判断和决定下，第6集团军最终被命令死守斯大林格勒，等待解围，第4航空队被迫开始规划对被围德军的补给行动。“天王星”行动开始时，第4航空队的运力不但足够维持空军单位的需求，还可以适当地为陆军提供补给。里希特霍芬的运输机部队包括装备Ju 52的KGzbv 1、172，KGrzbv 50、102、900和装备He 111的KGzbv 5。这些运输机部队一直表现出色，仅在8

月至10月就运输了20173吨航空燃料、9492吨弹药、3731吨装备和2764吨补给到前线各德军机场。它们还为陆军提供了重要帮助，向前线输送了27044人、4614吨燃料、1787吨弹药、73吨后勤补给，撤出了51619名伤员。

不过里希特霍芬却无法将这些运输机单位全部用于支援第6集团军，它们绝大部分依然分散在空军各指挥部从事关键的作战任务。KGzbv 1、5和KGrzbv 50、102负责补给第8航空军，KGzbv 172部署在空军罗斯托夫战区（Luftgau Rostov），KGrzbv 900是第4航空队的直属运输力量，而第4航空军则在自身绝大部分兵力被调走后完全没有了运输机单位。绝大部分运输机部队自“蓝色”行动开始就昼夜不息地运转，它们的消耗甚至更为严重，40%的出动率甚至比作战部队还要低10%。那些同时负责补给空军和陆军单位的运输机部队飞机可用率低到只有30%，例如KGrzbv 900在11月9日拥有41架Ju 52，其中仅12架可用，KGrzbv 50的35架Ju 52也只有13架可用。由于它们各自承担的关键补给任务，里希特霍芬在11月25日只能仅将他的295架运输机中的30架用于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这也更加剧了包围圈内危在旦夕的局势。



斯大林格勒上空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



起飞中的**Ju 52**

为了满足第6集团军日均300吨物资的需求（部队最低作战需求，实际日均需求达到500吨），每天至少需要150架满载的Ju 52降落到包围圈内部的机场。很明显，在恶劣的天气中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运输量，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运输机都可以安全完成运输任务。基于30%至40%的出动率，里希特霍芬至少需要800架Ju 52来实现戈林对补给第6集团军的许诺。然而在这时，整个德国空军也不过只有750架Ju 52飞机，其中超过半数还被投放在了地中海战场。为此戈林开始四处搜刮飞机，包括从轰炸机部队和远程侦察机部队调用兵力。然而从帝国境内到斯大林格勒的距离长达2000公里，这些增援力量直到12月的第一周才基本到达里希特霍芬手中并开始执行补充任务。这一支庞大的运输机部队拥有9个Ju 52大队、2个He 111大队、2个Ju 86大队、1个He 177大队和几个由轰炸机部队组成的运输机大队以及1个由Fw 200、Ju 90和Ju 290等组成的远程飞行队。

如果光从纸面数据上看，这些飞机足以完成运输任务，然而绝大部分大队远未达到满编实力，总计约500架飞机不仅远低于800架的需求，其中的部分机型还被证明不适合进行运输任务。11月26日，里希特霍芬重组了第4航空队，它的作战任务如今变成了全力支援被围德军部队。原塔特辛斯卡亚地区机场指挥官维克多·卡尔甘尼克（Victor Carganico）任空运总指挥官，直隶于第4航空队指挥部。里希特霍芬还下令将飞机按型号部署在不同机场，以减少补给和维护问题。他下令所有的Ju 52大队都在塔特辛斯卡亚机场展开行动，由KGzbv 1联队

队长汉斯·佛斯特（Hans Förster）上校指挥。全部He 111单位部署在莫洛索夫卡机场，由KG 55联队队长恩斯特·库尔（Ernst Kühl）上校指挥。远程轰炸机和侦察机则驻扎在斯大林诺（Stalino）和扎波罗热（Zaporozhye），由威勒斯少校指挥。然而卡尔甘尼克及其下属参谋和指挥官缺乏指挥这种大型空运行动的经验，他们的表现让里希特霍芬感到非常失望。后者在11月29日重新任命菲比希将军为空运总指挥，并让他的第8航空军负责整个空运行动。

正式开始大规模空运行动后德军立刻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1942年冬天的恶劣天气严重干扰了空运行动。暴风雪、雾气和极低的云层让那些最有经验的飞行员都不愿意进行起降作业，而且机场还缺乏加热和清理跑道的设备。包围圈内的6个机场中只有皮托姆尼克适宜进行大规模行动，它甚至还有信号灯跑道等可用于夜间起降行动的设备。其他的机场，除了巴萨格诺（Basargino）机场外基本就是一块裸露的草皮跑道，现在这些被积雪覆盖的简陋机场几乎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KGzbv 1第16中队的一架Ju 52

包围圈内的皮克特将军也在拼尽全力守护这两个主要的机场，他下令防空炮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飞机对机场的攻击。实际上苏联空军在“天王星”行动初期几乎没有太大作为，其大量飞行员都是刚从航校毕业的菜鸟，没有在降雪或雾天这种恶劣天气下飞行的经验。因此他们几乎只在天气晴朗时出动，而且恶劣天气还使得从空中辨认敌我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当苏军突破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后前线地区一片混乱之时。基于上述原因，苏军无法全力支援地面作战，在天王星行

动展开的前四天仅出动飞机1000架次。当然德国空军也会受到天气的干扰，他们同期仅出动了飞机361架次。

然而当苏军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会师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由于确定了主要攻击目标，苏联空军即使在天气不利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大量出动。11月24日至30日，苏联空军单位出动飞机多达5760架次，其中60%是针对包围圈内部德军部队、阵地和机场的攻击。当德军的补给空运在11月25日正式展开后，运输机成为了最受苏军飞行员欢迎的猎物。

虽然许多苏军资料声称在阻止德军空运的行动中击落了大量运输机，然而德军方面却并没有相关的证据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结论。JG 3第3大队的作战日志就揭示了苏联战斗机并未摧毁像许多战史作者声称的那样多的德国运输机，实际上它们对于空运行动的阻碍远不如天气那样大。尽管如此，德军还是需要战斗机为空运行动保驾护航，但是菲比希手下只有极少的战斗机。“蓝色”行动开始时，第4航空队拥有325架Bf 109，其中236架（占总数的73%）可用。而经过5个月无休止的战斗和向地中海战场的调兵后，11月25日第4航空队只有JG 3和JG 52的203架Bf 109，其中125架（61%）可用。更糟糕的是，其中的44架（37架可用）还被用于高加索战场，于是空运行动展开时菲比希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只有不到90架可用战斗机。

包围圈封闭时，皮托姆尼克机场只留下了JG 3第1大队的10—12架战斗机。在戈莫斯（Germeroth）上尉的指挥下，它们可以为两个主要机场和接近机场的运输机提供一定的保护。空运期间，这批战斗机击落了130架敌机，然而它们无力保护远离机场的运输机。从这里到主要运输机基地有200—230公里，运输机在长达50分钟的航程中依然十分危险。于是菲比希还动用了约40架Bf 109G单独执行护航任务，其核心力量为JG 3第3大队。他甚至还出动了ZG 1的一些Bf 110中队进行护航和自由猎杀作战，但是这些笨重的双发驱逐机的护航效果明显不如Bf 109出色。



正在攻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轰炸机

空运行动在11月25日开始时，绝大部分增援运输机还没有到来。30架Ju 52每天只能携带75吨补给，远低于空军许诺的300吨和陆军实际需要的500吨。由于陆军答应先消耗掉剩余的食物并吃掉10000匹军马，这时运输的物资不包括食物而主要是燃料。皮克特的地勤人员共卸下了36立方米燃料和28吨弹药，然而保卢斯的部队每日要消耗6倍于其的弹药。它们还带走了330名受伤的士兵。11月剩余的日子几乎就是这样度过的，11月26日至30日共运载191立方米燃料、108吨弹药和4吨其他物资，总计约300吨。最好的一天是30日，Ju 52和He 111共运输了129吨补给品，包括69立方米燃料和35吨弹药，而最糟的27日由于极端恶劣的天气，运输队只携带28吨燃料（没有弹药）空运进了包围圈。

为了救援被围困的第6集团军，曼施泰因开始准备代号为“冬季风暴”的作战行动。然而对于此次作战，第8航空军因为实力有限，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空中支援，其主要任务依然是维系空中补给线的正常运行，为此它已经动用了绝大部分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但是考虑到曼施泰因的攻击对第6集团军的生死至关重要，里希特霍芬元帅还是打算尽全力提供援助。然而这一尝试被他那不称职的参谋长罗登上校给毁了，罗登不仅缺乏判断形势的能力，还与周围的同事关系极为紧张。但就是这样一位能力低下的参谋长，却在这一位置上一直待到1943年

2月才被打发到北方的第1航空队。无可奈何之下里希特霍芬不得不亲自接管他的业务，制定支援作战的计划。KG 51、KG 55、KG 100第1大队和KG 27第2大队将在行动展开时负责攻击包围圈外的苏军部队，JG 52第2大队在此期间则负责为这些轰炸机护航并伺机打压苏军飞行部队。虽然菲比希将军不希望宝贵的He 111被用于对地支援的轰炸作战之中，但他还是痛苦地意识到支援曼施泰因的攻击将是救出第6集团军的唯一机会。

普夫卢格拜尔的第4航空军将主要负责支援第4装甲集团军向包围圈的挺进，他的部队现在的实力只有6月份时的三分之一。虽然从纸面上来看它还拥有2个“斯图卡”联队、1个对地攻击机联队和1个驱逐机联队，但是它们的出动率大多低于50%，总计的可用Ju 87、Bf 109、Bf 110数量不到200架。虽然飞机数量远远不足，但是德军飞行员拥有作战经验丰富的优势。像JG 3这样的顶尖战斗机部队总是能以极小的损失击落相当数量的敌机，例如12月8日它就在掩护StG 2的任务中击落了多达32架的苏军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而自身损失相当轻微。总体来说，在11月的最后一周和12月的前两周时间里，德军摧毁的敌机是自身损失数量的三倍。



一架在斯大林格勒上空被击落迫降的**Ju 88**。随着苏军空军实力的增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国飞机成为苏军飞行员座舱边的万字章



一架在塔钦斯卡亚降落失败的运输机，幸运的是机组成员均侥幸逃脱

最近一段时间空运状况一直没有起色是里希特霍芬另一个头痛的问题，虽然菲比希、皮克特等人拼尽全力试图维持空中补给线，但形势依然极为严峻。12月1日至9日，他们的运输机部队仅设法向包围圈内输送了1055吨物资，日均运输量仅为117吨。完成了运输指标的仅有7日一天，当天共运送物资362吨。3日和9日的恶劣天气则使得没有一架飞机可以在包围圈内降落。12月10日至12日，“冬季风暴”行动开始。这时的天气状况略有好转，空中活动稍微增加，然而这三天的日均运输量也不过是180吨。第6集团军的食物补给状况已经极为糟糕了，保卢斯知道如果曼施泰因的解围行动失败，他的部队将无法继续在斯大林格勒坚守下去。

12月12日，第57装甲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发。这一天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也是个好日子，负责支援霍特装甲部队的空军单位仅遭遇微弱而无组织的苏联空军抵抗。德军以6架左右飞机的损失，摧毁苏军战机54架，其中25架摧毁在地面上。当然这样的战果也是有代价的，由于被调走了许多He 111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菲比希的运输机部队这天仅向第6集团军运输了80吨补给物资。在里希特霍芬的亲自指挥下，德国空军在13日继续提供较有力的支援。然而在14日，“非常可怕的天气”中止了整个区域的所有空中活动，遭受影响的除了第4航空军外，还有负责运输任务的第8航空军以及苏联空军。

空运行动的破产

12月16日，“小土星”战役正式打响，意大利第8集团军一触即溃。空军最高统帅部立刻下令里希特霍芬将KG 27和KG 51从顿河集团军群战区调往顿河中游，里希特霍芬对此感到十分失望，通过电话告诉耶顺内克这意味着自己失去了支援霍特所部飞机总数的三分之一。情况越来越糟糕，霍特的装甲部队在上库姆斯基卷入了激烈的战斗，他们打通苏军包围圈，与第6集团军会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2月19日，曼施泰因再次向最高统帅部及希特勒本人发出严重警告和请求：第6集团军必须马上突围，不惜一切代价向霍特所部靠拢。



一架从挪威的**KG 40**调来充当运输机的**Fw 200 C-3**。它已经在运输行动中损毁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这一建议，他继续调兵加强霍特的部队，试图继续解围，增援力量就包括位于高加索的大名鼎鼎的党卫军维京师。此外，最高统帅部还要求菲比希向第6集团军运输4000吨燃料和1800吨给养，这种不切实际的任务让他大为震惊。菲比希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要求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确实，在之前的4天中他的运输机部队共运送了物资581吨，但是日均不过145吨而已，以这个速度要完成上级要求的运输量至少需要40天，这还不考虑苏联冬季变化多端的天气。与此同时，在20日，苏军已经完全突破了意大利军的防线，向南逼近了菲比希在顿涅茨和奇尔河之间的几个重要的空军基地。

形势迅速恶化，12月21日，苏军第24坦克军的先锋距离塔特辛斯卡亚仅有20公里，苏联的道格拉斯“波士顿”轰炸机也开始轰炸莫洛索夫卡。菲比希立刻下令各单位准备疏散撤退，他要求下属保持高度警

戒，随时做好撤离准备。12月24日凌晨2时，里希特霍芬从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上校口中接到消息，元首决定向菲比希将军授予橡叶饰，以嘉奖其对第8航空军的出色领导。然而就在当夜的3时30分，苏军的炮兵就已经向机场开火了，之后紧随而至的T-34坦克轻松突破了德军薄弱的防线。一发坦克炮弹击中了机场的通讯中心，炸毁了所有的通讯设备。猛烈的炮火和坦克火力摧毁了数架停放在跑道上的运输机，其他的飞机立刻紧急起飞。菲比希看到这一混乱情势后也立刻和他手下的高级指挥官登上基地最后一架完整无损的Ju 52撤离，最终他们离开了这里。这很幸运，尤其是飞机的1台发动机还发生了故障。在这样的情况下，飞机的损失数量还算可以接受，菲比希手中130架可用Ju 52中的108架和40架可用Ju 86中的16架完成起飞、分散，并降落在其他机场上。这样他损失了塔特辛斯卡亚机场上170架可用飞机中的46架（27%），这对于日益衰微的第8航空军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失去塔特辛斯卡亚机场之前的五天里，德国运输机部队在付出巨大努力后作出了自空运开始以来最出色的表现。它们在这五天里运输物资1077吨，日均215吨。然而在24日苏军地面部队肆虐塔奇尼斯卡亚后，没有任何补给能够进入包围圈。在此期间，由于德军匆忙将Ju 52撤散到不同的机场（最终的落脚点是萨利斯克），使得它们无法执行任何运输任务，与此同时莫洛索夫卡的坏天气也阻止了运输机的活动。当地的He 111单位远比在塔特辛斯卡亚机场的同行幸运，得知苏军占领塔特辛斯卡亚机场后，老道的轰炸机指挥官库尔上校立刻下令将所有飞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在消除苏军对莫洛索夫卡的威胁后，绝大部分He 111于12月26日返回了原基地。



一架从航校调来的**Ju 52**运输机正在卸下运载物资

虽然He 111轰炸机损失甚微，Ju 52运输机大队却遭遇了难题，从萨利斯克出发到包围圈的距离比从塔特辛斯卡亚出发要远120公里以上。这不仅使得飞机在飞行途中更容易遭到苏军的拦截，还使得飞行员每天可以出动的次数减少。此外，萨利斯克机场占地面积太小，总是过于拥挤，而且缺乏良好的各型设备。这些问题再加上日渐糟糕的天气，导致菲比希的运输机部队在圣诞节只能携带7吨物资进入包围圈，此后几天的空运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6日78吨，27日127吨，28日35吨，29日124吨，30日224吨；直到31日才终于达到了310吨的空运量。这样在1942年的最后一周，保卢斯的部队平均每天只能接受物资补给129吨。

空运完后的运输机也不能“空腹而归”，单是1942年的最后一周它们就撤走了至少4120名伤病员，这样自空运开始以来已经撤出各类人员18410人。除此以外，运输机部队至12月31日还带出了多达15吨的信件，基本都是包围圈内的士兵寄给自己所爱的人的信物。然而这和寄入包围圈的信件相比还是少的，同期被围德军收到了73吨的邮件，平均每天有2吨的信件从本土送入包围圈。也正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使得第6集团军的几十万将士能够坚持到最后关头。对私人物件的运输虽然占用了运输机的大量宝贵空间和时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也使得被围德军能够坚持继续作战。

12月28日，霍特在巨大的压力下命令第57装甲军撤退。唯一的好消

息是德军在当天夺回了至关重要的塔特辛斯卡亚机场。然而就在塔特辛斯卡亚投入使用之前，苏军再次向这里和莫洛索夫卡机场发起了猛烈攻击。12月31日，霍利德将军下令放弃这两个机场，开始撤退。菲比希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惊，他意识到空运行动已经彻底失败，距离第6集团军毁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2月28日至1月4日，菲比希损失了62架Ju 52，其中15架失踪，24架全毁，剩余的由于损坏严重而被迫退出战斗进行大修。其中，天气原因造成了约50%的损失，苏军防空炮和飞机造成了剩余的损失。那些部署在运输机航线上的苏军防空炮对空运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现在距离包围圈内第6集团军的距离更为遥远，可以选择的绕行路线已经所剩无几，德机被迫选择了一条笔直的航线。这让苏军很快就摸清了德军飞机的常用路线，即使在能见度不佳的情况下高射炮也可以给来往德军造成不小的损失。苏军战斗机的活动也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变得更为活跃，苏联空军司令部将围绕第6集团军的圆环划分为五个拦截区域，每个区域都部署有专门的空战部队。但是，虽然进行了一些战术和组织上的优化，苏联空军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切断德军的空中补给线，只是迫使德机从之前的大型编队改为使用小机群飞入包围圈。在包围圈外部，苏军飞机则持续攻击了德军位于萨利斯克和新切尔卡斯克等地的机场。在德国空军重点布防的防空火力干扰下，它们实际未能给空运行动带来太大影响，这些行动只是起到了一定的骚扰作用而已。



卸载油料的**Ju 52**运输机

1月16日，德国空军指挥官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苏军攻陷了皮托姆尼克机场。尽管在1月初失去塔特辛斯卡亚和莫洛索夫卡对空军而言影响也十分巨大，但还未到致命的地步，失去皮托姆尼克则是致命一击。1月12日，皮克特将军接到命令，离开包围圈前往里希特霍芬和曼施泰因位于塔甘罗格的指挥部，详细汇报空运的情况，之后他还接受了由里希特霍芬亲自授予的骑士十字勋章。第二天他又与菲比希会面并再次描述了第6集团军的境遇，在那之后皮克特将军表现出了一名优秀指挥官应有的责任与气概——他要求返回包围圈继续战斗下

去，与手下将士共存亡。里希特霍芬竭力挽留他，直到15日才不得已放行这位意志坚定的指挥官，但是皮克特在16日凌晨1时飞临皮托姆尼克上空时便发现地面已经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由于燃料不足，He 111飞行员决定带着他掉头返回新切尔卡斯克，降落后不久将军才知道苏军在15日向皮托姆尼克机场发起进攻并在第二天凌晨攻破了所有德军阵地，少量战斗机和战术侦察机已经在他试图降落的同时撤离了机场。绝大多数位于皮托姆尼克的战斗机和侦察机及时逃离，降落在包围圈内的古姆拉克（Gumrak）机场。这个机场的跑道状况极为糟糕，超过半数的飞机在降落的过程中侧翻并坠毁。

皮托姆尼克沦陷后，里希特霍芬立刻下令德国空军修复古姆拉克机场，以让空运行动尽快恢复正常。实际上他早在数周前就已经要求修复并扩建古姆拉克机场，但是第6集团军以人手和资源不足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不过更可能的原因是第6集团军的指挥部就位于古姆拉克，此外该地还有医院、后勤补给设施和2个军的军部，所以他们不希望这里吸引苏军的注意力。现在第6集团军为当初的草率付出了代价，由于跑道无法使用，Ju 52运输机被迫暂时使用降落伞空投补给物资。这样的补给效率极为低下，因为空投不准，很多物资最终反而被苏军获得，且这种空投方式局限性太大，很多种类的物资补给无法凭此送入包围圈内。古姆拉克的糟糕跑道倒是没有影响到He 111，有10架轰炸机就在1月16日皮托姆尼克机场失守后降落在这里。但是它们的运输量少得可怜，仅送入13吨物资（其中9吨是口粮）并带走62名伤员。接下来几天它们的表现稍有起色，例如在19日运输了约32吨物资，几乎全部是口粮。

很快，德军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高加索北部德军A集团军群已经开始撤离，位于萨利斯克的Ju 52运输机主基地被迫开始疏散撤离。里希特霍芬在15日正式下达了撤离命令，飞机在16日飞离萨利斯克并降落在新近完工的兹韦列沃（Zverevo）基地。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型空运基地，兹韦列沃的设备却十分简陋，所有的维护工作都要在露天完成。同样也在1月16日，米尔希元帅到达了处于绝望境地的斯大林格勒战区。希特勒决定让米尔希接手空运指挥行动，这令里希特霍芬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元首不信赖他本人和菲比希的能力，于是立刻打电话给耶顺内克要求得到合理的解释。耶顺内克安慰里希特霍芬说这只不过是希特勒希望进行对第6集团军解围的最后尝试，但是这显然无法让里希特霍芬满意。菲比希也对米尔希接手空运行动相当不满，认为这位长期居于空军总部机关的元帅既没有丰富的一线指挥经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局势。



KGzbv 1第15中队的一架Ju 52运输机，已经进行了冬季伪装涂装

1943年1月上旬的空运行动确实已经面临绝境，总计仅有2325吨补给物资到达被围部队手中，平均每日仅有145吨。同期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已经竭尽全力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相继失去了塔特辛斯卡亚、莫洛索夫卡、皮托姆尼克和萨利斯克等重要空运基地，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米尔希的到来不会给步入绝境的空运行动带来任何改善。

很快，里希特霍芬就发现米尔希根本没有完全了解现在的局势，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米尔希对于技术和战术层面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使得他对于现状甚至还较为乐观。在进一步熟悉战局后，米尔希惊讶地发现运输机部队的可出动率已经降到约20%。第4航空队现在拥有140架Ju 52，其中只有42架可用。这些飞机中有27架在转移到兹韦列沃的途中，它们到达那里以后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维护保养，然后才可以继续使用，因而暂时无法执行空运任务，所以实际上只有15架（只占总数的11%）飞机可以正常进行补给作业。140架He 111中仅41%可用，29架Fw 200中居然只有1架可用。



KGrzbv 102的一架运输机，在**1942**年**12**月底的一次空运补给行动中被苏军战斗机击伤

这位新任空运总指挥官决定亲自前往主要补给基地视察一下，他在17日驱车前往塔甘罗格机场。由于地面雾气太重，他的汽车在铁道上与一辆火车相撞。米尔希在这次事故中受伤不轻，然而他在恢复意识后坚定地拒绝了医生提出的继续治疗的建议，前往里希特霍芬的指挥列车，继续指挥空运行动。很快，米尔希通过电话与菲比希取得了联系，并开始商讨接下来的行动计划，然而局势在此时更加恶化了。苏军空军向位于兹韦列沃的Ju 52基地进行了多次轰炸行动，9架飞机在跑道上烧毁，另有12架受损，结果就是只剩下12架Ju 52可用了。另外菲比希还告诉他，古姆拉克机场附近的陆军防线也已经被突破，苏军前锋距离机场已经只有两公里远了。

在彻底了解了前线的一切后，米尔希确认元首完全不了解第6集团军的快速崩溃和维持空运补给的巨大困难。因此他在1月18日派遣皮克特少将飞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营，当面向希特勒和戈林作出详尽的局势汇报。然而皮克特好不容易来到拉斯滕堡后却被告知由于前线战局变化迅速，他的报告已经失去意义而不必进行了。皮克特愤怒地返回了第4航空队指挥部，米尔希也只能是尽力安慰他并调任他指挥塔曼半岛上的所有防空炮部队。因为保卢斯的部队即将毁灭，那里很快就会成为东线的下一个主战地带。



KGrzbv 102的一架Ju 52运输机，摄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希特勒拒绝听取皮克特的报告并不代表他已经听不进任何关于局势恶化的言论，实际上皮克特少将作为区区一个高射炮师师长，对希特勒的认识和判断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元首真正想听到的是来自集团军级别将领的汇报。他特别信赖且看重的人是仍在包围圈内坚持作战的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将军，于是在1月18日要求米尔希用一架He 111将胡贝及其参谋部成员运出口袋。胡贝离开包围圈后立刻飞赴狼穴告诉元首，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部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德国空军的空运行动已经失败。虽然古姆拉克机场早在三天前就已经扩建整改，适合降落作业，但是只有极少数的飞机尝试降落。绝大部分飞机只是简单地空投下携带的物资，这种补给方式的效果十分糟糕，货物飘降分散在一片广阔的区域，约有25%无法找到，而且回收到的物资很多也已被摔坏而无法使用。

Ju 52各大队的出勤率也进一步恶化，那些He 111部队大部分已在东线服役很久，习惯了苏联糟糕的天气并学会了如何在寒冷的天气下启动引擎。但是许多Ju 52单位近期刚刚从本土境内、西线和巴尔干地区来到苏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如何在零下的温度下保持飞机正常运作。因此在1月20日，米尔希下令从德国空军位于雷赫林（Rechlin）的测试与研发基地调来50名Ju 52维护专家，监督和协助地勤人员的工作。这些专家到来后很快发现只有极少数飞机采用了正确的冷启动步骤，地勤人员似乎也不打算听从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正。万般无奈之下，米尔希只得下令将所有不按照指定步骤启动飞机的人送上军事法庭。尽管如此，许多单位或许是因为嫌麻烦，或许是因为不会操作（尤其是那些自二线单位调来的部队），依然没有使用引擎启动专

用油。采用正确的方法后运输机的出动率只是从20%提高到了30%，这对于他们所要执行的空运任务而言依然太低。

由于早在1月21日就意识到了古姆拉克朝不保夕，德军已经开始准备修复和建设包围圈内的斯大林格勒斯基（Stalingradskiy）机场。1月22日下午，第6集团军宣布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可用，然而当天尝试在这里着陆的He 111中有6架因为跑道上的积雪和炸弹坑而发生事故摔毁。同一天苏军从西南方向开始对包围圈发起最后的总攻，保卢斯那支精疲力竭、气若游丝的部队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第二天德军就相继失去了古姆拉克机场和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这对于保卢斯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已经完全被孤立，除了空投下来的少量物资外已得不到任何援助。在夺取了两座机场后，士气高涨的苏军将德军残余部队进一步分割为两个小部分。第11军在北部口袋，第14装甲军和第4、8、51军则被包进了较大的南部口袋。

1月16日至23日连续失去皮托姆尼克、古姆拉克和斯大林格勒斯基三个关键机场使得运输机再也不可能降落在包围圈内了，以后的补给行动将完全依赖于空投。尽管受到保卢斯等人对空军的无理指责，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等空军前线将领依然坚持着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行动。包围圈内部的空军资深军官弗莱登菲尔德（Freudenfeld）少校自发组织人员修建合适的空投地点，他的那支小型施工队冒着极大的炮击和轰炸危险，于1月25日晚在南部被围口袋内修起了一个空投场。接着弗莱登菲尔德又在28日顶着同样的压力筑建了北方包围圈的空投场。菲比希为他的英勇行为感到十分高兴，并立刻推荐其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米尔希对此表示同意并即刻批准了推荐。

尽管第4航空队上至指挥官，下至最普通的地勤小兵，都对空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空运行动的成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从米尔希元帅来到前线的1月16日到28日，第8航空军的运输机部队共带入或空投物资仅790吨，平均每日只有可怜的60.75吨。1月26日，苏军切断了连接两个包围圈的狭窄走廊，第6集团军的毁灭正在加速进行中。考虑到已经几乎没有剩下多少重武器，保卢斯要求德国空军不再继续运输弹药，仅仅空投食物。

接下来两天，苏军的攻击使得包围圈继续缩小，米尔希在1月30日下令只继续补给北部包围圈，因为他认为离南部德军的崩溃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1月31日中午，保卢斯宣布向苏军投降。但是他的投降并不代表空运行动的结束，北部包围圈的卡尔·斯特雷克（Karl Strecker）上将严令第11军的残部继续战斗下去，当晚85架运输机向北方包围圈投入了最后一批总计74吨的补给物资。2月1日，第11军最终也被歼灭，次日德国空军的运输机飞抵德军防区时在空中已经无

法辨认出包围圈的轮廓。当天，德国根据苏联公布的新闻和空军的空中观察报告，证实第6集团军终于被完全消灭了。



一架**Ju 290A-1**，摄于**1942**年末



运送伤员的容克大婶

从1942年11月24日到1943年2月2日，经过71个白昼黑夜，德国空军向被围德军提供补给物资总计8350.7吨，平均每天117.6吨，撤离了30000名伤员。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166架运输机损

毁，108架失踪，214架因重伤而报废，这488架运输机的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这些飞机总数相当于5个运输机联队或1个完整的航空军。这其中Ju 52飞机损失266架，占德军该型飞机总数的三分之一；He 111损失165架；其他的损失包括42架Ju 86、9架Fw 200、5架He 177和1架Ju 290。约1000名空勤人员丧生，其中包括很多老资格的运输机、轰炸机、侦察机和教练机飞行员。

总结

当“蓝色”行动在1942年6月开始时，东线的德国空军共拥有2644架飞机，其中1610架（61%）属于第4航空队。该航空队的飞机可用率达到71%，这在东线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至1943年1月31日，东线全线仅剩1657架飞机（除去运输机），里希特霍芬的第4航空队只有624架（37%）。由于恶劣的天气和频繁调换、撤离机场的缘故，第4航空队的飞机可用率极低，1月31日的可用飞机只有240架，这意味着飞机的可用率从7个月前的71%跌到了38%。

由于数量众多的运输机被派往第4航空队用于空运行动，该航空队现在拥有多达477架飞机组成的庞大运输机队。但是就如前文所说的一样，这些运输机的可用率甚至比作战飞行部队还要低，在1月31日只有30%的146架运输机可用。那些被用作空运任务的轰炸机部队遭受的损失极为严重，例如KG55的52架He 111中只有12架（23%）可用，KG 27的66架He 111中只有18架（27%）可用。

接到保卢斯投降的消息后，米尔希立刻下令终止对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一切空运行动，他将所有的He 111和Fw 200交给里希特霍芬。后者立刻把它们送往位于克里米亚、塔甘罗格和马里乌波尔等地的设施更为齐全的基地，菲比希将军也将他的新指挥部设立在了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准备开始另一个艰巨的任务——支援第17集团军撤退。就在菲比希忙于新的运输支援任务的同时，里希特霍芬则在继续重组他那破破烂烂的第4航空队。他首先着手整备普夫卢格拜尔的第4航空军，随后该军将主要支援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部向顿河下游撤退的行动。

还在第6集团军覆灭前的1月27日，里希特霍芬将德斯洛赫的德国空军驻高加索航空大队（Luftwaffengruppe Kaukasus）更名为德国空军驻库班航空大队（Luftwaffengruppe Kuban）。这时的德军正在逐渐从高加索前线脱身并缓慢撤往塔曼半岛，这一名称更加适合反映该部的主要战场。曼克（Mahnke）的顿涅茨航空师（Fliegerdivision

Donez）是第4航空队的另外一个直属指挥部，里希特霍芬在2月初将它从沙克斯（Shakhti）转移到地理条件更好的戈尔罗夫卡（Gorlovka，位于斯大林诺附近）机场，随后交给第4航空军管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于2月2日完全结束后，里希特霍芬立刻将包括轰炸机部队在内的残破航空部队从前线撤往西边更为安全的地方进行休整。他首先将运输机转移到位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的基地，随后又将数月前从普夫卢格拜尔手中借来的一些单位归还给了第4航空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后，这些部队的出动率开始提升，士气和斗志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



匆忙准备撤退的伤员们

不过短短几天之后，就在2月12日，希特勒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为了尽可能地完成空中支援任务，高层又将一个全新的指挥部——科尔滕的德国空军顿河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Don）编入第4航空军。该指挥部自1942年7月底组建以来就一直作为一支独立部队负责支援陆军在哈尔科夫东北方的战斗。完成以上调整后德国空军顿河指挥部将接管第4航空队的北方作战区域，第4航空军则主要在南线中部地区行动，其下属的顿涅茨航空师将在更南部作战。

2月20日，曼施泰因向鲁莽冒进的苏军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行动，苏军遭遇惨败，于3月15日再次丢失哈尔科夫，三天后又失去了别尔哥罗德。然而各种关于该战役的书籍和回忆录均极少提及德国空军的作

为，实际上它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里希特霍芬出动了除第8航空军外的所有空军部队，顿涅茨航空师负责支援霍利德集群，曼克的航空师在普夫卢格拜尔的指挥下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第4航空军作为主力承担了绝大部分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有效支援了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反击和推进。科尔滕的德国空军顿河指挥部如今也重新更名为第1航空军，他的支援对象主要是肯普夫战役集群。

第4航空队的各个指挥部在哈尔科夫反击战中均表现极为出色。战役开始时第4航空队拥有的飞机数量已经增长为928架，比1月底多出了超过300架，总计493架（54%）飞机可用，可用率在三周内已经提高了16%。这些数据甚至还不包括科尔滕将军的部队，他为第4航空队增添了另外198架可用飞机（总共拥有飞机314架）。第4航空队的恢复速度确实十分惊人，1月时平均每天还仅能出动约350架次飞机，而到了反击战期间已经提高到日均出动1000架次。与此同时，菲比希的空运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足够数量的战斗机的保护下，运输机部队从西北高加索地区不断将第17集团军运往克里米亚和乌克兰，至2月28日已经转移人员超过5万，平均每天撤离约2000人；每日向库班桥头堡内送入的燃料、弹药和口粮多达500吨，这个空运量甚至已经足以维持当初被围的第6集团军的作战。运输机部队甚至可以在某些日子里运输多达700吨的物资并撤走5000人，这对于他们而言着实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附录

附录一　参战部队序列

苏军参战部队序列（**1942**年**12**月**15**日）

第51集团军

司令：特鲁法诺夫少将

政治委员：舍米昂科上校

参谋长：库兹涅佐夫上校

步兵第38师（萨菲乌林上校）

步兵第91师（加里宁少将）

步兵第126师（罗曼诺夫上校）

步兵第302师（马卡尔丘克上校）

第76筑垒地域 [1]

骑兵第4军：

军长：沙普金中将

政治委员：斯潘捷年科

参谋长：舍夫丘中校

骑兵第61师（斯塔文科夫上校）

骑兵第81师（鲍姆施泰因上校，12月14日起为斯科罗霍德上校）

坦克第85旅

反坦克第149团

机械化第4军：

军长：沃利斯基坦克兵少将

政治委员：安德烈耶夫

参谋长：博施库斯上校

机械化第36旅

机械化第59旅

机械化第60旅

独立坦克第55团

独立坦克第158团

独立歼击炮兵20旅

步兵第1378团

喷火坦克第235旅

独立坦克第234团

坦克第13军：

军长：塔纳希申坦克兵少将

政治委员：比切罗夫上校

参谋长：日丹诺夫上校

机械化第17旅

机械化第62旅

坦克第13旅

近卫榴弹炮85团

加农炮1105团

反坦克歼击炮兵491、492、665、1246团

迫击炮125团

近卫火箭炮80、90团

近卫独立火箭炮334营

独立工程兵205、213、275营

近卫第**2**集团军 [2]

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中将

参谋长：比柳佐夫少校

政治委员：拉林少将

近卫步兵第1军：

军长：米桑少将

政治委员：古里多夫上校 [3]

参谋长：洛科洛夫斯基上校

近卫步兵第24师（科舍沃伊少将）

近卫步兵第33师（乌特文科上校）

步兵第98师（谢廖金上校）

近卫步兵第13军：

军长：昌奇巴泽少将

政治委员：帕夫罗夫上校

参谋长：安季平上校

近卫步兵第3师（察里科夫少将）

近卫步兵第49师（波德希瓦伊洛夫少将）

步兵第387师（马卡利耶夫上校）

步兵第87师（埃霍欣中校）

近卫机械化第2军：

军长：斯维里多夫少将

政治委员：西古诺夫上校

参谋长：克里斯拉夫斯基上校

机械化第4旅

机械化第5旅

机械化第6旅

坦克第21团

近卫坦克21团

炮兵第117团

火箭炮第408营

机械化第6军[4]：

军长：波格丹诺夫坦克兵少将

政治委员：谢苗诺夫

参谋长：沙巴罗夫坦克兵少将

坦克第7军（近卫坦克第3军）：

军长：罗特米斯特洛夫少将

政治委员：沙堪洛夫上校

参谋长：巴斯卡科夫上校

近卫坦克第3旅

近卫坦克第62旅

近卫坦克第87旅

摩步第7旅

集团军直属炮兵、工兵部队：

加农炮506团、1095团

反坦克兵435团

独立工兵355营

独立工兵742营

罗马尼亚军参战部队序列（**12**月**22**日）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

波佩斯库·杜米特鲁集群：

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

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

第7龙骑兵团

第8龙骑兵团

第2马拉炮兵团

罗马尼亚第7军：

第7摩托化炮兵团

第57工兵营（2个连）

第57侦察营（2个中队）

第93步兵团部分

第1炮兵团（隶属于罗马尼亚第6军）

罗马尼亚第4师：

第5步兵团

第20步兵团

第21步兵团

第4轻装营

工兵营

第2炮兵团

第10炮兵团

罗马尼亚第1师：

85步兵团

93步兵团

第5来复枪团

第1炮兵团

第3炮兵团

第10“克勒拉希”骑兵团

罗马尼亚第6军：

第26步兵团

第21步兵团

第243突击炮营（2个连）

罗马尼亚第2师：

第1步兵团

第26步兵团

第31步兵团

第9炮兵团

第14炮兵团

第1“克勒拉希”骑兵团（1个中队）

罗马尼亚第18师：

第18轻装营

第92步兵团2营

第1步兵团机枪营

第5列兵团机枪营

第31步兵团机枪营

第18重型迫击炮连

第18重型反坦克炮连

德军参战部队序列

顿河集团军群

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元帅

参谋长：舒尔茨上校

第4装甲集团军：

指挥官：赫尔曼·霍特上将

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弗朗格霍尔

第312炮兵指挥部

第203突击炮连

第651工兵营

第57装甲军：

指挥官：弗雷德里希·基希纳装甲兵将军

参谋长：雷格勒（Lagler）上校

第121炮兵指挥部

第2/40重型野战榴弹炮营（12*150毫米）

第884重型野战榴弹炮营（12*150毫米）

第602混成炮营（8*150毫米、4*100毫米K18）

第46重型野战榴弹炮营5连（4*150毫米）

第228突击炮营

第54火箭炮团

第457通信营

第457通信分队

第457宪兵分队

第7高炮团（隶属于第15空军野战师）

第54火箭炮团：

第1摩托化营（6*150火箭发射器，1*37毫米反坦克炮）

第2摩托化营（6*150火箭发射器，1*37毫米反坦克炮）

第3摩托化营（6*150火箭发射器，1*37毫米反坦克炮）

第1工兵教导营

K13舟桥分队

K16舟桥分队

第15空军野战师支队：

第7高射炮团

第96轻型高炮营

第861轻型高炮营

教导高炮团2营

第241高炮团2营

第25高炮团1营

第61高炮团1营

第23装甲师：

指挥官：汉斯·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中将

第201装甲团

第126装甲掷弹兵团1营（SPW营）

第128装甲掷弹兵团

第128装甲炮兵团

第23摩托化营

第128装甲歼击营

第128装甲通信营

第51装甲工兵营

第6装甲师：

指挥官：埃哈德·劳斯少将

第11装甲团

第4装甲掷弹兵团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

第76装甲炮兵团

第6装甲侦察营

第41装甲歼击营

第57装甲工兵营

第82装甲通信营

第76防空营

第17装甲师：

指挥官：弗莱德林·冯·森格尔·埃特林少将

第39装甲团

第40装甲掷弹兵团

第63装甲掷弹兵团

第27装甲炮兵团

第17装甲侦察营

第27装甲歼击营

第27装甲工兵营

第27装甲通信营

第297装甲防空营

第6装甲师指挥官（1942年12月12日）

师长：埃哈德·劳斯（Erhard Raus）少将

首席参谋（Ia）：冯·凯瑟尔（von Kessel）中校

后勤参谋（Ib）：施莱伯（Schreiber）上尉

情报参谋（Ic）：埃德曼（Erdmann）（博士）上尉

传令官（OI）：穆勒（Muller）中尉

副官（IIa）：波赫（Poche）上尉

第11装甲团：冯·许纳斯多夫（Walther von Hünersdorf）上校

第1营：洛维（lower）少校

第1连：霍夫达尔上尉

第2连：哈根迈斯特（Hagenmeister）上尉

第3连：沙佛尔（Scharfe）中尉

第4连：维尔斯（Wils）中尉

第2营：贝克（Bake）（博士）少校

第5连：桑德（Sander）中尉

第6连：沙伊贝特（Scheibert）中尉

第7连：格里克（Gericke）中尉

第8连：朗钦格（Ranzinger）中尉

第76装甲炮兵团：冯·格伦德赫尔（von Grundherr）上校

第1轻型榴弹炮营：休斯少校

第1连：绍尔伯恩（Sauerborn）中尉

第2连：贝林（Bering）上尉

第3连：杨（Jahn）上尉

第2轻型榴弹炮营：布莱赫（Blecher）上尉

第4连：寇斯特（Kost）中尉

第5连：哈克（Hake）上尉

第6连：诺伊豪斯（Neuhaus）中尉

第3中型榴弹炮营：格拉夫（Graf）少校

第7连：格林（Grimm）中尉

第8连：霍泽尔（Holzer）上尉

第9连：普雷歇（Plecher）中尉

第4装甲掷弹兵团：乌尔莱茵（Unrein）中校

第1营（摩托化）：雷姆林格（Remlinger）上尉

第1连：弗洛里希（Frolich）中尉

第2连：道尼尔（Donner）中尉

第3连：弗朗茨·格拉夫·霍恩斯布洛西（Franz Graf Honsbroch）中尉

第4连：哈赫曼（Hachmann）中尉

第2营（摩托化）：克莱斯（Kreis）上尉

第5连：贝克（Bake）中尉

第6连：莱玛尔（Reimaer）中尉

第7连：赫维希（Herwig）中尉

第8连：穆勒（Muller）中尉

第9连：约根斯迈尔（Jurgensmeyer）上尉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赫尔穆特·佐伦科夫（Helmut Zollenkopf）上校

第1营（摩托化）：豪席尔德（Hauschild）上尉

第1连：哈特曼尼（Hertmanni）中尉

第2连：荣格（Jung）中尉

第3连：弗朗茨·格拉夫·霍恩斯布洛西（Franz Graf Honsbroch）中尉

第4连：克莱曼（Kleinmann）中尉

第2营（SPW）：库佩尔（Kuper）上尉

第5连：科赫（Koch）中尉

第6连：沙佛尔（Schafer）中尉

第7连：隆博克（Ronmbke）中尉

第8连：拉祖怀特（Radzuweit）中尉

第9连：瓦尔布拉赫特（Vallbracht）中尉

第41坦克歼击营：内克瑙尔（Neckenauer）上尉

第1连：杜尔班（Durban）中尉

第2连：施旺（Schon）中尉

第3连：文根罗特（Wengenrot）中尉

第82装甲通信营：绍尔（Schauer）少校

第1连：歌德（Godde）中尉

第2连：乌克尔（Uckel）中尉

轻型纵队：穆勒（Muller）上尉

第6装甲侦察营：弗雷德里希·昆廷（Friedrich Quentin）少校

第1连：伯克霍夫（Bockhoff）中尉

第2连：维森曼（Wissenmann）中尉

第3连：怀特马特（Walthemate）中尉

第4连：佛里克（Fricke）中尉

第5连：乔纳斯（Jonas）中尉

第57装甲工兵营：沃尔夫（Wolff）少校

第1连：罗森纳（Rossener）中尉

第2连：普林茨（Prinz）中尉

第3连：杜伊（Thuy）上尉

附录二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报告

军官专送

共3份	指挥部、参谋长密件
第3份	呈陆军总参谋长
12月19日，14：35	并立即转呈元首

鉴于B集团军群态势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前调兵力的停止，使顿河集团军群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将第6集团军救出。

被合围4周的现实说明，由于兵力和天气的原因，依靠空运实施补给，集团军无法在要塞地区生存下去，仅靠第57装甲军显然也无法与第6集团军建立陆上联系，更不用说长时间维持。有鉴于此，我认为，集团军向西南方向突围是最后一种可能性，这样集团军大部分兵力以及尚能机动的部队至少可以保存。

突围的第一个目标是在梅什科瓦河畔附近与第57装甲军建立联系，突围行动只能边打边向西南移动，并逐段放弃要塞北部防区。

在此作战过程中，必须以足够的歼击机和战斗机为空中补给提供充分保障。

现已发现敌人对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北翼施压，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从高加索战线抽调快速兵力，用以掩护第57装甲军纵深右翼。

如若继续迟疑，第57装甲军将在梅什科瓦河或其北岸被迫停滞，或被其右翼遭受的攻击所牵制，该军与第6集团军的协同也将被迫取消。第6集团军在行动开始前需要几天时间变更部署和补充燃料。

合围圈内的口粮还能维持到12月22日。部队体力已大幅下降（14天来每日仅有200克面包）。据集团军报告，大部分马匹已经饿死或被宰杀充饥。

顿河集团军群司令

冯·曼施泰因（签字）元帅
舒尔茨（签字）

附录三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命令

指挥部、参谋长密件

共5份
第4份
1942年12月19日，18:00

军官专送
送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

1. 第4装甲集团军以其第57装甲军在上库姆斯基地域将敌击溃，并到达下库姆斯基附近的梅什科瓦河地段。在卡门卡及其以北的地域，即将开始对敌强大集群发起进攻。预料将是一场激战。

奇尔河防线态势不允许顿河西岸的兵力向卡拉奇推进。奇尔斯卡亚的顿河大桥为敌所占。

2. 第6集团军应尽快开始“冬季风暴”进攻行动。必要时，经顿斯卡耶查理扎与第57装甲军建立联系，以使运输纵队通过。

3. 态势的发展有可能使第2项任务扩展为本集团军向位于梅什科瓦河畔的第57装甲军实施的突破行动。行动代号为“霹雳”。随后必须以装甲部队迅速与第57装甲军建立联系，目的也是为使运输纵队得以通过；此后，本集团军一面掩护位于卡尔波夫卡河下游和切尔夫廖娜亚河畔的翼侧，一面向梅什科瓦河推进，并逐段撤出要塞区。

“霹雳”作战行动必须紧随“冬季风暴”行动实施。空中补给在基本没有大量储备的情况下必须继续进行。尽量长时间坚守皮托姆尼克机场十分重要。

所有具备机动力的兵器，尤其是炮兵在战斗中急需的火炮，以及难以补充的武器和装备，均需带走。应将其及时集中在西南部。

4. 应做好第3项任务的准备。“霹雳”命令下达后方可付诸实施。

5. 请报告第2项行动的进攻日期和时间。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　　　　　　冯·曼施泰因（签字）元帅

共5份

第1份　原件

第2份　第4航空队

第3份　军需长

第4份　战时日志

第5份　草稿

附录四　**1942年12月24日**曼施泰因呈交给总参谋部的报告

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24日
立即报告　　　　　　　　绝密
电报发出1942年12月　　　　发至指挥部

24日17时30分　　由军官专送

第1项，为了实现突破，正如报告所讲，需要6天准备时间。这段时间内，应用飞机将燃料（一千吨）和粮食（五百吨）运到。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这是应该和能够做到的。突破能否成功，谁也不能断定。但是，假如不能补给被围地区的第6集团军，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我们希望成功，那就应该以最快的方式（自行）将霍特的第3装甲军和所属的2个装甲师调来，最后将第16摩托化步兵师调来，与此相应，要开始动用第1装甲集团军作机动作战。

第2项，假如保卢斯得到上面提出的燃料和粮食，他的部队就能出动。第3装甲军的调遣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6天的准备时间足够了。保卢斯自己能带走一些什么东西，这要根据部队状况和马匹情况来定（师属炮兵）。无论如何，凡是作战不需要的马车，以及所有无法移动的技术装备和军用品都应该留下。

第3项，根据第6集团军的报告，部队的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目前这种补给情况下，恶化的步伐还将继续加快。士兵的生命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们将无力去完成突破了。据我估计，最后的期限在月底。

第4项，无论是第7装甲师，还是党卫军维京师都不能调到集团军群右翼。因为本来坚守顿涅茨和顿涅茨—顿河—奇尔河突出部阵地就需要他们，更不用说第7装甲师就是赶到霍特集团军，也为时太晚。

第5项，没有理由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再指挥一个集团军群。但是，我认为，这只有在战役领导有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这才是必要的。然而，现在确认，总的情况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即对第6集团军和顿河集团军群做出的重大决定都已经太晚了。假如我们处在敌人的位置上实现领导……我请您想象一下，情况将会怎样发展。

作战处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
No. 0376/42　　曼施泰因元帅
绝密

1942年12月24日

发至指挥部

附录五　1942年12月28日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号战役命令

关于东线南翼下一部作战行动电报　　大本营1942年12月28日

顿河集团军群　　绝密

发至指挥部

由军官转送

第2号战役命令

如同先前，我的意图是将第6集团军留在要塞里，并为解救它创造先决条件。

同时，应避免新的包围圈形成。由于盟军的撤退，战线突出部的形成（这些突出部是力量较弱的部队在防守），或者由于敌人在个别地段上造成的优势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包围圈。

此外，必须采取机动行动，从苏军手里夺回个别地段上的主动权，重新展现德军指挥领导的优势。因此，我命令：

1. A集团军群在保全并特别要加强自己在山区和沿岸地带的战线的同时，在个别地段逐渐地，稳步地向莫施蒂弗沃耶（莫施蒂弗夫斯科耶）—阿尔马维尔—萨拉斯克以东的地区撤退。佐立斯卡亚—库马阵地仍是第一地区。撤退时，将机动兵力（第3和13装甲师）调往北侧，防止我军被包围并以机动作战牵制敌人。

2. 顿河集团军群一如先前，应竭力为解救第6集团军而创造先决条件。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允许它将自己的兵团调回西面。同时，它应经常不断地作战，待机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为前来增援的部队展

开坚守一定的区域和保障所需的时间。

……

3. 在实施撤退时，特别是A集团军群撤退时，必须做到：

a）用所有的办法，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反冲击，保住部队的士气以及对敌人的优越感；

b）以机动作战，设置地雷障碍和能遭到反坦克武器射击的雷区通道，埋设延发性地雷，设伏等使敌人遭到最大的损失；

c）及时抢救并运出所有装备、财务、物质器材和储备物资；

d）及时后送全部伤员；

e）彻底毁坏掉所有铁路线及铁路线上的所有宽轨机车车辆；

f）通过毁坏建筑物和销毁燃料储备，最大程度上致使敌人失去驻扎的可能；

g）现在应计划在部队新驻扎地建立各种储备，特别是物产丰富的粮食储备。北翼的几个装甲军和第16摩托化步兵师顺利实施撤退，A集团军群应隶属于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此后顿河集团军群将改称为南方集团军群。

4. 关于解散A集团军群指挥部的命令将及时发出。

5. 关于已下达的掩护顿河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要将兵力调到卡利特瓦地段并同霍利德集团军级支队建立稳固可靠的通信联络。负责建立这一联络的是B集团军群。

6. 对A集团军群来说，陆军总参谋部的命令（作战处，No. 421034/42，1942年12月27日），第1段第2条指定的地区将是主要地区，必须加速其构筑。

顿河集团军群应在罗斯托夫附近沿谢米河谷西南—乔尔内—萨尔河口一线准备登陆场。必须开始登陆场的构筑工作。

7. A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应：

尽可能快地概括报告一下自己的计划。

陆军参谋总部
作战处
No. 421042/42

阿道夫·希特勒
1942年12月28日
绝密
发至指挥部

附录六　**1942年12月31日第2号命令补充条件**

送到顿河集团军群
1942年12月31日发
1943年1月1日4时10分收
第2号命令补充条件

绝密
发至指挥部
由军官转送

为解救第6集团军，将于2月中旬，在哈尔科夫东南地域集结由坦克兵团组成的重兵集团。

1. 为此，从西面正在迅速调遣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帝国师和骷髅师三个师，以及中央集团军群的大德意志师。与此同时，还将在基辅以南地域集结三个从西面撤下来的步兵师，他们将在快速集群后面，从这里沿铁路开往前线。

2. 下定决心：根据天气情况，从2月中旬大约在顿河以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进攻，目的是解救第6集团军。该项任务将由装甲集群从A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调来的其他快速兵团执行。

3. 顿河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应为快速集群创立和保障展开投入战斗所需的最好条件。在这方面，第2号战役命令的原则依然有效。

陆军参谋总部
作战处（1/B）
No.421052/42

1942年12月31日
绝密
发至指挥部

附录七　德军技术装备变动情况（日终数据）[5]

第6装甲师 [6]

<table>
<tr><th></th><th>坦克总数</th><th>Ⅱ号</th><th>Ⅲ号长管</th><th>Ⅲ号短管</th><th>Ⅳ号长管</th><th>Ⅳ号短管</th><th>指挥坦克</th><th>150毫米火炮</th><th>105毫米火炮</th><th>反坦克炮</th></tr>
<tr><td>12月5日</td><td></td><td>8</td><td colspan="2">89</td><td colspan="2">13</td><td>5</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7日</td><td></td><td>21</td><td>66</td><td>26</td><td colspan="2">23</td><td>3</td><td></td><td></td><td>12</td></tr>
<tr><td>12月12日</td><td>150</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13日</td><td></td><td>19</td><td>63</td><td>29</td><td>23</td><td></td><td>7</td><td>7</td><td>4</td><td>17</td></tr>
<tr><td>12月14日</td><td>141</td><td>19</td><td>63</td><td>29</td><td>23</td><td></td><td>7</td><td>7</td><td>4</td><td>17</td></tr>
<tr><td>12月15日</td><td>41</td><td>6</td><td>21</td><td>7</td><td>5</td><td></td><td>2</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18日</td><td>57</td><td>8</td><td>25</td><td>13</td><td>5</td><td></td><td>6</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20日</td><td>42</td><td>8</td><td>25</td><td>13</td><td>5</td><td></td><td>4</td><td>8</td><td>7</td><td>17</td></tr>
<tr><td>12月21日</td><td>9</td><td></td><td>5</td><td></td><td>2</td><td>2</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23日</td><td>41</td><td></td><td colspan="2">31</td><td colspan="2">10</td><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第23装甲师

	坦克总数	Ⅱ号	Ⅲ号长管	Ⅲ号短管	Ⅳ号长管	Ⅳ号短管	指挥坦克	150毫米火炮	105毫米火炮	反坦克炮
12月5日	69	11	22	10	25	1				
12月12日	100									
12月13日	55	5	18	9	21	9	2	7	7	45
12月14日	43	1	13	11	17		1	7	7	47
12月20日	21	2	6	2	6	4	1	3	13	11
12月21日	20		5	5	5	5				

第17装甲师

<table>
<tr><th></th><th>坦克总数</th><th>Ⅱ号</th><th>Ⅲ号长管</th><th>Ⅲ号短管</th><th>Ⅳ号长管</th><th>Ⅳ号短管</th><th>指挥坦克</th><th>150毫米火炮</th><th>105毫米火炮</th><th>反坦克炮</th></tr>
<tr><td>11月18日</td><td>60</td><td>9</td><td colspan="2">30</td><td colspan="2">18</td><td>3</td><td></td><td></td><td></td></tr>
<tr><td>12月20日</td><td>36</td><td></td><td>18</td><td>3</td><td>3</td><td>9</td><td>3</td><td></td><td></td><td>10</td></tr>
<tr><td>12月21日</td><td>36</td><td></td><td>18</td><td>6</td><td>9</td><td>3</td><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附录八　第23装甲师每日战果统计 [7]

	俘虏	野战炮	加农炮	反坦克炮	火箭炮	装甲运输车	AFV（坦克）	高射炮	飞机
12月12-13日	350	15	2		30	7			
12月14日	250						7（5）		
12月15日	350	4		4		20	19（15）	1	
12月16日	210	4		4	1	3	18（12）		
12月17日	100			6		7	22		
12月18日	80			6	7	50	14		2
12月19日	100						9		
12月20日	60						7		
12月21日	100						8		
12月22日	100			3	3				
12月23日	560			8	3	30			
12月24日	25								
12月27日							8（5）		
12月28日							19（2）		
总计	2285	23	2	31	44	117	131（39）	1	2

---

[1] 和平时期一个标准的筑垒地域编成为：筑垒地域指挥机关、3个独立机枪营、1个独立通信连和1个工兵连。此外，某些筑垒地域还编有1个炮兵团（3营制）和6个暗堡炮兵排。战时，一旦得到动员令，筑垒地域各部队和分队即转入战时编制，另外又加强2个独立机枪营、1个机枪连，并将独立工兵连和通信连扩编为营，将各暗堡炮兵排扩编为炮兵连。

[2] 近卫第2集团军下辖部队除步兵第87、98、387师外，皆带有“近卫”称号，故在表中省去。

[3] 1942年12月，绝大多数军政委都晋升为上校，表中所列的军衔都

是晋升后的结果。

[4] 机械化第6军和坦克第7军是配属给近卫第2集团军的单位。

[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National Archives Microcopy No.T-78 Roll 405，No.T-311 Roll 268，No.T-313 Roll 356，No.T-313 Roll 35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6] 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7] 数据来自第23装甲师作战日志和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II.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509

主要参考资料

德波林主编．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1978．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赫鲁晓夫．赵绍棣译．1988．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华西列夫斯基．徐锦栋等译．2003．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曼施泰因．戴耀先译．2006．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萨姆索诺夫．牛海鱼等译．1985．200天大血战．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叶廖缅科．赖铭传译．2005．叶廖缅科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朱可夫．徐锦栋译．200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朱可夫，叶廖缅科等．王健夫，乔修业，苗长春，于树森译．1980．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亲历者的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Army Group Don Records，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ives Microcopy No.T-311 Roll 26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

Christer Bergstrom. 2008. Stalingrad: The Air Battle:1942-January 1943. Classic Publications

Dana V. Sadarananda. 1990.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

David M. Glantz. 2013.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Erhard Raus. 2005. Panzer Operations: 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Boston: Da Capo Press

Ernst Rebentisch. 2012.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 II.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

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1989.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

Hans Wijers. 2012. Winter Storm: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and the Operation to Rescue Sixth Army. 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Helmut Ritgen. 1982.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1937-45.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Horst Scheibert. 1979.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

Isaev Aleksel. 2008.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

Robert Forczyk. 2014. Tank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Schwerpunkt.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

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ives Microcopy No. 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 and the National Archiv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National Archivives Microcopy No.T-78 Roll 405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版权页

前言

序曲 沸腾的顿河

“天王星”行动

顿河集团军群的建立

包围还是歼灭

第一章 风暴涌起

苏军指挥官

轴心国指挥官

参战苏军部队
参战德军部队
参战双方比较
第二章 风雨前夕
重返东线
11月27日——首战科捷利尼科沃
阿克塞河南岸的形势
12月3日——骑兵第4军的突破
12月4日——第11装甲团的反击
试探与准备
双方计划
第三章 从阿克塞到阿克塞
12月12日——从阿克塞河出击
12月13日——第一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12月14日——小村鏖战
12月14-15日——保卫桥头堡
12月15日——第一次丢失上库姆斯基
第四章 鏖战上库姆斯基
12月16日——平静的一日
12月17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一次失败攻击
12月18日——对上库姆斯基的第二次失败攻击
12月19日——第二次夺取上库姆斯基

第五章 千钧一发

12月20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第一日

12月21日——扩展桥头堡

12月22日——巩固桥头堡

12月23日——在瓦西里耶夫斯基的最后一日

第六章 清算时刻

12月24日——灾难的开始

12月25日——寒冷的圣诞节

12月26日——肃清阿克塞河

12月27日——越过阿克塞河

12月28日——从开始处结束

第七章 尾声

叶廖缅科二三事

最后的疯狂——解救第6集团军的后续计划

回忆与思考

番外篇 斯大林格勒空战

冲向斯大林格勒

城区争夺战

空中桥梁

空运行动的破产

总结

附录

附录一 参战部队序列

附录二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报告

附录三 1942年12月19日曼施泰因元帅的命令

附录四 1942年12月24日曼施泰因呈交给总参谋部的报告

附录五 1942年12月28日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号战役命令

附录六 1942年12月31日第2号命令补充条件

附录七 德军技术装备变动情况（日终数据）

附录八 第23装甲师每日战果统计

主要参考资料